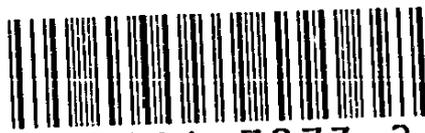


北史演義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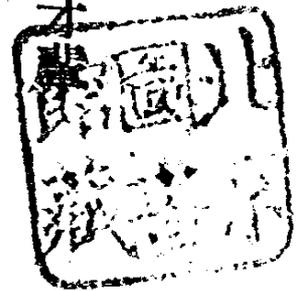
857.47
249
2-11



3 0614 7073 2
敍 史 北

敍

晉亡天下分裂南北對峙莫能統一垂二百年拓跋氏據有廣土衆民人才
起政迹蔚然考其盛衰亦得失之林也惟其書詞豐而義晦事繁少條理世所
罕解故唯學士大夫或能披覽外此則望望然去之矣假使其書一目了然智
愚共見人孰不爭先覩之爲快乎晉陳壽三國志結構謹嚴敍次峻潔可謂一
代良史然使執卷問人往往有不知壽爲何人志屬何代者獨三國演義雖農
工商賈婦人女子無不爭相傳誦夫豈演義之轉出正史上哉其所論說易曉
耳然則北史演義之書詎可不作耶雖然又有難焉者夫三國演義一編著忠
孝之謨大賢姦之辨立世係之統而奇文異趣錯出其間演史而不詭於史斯
真善演史者耳兩晉隋唐皆不能及至殘唐五代南北宋文義猥雜更不足觀
敍事之文之難如此況自魏季迄乎隋初東屬齊西屬周其中禍亂相尋變故



A212326
#07850

百出較之他史頭緒尤多而欲以一筆寫之不更難乎草亭老人潛心稽古以爲此百年事蹟不可不公諸見聞於是宗乎正史旁及羣書搜羅纂輯連絡分明俾數代治亂之機善惡之報人才之淑慝婦女之貞淫大小常變之情事朗然如指上羅紋作者欲歌欲泣閱者以勸以懲所謂善演史者非耶余嘗謂歷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報書二千年間出爾反爾倭得倭失禍福循環若合符契天道報施分毫無爽若此書者非尤大彰明較著者乎余故亟勸其梓行而爲之序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端陽日愚弟許寶善撰

北史演義凡例

一是書起自魏季。終於隋初。凡正史所載。無不備錄。間採稗史事跡。補綴其闕。以廣見聞所未及。皆有根據。非隨意撰造者可比。

一是書以北齊爲主。緣始於爾朱氏。而宇文氏繼之。故皆詳載始末。而於北齊事則尤詳。

一敘戰事。最易相犯。書中大小數十餘戰。或鬪智。或角力。移形換步。各各不同。

一兵家勝敗有由。是書每寫一戰。必先敘所以勝敗之故。或兵強而敗形已兆。或兵弱而勝勢已成。結構各殊。皆曲曲傳出。俾當日情事。閱者了然心目。

一書中敘夢兆。敘卜筮。似屬閒文。然皆爲後事埋根。此文家草蛇灰線法也。

- 一敘事每於極忙中。故作閒筆。使忙處不見其忙。又忙處益見其忙。
- 一是書每寫一番苦爭惡戰。死亡交迫。閱者方驚魂動魄。忽接入閨房燕昵。兒女情長瑣事以間之。濃淡相配。斷續無痕。總不使行文有一直筆。
- 一是書頭緒雖多。皆一線貫穿。事事條分縷晰。以醒閱者之目。
- 一是書敘事。有不使卽了而留於他事中。方了之者。有略於本文而詳於旁述者。要看他用筆伸縮處。
- 一書中緊要事。必前提後繳。以清眉目。
- 一書中緊要人。皆用重筆提清。令閱者著眼。
- 一敘書中勇將。若爾朱兆。高敖曹。彭樂。賀拔勝等。同一所向無敵。而氣概各別。開卷卽見。
- 一高氏妃嬪。婁妃以德著。桐花以才著。爾朱后鄭娥以色著。故不嫌詳悉。餘皆備員。可了卽了。以省閑筆。

一孝莊誅爾朱榮。周武誅宇文護。蘭京刺高澄。皆猝起不意。事極忙亂。寫得面面都到。筆意全學龍門。

一書中女子以節義著者。如西魏宇文后殉節於少帝。爾朱妃嬪殉節於陳留王元寬。岳夫人靈仙殉節於高王。齊任城王妃盧氏家滅不改節。周宣帝后楊氏國亡不變志。皆用特筆表出。以示勸勉之意。

一凡敘男女悅好。最易傷雅。此書敘魏武靈后逼幸清和。齊武成后私幸姦僧。高澄私通鄭娥。永寶私通金婉。無不曲折詳盡。而不涉一穢褻之語。避俗筆也。

一齊之文宣淫暴極矣。又有武成之淫亂。周天元之淫虐繼之。卷中列載其事。以見兇亂如此。終歸亡滅。使人讀之。凜然生畏。

一敘高氏宮室壯麗。庭院深沉。府庫充實。內外上下。規矩嚴肅。的是王府氣象。移掇士大夫家不得。非若他書形容朝廟威儀。宛似市井富戶模樣也。

一歡逐君。泰弑主。歡居晉陽。遙執朝權。泰居同州。獨握政柄。泰戰敗。幾死於彭樂。歡戰敗。幾死於賀拔勝。泰勸帝娶蠕蠕國女。歡亦自娶蠕蠕國女。歡死而洋篡位。泰死而覺竊國。歡之子孫。戕於一本。泰之諸子。亦戕於骨肉。其事若遙遙相對。唯泰女爲后殉節。歡女以帝后下嫁。則歡好色而泰不好色。故所以報之者亦殊。

一南朝事實。有與北朝相涉者。略見一二。餘皆詳載南史演義中。卽行續出。

北史演義目錄

- | | | |
|-----|---------|---------|
| 第一卷 | 魏宣武聽讒害賢 | 高領軍固寵獻女 |
| 第二卷 | 于皇后暗中被弑 | 彭城王死後含冤 |
| 第三卷 | 改舊制胡妃免死 | 立新君高肇遭刑 |
| 第四卷 | 白道村中困俊傑 | 武川城上識英雄 |
| 第五卷 | 怒求婚蘭春受責 | 暗行刺張僕亡身 |
| 第六卷 | 諧私願六渾得婦 | 逼承幸元懌上蒸 |
| 第七卷 | 幽母后二賊專權 | 失民心六鎮皆反 |
| 第八卷 | 太后垂簾重聽政 | 統軍滅賊致亡身 |
| 第九卷 | 騁騎射沃野遇仙 | 迫危亡牛山避寇 |
| 第十卷 | 五原路破胡斬將 | 安亭道延伯捐軀 |

- | | | |
|-------|---------|---------|
| 第十一卷 | 天寶求賢問劉貴 | 洛周設計害高歡 |
| 第十二卷 | 剪劣馬英雄得路 | 庇佯臣宮闕成仇 |
| 第十三卷 | 賜鐵券欲圖邊帥 | 生公主假作儲君 |
| 第十四卷 | 內讐成肅宗遇毒 | 外難至靈后沉河 |
| 第十五卷 | 改逆謀重扶魏主 | 賈餘勇大破葛榮 |
| 第十六卷 | 魏元顥長驅入洛 | 爾朱榮救駕還京 |
| 第十七卷 | 趙嬪無辜遭大戮 | 世隆通信洩羣謀 |
| 第十八卷 | 明光殿強臣殞命 | 北中城逆黨屯兵 |
| 第十九卷 | 戰丹谷陣亡伯鳳 | 縮黃河天破洛陽 |
| 第二十卷 | 救帝駕逢妖被阻 | 戰恆山釋怨成親 |
| 第二十一卷 | 爾朱兆晉陽敗走 | 桐花女秀容立功 |
| 第二十二卷 | 立廣陵建明讓位 | 殺白鷗高乾起兵 |

- | | | |
|-------|---------|---------|
| 第二十三卷 | 假遣軍六鎮願反 | 播流言萬仁失援 |
| 第二十四卷 | 據鄴城四方響應 | 平洛邑百爾歸誠 |
| 第二十五卷 | 立新君誓圖撥亂 | 遇舊后私逼成婚 |
| 第二十六卷 | 運神謀進兵元日 | 追窮寇逼死深山 |
| 第二十七卷 | 乙弗氏感成奇夢 | 宇文泰獲配良緣 |
| 第二十八卷 | 思政開誠感賀拔 | 虛無作法病高王 |
| 第二十九卷 | 妖術暗侵凶少吉 | 神靈呵護死還生 |
| 第三十卷 | 宇文定計敵高王 | 侯莫變心害賀拔 |
| 第三十一卷 | 黑獺興師滅陳悅 | 六渾演武服婁昭 |
| 第三十二卷 | 魏孝武計滅晉陽 | 高渤海進兵京洛 |
| 第三十三卷 | 逼京洛六渾逐主 | 奔長安黑獺迎君 |
| 第三十四卷 | 娶國色適諧前夢 | 遷帝都重立新基 |

- | | | |
|-------|---------|---------|
| 第三十五卷 | 送密函還詩見拒 | 私宮婢借徑圖成 |
| 第三十六卷 | 施邪術蠱惑夫人 | 審私情加刑世子 |
| 第三十七卷 | 改口詞曲全骨肉 | 佯進退平定妖氛 |
| 第三十八卷 | 黑獺忍心甘弑主 | 道元決志不同邦 |
| 第三十九卷 | 夢遊仙玉女傳音 | 入輔政廷臣畏法 |
| 第四十卷 | 潼關道世寧捐軀 | 鎖雲軒金婉失節 |
| 第四十一卷 | 結外援西魏廢后 | 棄羣策東鄴亡師 |
| 第四十二卷 | 逃河陽赦曹殞命 | 敗黑獺侯景立功 |
| 第四十三卷 | 歸西京一朝平亂 | 懼東鄴三將歸元 |
| 第四十四卷 | 私靜儀高澄囚北 | 逼瓊仙仲密投西 |
| 第四十五卷 | 縱黑獺大將懷私 | 克虎牢智臣行計 |
| 第四十六卷 | 玉儀陌路成婚媾 | 勝明誓願嫁英雄 |

- | | | |
|-------|---------|---------|
| 第四十七卷 | 攻玉壁高王疾作 | 據河南侯景叛生 |
| 第四十八卷 | 用紹宗韓山大捷 | 克侯景渦水不流 |
| 第四十九卷 | 烹荀濟羣臣惕息 | 杖蘭京逆黨行兇 |
| 第五十卷 | 陳符命羣臣勸進 | 移魏祚新主登基 |
| 第五十一卷 | 宇文后立節捐軀 | 安定公臨危托後 |
| 第五十二卷 | 晉公護掌朝革命 | 齊主洋亂性敗常 |
| 第五十三卷 | 燒鐵籠焚死親弟 | 棄漳水殺盡諸元 |
| 第五十四卷 | 齊肅宗叔承姪統 | 周武帝弟繼兄尊 |
| 第五十五卷 | 棄天親居喪作樂 | 歸人母懼敵求成 |
| 第五十六卷 | 爭宜陽大兵屢却 | 施玉珽天誅亟行 |
| 第五十七卷 | 和士開穢亂春宮 | 祖孝徵請傳天位 |
| 第五十八卷 | 瑯琊王擅除宵小 | 武成后私幸沙門 |

- | | | |
|-------|---------|---------|
| 第五十九卷 | 齊後主自號無愁 | 馮淑妃賜稱續命 |
| 第六十卷 | 拒敵軍延宗力戰 | 棄宗社後主被擒 |
| 第六十一卷 | 捋帝鬚老臣愛國 | 捫杖痕嗣主忘親 |
| 第六十二卷 | 修舊怨股肱盡喪 | 矯遺詔社稷忽傾 |
| 第六十三卷 | 隋公堅攬權竊國 | 尉遲迴建義起兵 |
| 第六十四卷 | 代周家撫臨華夏 | 平陳國統一山河 |

北史演義第一冊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閒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一卷

魏宣武聽讒害賢

高領軍固寵獻女

粵自炎漢之末。天下三分。曹操跨有中原。孫權雄據江東。先主偏安西蜀。鼎峙者數十年。司馬氏興。篡魏滅蜀。吞吳。四海一統。晉武帝崩。惠帝繼立。庸懦昏愚。賈后亂政。諸王日尋干戈。遂成五胡之亂。劉淵稱漢。李特號蜀。劉曜繼漢而稱前趙。石勒滅曜而稱後趙。前秦則苻氏。後秦則姚氏。西秦則乞伏國仁。燕則前有慕容廆。後有慕容垂。西爲慕容冲。南爲慕容德。其後馮跋據昌黎。又稱北燕。涼亦分四。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秃髮烏孤。西涼李暠。北涼沮渠蒙遜。而赫連勃勃據朔方。國號大夏。晉之子孫在北者。屠滅殆盡。唯瑯琊王睿。係宣帝曾

孫相傳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當日見中原大亂。遂同西陽王業等。渡江南來。衆遂奉之爲君。延西晉之統。而棄中州於不問。一任五胡雲擾。互相吞噬。於時拓拔跬興於代北。改代稱魏。乘燕慕容氏衰。南取并州。東舉幽冀。國日以大。晉安帝隆安二年。卽帝位。建都平城。是爲道武皇帝。道武殂。明元帝立。明元殂。太子燾立。是爲太武帝。其時諸邦皆滅。唯北涼北燕夏三國尙存。太武悉平之。除却東南半壁。中土皆爲魏有。太武殂。延及文成獻文。國家無事。孝文卽位。寬仁慈愛。精勤庶務。以平城地寒。遷都洛陽。改稱元氏。性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百姓皆安。天下大治。魏世稱爲極盛。歷敘前代世次詳核明淨使承其後者克肖其德。則魏業之隆。可傳之千世萬世。何至一傳而後。奸雄並起。遂成高氏宇文氏篡奪之禍哉。賈子曰。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語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自古敗亡之禍。未有不自朝廷無道始也。話說魏自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爲宣武帝。帝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政左右

近臣最用事者。國丈于烈。皇舅高肇。肇又尙帝姑高平公主。與于烈並爲領軍。手握重兵。權重一時。羣臣側目。雖諸王亦皆畏之。時有咸陽王元禧。係獻文帝子。與于烈不睦。見帝寵信他。屢加顯職。而身爲帝叔。反遭疎忌。深懷怨望。府中蓄養丁壯。招納四方術數之士。與御前直寢符承祖、薛魏孫、黃門侍郎李伯尙、直閣將軍尹龍武結爲死黨。專待朝廷有變。從中舉事。一日帝將駕幸北邙。六軍從行。禧謂承祖、魏孫曰。主上出幸。京師虛弱。汝等爲侍駕臣。朝夕在側。圖帝甚易。吾起於內。汝應於外。大事可立成。以弒逆事爲兒戲取死之道富貴共之。二人應諾而去。次日遂集其黨數十人。在城西宅內。同議起兵。尹龍武曰。主上雖出。高肇于烈留守。必有嚴備。府中兵士。何足以濟。貿然爲之。恐無成而受禍。王宜緩之。伯尙亦以爲不可。於是衆皆疑懼。其謀遂寢。再說帝在邙山。因天氣酷熱。乃止於山之浮屠陰處。擺設臥具。假寐帳中。直寢薛魏孫、符承祖先預逆謀。而咸陽疑懼中止。却未之知。魏孫見帝睡熟。將利刃藏於衣底。便欲行刺。走至帳下。見帝

容貌如神。未敢下手。承祖從後牽其衣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汝何利乎。魏孫持刀而退。此等皆無知狂妄之徒。元禧結之爲心腹。不敗何待。帝開眼見二人密語。形狀閃爍。忙卽起身。時于烈之子于登亦司直寢。適至階下。帝遂呼令執之。隨駕者俱到。搜出利刃。將二人背剪。帝親拷問。二人料難瞞隱。大呼曰。非臣敢反。乃咸陽王教臣如此耳。帝大驚。遂囚二人於幕下。忽御前軍士奏報。拿獲一人劉小苟。係咸陽親卒。來告咸陽反狀。帝訊之得實。恐京師有變。深爲疑懼。于登奏曰。臣父爲領軍。必無所慮。帝乃遣登飛馬入京觀之。登至京。其父于烈已下令嚴備。使登回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足。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帝徐還。以安人心。帝聞奏大悅。謂登曰。朕嘉卿忠款。賜卿以忠爲名。於是于登改名于忠。帝遂連夜起駕。五更卽抵皇城。入宮後。卽著于烈父子領兵去捉咸陽。且說咸陽王謀叛不成。心不自安。尙不知事已敗露。與兩個愛姬申屠夫人、張玉妹宿於洪池別館。計不知媿深夜半左右來報。有千萬馬嘶之聲。從洪池西北而來。王大驚。知事洩。急

聲色其人

夜半左右來報。有千萬馬嘶之聲。從洪池西北而來。王大驚。知事洩。急

上馬走。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狽上馬。相從而逃。行未數里。兩姬在後。已被捉去。從人皆散。單存尹龍武一人。因向龍武道。今投何處去好。龍武道。不如投梁。蓋其時南朝已易四代。正值梁武開基。故龍武勸其南奔。咸陽不應。龍武道。我生死從王。今追兵已近。奈何。行至柏塢嶺。于烈父子追及。遂與尹龍武一同被執。解至洛陽。帝命囚之華林都亭。使軍士守之。時熱甚。帝勅斷其水漿。咸陽渴悶垂死。侍中崔光見而憐之。進以酪漿升餘。王始蘇。却說咸陽兄弟七人。長孝文。次咸陽。三趙郡王。四廣陵王。五高陽王。六彭城王。七北海王。昆弟中唯彭城王勰最賢。當日聞咸陽反事。不勝悲悼。因在帝前與諸王大臣。共議咸陽之罪。勸帝斥爲庶人。幽之內省。盡其天年。帝未決。于烈高肇共奏道。咸陽無父無君。死罪難赦。帝從之。乃命歸舊邸。并其妃李氏。同日賜死。幽其子女。黨叛者皆斬。籍沒財產。以賜高于兩家。選其歌姬舞女。充入內廷。有舊宮人感咸陽之恩。作歌悲之。其歌曰。

可憐咸陽主。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宿霜與露。洛水
 湛湛彌長岸。行人那得渡。歌極古雅

其歌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聞之無不灑淚。再說彭城友愛異常。當日不能
 救咸陽之死。心甚慘戚。後又聞其長子元通。逃往河內太守陸秀家。秀不念舊
 恩。殺之。封首入朝。陸秀心益悲痛。故不遇朝謁。終日在府悶坐。一日有天使來
 召。入朝見帝。帝賜坐。啓口道。有一事勞卿。卿爲朕玉成之。朕大婚三載。尙無子
 嗣。今聞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年十六。前日高平公主來朝。稱說其女才色
 兼備。德貌無雙。朕欲納之。煩卿去宣朕意。彭城知事出高肇。欲圖椒房之戚。以
 固其寵。便奏道。此係文昭皇后姪女。於陛下爲表姊妹。不宜充作妃嬪。帝曰。此
 却何害。朕欲遣卿去者。觀其色果何如耳。彭城不敢違。先至肇家。宣達帝意。然
 後與肇同至偃府。肇令秀娥出見。果然天姿國色。暗想此女入宮。必得帝寵。但
 眼俊眉豐。恐無淑德。況肇非良善。現已恃寵弄權。將來又得內援。必更橫行無

忌。貽禍國家。憂心因因卽起身相別。回奏道。此女雖有顏色。但輕盈而無肌骨。恐非受福之人。帝聞奏。遂置不問。肇知之。深怨彭城。一日帝坐便殿。直寢于忠侍。帝偶言高偃女有美色。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宮。朕甚惜之。忠亦與彭城不睦。因言彭城誤我主矣。此女美麗如仙。豈無異福。帝遂決意納之。便命有司具禮迎入。帝見秀娥芳華淑質。光采動人。後宮罕有其匹。不勝驚喜。是日卽冊爲貴嬪。寵冠六宮。於是疑彭城爲欺已。益加恩高氏。伏彭城見疎賜死之由且說魏自孝文以來。崇尚佛教。大興寺院。王侯貴家女子。有入道修行者。武安伯胡國珍之妹。在胡統寺爲尼。號曰靜華。眞淨禪師。以家門貴顯。住持山門。國珍夫人皇甫氏。久無生育。於太和十三載。忽然懷孕。生下一女。紅光紫氣。照曜一室。國珍奇之。有卜人趙明者。密令卜之。趙云。此女大貴。異日當爲天下母。但恐不獲善終。國珍大喜。名之曰仙眞。此卽武靈胡太后也。清提後夫人又生一女。名曰瓊眞。夫人早卒。二女皆幼。淨師哀其無母。攜仙眞入寺撫養。仙眞漸長。性質聰明。妙通文墨。

聖經佛典。一覽便曉。容色更極美麗。淨師初欲收之爲徒。恐其不了。年十六。送
 歸國珍。時帝以皇嗣不生。引僧道於朔望日。在式乾殿廣修善事。召集諸王附
 馬宰輔大臣講求佛典。又齋僧衆於廣陽門。以求太子。后亦延召女僧。於後宮
 誦佛求福。國珍妹淨師。亦入講經。于后見其精通佛典。甚加敬重。每入宮。輒二
 三月不出。朝夕談論。情意投合。敘明胡后進宮。全是淨師引入。一日后語淨師曰。師在外。見有
 良家女子。才色兼備者乎。淨師道。后問誰家之女。淨師道。尼兄國珍之女。年
 十七。名仙真。才貌德性。世無其偶。后曰。汝能引來一見乎。淨師道。娘娘欲見此
 女。尼卽帶他來見。但宮禁深嚴。出入恐干未便。后曰。汝奉我命。有何干礙。淨師
 應諾而去。遂到胡國珍家。傳述于后之命。欲見仙真。著他帶領入宮。國珍道。女
 孩兒家。從未識朝廷禮數。如何見得帝后。淨師道。姪女自幼聰慧。入宮見駕。斷
 不至於失禮。況有我在。可以無憂。因向仙真道。后命難違。定當從姑入見。汝心
 懼否。仙真曰。后猶母也。以女見母。何懼之有。語人便。國珍淨師聞之皆喜。次日五

更起身。遂同淨師入宮。宮門上見是淨師。往來慣熟。便即放入。淨師先至。后前
 奏知。然後帶領仙真。跪在金階。行朝拜之禮。口呼娘娘千歲。于后便命平身。召
 上賜坐。細看仙真。態度端凝。容顏美麗。啓口之間。不但聲音清楚。亦且應對如
 流。心中大喜。仙真初入大內。不敢久留。便即告退。后以明珠一粒賜之。暗裏已
 經聘定
 仙真拜謝。內侍送出宮門。自有家人迎接回府。淨師亦欲辭出。于后道。師且莫
 歸。我尚有話與你說。未識于后所言何事。且聽下回細講。

自古興亡之機。決於敬肆兩端。而女禍爲尤烈。蓋女一專寵。心神迷惑。邪
 言易入。政事易弛。外家必至倚寵專權。把朝局弄得七顛八倒。鮮有不敗
 亡者。自三代季世。及歷朝以來。往往如是。此書欲言魏之敗亡。先敘仙真
 入宮。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深得草蛇灰線之妙。

第二卷 于皇后暗中被弒 彭城王死後含冤

再說于后留住淨師不放。淨師只得住下。啓問有何旨意。于后道。我因皇嗣未

生欲採良家之女。以充嬪御。今見汝兄之女才貌若此。正堪作嬪王家。我當奏知官家。納之後宮。汝意以爲可否。淨師道。此女蒙娘娘不棄。便是莫大之恩了。但臣兄素愛此女。臣尼不能作主。須與臣兄言之。于后道。汝兄胡國珍。亦朝廷大臣。自當待其心肯。方可相召。卿今速回。與而兄言之。淨師奉了于后之命。卽到國珍家來。斯時仙真方歸。正在堂中告訴于后相待之厚。忽報淨師至。父女接見。兩下坐定。淨師道。方才正宮有命。以嬪嬙未備。欲選淑女。甚愛仙真德性溫柔。儀容俊雅。欲奏知天子。納于後宮。特命我來作合。未識兄意允否。國珍道。后雖寬仁。而高妃正當寵幸。我女入宮。恐終見棄。是誤他終身了。竊以爲不可。淨師道。兄不憶卜者言乎。進宮以後。若生太子。貴不可言矣。因回顧仙真道。汝意云何。仙真道。身爲女子。恨不能置身通顯。光耀門閭。入宮倘有遭際。亦可榮及父母。此兒之願也。志不在小非尋常女子可比國珍見女已允。不好推却。淨師入宮復命。明日卽有天使聘召。國珍只得送女進宮。帝見仙真雖不及高妃之美。而容顏

亦復不羣。因卽拜爲充華。后見之。愈加歡喜。撥給宮女十二名。賜居紫華宮。充華自念帝眷若此。朝夕便得承幸。那知正值高妃得寵之時。帝無心別戀。在宮數月。不得見帝一面。于后不悅。曰。帝若無情此女。吾誤之矣。入宮不卽承幸。又生出許多曲折。

一日。充華來朝。后命之曰。今日聖駕必來吾所。吾邀帝同至汝宮。汝速回去。設宴以候。充華領命。未幾。帝與后果至。充華接駕。帝賜坐于旁。后謂充華曰。今日駕來。汝不可不作主人。充華設宴上來。帝與后上坐。身自陪飲。也是充華福至心靈。顧問之際。語語合意。帝大悅。后曰。聞汝善簫。試吹一曲佐酒。充華承命。便取出玉簫吹弄。果然聲情婉轉。餘韻繞梁。帝心益喜。留連至晚。不覺沉醉。后命宮女扶帝入寢。謂充華曰。今夕承恩。小心侍駕。于后可謂不妬矣。言畢。起身而去。是夜充華方沾雨露。至次日。帝始知在充華宮中。追思昨日之事。笑曰。后眞世間賢婦也。自此充華常得恩幸。六宮聞之。皆頌于后之德。願其早生太子。未幾。后果懷孕。彌月之後。遂生一子。帝大喜。羣臣入賀。下詔蠲免糧稅。盡赦輕重罪犯。雖

謀逆子孫亦蒙釋放。於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赦出。彭城哀其孤苦。收養在
 家。隨手搭入元翼後元翼年已十七。痛遭家變。泣告彭城道。父死五年。尙埋
 淺土。願叔父憐之。如得奏知天子。許以改葬。雖死無憾。彭城念其孝心。帶領元
 翼入朝。將改葬咸陽之意。乞恩於帝。帝怒曰。逆臣之子。得蒙赦宥。已邀寬典。何
 得更爲瀆奏。深責彭城。元翼歸。見帝怒未息。懼有後禍。遂同元昌、元曄乘間南
 奔。梁武納之。封其職如父。邊臣以聞。高肇因言於帝曰。元翼之叛。彭城實縱之。
譏言帝於是不悅彭城。肇又因于后生子。帝寵日隆。高妃無出。懼後寵衰。密使
 人授計于妃。令其害后母子。一日正遇于后誕辰。衆妃嬪皆朝賀。后皆賜宴。帝
 與后上坐。餘以次列坐。宴罷。高妃奏帝道。妾感娘娘大恩。愧無以壽。明日。妾有
 小酌。欲屈陛下與娘娘。駕臨迎仙宮。以盡一日之歡。望陛下鑒納。帝謂后曰。不
 可負妃誠意。朕與卿須領其情。后依帝言。高妃拜謝。明日。帝與后共宴于高妃
 所。宴後歸宮。后胸中若有宿物。忽忽不樂。三日後。對帝泣道。妾近有疾痛。患莫

能救。恐將長別陛下。願陛下撫視太子。使得長大。妾萬幸矣。言訖遂崩。年止十九歲。帝甚悲痛。合宮皆哭。衆盡疑高妃所害。而不敢言。高妃既害后。微聞宮中。人言籍籍。因念太子日後若知。必怨高氏。貽禍不小。適太子有小疾。因密與肇謀。賄囑御醫王顯下藥害之。太子遂亡。高妃惡極宜後不得善終衆人共知高氏所爲。而帝亦不究。蓋自高妃擅寵於內。高肇用事於外。雖于烈父子。亦不敢與抗也。肇尤忌宗室諸王。每在帝前。百端離間。北海王元祥。爲人放蕩不節。然無大過。與肇不和。肇讒之於帝。言其黨結私人。意在謀反。帝信之。收付大理寺。廢爲庶人。肇密使人殺之。京兆王元愉。孝文第三子。帝之弟也。性氣暴急。却愛文學。招延名士。朝野稱之。亦爲高肇所忌。進讒於帝曰。譏人問極信然元愉近見陛下喪了王子。喜動顏色。謂以次當授天位。近日大散財帛。招合羽黨。恐非社稷之福。又言因瑤姬事。常常怨望朝廷。補入瑤姬事見元愉被疎有由先是元愉正妃于氏。卽于后妹。及愉爲徐州都督。納楊氏女。名瑤姬。容貌昳麗。歌舞絕倫。寵之專房。遂疎正妃。妃怨之。還

朝訴之于后。且言瑤姬有子。將來必至奪嫡。恐爲所制。后怒。立召瑤姬。責其輕慢主母。恃寵無禮之罪。命將所生子歸于正妃撫養。姬不從。后大怒。乃剪其髮。幽之後宮。普陀寺數月。然後放歸。帝因后言。亦屢責元愉。元愉深以爲怨。故肇言及之。帝聞不能無疑。卽下勅收勘諸王賓客。惟京兆王門下居多。帝怒。斬其最寵者三人。餘皆流徙外郡。召王入內廷。杖之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左右親王。皆不敢救。唯彭城王泣諫曰。元愉年紀尙幼。留之京中。可加教訓。若委以外任。讒間易行。一旦姦人構成其罪。恐陛下不能全手足之愛。帝曰。王法無親。此事叔不要管。朕有一事。欲與叔議。要私事遂命百官盡退。獨留諸王賜坐。帝曰。朕自于后棄世。中宮久虛。今欲册立高妃爲后。諸王以爲可否。彭城諫道。私門貴盛。非國家之福。妃叔高肇。身爲皇舅。又尙主爲附馬。尊榮極矣。居心不公。屢惑聖聰。若復立其姪女爲后。於高氏又增一戚。器小易盈。必不利於王家。願陛下別選名門。以正坤位。又結高氏一翻替俱帝勃然色變。復問諸王。諸王知帝意已定。皆唯唯。

蓋高妃承寵。帝已私許爲后。故彭城之言不入。正始五年七月甲午日。帝臨大朝。頒詔天下。册立高妃爲皇后。羣臣上表稱賀。肇因彭城有諫阻之言。益懷怨怒。思有以中之。再說京兆王元愉。自以無罪被黜。心懷怨恨。又聞高肇數在帝前。讒間骨肉。不勝忿激。遂據冀州反。引司馬李遵同謀。詐稱得清河王密啓。云高肇弑逆。天子已崩。四海無主。爲壇于信都之南。卽皇帝位。改元延平。惡播問而躬自反亂。是使帝愈疑骨肉而益固極臣之寵也。元愉妄極亦愚極。引兵向闕。以討弑君之賊。長史楊靈、法曹崔伯驥不從。殺之。鄰郡聞其反。飛馬入京奏報。帝聞大驚。謂高肇道。汝言信不誣矣。遂命都督李平發兵討之。先是彭城王曾保舉其母舅潘僧固爲長樂郡太守。郡屬冀州。元愉反。逼之從軍。肇便欲借此以爲彭城罪。因奏道。元愉之反。彭城王實使之。現今其舅潘僧固在元愉軍中爲謀主。彭城將爲內應。須先除之。以絕後患。正奸借端陷害。帝未遽信。謂彭城叔。先帝嘗稱其忠。決不至此。肇見其言不行。暗想欲害彭城。必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不疑。乃密誘其手下中郎將魏偃。

向防閣將軍高祖珍引入密室。謂之曰。汝知爾王反乎。與元愉通謀。令舅僧固助逆。帝已知之矣。二人道。我大王素忠於國。必無此事。高肇曰。汝等罪同反逆。死在目前。尙有何辨。二人大懼。伏地求救。肇乃曰。若欲保全性命。當在中書門下。首告彭城反狀。不惟免死。且蒙重賞。二人懼而從之。明日。肇到中書省。二人果來首告。便將首詞呈進。奏道。彭城善結人心。非咸陽可比。今反狀已著。若不除之。恐禍生旦夕。昔成王誅管蔡。亦此意也。會說人之口偏帝尙猶豫。肇又道。陛下若不忍顯加誅戮。托以賜宴。召入宮內。殺之。帝然其言。乃命設宴麒麟殿中。遍召王叔王弟。同來赴宴。是日彭城王妃李氏。正當臨產。天使來召。固辭不去。帝不許。連遣二十餘使。相屬於道。彭城心疑。何相召之急若此。莫非帝心有變。將不利于我。遂進別夫人李氏道。帝命難辭。看來此行。凶多吉少。只怕無復相見之日。言之淚下。可憐夫人道。只因吾王諫阻立后。結怨高氏。妾心常懷憂懼。今日此去。倘被暗算。奈何。正憂慮間。忽報天使又至。彭城遂出外堂。方欲登車。內

使又報夫人生下一子。請王入視。彭城重復進房。細看新生之兒。相貌端好。歎道。兒雖好。恐我不及見兒成立。隨取筆寫子攸兩字命名而出。此子卽魏孝莊帝也。提清於是入朝。帝問叔來何遲。彭城奏道。臣妻生子。故遲。帝召。帝不語。但命諸王入席。因言今日須當暢飲。以副朕懷。衆皆遵旨飲宴。至夜。諸王皆醉。笙歌間作。燈燭輝煌。已是一更時分。華筵狼籍。樂聲將歇。皆謝恩求退。帝傳旨諸王都不消回府。卽在宮中。各就安處。帝便起駕入宮。二侍者引彭城入中常寺省。床幃衾枕。無一不備。王雖有酒。却尙未醉。倚床獨坐。良久。有內侍稟道。時已二鼓。大王該安寢了。閑閑敘來自彭城寬去袍帶。方欲就寢。忽見左護衛元珍。領武士數十。手執利刃。持藥酒而入。彭城不覺失色。忙問何事。元珍道。有詔賜王死。裁臣辨手彭城曰。我得何罪。元珍道。帝以王遣潘僧固私通元愉。通同謀反。有主親臣魏偃向高祖珍首告。故賜王死。王曰。願請一見至尊。與告者面質。雖死無怨。元珍道。至尊那可得見。彭城嘆道。此非帝心。必出自高肇意。武士見其

遲疑。逼之立飲藥酒。又不能卽死。武士持刀刺殺之。時年三十三歲。極慘明日有旨。彭城昨夜飲酒過多。薨於禁中。乃以錦褥裹屍。送之歸府。朝臣皆爲流涕。妃李氏撫屍哭曰。高肇何讐。害我賢王。士民聞之。莫不歎嘆。帝知人心哀怨。欲掩殺叔之名。詔百官臨喪。厚加祭贈。謚曰武宣。以長子嗣爲彭城王。拜李氏爲彭城國太妃。以慰其心。自此諸王貴戚。莫不喪氣。而政權盡歸高肇矣。但未識元愉之反。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宣武本昏庸之主。又痼于高妃之色。以至不保其骨肉。不保其妻子。可憐可歎。至高肇之獻女固寵。嫉妬害賢。小人情狀。自是如是。

第三卷

改舊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

且說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起兵三月。鄰郡不附。招集烏合之衆。屢次喪敗。僅據信都一城。將士盡懷離志。忽報朝廷差都督李平。領大兵數萬來勦。人人喪膽。誰敢迎敵。大兵一到。把四門圍住。架起火礮。日夜攻打。李平見他勢已窮蹙。

便招他投順。庶可免死。此時元愉內無良將。外無救兵。看看城破在即。追悔無及。只得納款軍門。以憑朝廷處置。李平兵不血刃。遂拔冀州。捷報到京。帝大喜。詔李平班師。解元愉入京。帝聚集朝臣。議元愉之罪。高肇奏道。逆愉之罪。過于元禧。當以禧罪罪之。帝不忍。曰。朕念先皇愛愉之情。當免其死。衆臣稱善。唯肇不悅。退歸府中。便遣手下勇士高龍。吩咐道。汝星夜迎去。一至軍中。速將元愉殺死。獲罪朝廷猶可逃死。結怨強臣不死。囑李平莫洩。只言怨憤身亡。主上必不見責。高龍領命。飛馬而去。行至野王縣界。迎著大軍。將高肇害王之意。與李平說了。李平曰。恐非天子之意。高龍笑道。彭城尙遭他害。何況元愉。將軍違了高公。功勞都付流水矣。李平從之。高龍入帳見王。王問何人。龍曰。臣乃高令公府中人也。奉主命以御酒一瓶。請王自裁。王泣下道。我志滅高肇。今爲肇殺。將見先帝于地下。必不令高賊善終也。遂飲藥而死。年二十二。李平以病死上聞。帝不省。命以庶人禮葬之。元愉有一子一女。子曰寶炬。後爲西魏文帝。女卽明月公主。皆絕屬。

籍。瑤姬因爲僞后。降敕賜死。左僕射崔光。奏其有孕在身。不可加誅。發入冷宮監禁。後胡后生太子。始赦出。帝以李平有功。陞授工部尙書。高肇忌之。乃遣其將帥流言。平在冀州。盜沒王府寶物。詐增首級冒功。多不法事。妬賢嫉能。不肯放過一人。帝怒。斥平爲民。是歲大赦。改元永平元年。再說胡充華入宮。已及三載。于后在時承幸數次。自高后職掌朝陽。阻絕帝意。妃嬪承恩者絕少。充華之宮。帝亦三月不到。一日宮娥忽報駕臨。忙起迎接。見帝便衣小帽。祇隨內侍二人。悄然而至。攜充華手曰。卿爲于后所薦。朕憶于后。便即想卿。奈今皇后頗懷嫉妬。絕不似前后寬宏。故今宵私行見卿。卿亦勿洩于后也。妬婦之威。萬乘猶懼。况下焉者乎。充華拜謝。是夜宿充華之宮。五更即去。時值八月中秋。嬪妃世婦。皆往正宮朝賀。朝罷。衆妃先散。充華獨後。時月光皎潔。碧空如洗。充華貪看月色。緩緩而歸。行至一所。內有高亭畫閣。隱隱聞女子笑聲。命宮人入視。出云諸夫人在亭上焚香拜祝。是

夜深靜宮殿象的

充華走至亭外。潛聽其語。皆云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充華

上亭與諸妃相見曰。賢姊們在此焚香祝天。肯帶攜小妹一祝否。衆妃笑曰。此是帝意。命我等拜祝上蒼。以廣皇嗣。你來得正好。莫負帝意。充華笑曰。如此說來。帝意欲得太子也。而賢姊們何以願生諸王公主乎。問快語衆妃曰。你尙不知朝廷法度。舊制太子立。必殺其母。以防後日亂政之漸。我等不願生太子者。實欲自全性命也。充華曰。不然。我之祝異于是。遂跪下祝曰。願得生子爲太子。身雖死無憾。具此心腸焉衆妃皆笑其愚。以後帝每臨幸。充華果懷六甲。諸夫人聞之。皆來勸曰。近聞后亦懷孕。汝何私去其胎。以待正宮降生太子。然後再圖生育未遲。不然。子雖生。命難保也。充華曰。皇后有德。必生太子。吾近來夜夢不吉。必生女也。諸夫人勿爲吾憂。變有機數月王后生女。封爲建德公主。至永平七月初四日。宮人報充華將產。帝恐宮中有弊。命充華移居宣光殿。是夜遂生肅宗孝明皇帝。名元詡。生時紅光滿室。異香透鼻。帝大喜。步入視之曰。此真後代帝主也。嚴斥宮人乳保。小心保護。養之別宮。自王后以下。嬪妃人等。不得私

入看視。卽充華亦不許見面。册充華爲貴嬪。六宮皆賀。惟有高后不樂。一日親至宣光殿。謂胡妃曰。汝知太子長成乎。妃曰。妾自三日後。不復相見。今不知也。后曰。吾欲視之。同汝一往。妃曰。帝有命。不敢去。后見其不去。亦不往。未幾。太子年四歲。帝幸胡妃宮。妃侍宴。帝半酣。謂妃曰。我將立東宮。汝知之乎。妃曰。妾非今日知之。生太子時。已知之矣。答語 敏妙帝曰。朕所以遲立東宮者。爲不忍殺汝也。奈勢不可緩何。當與汝長別矣。妃曰。太子國之本也。願陛下速立太子。以固國本。豈可惜妾一人之命。而使儲位久虛。正論 鑿鑿 令人起敬帝見其慷慨無難色。惻然久之。嘆曰。汝旣真心爲國。我亦何忍殺汝。妃叩首拜謝。於是遂立元詡爲太子。大赦天下。改舊制。赦胡妃之死。然魏自彭城枉死。高肇代居太師之職。連歲大旱。民多餓死。肇擅殺囚徒。恣行不顧。帝弟清河王元懌。意甚不平。一日侍宴帝前。清河謂肇曰。昔王莽頭禿。卒傾漢室。今君身曲。恐終成亂階。言婉 而嚴肇不答。羣臣皆愕。帝亦不以爲意。其時有梁國降將李苗。奏帝道西蜀一方。梁無兵將守把。

乘虛可取。帝大喜。因與高肇定取蜀之計。發兵二萬。以高肇爲征蜀大元帥。統領諸將而去。那知高肇領兵去後。帝忽不豫。病未數月。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歲。遺詔立太子。高陽清河二王。太師高肇輔政。乃延昌四年正月初六日也。時高肇未歸。國事皆決于二王。商議扶立新君。中尉王顯欲請娘娘懿旨。方召太子。左僕射崔光進步言曰。天子崩。太子立。國之制也。何待皇后主張。論正二王以爲然。遂同崔光親到東宮。叫內侍侯綱傳言宿衛請太子起駕。到式乾殿臨喪。二王欲待天明。召集文武。然後卽位。崔光曰。不可。天子年幼。宜卽正位。以安衆心。不須待天明也。見老臣識二王從之。乃引太子登顯陽殿。崔光攝太尉而進冠袍。侍中元昭跪上璽綬。奉太子升御座。卽帝位。謚帝曰宣武。尊高后爲太后。諸王及大小臣寮。皆北面稱賀。山呼已畢。天子離下龍亭。換了孝服。至靈所舉哀。諸臣陪哭。五更鐘響。滿朝文武齊到。知天子已崩。新君登位。皆先朝拜新君。後行喪禮。是日后及嬪妃。皆來赴哀。新帝就於喪所拜見太后。后見新君已立。暗想

彼尙未識所生。不如殺却胡妃。日後自然以吾爲母。便遣內侍劉騰。授以快刀一把。曰。汝到宣光殿。將胡妃誅死。回有重賞。此妬婦每有狠心劉騰領旨。飛奔宣光殿來。胡后赴哀纔回。忽見中宮內侍劉騰手執利刃。來至宮中。曰。娘娘有旨。先帝殉葬無人。欲取夫人之命。胡妃大驚曰。你來殺我。不過爲高后出力。獨不思天子是我所生。你殺天子之母。日後君王知道。只怕你滅門不久。人孰不愛身家。故以危言悚之劉騰聽了。默然半響。忙跪下道。此實奉主差遣。非干小臣之事。但小臣去了。娘娘別遣人來。夫人禍終不免。奈何。胡妃道。你能救我無事。後必重賞。劉騰道。夫人且緊閉宮門。休輕出入。待小臣且去商之。遂尋著內使侯綱。說知其故。綱曰。吾與汝去見領軍于忠。可以救之。遂往見于忠。告之以故。忠曰。皇后勢傾宮掖。當與崔太傅計之。往見崔光。言高后欲殺胡后。將何以救。光曰。宮中不可居。領軍可領禁軍三十騎。入宣光殿。護送東宮。則后不能害矣。于忠如其計。妃遂避入東宮。保全胡妃皆崔光之力而于忠劉騰爲已功小人難與共事如此劉騰回稟高后。只言尋覓不見。高后

道。彼豈預知奴意而先躲避耶。且俟太師回朝。再商便了。話說二王奉遺詔輔政。恐怕高肇回朝。仍復當國。則權勢不敵。必被其害。不若先去之。乃假皇后手勅。天子幼冲。門下萬幾之事。悉聽二王處分。因問光去肇之策。崔光曰。召他回來。削去兵權。勒歸私第可矣。乃以哀詔付肇。命卽班師。肇至綿竹。蜀地已下數十城。忽接詔旨。知天子已崩。太子卽位。大驚。慟哭良久。留偏將守綿竹。班師回朝。二王聞肇將至。欲就殺之。乃伏武士邢豹等二十餘人于大行殿東序。摩利刃以待。肇至中城。高平公主使人迎之。肇曰。吾未赴哀。尙不回府。改服麻衣。至梓宮前。伏地舉哀。哀畢起身。忽見內侍數人云。二王有請。遂引入中常寺省。肇失驚道。我何至此。邢豹道。此彭城王死處也。彭城王在地下等太師對證。請從此死。報妙感語不爽頭肇曰。汝小人。何敢殺我。邢豹喝令武士動手。遂將二丈白綾。套肇頭上。立時絞死。回報二王。二王道。今可洩彭城之怨矣。以小車一乘。命豹載歸其屍。高平公主見之。大哭。謂邢豹曰。二王殺之何太急。邢豹曰。當日殺彭城。

亦太急。對得亦妙公主默然。是日高太后聞肇已回。只道赴哀之後。必來進謁。至晚不見入宮。便召守門內侍問曰。太師曾謁梓宮否。內侍答道已謁。又問今何在。內侍道。想在朝堂議事未了。后因自忖道。帝雖宴駕。大權仍歸肇手。諸王斷不敢有異議。等他進見時。設一良圖。扶我臨朝。便可任所欲為。不怕胡妃異日奪吾權去。胡亂想那知不如意事常八九耶高后正在妄想。秉燭以待肇至。那知起更以後。杳不見到。坐在宮中。等得不耐煩。吩咐內侍道。快到朝堂。宣召太師進宮相見。內侍去不多時。慌急奔回告后曰。娘娘不好了。太師謁過梓宮。已入中常寺省賜死矣。后曰。誰殺之。曰。諸王殺之。后驚駭欲絕。大怒曰。我為帝母。宮中惟我獨尊。肇即有罪。亦應稟命行誅。乃先帝骨肉未寒。諸王擅殺大臣。目中寧復有我耶。必到梓宮前哭訴先帝。究問諸王。肇有何罪。而竟置之死地。看他有何理說。婦人見識人那知已行忙即帶了宮女數人。也不及乘輦。憤憤走出宮來。斯時內侍劉騰。正在宮外。見高后欲到前殿。向前跪下道。娘娘且請回宮。聽奴婢一言。后於是止

步問之。但未識劉騰所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高肇枉殺人多矣。又害于后母子。及彭城諸王賜死。猶不足以蔽辜。高后大勢已去。尙欲與二王理說。真婦人之見也。

第四卷

白道村中困俊傑

武川城上識英雄

話說太后怒高肇之死。欲臨前殿。與諸王爭論。內侍劉騰跪止道。娘娘息怒。聽奴婢一言。竊聞諸王所以殺太師者。特爲彭城報讐。彭城前日無罪而死。故太師今日亦無罪而見殺。諸王以此爲罪。娘娘何說之辭。且太師一死。大權已失。娘娘雖爲太后。諸王寧肯俯首聽命。娘娘此時。唯有高居深宮。勿與外事。庶可長保福祿也。高后聽了劉騰之言。悚然嘆道。只知威權長在。那曉竟有此日。夢如

醒初於是含淚回宮。次日。忽報胡太妃來謁。蓋胡妃自高肇死後。諸王迎歸舊宮。尊爲太妃。故來朝見太后。后見之。驚問曰。數日何在。太妃再拜曰。妾前赴哀歸去。忽見先帝謂妾曰。早歸東宮。此間不可居也。妾懼。故避禍耳。太后默然。太妃

帶笑而去。去後。暗囑諸妃嬪御。皆以危言怵之。謂住在宮中。必爲妃所害。性命不保。高后亦知結怨已深。常怕胡妃報復。聞衆人之言。心益自危。又想諸王大臣。皆與高氏作對。將來禍生不測。決無好處。不如及早尋一退步。以保餘年。因思先帝所造瑤光寺。極其壯麗。幽房曲院。不異王宮。在寺者皆貴官女子。王侯妃妾。可以安身。乃傳諭內外。欲往瑤光寺落髮爲尼。擇日出宮。高后今日已如贊亮諸王大

亦竟度外置之

六宮泣送。太后亦悲哀不已。惟胡太妃不出。諸王羣臣遂各上表。尊太

妃爲太后。居崇訓宮。天子率百官朝賀。時于忠有保護太后之功。遂恃寵用事。

讒害正人。

小人得志前後一轍國家焉得不亡

百官側目。欲殺高陽王。以奪其權。崔光苦止之。高

陽懼。稱疾求退。忠遂出之歸第。時羣臣憂天子年幼。耳目易蔽。以太后有才識。

咸請太后臨朝聽政。后大喜。遂升前殿。朝見百官。封其父母親族。賞賜巨萬。太

后天性聰明。多才多智。親覽萬幾。手披筆斷。事皆中理。一日坐崇訓宮。諸王大

臣皆侍。問及時政得失。曰。有不便者。諸卿當一一言之。毋有所隱。任城清河二

王奏道。娘娘聽政以來。事無不當。萬民悅服。惟領軍于忠。內托大功。招權納賄。恐傷聖化。時于忠亦在殿跪伏求辨。后卽命退。出爲山東冀州刺史。又詔高陽復位供職。曰。于忠。讒汝。今無妨也。明主滿朝文武無不欽服。先是太后幼時。有術者言其極貴。但不獲善終。今富貴已極。前言已驗。每以後言爲疑。欲大修佛事以禳之。魏自宣武奉佛。廟寺遍於都中。太后臨朝。倍崇佛法。造永寧寺。建九級浮圖。殿如大殿。門似端門。鑄金像一尊。長一丈六尺。又如人長者十尊。珠像三尊。長一丈二尺。僧房千間。飾以金玉。光耀奪目。浮圖高九十丈。超度僧尼十萬餘人。極惡自佛法入中國。未有如此之盛。工費浩繁。國用日虛。於是百官停俸。軍士減糧。以助佛事。可笑廷臣貪污。紀綱漸壞。不及初政清明矣。今且按下不表。單說當初晉代。有一元菟太守。姓高名陰。本勃海修城人。陰子名慶。因晉亂投于慕容燕氏。慶生壽。壽生湖。皆仕于燕。及魏滅燕。湖降魏。爲右將軍。湖有四子。皆仕于朝。湖卒。次子高諱。官爲治書御史。坐事落職。黜爲懷朔鎮戍卒。諱至

懷朔。定居于白道村。有三子。長曰優。年十八。娶妻山氏。次曰樹。娶妻韓氏。幼曰徽。年七歲。此書以高氏爲主故敘其先世獨詳全用傳紀體也一日譚謂長子曰。今國法嚴重。我雖遷謫于此。然罪臣之家。恐終不免于禍。今付汝金。以販馬爲名。領婦出雁門居住。數年之後。或遇大赦。乃可歸家也。優依父命。攜其妻子以去。譚自長子去後。居常忽忽不樂。又初至北地。水土不服。三年遂以病卒。樹喪父後。浮蕩過日。家業漸廢。其弟徽。志度雄偉。及長。見家道飄零。不欲婚娶。遊東定城。以才藝自給。或一二年不歸。樹有女雲蓮。年十四。有容色。一日同侍女遊于後園。園有荷亭。可以外望。雲蓮倚窗而立。見一翩翩年少。坐馬而來。忙卽避進。已被少年看見。你道少年何人。姓尉。名景。字士真。恆州人氏。其父名尉長者。積祖富厚。景年十八。未娶。性不喜讀書。工騎射。其時射獵于白道村南。經過高氏之園。見女子甚有容色。心甚慕之。差人察聽。云係高侍御家。侍御已故。此女乃其次子高樹所生。景回家告知父母。遣媒求娶爲婦。樹許之。雲蓮遂歸尉氏。敘雲蓮歸尉景似尉旁文却伏後接景高歡之

以後高樹家道日衰。只得將田園產業。變賣存活。村中皆笑其無能。而屋上根常有赤光紫氣。騰繞其上。一夜。村中見其家內火光燭天。疑爲失火。共往救之。而樹妻韓氏房中。產下一子。衆以爲異。不偶也樹乃大喜。因名之曰歡。字賀六渾。北齊高祖獻武帝也。清提歡生二月。母韓氏病卒。其姊雲蓮。哀其幼而失恃。稟父攜歸養之。樹自妻子亡後。益覺無聊。後乃續娶懷朔鎮民趙文幹之妹爲室。趙氏勤于作家。得免凍餒。後生一女。名雲姬。且說賀六渾依身尉家。日漸長大。魁偉有度。容貌端嚴。眉目如畫。居常食不立進。言不妄發。尉景夫婦。愛之如子。七歲教之從學。十歲教以武藝。膂力過人。精通騎射。遂習鮮卑之俗。年十五。雲蓮欲爲聘婦。有與六渾同學者。名韓軌。其妹曰俊英。甚有顏色。雲蓮遣媒求之。韓母謂媒曰。吾聞高郎貧甚。依尉家存活。其父浮蕩廢家。其子亦必不能成器。吾女豈可嫁之。韓軌私向母道。母言差矣。吾觀朔州富家子弟。皆不及賀六渾。此子必有食祿之日。奈何棄之。韓軌大母竟不許。媒至尉家。以韓母謝絕之言。告

知雲蓮。雲蓮怒道。如何輕量吾弟若此。遂以告歡。歡亦怒道。大丈夫何患無妻。姊勿以爲憂也。語便但吾在此。被人輕薄。今欲別姊歸家。圖一出頭日子。雲蓮聞其要歸。不覺流淚道。汝雖聰俊。其如年尙幼何。六渾亦下淚道。姊猶母也。何忍輕別。但吾意已決。不能再留矣。時尉景已爲懷朔鎮隊主。到家見妻子有淚容。問知其故。曰。吾扶養六渾十五年矣。今欲歸去。吾亦不便強留。但年紀尙小。不能如鮮卑人殺人戰鬥爲事。妻曰。此子失于慈養。日後當使經營家業。何以戰鬥爲。景嘆曰。汝婦人不識道理。男兒生天地間。當殺賊立功。以取富貴。奈何區區求小利乎。言罷。以弓箭寶劍贈之。六渾再拜而受。遂親送六渾歸家。樹見之大喜。謂士真曰。累汝多矣。置酒相待而別。趙氏見之亦喜。愛如己出。趙氏亦

一日高徽從京師回。見六渾氣度軒昂。大喜。相聚數月。恩義甚厚。聞朝廷以武選取人。徽欲與姪俱往。六渾以父年五十。又官司徵流人甚急。不敢行。徽乃獨往。其年中武舉。授職羽林統騎。樹聞報。合家歡喜。六渾自此遊獵爲生。益習騎

射。再說代郡平城。本係魏之舊都。朝廷宮闕。王侯貴戚之家。皆在其內。時山蠻反亂。雲朔二州常被攻掠。朔州官吏。悉發流人當軍。以衛平城。六渾年已二十。代父往平城應役。先是平城有富戶婁提。家財百萬。僮僕千餘。性慷慨。好過急人。如此方不愧富人。士大夫多稱之。太武皇帝時。以功封真定侯。長子襲爵。次子隨駕洛陽。幼子曰內干。亦得武職。別居于白道村南。雕梁畫棟。花木園亭。擬于公侯。正室奚氏。生女曰惠君。歸段榮爲妻。繼娶楊氏。生女曰昭君。男曰婁昭。又妾王氏。生男名婁顯。妾李氏。生女曰愛君。昭君相貌端嚴。幼有異識。內干夫婦尤愛之。一日欲探其兄真定侯。挈其眷屬。到平城來。僮僕車馬無數。正值蠻寇作亂。鎮將段長。把守門禁甚嚴。內干至。日已晚。不得入。真定侯聞知。親自上城。與鎮將說了。遂開關放入。內干與夫人子女。只得一齊登城。與真定侯鎮將相見。因車騎尙未盡入。故在城上少坐。斯時六渾當軍。執刀侍立鎮將之側。昭君願見。不覺吃驚。自忖道。此子身若山立。眼如曙星。鼻直口方。頭上隱隱有白光籠罩。

乃大貴之相。奴若嫁了此人。不枉爲女一世。巨眼六渾機然身爲女子。怎好問其名姓。少頃定侯起身。內干眷屬。一同歸府。當夜設宴管待。定侯見昭君容貌超羣。謂內干曰。姪女容貌若此。須擇佳婿。非王侯貴戚富家子弟。不可輕許。昭君此時。正欲識英雄于貧賤之中。聞之默然不悅。款留數日。內干一家。復歸白道村。昭君回來。一心常念執刀軍士。苦無踪跡可訪。悵望之懷。時形顏面。後有來議親者。內干欲成。則昭君憂悶不食。父母知其不願。置之。如此數次。莫測其意。侍婢蘭春。性伶俐。見昭君愁懷不放。私語昭君道。小姐有何心事。鬱鬱若此。今日無人在此。何不對小婢一說。以分主憂。昭君見問。嘆口氣道。我豈不知女子終身。不可自主。但所歸非人。一生埋沒。故誓嫁一豪傑之士。方稱吾懷。雖是私情說來却有一種光明磊落氣象前到平城。汝不見一執刀軍士乎。此真今之豪傑也。吾欲以身歸之。但未識其姓名。居止。故心常不樂。汝能爲吾訪其下落。便可分吾憂矣。蘭春笑道。小婢亦曾見之。若果姻緣。自然訪得著。小姐何必憂心。却暗思此子。吾

曾見之。容貌雖好。難道富家子弟。到不及他。小姐如何想要嫁他。且軍士甚多。何從訪處。一日偶至外廂。聽見衆人紛紛說道。蠻寇平了。守城軍士都已回家。蘭春道。此處亦有當軍的麼。有此一問。正六渾。衆人道。怎麼沒有。西鄰高樹之子。賀六渾。纔去當軍而回。蘭春暗想道。小姐看中者。莫非就是此人。我去一看便知。遂悄悄走至高家。趙氏見之。便問小娘子何來。蘭春道。吾是婁家使女。聞你家大官人。解役而回。來問蠻寇平定消息。六渾正在房中走出。蘭春一見。果是此人。一訪竟著。蘭春定亦色喜。觀其相貌不凡。假問數語。便辭而去。其妹雲姬送出。蘭春曰。你兄有嫂否。曰未娶。問年幾何。曰二十歲。蘭春回來。忙報于昭君道。那人吾已訪著。乃是西鄰之子。姓高名歡。又名賀六渾。相貌果然不凡。但家貧如洗。恐不便與小姐爲耦。昭君聞之喜曰。吾事濟矣。乃命蘭春通意六渾。教他央媒求娶。蘭春道。這却不可。小姐深閨秀質。保身如玉。若使小婢寄柬傳書。一旦事露。不但小姐芳名有玷。小婢亦死無葬身之地。願小姐三思。正論亦自不凡。此昭君道。

吾豈私圖苟合者。只恐此身埋沒于庸才之手。故欲嫁之。以伸已志。你若不違我命。則誤吾終身矣。蘭春恐拂小姐意。乃應諾。少頃。楊氏院君到房。謂昭君曰。今有懷朔將段長。前在平城。曾見汝面。今托媒到來。爲其長子段寧求婚。此子年方十七。才貌佳俊。汝爹有意許之。你意下如何。昭君不答。問之再三。終不一語。此等碌碌何足當吾一盼忽一日惠君歸。又言平城劉庫仁。富擬王侯。爲其次子求婚于妹。內干夫婦曰。豪門求婚者甚多。觀汝妹之意。終不欲就。汝爲吾細問之。惠君進房見妹。細叩其不欲對婚之故。昭君曰。小妹年幼。不欲遠離父母耳。惠君信以爲然。惠君走出。昭君私語蘭春道。事急矣。汝速爲我圖之。蘭春奉命。潛身走至高家。正值六渾獨立堂上。見蘭春至。問有何事到此。蘭春輕語道。吾小姐有話致意。郎君敢求借一步說話。六渾退步而入。蘭春隨至僻所。細將昭君之意告之。六渾曰。貧富相懸。難於啓口。致意你主。六渾不能從命。回得斬裁蘭春歸。以六渾之言告知昭君。昭君道無妨。彼爲貧故。不敢求婚。我以私財贈之如何。遂取

赤金十錠。珠寶一包。命蘭春送去。時外堂正值宴會。家中忙亂。蘭春乘便。來至高家。走入書房。見歡獨坐。將金寶放於桌上。曰。此物爲君納聘之資。言畢。卽去。偷忙到此不敢久留。又在必爲無復他說。六渾又驚又疑。恐怕人見。只得收藏箱中。蓋六渾與昭君。雖在平城。略見其容貌。初無愛慕之意。今見昭君屬意於己。心上委決不下。又念前緣分定。亦未可知。待稟知父母。央媒求合便了。但未識兩下良緣。畢竟成與不成。且聽下回細說。

女子自己擇配。原非正理。但有識英雄俊眼。而適遇英雄。情何能已。且非慕私情。惟求正配。昭君其乃權而不失爲正者歟。

第五卷 怒求婚蘭春受責 暗行刺張僕亡身

話說賀六渾。乃是一代人傑。素負經濟之才。常懷風雲之志。當此年富力彊。方圖功名顯達。豈肯志在室家。然龍潛蠖伏。辱在泥塗。茫茫四海。無一知己。昭君一弱女子。能識之風塵之中。一見願以身事。其知己之感爲何如。况贈以金寶。

使之納聘。尤見鍾情。豈能漠然置之。但兒女私情。難以告知父母。故此遲疑。隔了數日。昭君不見高家求親。又差蘭春走來催促。其時六渾不在家中。却遇見其父高樹。樹問何事至此。蘭春道。欲尋你家大官人說話。樹頗疑心。便道。小兒有事。往朔州去了。三日後方歸。有話不妨便說。蘭春暗料求姻之事。六渾定已告知其父。補出暗料一層方好因遂以來意告之。樹聞之大驚。含糊應道。待他回來。我與他說。蘭春別去。樹輾轉不樂。一日六渾歸家。其父責之曰。我與汝雖家道艱難。亦是仕宦後裔。汝奈何不守本分。妄行無忌。且婁氏富貴顯赫。汝欲踵桑間陌上之風。誘其蘭室千金之女。一朝事敗。性命不保。獨不念父母年老。靠汝一身成立。何不自愛。若此。敘語不慚六渾俟父怒少解。徐訴平城相見。遣婢贈金。令兒求婚之故。父曰。此事斷不可爲。卽求親必不能成。後有婢來。當還其原物。以言絕之。方免無事。六渾不敢再說。悶悶而退。再說內干夫婦。以昭君年紀漸大。數日來。爲之求壻益急。昭君乃托幼妹愛君之母李氏。啓于二親道。

兒非愛家中財產。不欲適人。實因年幼。不忍早離膝下。再過三年。任父母作主。緩下父母擇配方好徐圖所願昭君亦用權術內于夫婦聞之喜道。此女果然孝愛過人。那知其心在于歡也。又過幾時。恐婢傳達不明。親自修書。以金釵兩股。一同封固。命蘭春送去。蘭春見歡。致書即退。歡得書。心益切切。語其繼母趙氏道。婁氏女私事。母親已知。但其拳拳于兒。若此。兒欲遣媒一求。以遂其意。望母爲父言之。趙氏告于高樹。樹曰。求之何益。徒爲旁人訕笑。趙氏道。求之不許。則非吾家無情。便可還其金寶。以絕之矣。說得大是樹以爲然。有善說媒者王媽。趙氏邀至家。謂之曰。媽媽曾識東鄉婁氏之女昭君小姐否。王媽道。這是老婆子主顧。素來認得。娘子問他爲何。趙氏道。我兒六渾年二十一歲。未有妻室。聞昭君小姐年已十七。尙未許人。欲央媽媽作伐。求爲六渾之婦。事成重謝。不可推托。王媽大笑道。二娘想錯了。他家昭君小姐。多少豪門貴室。央媒求婚。尙且不許。何況你家。娘子莫怪。老身不敢去說。說且不敢安望事成趙氏道。我貧他富。本不敢啓齒。但聞人說。婁家擇婿。

不論貧富。專取人才。看得中意的。貧亦不嫌。故央媽媽去說一聲看。說得成。亦未可知。倘若不成。決不抱怨于你。王媽道。既如此。吾且去走一遭。說罷。便往婁家來。當日內干夫婦正在西廳。商議昭君姻事。門公引王媽來見。內干便命他坐了。問道。你今到此。莫非爲吾家小姐說親麼。王媽道。正是。內干問那一家仕宦。王媽一時惶恐。欲說又止。內干道。凡屬親事。求不求由他。允不允由我。何妨直說。須得逼他直說王媽道。既如此。老身斗膽說了。這一家。乃西鄰高御史之孫。二官人高樹之子。名歡。字賀六渾。年二十一歲。聞說府上招婿。只要人才。貧富不計。再三央我來說。求娶昭君小姐爲婦。未知相公院君意下若何。內干大怒道。你豈因吾擇婿艱難。來奚落我麼。我家小姐。深閨秀質。何至下嫁窮軍。言畢。拂衣走開。只論目前貧富。大抵如是。楊氏亦埋怨王媽道。汝在吾家。往來有年。何出言不倫若此。以後這等親事。切莫來說。王媽只得告退。回覆高家。不唯不允。反觸其怒。自是六渾求親之事。遂絕。再說內干走至後堂。向昭君道。西鄰高家。貧窮

若此。今日央媒求婚。你道好笑不好笑。吾故叱而絕之。都是你不肯就婚。今日致受此辱。以後切勿逆我之命。昭君不語。內干微窺女意。見他說起高家。絕不嗔怪。說及回絕來人。反有不悅之色。心下大疑。出謂其妻曰。吾想高氏與我家門第相懸。何敢貿然求親。且傳言吾家不論貧富。專取人才。此言從何而來。莫非女兒別有隱情。有甚傳消息之事麼。諸婢中蘭春是他心腹。須喚來細問。便即喚出蘭春。喝令跪下。問道。高家敢來求親。莫非你這賤人。有甚隱情在內麼。如不直說。活活打死。

從昭君不語不悅上想到高家貿然求親定有隱情在內。喚出蘭春貴問如蠶吐絲方有頭緒不然付之一笑而已。

何疑焉。從來虛心事做不得的。蘭春到高家數次。常懷疑慮。今被內干劈頭一問。渾如天打一般。面孔失色。內干見了愈疑。取一木棍便打。蘭春急了。只得招道。此非干小婢之事。乃是小姐主意。教我去通消息的。內干喝道。你通消息便怎麼。蘭春因述小姐前往平城。看見六渾。決其相貌不凡。後必大貴。故欲以身嫁之。遣我傳信于他。速來求婚。內干大怒。連打數下道。今日且打死這賤人以

洩我氣。楊氏勸住道。此是女兒失智。諒非蘭春引誘。且去責問女兒。看他何說。
 內干住手。同楊氏走入昭君房來。蘭春帶哭也隨進來。昭君見了。不覺失色。內
 干怒問道。你幹得好事。我且問你。高氏子有何好處。你欲嫁他。昭君暗想。此事
 已露。料難瞞隱。不如直告父母。或肯回心從我。此時不將本志說明更待何時便跪下道。兒素
 守閨訓。焉敢越禮而行。但有衷情欲達。望爹娘恕兒之罪。遂兒之願。兒雖女子。
 志在顯揚。常恐所配非人。下與草木同腐。思得嫁一豪傑之主。建功立業。名垂
 後代。兒身不至泯沒。前見高氏子。實一未發達的英雄。現在蛟龍失水。他日勳
 名莫及。若嫁此人。終身有托。故舍經從權。遣婢通信。實出女兒之意。非干蘭春
 之事。直認得好內干聽了。大喝道。胡說。楊氏道。女子在家從父。勸你莫生妄想。今日
 恕你一次。後勿復然。說罷。夫婦含怒而去。其弟婁昭聞知。亦來勸其姊曰。吾姊
 何故不圖富貴。欲嫁六渾。昭君道。現前富貴。那裏靠得住。六渾具非常之相。頂
 有白光。將來必掌大權。威制天下。吾欲嫁之者。爲終身計。亦爲門戶計也。說得

極大深見 欲嫁深心。若舍此人。誓不別嫁。昭見姊意堅執。遂走出勸其父道。吾觀六渾。相貌實非凡品。吾姊識之風塵之中。亦是巨眼。今六渾所乏者。不過財產。不如以姊嫁之。厚給財產。亦足助成其志。父意以爲可否。妻昭識見勝於父矣 內干道。吾家公侯世第。招他爲婿。定爲人笑。斷乎不可。婁昭不敢復言。然內干欲奪女志。計無所出。家有張姓奴。多力善謀。因以昭君之事告之。作何算計。能使回心。張奴道。小姐以六渾後日必貴。故欲嫁之。若除却六渾。便絕小姐之心了。內干道。若何除之。張僕道。殺之可也。內干道。殺人非細事。如何使得。張僕道。奴有一計。主人請他到家。假言子弟們要習弓箭。求其指示。留在西園過宿。小人於半夜時。潛往殺之。詐云爲盜所殺。其父有言。只索酬以金錢。便是了事。難道小姐還要嫁他不成。內干從其計。從惡奴之計。欲殺六渾。以絕女望。而親事因成。此轉成作事。爲弄巧成拙。行文爲欲合先開。 便遣人去請六渾。六渾見請。未識何意。其父高樹道。鄰右家來請。去亦何妨。六渾遂到婁家。內干請到廳上相見。兩人坐定。內干啓口道。素聞郎君善于弓箭。家有小奴數人。

欲求郎君指教一二。故屈駕至此。六渾遜謝不能。內干意甚殷勤。置酒相待。飲畢。使小奴十數人。同六渾進西園演射。至夜就在西園中一座亭子上。鋪設臥具。留他過宿。六渾遂不復辭。住下數日。內干便問張奴道。你計可行麼。張奴道。只在今夜。保爲主人殺之。但須寶劍一口。以便動手。內干卽取壁上所掛之劍付之。其夜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晝。六渾用過夜膳。獨坐亭上。自覺無聊。對月浩嘆。英雄失路坐了一回。聽更樓已打二鼓。不覺倦將上來。解衣就寢。此時人聲寂寂。夜色朦朦。張奴早已潛入西園。躲在假山背後。執劍以待。窺見六渾已經就睡。走至亭下。見門未閉上。內有火光透出。微聞床上酣睡之聲。張奴想道。此人該死。所以酣睡。挨門而入。執劍走至床前。揭帳一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唳一聲。棄劍于地。往外飛走。細寫來忽作駭人之筆你道爲何。見帳中不是六渾。只見大赤蛇一條。通身如火。頭若巴斗。眼似銅鈴。蟠踞床上。所以大喊而逃。六渾被他驚醒。忙卽起身。見一人飛步逃去。床前遺下雪亮利劍一口。遂卽拾劍在

手。追出亭子來。那人因嚇慌了。絆了石子。跌倒在地。遂被六渾拿住。喝問道。你係何人。敢來殺我。張奴跪下道。我是婁府家奴。奉主命來殺郎君。其如郎君不見。見一大赤蛇在床。故不敢犯。六渾道。我與你主何讐。而欲害我。張奴道。只因小姐欲嫁郎君。勸他不回。故欲殺君以絕其念。六渾聽到此際。怒氣勃生。隨手一劍。將張奴斬了。奴不得不先殺此還至亭上。執劍危坐。以待天明。是夜內干心懷疑懼。寢不能寐。天明不見張奴回報。忙遣小奴到園打聽。小奴走到亭邊。只見血淋淋一人。殺死在地。嚇得呆了。又見六渾滿面殺氣。坐在亭上。轉身就跑。被六渾喝住問道。你家人何在。小奴道。在西廳。六渾道。你引我去。小奴引六渾到廳。內干見之。情知事洩。不覺失色。六渾忿忿向前道。我高歡。一介武夫。不知禮義。君世食天祿。家傳詩禮。如何自恃豪富。私欲殺人。且歡叨居鄰右。平素不通往來者。實以貧富不同。貴賤懸殊之故。卽前日求婚。並非歡意。亦因令愛欲圖百歲之好。通以婢言。重以親書。再三致囑。歡乃不得已而從之。媒婆到府。

君家發怒。歡已絕望矣。令愛別選高門於我。何涉。乃必殺一無辜之人。以絕令愛之意。是何道理。語理直氣壯。令人無從置辨。惡奴我已手戮。大丈夫死生有命。豈陰謀暗算所能害。唯君裁之。六渾情辭慷慨。意氣激昂。英爽逼人。內干自知理虧。只得含糊遜謝道。此皆惡奴所爲。我實不知。今旣殺之。已足洩君之忿。願贈君二十金。以謝吾過。六渾笑道。吾高歡豈貪汝金者。此劍當留之于吾。以誌昨宵之事。此語可畏。說罷。仗劍而去。歸至家。只言內干贈吾以劍。餘俱不說。內干在家。暗將張奴屍首葬過。但囑家人勿洩。把此事丟開。却說昭君聞知。益加愁悶。私語蘭春道。姻好不成。反成讐怨。他日此人得志。必爲門戶之禍。奈何。料定後來有禍。此時能不急殺。自此飲食俱減。形容憔悴。楊氏憂之。謂其夫曰。昭君鬱鬱若此。必有性命之憂。與其死之。毋寧嫁之。內干道。你且莫慌。我已定了一計。管教他回心轉意便了。便向楊氏耳邊說了幾句。楊氏點頭稱好。但未識其計若何。且聽下回細說。

高歡英氣逼人。非慕私情者。其所以求婚者。迫于昭君知己之感也。求親

不從。亦是世俗尋常之事。乃聽惡奴之計。必欲殺之。何計之短也。左氏云。食肉者鄙。其內干之謂乎。卒之殺之不能。反弄一場沒趣。鄙夫見識。每每有此。爲之三歎。

第六卷 諧私願六渾得婦 逼承幸元懌上蒸

話說內干因昭君欲嫁六渾。屢次勸之。執意不改。楊氏又痛惜女兒。恐其憂鬱成疾。因想女兒家。最貪財寶。不若以利動之。昭君可以利動則一尋常之女何爲求嫁六渾內干見識甚鄙商議已定。其時正值春光明媚。天氣融和。夫婦同在那西廳。擺列長几數隻。几上多設金銀珠翠。首飾異寶。綾羅錦繡。珍奇玩器等物。英英奪目。閃閃耀人。乃召昭君出廳。謂之曰。汝肯從親擇配。當以此相贈。昭君目不一視。又謂之曰。汝若不從父命。欲歸高氏。當一物不與。子身而往。汝心願否。昭君點頭曰。願。內干大怒道。既如此。由你去。但日後莫怨父母無情。昭君不語歸房。內干將盒寶一齊收起。便喚前日王媽到來。教他通知高家。聘物一些不要。竟來迎娶便了。之氣憤極

反以速
嫁爲快

王媽道。這又奇了。前日嫌老身多說。今日却先自許。可見姻緣原是天定的。欣然來至高家。先在高樹夫婦前稱喜。備說內干之言。親事不勞而成。夫婦大喜。卽擇了聘娶日子。打點娶媳。六渾悉聽父母主張。昭君臨行。內干不與分毫。只有蘭春隨往。當日成親。兩人相見。分明是一對豪傑聚首。更覺情投意合。昭君入門後。親操井臼。克遵婦道。不以富貴驕人。見者無不稱其賢孝。一日六渾出其前日所贈。謂昭君曰。此卿所贈者。事若不成。決當還卿。至今分毫未動。昭君曰。今君身居卑賤。當以此財爲結納賢豪之用。以圖進步。六渾不用其財。有守昭君

勸其用
財有識六渾從之。遂貨馬二十匹。以結懷朔諸將。陞爲隊主。楊氏嫁女後。憐其貧苦。日夜哭泣。內干曰。昭君我女也。何憂貧賤。恨其不聽我言。暫時受些苦楚。婁昭亦勸其父道。姊身已屬六渾。何必嫌其貧賤。且六渾終非久居人下者。願以財產給之。婁昭亦
難得內干乃遣人去請六渾。歡不至。復命婁昭親往請之。歡亦不至。於是內干夫婦。親至其家。接女歸寧。六渾始拜見妻之父母。遂同昭君偕

來。內于見其房屋破敗。出錢數千貫。爲之改造門閭。又撥給田產奴婢。牛羊犬馬等物。內于此舉猶在其女面上自此六渾亦爲富室。交遊日廣。歡嘗至平城投文。鎮將段長子段寧見之。笑曰。此婁女所嫁者耶。奚勝區區。蓋段亦曾求婚于婁氏。婁氏不就。故以爲言。歸而述諸父。父曰。六渾志識深沉。器度非凡。豈汝所能及。段君亦能人識

一日六渾來。尊之上坐。召寧出拜。曰。兒子庸懦。君有濟世之才。吾老矣。敢以此兒爲托。歡謝不敢當。寧自此敬禮六渾。六渾歸。昭君語之曰。吾前夜夢見明月入懷。主何凶吉。歡曰。此吉兆也。後產一女。名端娥。卽永熙帝后也。未幾鎮將以歡才武。又轉之爲函使。今且按下不表。再說胡太后臨朝以來。乾綱獨攬。臣工無不畏服。尊榮已極。志氣漸盈。以天子年幼。攝行祭禮。改令爲勅。令羣臣稱陛下。又魏自太武以來。累世強盛。東夷西越。貢獻不絕。府庫充盈。太后嘗幸絹藏。命王公大臣從行者百餘人。盡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疋。尙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僕于地。李崇傷腰。章武折足。太后惡其貪。令內侍奪之。空手

而出。人以爲笑。侍中崔況止取二疋。太后問所取何少。答曰。臣止兩手。只持兩疋。衆皆愧焉。又差內侍宋雲、僧惠生往西域取經。臨行之日。太后自餞于永寧寺。百官皆集。賜金銀百觔。名馬二十四。中尉元匡奏侍中侯綱掠殺羽林軍士。請治罪。元匡忠直太后以其舊恩不問。綱益驕橫。又奏冀州刺史于忠。前在朝擅殺尙書裴植、郭祚。請就冀州戮之。太后亦以舊恩不問。未幾。召忠入朝。錄尙書事。封靈壽縣公。及卒。追贈甚厚。太后父秦國公沒。葬以殊禮。追號曰太上秦國公。諫議大夫張普惠以太上非臣下所得稱。力爭于朝。太后使人宣令于普惠曰。封太上。孝子之心。卿所爭。忠臣之義。飾非拒諫言若可聽已有成議。勿奪朕懷。普惠遂不敢言。孝明帝年九歲。未嘗視朝。羣臣罕見其面。普惠有疏。每欲面陳之而不可得。一日帝臨前殿。羣臣朝參禮畢。方欲退朝。普惠出班奏曰。臣有短章。冒瀆天聽。其略曰。

慎帝業之不易。飭君道之無虧。減祿削俸。近供無事之僧。崇飾元虛。遠邀未

然之報。皆非所以利天下而安社稷也。臣謂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親郊廟之典。行朔望之禮。撤僧寺不急之務。復百官已缺之秩。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太后。則孝弟通乎神明。德教光乎四海。節用愛人。臣民俱賴。

者
矣

普惠
可

其言皆深中時病。帝覽之而可其奏。遂懷疏入見太后。太后口雖以爲然。然念此兒纔一臨朝。便有朝臣向他嘵嘵。日後必奪吾權。乃下詔曰。天子年幼。不堪任勞。俟加元服。設朝未遲。自是帝益罕視朝矣。神龜元年九月。太史奏天文有變。應在二宮。太后懼。欲以高太后當之。乃遣內寺殺之。瑤光寺中。以尼禮葬之。命百官不許服喪。羣臣皆言宜崇其禮。太后不聽。時武號森列。羽林軍橫行都市。征西將軍張彝上封事。求削銓格。排抑武職之人。不得預于清選。武人皆懷憤怒。立榜通衢。大書張彝父子之惡。約期某日。會集羽林虎賁之衆。屠滅其家。張彝父子全不爲意。

非勝大也
看出風色耳

至期共有三千人衆。聚集尙書省外。大聲辱

罵。聲言要殺張家父子。以洩衆怒。官吏大驚。不敢禁止。把省門緊閉。可憐於是衆勢益張。擁入張彝府中。焚其第舍。曳彝堂下。捶辱交加。其子民部郎中張始均。初見兇勢難犯。踰垣逃走。聞父被執。走還衆所。拜請父命。衆就毆擊。投之火中。活活燒死。目無法王次子張仲瑀。重傷走免。兇徒始散。張彝僅有餘息。越宿而死。遠近震駭。太后以天子侍衛之卒。懼有變亂。不敢窮誅。止收爲首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治罪。越三日。復大赦以安之。令武職依舊入選。其時高歡在京。聞之。嘆曰。宿衛羽林。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爲政如此。時事可知。天下之亂不久矣。上下泄泄破英雄你道高歡何以在京。歡自熙平二年。轉爲函使。凡有表章。函封上達帝都。皆函使之職。神龜元年。歡奉使入京。進過表章。不能卽時批發。在京中等候。魏制。凡各鎮函使。未經發回者。給與貴官大臣家爲使。六渾派在尙書令史麻祥門下。祥自恃貴顯。待下甚嚴。一日祥坐堂上。命歡侍立在旁。問其一路風景山川形勢。何處最好。歡一一對答。閒談良久。祥甚喜。因令從

人取肉一盤。酒一壺。賜與高歡。祥雖命食。料歡不敢便坐。奈歡素性不肯立食。竟卽坐下。祥大怒。以爲慢己。叱令跪于階下。命左右杖之。在人門下只得憐歡首受辱英雄可憐歡自杖後。鬱鬱不樂。一日悶坐無聊。走出街上。觀看禁城景象。見一軍將坐在馬上。前呼後擁。喝道而來。威儀甚肅。細觀其人。好似叔父高徽。忽遇高徽正是水窮山盡又見雲起尙恐面貌相同。不敢叫應。那將軍停鞭回顧。便向歡高叫道。你莫非吾姪賀六渾麼。爲何在此。歡於是上前拜于馬下。要知歡到京時。徽正出使在外。歡不知其已有家室。尙未去望。今日相遇。如出意外。至家。各述別後情事。皆大喜。徽曰。爾娶婁家女。足慰兄嫂之心。吾娶康氏婦。已生一子。取名歸彥。以路遠尙未通知兄嫂也。領入後堂相見。設酒共飲。至晚。歡辭去。徽曰。你欲何往。歡曰。身在麻祥家。給使此人。性惡。不去恐被責。徽道無妨。我以書去回他便了。歡自此耽擱徽家。不覺月餘。一日忽聞軍士擅殺大臣。不禁浩歎。又歡在京。嘗夢身登天上。脚踏衆星而行。醒來私心自喜。見時事如此。隱有澄清天下之志。再說胡太后

年齒已長。容顏如少。頗事裝飾。數出遊幸。一日駕幸永清寺。侍中元順當車而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已長矣。修飾過甚。何以儀型後世。正論太后慚。左右皆戰慄。及還宮。召順責之。曰。前年卿貶外郡。吾千里相徵。乃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說得透闢太后默然而受。遊幸稍衰。清河王元懌。官太傅侍中。賢而多才。美丰姿。風流俊雅。冠絕一時。太后每顧而愛之。苦于宮禁深嚴。內外懸絕。無由與之接體。而私幸之意。未嘗一日去懷。時值中秋。召集諸王。賜宴宮中。清河王坐近太后之側。容貌秀麗。太后顧之。愈覺可愛。宴罷。乃詐稱官家之意。召王入宮閒話。於是諸王皆退。清河獨留。只得隨了太后入宮。走至宣光殿前。王失驚曰。至尊在南宮。何故至此。太后曰。天子隨處皆住。不獨在南宮也。王信之。隨至崇訓後殿。太后下車。召王上殿。曰。天子不在此。是朕欲與王聚談清夜。消遣情懷。故召王至此。且有一言。朕倚卿如左右手。欲與王結爲兄妹。以期終始無負。只管

來上王聞言大驚。伏地頓首曰。臣與陛下有臣主之分。兼叔嫂之嫌。豈宜結爲兄
 妹。臣死不敢奉詔。太后道。卿且起。兄妹不結亦可。今有玉帶一條。御袍一領。溫
 涼盞一隻。皆先帝服用之物。吾愛卿才器不凡。取以相酬。卿勿再負吾意。漸出
情真清河見說。益添疑懼。苦辭不受。只見宮娥設宴上來。太后命王對坐。王謝不
 敢。太后南面。清河西面。坐下共飲。言談語笑。太后全以眉目送情。飲至更深。猶
 復流連不歇。王苦辭欲出。太后不許。賜宿翠華宮中。命美女二人侍王共寢。圖欲
結好先賜美女侍寢太后真巧於偷情者王復頓首辭。太后曰。是朕賜與王者。王明日出宮。卽帶家
 去。何必堅却。王不得已受命。遂入翠華宮來。宮中鋪設華麗。珍奇玩器。無不備
 列。宮人曰。此太后將以賜王者。王大不樂。和衣獨寢。令二美人秉燭達旦。太后
 聞之曰。此人果是鐵石心腸。然口雖嘆服。心中割捨不下。留住清河。不放出宮。
 是夜更餘。王方就枕。只見太后隨了四個宮女悄悄走入。對王道。卿知朕相愛
 之意否。良緣宜就。無拂朕懷。淫心一起清河心慌意迫。伏地叩頭曰。臣該萬死。

願陛下自愛。太后親手相扶道。我與卿略君臣之分。敍夫婦之情。何如。那知太后越扶清河。越不肯起。竟如死的一般。伏著不動。清河王此時堅確不動太后見了。這般模樣。又好氣。又好笑。默然走出宮。娥報王道。太后回宮了。王起來安寢罷。聞太后明日放王出宮了。清河聞言大喜。但未知太后此去。果能忘情于王否。且聽下回細說。

昭君既歸六渾。不恃富豪。克遵婦道。可謂賢矣。胡太后以寡婦而濃裝豔抹。遊幸寺院。已非所宜。乃見清河王貌美。直欲迫而淫之。可謂全無廉恥。與禽獸何異。回憶相士之言。欲免於禍。而事事自蹈禍機。其不得善終。宜哉。

第七卷

幽母后二賊專權

失民心六鎮皆反

話說清河王被留在宮。太后欲幸之。當夜逼迫不從。太后去後。聞宮娥有明日放歸之言。心下稍安。及到明日。至于下午。不聞放出之命。只見宮女走來報道。

大王禍事到了。昨夜觸娘娘之怒。娘娘有旨。今夜如再不從。當如彭城故事。賜死宮中。清河大懼。默然半晌。嘆道。與其違命而死。不如從命而生罷。清河王一念怕死遂

使身名兩喪。倘使死於此時。不猶愈於後日。死乎况係太后恐嚇之言。未必果賜死也。宮女見王已允。忙即奏知。太后大

喜。是夜遂與王成枕席之歡。王出。羞見諸官。托疾不朝者三日。然王素好文學。禮賢敬士。一心爲國。政有不便者。必爲太后言之。自承幸後。益見信于太后。言無不從。姦人皆深忌之。有侍中領軍元義。太后妹夫。爲人姦惡異常。恃寵驕橫。清河每裁之以法。義由是有怨。中常侍劉騰。恃有保護之功。累遷大職。請奏其弟爲郡守。清河却奏不納。騰亦怨之。二人相與謀曰。清河有太后之寵。非誣其謀反不可去。然必如高肇之害彭城。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信。時有朝官宋維。浮薄無行。在王府中爲通直郎。元義密結其心。以害王之謀告之。許以事成。共圖富貴。宋維許之。乃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爲清河心腹。欲扶立王子爲帝。日夜謀逆。封其狀以聞。元義乘太后不在。奏之。帝覽奏大驚。入見太后。爲言清

河王反。太后道。清河恐無此事。其中必有隱情。須召集諸臣。細問真假。於是帝與太后共臨前殿。朝中大臣。皆知其寃。力爲辨雪。又按驗並無實迹。乃詔清河歸府。官職如故。太后以宋維誣王。怒欲斬之。元義曰。若斬宋維。恐後真有反者。人不敢告矣。太后乃免其死。宋維不斬。遂使胡定敢於殺元義。見清河無事。謂劉騰曰。古人有言。斬草要除根。縛虎難寬縱。既與清河結此大讐。今日我不害他。日後他必害我。奈何。劉騰曰。我有一計。足以除之。義問何計。騰曰。有黃門內侍胡定。是帝御食者。最爲帝所親信。亦與我相好。苟以千金結之。使于帝前進言。清河欲謀爲帝。教他御食內下毒害帝。事成。許以重報。帝必信矣。帝信。則清河必死。義曰。太后不從。奈何。騰曰。先以微言離間其母子。此小人之可畏。如此至也。勸帝獨出視朝。幽太后于北宮。斷其出入。那時朝權盡屬爾我。雖有百清河。除之不難。義大喜。遂以千金送于胡定。教他依計行事。定許諾。一日帝在南宮。定作慌急狀。裝得報于帝道。人言清河反。小臣不信。今果反矣。帝問何以知之。

定曰。臣不敢說。帝固問之。定曰。今早清河有命。教臣在御食內暗下毒藥。以害帝命。事成許臣富貴。豈非反乎。臣雖說了。願帝毋洩。帝大怒。欲啓太后治之。定曰。不可。太后方以清河爲忠。焉肯治其反罪。不若召元義劉騰議之。帝召二人至。告以胡定之言。二人曰。是帝大福。天令胡定洩其謀。不然。陛下何以得免。前日清河反狀是實。只因太后曲意保全。釀成其惡。陛下欲保聖躬無事。宜獨臨前殿斷決。無復委政太后。正清河之罪。明示國法。則諸王不敢生異心矣。胡定啓其

端義騰贊其事語皆若忠心爲帝雖長君猶受其蒙蔽况幼主乎時帝年十一。以二人言爲然。乃曰。朕欲視朝久矣。卿等善爲圖之。二人得計。是夜不復出宮。就宿中常寺省。一交五更。劉騰帶領心腹內寺。鎖閉永巷。先斷太后臨朝之路。著狠義入南宮。奉帝出御顯陽殿。天黎明。諸臣齊集。清河王進朝。遇義于含章殿後。義厲聲喝住。不許王入。王曰。元義反耶。義曰。義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武士執王衣袂。擁入含章東省。以兵防之。上殿奏道。元懌已經拿下。請降明旨治罪。劉騰遂傳旨下來道。清河王元

懌欲謀弒逆。暗使主食胡定下毒。今懌已伏罪。姑念先帝親弟。不忍顯誅。從輕賜死。諸王大臣相顧驚駭。見太后不出。帝獨臨朝。明知朝局有變。皆懼義騰之勢。不敢有言。是時太后方欲出朝。宮女報道閣門已閉。內外不通。聞說帝爲清河謀反。已升金殿。不用娘娘臨朝了。懌當道母子竟成敵國可歎也太后聞之。大驚失色。暗想必是劉騰元義之計。然大權已失。只索付之無奈。騰義既殺清河。乃詐作太后詔。自稱有病。還政于帝。騰自執管鑰。鎖閉北宮。出入必稟其命。雖帝亦不得見太后之面。太后服膳俱廢。乃嘆曰。古語云。養虎反噬。吾之謂矣。悔已遲了朝野聞清河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夷人爲之勞面者數百人。蓋清河忠國愛民。人盡知其賢。唯翠華宮內見幸太后一節。爲王遺憾耳。後人有詩惜之曰。

牆茨何堪玉有瑕。

親賢一旦委泥沙。

早知今日身難免。

何不當時死翠華。

話說魏朝宗室中。有中山王元英。曾立大功于國。生三子。元熙。元略。元纂。皆以

忠孝爲心。熙襲父爵。爲相州刺史。略與纂在京爲官。與清河素相友愛。熙聞清河冤死。爲之服孝舉哀。議欲起兵報仇。元義聞此消息。也不告訴天子。便差左丞盧同。提兵前往滅之。其弟元略。元纂懼及于禍。皆棄官而逃。元纂逃往相州。與兄同死。元略先避難于司馬始賓家。後避難于栗法光家。有西河太守刁奴。與略善。送之奔梁。梁武納之。封爲中山王。此是後話。且說元義殺了元熙。元纂獨元略未獲。下令十家爲甲。到處搜捉。凡涉疑似者。皆遭誅戮。連累無辜。不可勝數。又納美人潘氏于宮。帝寵幸之。日夜爲樂。政事一無所理。又使中常侍賈粲代帝執筆。凡有詔命。皆出其手。人莫辨其真僞。雖親如高陽。臣如崔光。皆不敢相抗。紀綱大壞。遂啓六鎮之亂。二句束上起下你道那六鎮。一曰懷朔。二曰武川。三曰沃野。四曰高平。五曰尋遠。六曰桑乾。皆統轄數郡人民。悉受鎮將節制。六提清地廣以下各前尙書令李崇行北邊。其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恩威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爲奏聞。事寢不報。及元劉二人秉政。貪愛財寶。與奪任情。官以貲進。政以賄成。甚至郡縣小吏。不得公選。教守令長。率皆貪汙。刻剝下民脂膏。以賂權貴。百姓困窮。人人思亂。如此朝局故六鎮之民。反者相繼。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先反。其後胡琛反于高平。莫折大提反于秦川。若乞伏莫干反于秀容。于菩提反于涼州。杜洛周反于上谷。鮮于修禮反于定州之左城。葛榮稱帝。醜奴改元。朝廷雖遣臨淮王彧、將軍李叔仁、領兵去討。尙書李崇、廣安王深、相繼進兵。而盜賊愈熾。今先說拔陵在沃野鎮。先敘一處亂形聚集人馬。殺了鎮將。搶州奪縣。四方雲集響應。兵日以強。改元眞王。自稱天子。引兵南侵。一日升帳。召集諸將。下令曰。吾聞懷朔武川兩處。人民富盛。錢糧廣有。今遣將軍衛可孤。領兵二萬。去攻武川。將軍孔雀。領兵二萬。去

攻懷朔。二將領命。各自奮勇而去。那時懷朔鎮將段長已死。楊鈞代統其職。知拔陵造反。必來侵奪。欲求智勇之將。保護城池。防患未然。楊鈞聞說尖山地方有一人。雙姓賀拔。名度。有子三人。長名允。字可泥。次名勝。字破胡。三名岳。字嵩英。父子四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次子破胡。武藝尤高。勇過賁育。乃請賀家父子到鎮。留在帥府。商議軍事。授度以統軍之職。三子皆爲將軍。孔雀兵到。便迎出戰。破胡一馬當先。殺得孔雀大敗。抽兵回去。那知孔雀敗去。衛可孤領兵三萬殺來。那可孤是一能征慣戰之將。手下將士。人人勇猛。個個精強。不比前次賊兵。連戰幾次。勢大難敵。把城門圍住。日夜攻打。幸虧賀家父子。協力固守。不至遽破。楊鈞乃集諸將商議曰。內無糧草。外無援兵。何以解目下之危。近聞朝廷差臨淮王爲將。領兵十萬。來平反賊。但只在別處征勦。不來此處救援。吾欲遣將請救。求其速來。未識誰敢前往。賀拔勝挺身出曰。小將願往。兩番出入專殺破胡神勇鈞大喜曰。將軍此去。必請得兵來。便取文書付之。破胡結束停當。待到黃昏時

候。放開城門。匹馬單鎗。一直沖去。驚動陣內賊兵。攔路喝道。誰敢沖我營寨。破胡也不回言。手提火尖鎗。一個來。一個死。殺得屍橫馬首。萬人辟易。無如賊兵紛紛。一似浮萍浪草。纔撥開時。便又裹將上來。火把齊明。如同白晝。衛可孤在馬上。喝道。來將何人。速通名姓。破胡道。我名賀拔勝。欲往雲中。當我者死。避我者生。可孤見他殺得利害。親自提刀來戰。那知破胡越戰越勇。雖可孤本事高強。爭奈敵他不住。戰了數合。也敗將下來。一路交戰。寫得有聲。有勢。如火如茶。破胡乘其敗下。不復戀戰。沖出垓心。拍馬便走。曉夜趕行。直至雲中。迎著臨淮大軍。便到轅門。投進文書。臨淮看了。忙傳進去。細問賊兵形勢。破胡參見後。一一對答。臨淮道。我奉命討拔陵。未與一戰。待我破其賊帥。此圍自解。未便舍此救彼。破胡見臨淮不肯發兵。便叩首稟道。懷朔被圍已久。陷在旦夕。大王按兵不救。懷朔有失。武川並危。兩鎮俱失。則賊之銳氣百倍。勝勢在彼。焉能征滅。王不若發兵。先救懷朔。賊兵一敗。武川亦全。韓陵之衆。皆望風奔逃矣。臨淮道。將軍言是。我便發兵。

破胡道。大王既肯往救。小將先回。報知主帥。準備接應。王許之。賜以酒食。破胡食畢。辭別便行。却說可孤心服破胡之勇。對諸將道。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矣。今後再與相遇。須協力擒之。那知破胡回來。仍舊一人一騎。將近懷朔。望見賊兵圍住城池。鎗刀密密。劍戟層層。如鐵桶一般。見者無不寒心。破胡全然不懼。拍馬殺入。高聲喊道。我賀拔勝。今日回城。敢來當我者。卽死我鎗上。衛可孤聞知。傳集將士。一齊圍裹上來。喊殺之聲。震天動地。比前番更甚。破胡使動神鎗。左冲右突。好似毒龍翻海。猛虎出林。一回兒殺了無數軍士。傷了幾員上將。可孤見他勇猛。暗想道。此人只可計取。難以力擒。久與他戰。必至多傷將卒。便招回軍士。一人不懼千萬衆反讓他自去。破胡奔至城下。賀統軍正在城上。開門放入。父子相見。略敘數語。同至帥府。把臨淮已允。大兵卽到。報與楊鈞。鈞大喜。設酒慰勞。對破胡道。將軍英雄無敵。此功已是不小。但武川被圍有日。未識存亡。欲煩將軍去探消息。將軍能復行否。破胡道。我去不難。但賊勢

浩大。此處保守匪易。我行不放心耳。破胡大統軍道。有見識。至黃昏。破胡仍舊開門沖出。賊兵知是破胡。不來攔阻。任他逕去。却說可孤知破胡又去。絕早升帳。便喚其子衛可清。悄悄吩咐道。你去如此如此。則賀家父子皆可收服。可孤原有大盜之智。可清領命上馬而去。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未識此去果能收服賀家父子否。且俟下回再講。

清河之受污于太后。出於不得已。其實心爲國。忠清貞諒。固自不可磨滅。惜不能死于翠華宮。而死于小人之手。深爲可惜。元義劉騰。以小人而竊國柄。皆由太后縱之於前。而又不自檢束。及於淫亂。以致蠱惑幼主。離間南宮。母子不能見面。聖人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又云。治國平天下。皆在於修身。眞萬世不易之言也。

第八卷

太后垂簾重聽政

統軍滅賊致亡身

話說衛可清領了父親密計。便至城下。單要統軍出戰。再叫軍士辱罵以激之。

統軍大怒。挺身出戰。戰了數合。可清佯敗而走。統軍不捨。追有里許。伏兵齊起。將絆馬索。曳翻馬脚。統軍被擒。衆兵將他綁了。推至城下。可惜隨招其二子道。來降免死。不來卽斬你父。賀拔允弟兄見了。嚇得魂飛天外。飛馬出城。高叫道。勿傷吾父。願相從也。衆兵把統軍擁入軍中。賀拔允兄弟。直至營前。下馬求見。可孤父子。忙到帳外相迎。斯時統軍已釋縛上坐。見二子至。揮淚道。勢已如此。只得在此投順。但負了楊將軍耳。可孤大喜。一面款留父子在軍。一面便去攻城。城中連失三將。慌亂起來。半夜城破。人民被殺。楊鈞一門盡死。可孤破了懷朔。便請統軍寫書。以招破胡。統軍許之。那知破胡將近武川前一日。其城已破。正是烽烟交迫時候。破胡慌了。帶轉馬頭。忙卽奔回。正行之間。望見前面一隊兵來。上書賀拔統軍旗號。奇突得心下疑道。我父親爲何在此。勒馬問之。只見一少年將軍。出馬拱手道。統軍不在這裏。我是衛可清。奉主命來請將軍。有統軍手書在此。便叫軍士呈過。破胡看了。果是父親手筆。嘆道。父兄旣在彼處。我復

何往。遂下馬與可清相見。並馬而回。來見可孤。可孤下座。握其手曰。他日富貴。願與將軍共之。破胡拜謝。少頃來見統軍。兄與弟皆在帳中。相見後各自嘆息。只得權時住下。再圖機會。其時臨淮王不知兩處已失。領兵前來。行近朔州。遇著拔陵兵馬。被他殺得大敗。依舊退回雲中。補清臨安北將軍李叔仁領兵五萬。亦來救援。屯兵于白道谷口。拔陵乘夜襲之。亦大敗而退。朝廷知臨淮叔仁軍敗。皆削其官爵。命李崇爲北討大都督。鎮恆朔。以禦強寇。鎮軍將軍崔趨。皆受其節制。崇欲停軍固守。且莫與賊交鋒。伺其便而擊之。趨不遵崇令。引兵先出。正遇賊帥衛可孤。邀截大戰。殺得官軍死者死。逃者逃。崔趨單騎奔還。折了十萬人馬。將無謀無勇之可孤使人飛報拔陵。陵大喜。乘勝而前。又催各道賊兵。并力來攻李崇。崇力戰却之。遂相持于雲中。崔趨兵敗。李崇奏知。帝方不悅。又有雍州刺史元志上奏。莫折念生。與弟天生。反于秦州。攻破高平鎮。殺了鎮將赫連略。官兵莫敵。帝益懼。因念母后臨朝。天下未嘗有事。今反亂相繼。無人爲

除分憂。從盜劫猖狂帝心憂懼脫屢欲往見太后，苦爲劉騰所制。那知騰惡滿
 身死。左右防衛漸疎，義亦不甚經意。時時出遊于外，留連不返。帝后母子復得
 相見。正光五年，帝年十四，頗悔從前所爲，得罪太后。時值中秋節近，率諸王貴
 臣等十餘人，朝太后于嘉福殿。時元義不在，太后設宴留飲。酒過數巡，太后對
 帝及羣臣曰：我自還政後，被幽于此，子母不聽往來。雖生猶死，何用我爲？我當
 出家修道于嵩山，閑居寺中，以了終身。因自卸髮，欲將金剪剪去。帝及羣臣皆
 叩頭流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必欲出家。帝乃使羣臣皆退，獨留嘉福殿。
 與太后共語。太后細訴從前被幽之辱，思念之苦。太后泣，帝亦悲不自止。是夜
 遂宿太后宮中。明日亦不出宮。孝明尙有與太后坐談至夜。太后曰：今夕中秋
 佳節，可召皇后潘妃到來，共賞良宵。帝曰：兒與太后相疎已久，遇此良夕，當侍
 太后細談衷曲，不必召彼來也。太后見帝意誠，乃于月下密語帝曰：自元義專
 政，朝綱大壞，以致人心愁怨，盜賊四起。今若不早除之，天下必至大亂。社稷將

危。帝何尙不知悟耶。帝聞大驚。乃告于太后曰。兒近來亦不甚喜他。因其能順朕心。稍效勤勞。故不忍棄之。將順之臣未有不是小前日私將先王宮女竊回。朕笑其愚。置之不問。近內侍張景嵩亦告我曰。元義將不利于我。我尙未信。太后在內。何由知之。太后曰。滿朝文武。皆知其姦。何獨吾知。正恐帝不相信。故皆緘口不言耳。帝退。於是深匿形迹。待義如故。孝明尙有作用一日對義流涕。言太后有忿恚語。欲出家修道。不聽其去。必憂鬱成疾。朕欲任其往來前殿。以慰其心。義殊不以爲疑。勸帝任其所欲。后於是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義嘗舉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反。義深自愧悔。于帝前自明無他。太后謂之曰。元郎若忠於朝廷。何不解去領軍。以餘官輔政。義乃求解領軍。帝從之。然義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無懼意。宦官張景嵩怨義。言于帝之寵妃潘貴嬪曰。義欲害嬪。嬪泣訴于帝。曰。義非獨害妾。又將不利于陛下。帝信之。母命雖從究不若枕邊一訴因義出宿。解義侍中。明日義將入宮。門者不納。義始懼。六年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聽

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發墓散骨。籍沒家資。盡殺其養子。除義名爲民。其黨侯綱賈粲等。皆出之于外。尋追殺之。籍沒其家。惟義以妹夫故。尙未行誅。婦人一曰義妻侍太后側。侍郎元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一破的。太后默然。未幾。有告元義及弟元爪。通同逆反者。乃並賜死于家。朝野相慶。皆云大姦已去。太平可致。卽陷在賊中者。亦思忠義自效。脫身返正矣。話說武川鎮有一人。雙姓宇文。名肱。其妻王氏。生三子。復懷孕。將產之前。夢抱腹中小兒。繫繩升天。將至天門。爲繩短而止。及生子時。雲氣滿房。如羽葆飛蓋之狀。罩于身上。肱大喜曰。此子他日必貴。名之曰泰。字黑獺。卽周朝開基主也。伏下字業

先川重筆提清自衛可孤破了懷朔。又取了武川兩鎮。人民皆被擄掠。壯者悉點爲軍。於是宇文父子五人。皆爲可孤軍士。其第三子洛生。年十九。武藝絕倫。四子黑獺。年十六。膽略過人。身長八尺。髮垂至地。面有紫光。人望而異之。然困龍螭伏。不得不屈在人下。一日可孤在營中設宴。享其將士。至晚皆散。宇文洛生。巡行

各營見一壯士。執刀倚于營門之外。對天長嘆。嘆罷揮淚。寫出英雄洛生異之。因向前問其姓名。那壯士見洛生神情亦異。乃吐實告曰。我即賀統軍之子。賀拔勝是也。本懷朔尖山人。不幸我父被擄。兄與弟皆降。不得已屈身在此。有懷鄉戀國之心。恨無冲天羽翼。俯首事賊。因此感傷。君乃何人。而來問我。洛生聞言大喜。乃謂勝曰。我是武川鎮宇文肱之子。不幸家屬被擄。委曲圖存。只得爲賊軍士。心實不甘。將軍若有報國之心。小子豈無復讐之志。我二人同心併力。殺可孤如反掌耳。英雄相遇各吐實情謀事焉得不成勝大喜。遂相密訂。各去通知父兄。暗中糾合本鄉豪傑。臨期同發。一日衛可清欲往尖山打獵。可孤許之。乃曰。須賀將軍及二郎同去。自尋死路父子欣然聽命。當日並皆上馬。統軍又命宇文肱。宇文洛生爲馬軍。帶了弓箭隨後。共馬步三百。一齊前往。到了尖山。命三百軍士屯在山下。可清祇帶隨身軍士數人。同賀家父子及肱與洛生上山採獵。忽可清馬前跑過一鹿。可清連發三箭。皆不能中。因謂勝曰。將軍爲我射之。一箭而中。當以

黃金十兩爲賞。勝拈弓在手。一箭正中鹿背。可清贊道。將軍真神箭也。勝微微笑道。此何足奇。我再射一物與你看看。可清道。射何物。勝拽開弓。喝道。射你。可清未及回答。早已一箭穿心。跌在馬下。快事快語衆大驚。四人動手。盡殺其親卒數人。一齊飛馬下山。宇文肱提了可清首級。高叫軍士道。衛可清已被賀將軍誅死。有不從者。以此爲例。衆皆懾伏。不敢動。遂命洛生先往城中。知會本鄉義旅。以爲內應。統軍與宇文肱押後。破胡爲先鋒。殺入城來。時可孤正坐軍中。忽有軍士報道。小將軍在尖山被殺。可孤大驚而起。方欲號召諸將。却被破胡一騎冲入營中。大喝道。逆賊看槍。攔心一刺。頓時畢命。疾雷不及掩耳殺之甚便手下軍士。素懼破胡威名。誰敢相抗。也有跪下投拜的。也有奔歸拔陵的。十萬賊兵。一時潰散。賀統軍入城。一面安撫人民。招集士卒。一面備文申報。因向勝道。此事須申報雲州刺史費穆。令其轉奏朝廷。但拔陵人馬。處處皆有。路上恐防有失。必得汝去。我始放心。破胡領命。備好文書。隨卽起身。果見賊兵滿道。然聞賀拔勝之名。

皆不敢攔阻。不一日到了雲州。以申文投進。見了費穆。備訴情由。穆大喜道。此皆將軍父子之功也。待我奏知朝廷。自有恩命。留宴三日。大相敬愛。謂勝曰。雲州苦無良將。故不敢與賊交鋒。如得將軍助我。何懼拔陵。且武川懷朔。倘有變患。亦可緩急相救。此句深入破胡耳中欲屈將軍在此。爲朝廷出力。幸勿拒我。勝見其言有理。又情意難却。遂留雲中。却說拔陵聞可孤父子被殺。心中大怒。乃親提二十萬衆。殺到武川。洗蕩一方。爲可孤報讐。統軍聞之。與諸將計曰。拔陵領二十萬人馬。前來報仇。城中兵卒不滿八千。半皆疲乏。何以禦之。宇文肱曰。今當分兵屯于城外。爲犄角之勢。先截其來路。使賊兵不能臨城。可免坐困。此計何嘗不是其如

孤城無援衆寡不敵何統軍從其計。遂命宇文父子引兵二千。屯于城西。二子允與岳引兵二千。屯于城東。自領餘衆。在城把守。調遣方畢。報賊兵已近。賀拔岳引軍五百。先來截殺。與賊將交戰。不上數合。賊兵敗走入山。岳卽追下。又遇一將。狀貌猙獰。接住交戰。良久未分勝敗。那知拔陵兵馬分頭而進。一路去戰賀拔允。一

路去戰宇文肱。自將輕騎掩襲武川之城。兩路之戰。勝負未分。而武川已陷。賀統軍被亂箭射死。惜可其時賀拔岳未知城破。盡顯平生本事。提鞭打死賊將。方得脫身。只見賊兵大隊已過尖山。如潮如海。盡奔武川。心中大驚。恐怕武川有失。父親性命不保。飛馬回城。聽見前面喊殺聲高。冲入陣內。正值可泥困在垓心。忙高叫道。哥哥且莫戀戰。快去城中保護要緊。二人併力。殺條血路便走。奔至城下。見一執槍軍士。已把統軍之頭。懸示城上。二人肝腸盡裂。可泥忙發一箭。軍士應弦而倒。連頭滾下城來。二人捧頭大哭。然親軍已散。四面皆是賊兵。倘有疎失。一門盡死賊手。不如保全性命。以圖報復。於是將頭埋於城下。拍馬向南而逃。其時宇文肱亦在城西。與賊相持。見賊兵破城而入。賀統軍死于亂軍之手。兩個兒子。亂中失散。不知去向。看來勢大難敵。徒死無益。只得帶了殘兵千餘。望西而遁。極忙中皆叙得極細却說拔陵知賀拔允弟兄捧其父頭而逃。去尙不遠。遂命驍將赫連信衛道安。帶領三千勁卒。趕上擒之。二人奉命而去。未識賀

拔兄弟。能逃得脫否。且聽下回再續。

孝明以幼冲登極。始而母后柄政。繼爲劉騰元義所惑。權又歸焉。苦其時無一二剛正大臣。維持其間耳。及劉騰已死。復得母子相聚。依依膝下。愛慕情深。尙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賀拔度父子。始而守城拒賊。乃爲賊所算。不得已而從之。卒能報讐殺賊。可爲人豪。雖以衆寡不敵。沒於軍陣。不失爲忠。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第九卷

騁騎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

話說賀拔允賀拔岳弟兄二人。因失了武川。拍馬逃去。在路相議道。今番雖留性命。但干戈擾擾。何處可以容身。允曰。現在廣陽王鎮守恆州。去此不遠。不如投奔他去。正行之間。聽見後面喊聲大起。岳曰。定有追兵趕來。兄請先行。弟自在後拒之。允曰。雖有追兵。何足爲懼。言畢。山坡下冲出二將。喝道。我赫連信衛道安在此。你二人快快下馬受縛。免我動手。岳大怒道。吾賀三郎也。誰敢阻我。

赫連信挺槍便刺。岳以鞭架開。趁勢一鞭。赫連信腦袋皆破。倒于馬下。衛道安方欲上前助戰。被賀拔允手起一刀。斬爲兩段。衆兵見主將盡死。驚懼欲走。二人手起刀落。殺傷無數。然後住手。緩轡而去。不一日來到恆州。見了廣陽王。哭訴情由。廣陽大相敬重。留在軍中。各授偏將之職。其時勝在雲中。忽聞父親被殺。哥弟皆逃。安頓賀拔勝文無漏筆呼天搶地。痛哭不已。恨不得即時報讐。費穆慰之曰。老將軍爲國身亡。自當奏知朝廷。以旌其功。將軍正當善保此軀。報效君親。勝強忍哀痛。安心住下。今皆按下不表。再說賀六渾在京中。遇見叔父高徽。擔擱兩月。事畢回家。合家相見大喜。其時拔陵未反。鄉土猶寧。六渾已有隱憂。廣結四方豪傑。不惜罄囊費產。唯昭君知其意。餘人不識也。內干嘗謂歡曰。汝雖好客。何揮財如土若此。歡曰。向在京師。見朝綱顛倒。君弱臣強。宿衛擅殺大臣。而朝廷不敢問。大亂至矣。財帛豈可守耶。英雄自有先見之明與其留供盜賊之用。不若用結豪傑之心。緩急可以得助。內干然之。因出貲財以助其費。於是六渾門前常

多車轍馬迹。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咸陽孫騰、懷朔侯景、廣寧蔡雋，皆一時豪傑。與六渾深相結納，往來無間。其後高樹夫婦相繼而卒。六渾營葬于山南。有弟永寶尚幼，歡撫之如子。平城庫狄干家資巨富，身授平虜將軍之職。慕六渾名，知其有妹雲姬，求娶爲婦，以結好于歡。旣而昭君生一子，名曰高澄，字子惠，歡自葬親後，益不事家業，招集豪士，以射生採獵爲事。婁昭學習武藝，亦朝夕爲伴。一日劉貴到來，從者手中擎一白鷹，毛羽如雪。六渾見之，謂貴曰：「此鷹可愛，從何得來？」貴曰：「有一外路人帶來，吾以五百貫買之。」明日，我們同到沃野地方打獵，以觀此鷹博擊之能。六渾欣然，便邀尉景、蔡雋、賈顯智、司馬子如、黎明齊集，共往沃野。次日輕弓短箭，一齊騎馬而去。那知一到沃野，過了多少山岡，並無禽獸。六渾道：「素聞沃野野獸最多，如何今日沒有一個？」話猶未了，只見南邊擲出一兔。從白鷹引出赤兔平地忽起一峯漸入無窮佳境身如火塊，眼似流星。六渾就發一箭，弓弦響處，赤兔忽然不見，拍馬趕去，却見那箭射在樹上，拔之不

出。正驚異間。又見赤兔在前亂跑。及搭箭在手。兔又不見。纔收了箭。兔又在前。六渾怒道。此兔莫非妖怪。敢如此戲我。劉貴便將白鷹放起。來搏赤兔。鷹隨兔往。終搏不著。六人緊緊相隨。約過三四里路。來至一處。後面一帶山岡。靠山幾間茅屋。屋外幾株合抱大樹。前有石澗。水聲潺潺。六渾謂衆曰。此處大有林泉景致。停馬細看。忽見白鷹起在前面。赤兔正在其下。茅屋中擲出一隻捲毛黃犬。一口將赤兔咬死。白鷹下來。亦被黃犬一口咬死。六渾大怒。搭箭在手。喝聲道著。黃犬應弦而倒。衆人皆道。雖殺黃犬。可惜壞了白鷹。去罷。回頭正行。耳邊忽如雷震一聲。大喝道。誰敢無禮。殺我黃犬。回頭一看。有兩個大漢。身長一丈有餘。眼如銅鈴。面似藍靛。趕來拿人。六渾正待迎敵。被他一手拖住。輕輕提下鞍轡。橫拖倒拽而去。極駭一個又來拿人。衆人見力大難敵。拍馬而走。走得遠了。勒馬商議道。六渾被他拿住。還當轉去解救纔好。於是回馬復來。那知兩個大漢已將六渾綁在樹上。喝道。你殺我犬。也須殺你。以償犬命。六渾極口分說。只

是不理。一個走進屋裏。取出剛刀一把。舉手要殺。之駭絕筆斯時六渾命在呼吸。衆人望見兇勢。個個嚇得魂膽俱喪。忽見屋內走出一個年老婦人。蕭蕭白髮。手持拄杖。連聲呼道。我兒勿傷太家。快快放了。極奇二人聽了。急忙將刀割斷繩索。放了六渾。就請六渾屋內去坐。六渾隨入。見雖是茅舍。亦甚寬潔。老婦向前稱謝道。我二子空有兩眼。不識大家。誤相觸犯。乞恕其罪。六渾謝道不敢。但見老婦雙目俱盲。口口稱他大家。未識何意。却說五人望見白髮婦人救了六渾進去。同至草屋前。下馬而入。老婦亦命二子接進留坐。曰。此皆貴人也。今日蓬門何幸。大家及貴人偕來。但家貧無以待客。呼二子道。尙有村酒數斗。莊羊一腔。可烹以佐酒。二子應諾而去。六人謝了。便問道。婆婆。令郎俱有非常之勇。何爲埋沒山中。婆婆道。老身兩目不明。全靠二子打獵爲業。住此久矣。六渾道。婆婆目不能視。何以知吾等前程。婆婆道。吾善相術。一聞人言。便知貴賤。於是六人皆起請相。婆婆用手捫摸。相六渾曰。此大家也。貴不可言。相尉景位至三公。相

司馬子如富貴最久。相劉貴蔡雋皆將相封侯。惟相賈顯智。心地不端。爲人反覆。雖有高官厚祿。恐不得善終。然五人雖貴。指揮總出大家也。相畢。恰好搬出酒肉。六人正在饑渴時候。一齊坐下。飽吃一回。然後起身謝了。便卽告別。上馬而行。行有里許。六渾道。此婦大賢。日後倘有好處。當報此一飯之德。惜未問其姓名。此不得少問當轉去問之。六人並馬而回。及到舊處。茅屋全無。那有一個人影。極奇惟有大樹數株。依然在望。六人大驚道。原來三個俱非凡人。乃是神仙化來。指示吾等的。劉貴道。若應其言。我們固有好處。高兄日後定有帝王之分。豈非大幸。蓋當時稱天子曰大家。故貴以爲六渾賀。一路說說笑笑。行至沃野鎮。是夜同宿劉貴家。明日各自回去。六渾回到家中。因對昭君訴說昨日之事。昭君且驚且喜道。據老婦言。君必大貴。但當保身有爲。不可乘危蹈險。以致不測之憂。六渾點頭稱是。從此歡益自負。遠近聞其事者。益傾心六渾。待之有加。正如漢高

新白蛇
時氣象

正光五年。昭君又生一女。名曰端愛。卽魏靜帝后也。先時高澄生時。昭

君夢見雲中白龍一條。分爲兩段。慮其後雖貴。立業不終。及生端愛時。夢見明月墜于盃中。吸之立盡。知其後亦必貴。三朝後。親友作賀飲酒。飲罷。共往白道南山採獵。却說其時正值拔陵攻破武川。因殺了他大將衛可孤。洩怒于一方。令衆將各領人馬。四處抄掠。殺害百姓。又差大將韓樓。統兵十萬。自五原而來。去與廣陽交戰。打從白道村經過。村中攪得粉碎。房屋被燒。人民死者死。逃者逃。內千百萬財產。頓時化爲烏有。轉眼之頃玉石俱焚。亂世往往如是。六渾同了婁昭等數人。正在南山打圍。離家約有三十里。忽見火光沖起。黑烟連雲。六渾大驚。知有賊兵到了。急與衆友莊兵五六十人。飛奔回村。果見賊人縱兵大掠。殺人放火。喊殺之聲如沸。六渾對衆人道。此處已有賊兵阻住。你看重重疊疊。約有十萬人馬。如何過去。我們須要齊心併力。有進無退。殺入村中。或救得各家性命。不然。徒死無益也。衆皆領命。六渾當先。婁昭押後。一齊捨命沖入。賊衆見是數十鄉兵。不以爲意。便來擋住去路。六渾舞動神槍。連傷賊兵數十。衆皆辟易。於是衆人

隨了六渾殺出垓心。及到村中。但見烟火迷目。屋宇無存。各家眷屬。都不知何往。殺入村中不見眷屬文勢一跌六渾失色。婁昭馬上大哭。二人正在悽惶。只見一人飛馬前來。高叫道。二位官人。勿在此擔擱了。兩家人口。都逃在南山樹林中。專望二位官人前去救護。其人乃婁家內丁。頗有膽勇。故此尋來通信。二人聞知大喜。率領衆人。卽奔往南山。那知賊兵旌旗滿路。山前山後。已結滿營寨。六渾謂昭曰。兩家眷屬男女。俱在水火之中。今夜或可救之。明日皆被擄矣。忙同婁昭奮勇而前。大叫來軍放我上山。各不相犯。賊兵見其驍勇。且日色已昏。恐損士卒。不與爭鋒。乃分開一路。放他過去。二人引了莊兵。尋路上山。直至山頂之上。見無數逃難人民。都避在樹林中。見了六渾。皆高叫道。高大官人來。可救我等性命矣。六渾尋見家屬。人人都在。單失散了高澄一人。尋見眷屬失散高澄文勢又一跌昭君不勝悲切。六渾嗟嘆幾聲。可惜此子喪于賊手。因語婁昭道。失去只索罷了。現在兩家人口在此。總非安身之所。須當保護下山。方有生路。婁昭見夜黑難行。猶豫

不決。忽喊聲大起。滿山一片火光。樹木皆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處處可危。二人卽忙上馬。百姓強壯者。及莊兵人等。各執槍刀。六渾親自約束。分爲數隊。在前領路。殺下山來。賊兵抵敵不住。並得逃脫。招呼衆人。速往牛豆山去。此山在南山之北。地僻而險。山上有菩提寺。寺極廣大。可以容衆。故六渾領衆往避。至寺。僧皆逃竄。衆遂屯聚寺中。當夜驚魂未定。過了一宵。不見賊兵到來。人心始安。共慶更生。唯有昭君不知高澄下落。思欲遣人尋覓。猶恐賊兵阻路。後有上山來者。報說賊兵雖去。村中焚掠幾盡。老幼無存。房屋皆爲白地。眼見高澄性命。定然不保了。昭君聞之。悲哭不已。只見一個喜鵲。飛向簷前。對了他喳喳的亂噪。極忙中偏有此閒筆。昭君止了眼淚。便對鵲祝道。鵲兒。你莫非知我兒子下落。尙未喪命。特來報信麼。如果未死。你須飛下地來。向我長噪三聲。那鵲果然飛下。長噪三聲。向南飛去。昭君道。鵲兒向南飛去。此兒必在南方。忙卽喚人往南尋覓。但未識高澄果在南路。可以尋得著否。且俟下回再看。

大凡爲帝爲王之人未貴顯時。必先有異徵。漢高斬白帝子。身之所在。上有雲氣。道逢相者。相以極貴。光武生時。紅光燭天。嘉禾雙穗。賀六渾身遇老婦。指以前程。昭君失去高澄。靈鵲報喜。亦其類也。將敘高歡發蹟之由。先敘賊兵之亂。古人所謂楔子是也。却是行文秘妙。

說部叢書

歷史小說

法宮祕史後編	法宮祕史前編	亨利第六	希臘興亡記	殘蟬曳聲錄	恨綺愁羅記	不測之威	金臺春夢錄	戎馬書生	歐戰春閨夢	歐戰春閨夢	西班牙宮闈瑣語	重臣傾國記	大食故宮餘載	聶刺客傳	盧宮祕史	撒克遜英雄略	玉樓花劫後編	玉樓花劫前編	清宮二年記	雙冠璽
二册	二册	一册	大本	大本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三册	三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五分	四角五分	四角五分	二角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六角五分	五角五分

筆記小說

社會聲影錄	羅刹因果錄	圍爐瑣談	詩人解頤語	時人諧語	哀吹錄	海外拾遺	泰西古劇	稗苑琳琅
三册	三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本	大本	三册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七角

哀情小說

黑樓情孽	露惜傳	玉樓慘語	斷雁哀絃記	不如歸	墮淚碑	寒牡丹	魚海淚波	離恨天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五角	七角五分	四角五分	六角	六角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三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

社會小說

續笑裏刀	笑裏刀	妄言妄聽	天囚懺悔錄	現身說法	俠女破奸記	苦海餘生錄	科學家庭	雪花圍	孤星淚	白頭少年	教育部 獎鄉里善人	蓬門畫眉錄	橡湖仙影	教育部 獎肉餘生述	教育部 獎肉餘生述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册一本 小册一本	三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册一本 小册一本	二册	二册	三册	二册	二册
六角	三角	四角五分	大册一元二角 小册五角	一元二角	二角五分	四角	六角	一角五分	大册七角 小册三角五分	大册三角 小册一角	四角五分	五角	一元二角	二册小本四角 二册大本三角	二册小本四角 二册大本一元
蘆花餘孽	蛇女士傳	博徒別傳	彗星奪塔錄	教育部 獎電影樓臺	歷劫恩仇	巴黎繁華記	冰蘖餘生記	脂粉議員	新天方夜譚	回頭看	賊史	城中鬼蜮記	銅圍雪恨錄	樹穴金	
大册一角五分 小册一角	大册三角五分 小册一角五分	大册二角 小册一角	大册五角五分 小册三角五分	大册一角 小册一角	二册	二册	二册	大册四角五分 小册一角五分	五	大册三角 小册二角	二册小本四角 大册一元	三	二册	二册	二角五分
一角	五分	角	角	角	四角五分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上編各五冊
每編八角

前漢演義

下編六冊
一元二角

本書內容

是書分三編。上編自漢高祖一統天下起至景帝止。累朝大事。搜羅無遺。至穿插之巧。選句之雋。誠可與三國演義相配。中編專敘武帝一朝事跡。武帝雄材大略。為千古君主中之怪傑。其生平事實。無不出人意表。其時人物。先後輩出。用兵如李廣。遊俠如郭解。風流放誕如司馬相如。滑稽如東方朔等。尤能以流暢之筆。描寫盡致。讀之並可增長歷史知識。下編始自昭帝。迄於王莽。情節視上中二編尤為離奇可觀。如昭宣之明。元成之昏。飛燕姊妹之亂宮闈。恭顯宦豎之竊朝政。以及忠臣義俠。奸邪便佞等。靡不備載。五光十色。趣味橫生。文筆淺顯。婦孺能解。誠小說之大觀。歷史之寶筏也。



7.47
9
1

857.47
249
2:2



3 0614 7049 2

1 十 卷 義 演 史 北

北史演義第二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斬將

安亭道延伯捐軀

話說六渾失去高澄。正在寺門外指點去路尋覓。忽有數十騎人馬上山。前面是段榮。後面有人抱著小廝。坐在馬上。却像高澄模樣。得得而來。兒四馬字上的景小

連忙接榮入寺。高澄亦隨後進來。俱各大喜。六渾忙問榮道。此子昨夜已失。君從何處救得。段榮道。拔陵在武川懷朔等處。屯扎兵馬。武威相去不遠。因此在家備禦。不敢遠出。昨早知賊將韓樓領兵十萬去與廣陽交戰。打從五原而往。我知此間必遭兵火。慌帶家人三十騎前來看視。今早到得村中。果見屍橫遍地。房屋皆毀。未卜兩家凶吉。細細打聽。纔曉得逃在此間。故尋蹤而來。行至中



212927

07850

途忽見老鴉向我亂鳴。取箭射之。鴉帶箭飛入穴中。使人下穴探取。見一小兒。臥於其內。抱出視之。乃君之子也。歡因問高澄何以臥在穴內。澄曰。起初乳媪抱我逃走。趕衆人不上。落在後面。被賊兵沖來。我與乳媪同落水內。忽見一夜叉模樣。將我提起。放在穴內。眼前但見一鴉。在上飛鳴。今早有人抱我出穴。乃是段姨夫。始得同他到來。六渾忙向段榮稱謝。昭君見了兒子。如獲至寶。益發感激不盡。段榮復向內干夫婦問慰一番。是夜同宿寺內。明日尉士真亦來探望。謂歡曰。今幸家口無恙。但資產蕩盡。將來何以謀生。六渾道。爲此憂悶。婁昭道不妨。此時家業雖廢。尚有別業在平城等處。收拾各山牛羊驢馬。搬往平城。督率莊丁人等。再行耕種。亦可度日。六渾夫婦。可無憂也。段榮曰。非計也。榮少習天文星緯之術。夜觀天象。北方之亂未已。此間尚有兵火之災。十年後方定。樹家立產。尚非其時。語確且平城之間。遇亂尤甚。非所宜居。婁昭道。然則若何而可。士真道。大丈夫上不能爲朝廷。翦除暴亂。亦當退自爲謀。保全父母妻子。英亦

語韓莫若各家聚集莊兵。招來鄉勇。就在此菩提寺結壘立砦。依山守險。我亦同來居住。湊合糧儲。以爲守禦之備。且俟北土稍寧。成家未遲。段榮道。此論最妙。我看武威兵氣亦重。不可安居。家中尙有蓄積。竟連家小一齊運來。同住便了。六渾婁昭皆大喜。相約已定。兩家便卽搬來。一面安頓家小。一面將菩提寺改作營寨。修整軍器。造立旗旛。四方避難者。負糧挈眷而來。不可勝數。自後賊兵過往者。聞六渾之名。俱不敢相犯。處亂保家不得不爾婁昭仍督莊兵耕種田禾。以爲山寨之用。正是虎伏深山藏牙爪。龍潛大海待風雲。今且按下不表。再講廣陽王起兵。來征拔陵。聞賊兵從五原來敵。衆將議曰。我兵不弱於賊。特無一驍勇之將。與之爭鋒。故不能勝。令軍中誰堪作先鋒者。舉一人以對。衆將道。軍中實無勇將。近聞賀拔允之弟賀拔勝。在雲州刺史費穆麾下。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天下無敵。若召以爲將。足破拔陵之膽。戰無不勝矣。廣陽從之。乃寫書與費穆。要請破胡到軍。穆不敢違。遂送破胡來見廣陽。廣陽見其儀表不凡。英雄無比。

便封先鋒之職。授以精卒三千。謂勝曰。將軍此去。殺賊立功。千金賞。萬戶侯。不足道也。勝亦感激。誓以滅賊自効。遂領兵前往。行未廿里。正遇拔陵前隊。約有五千人馬。勝勒馬高叫曰。破胡在此。誰敢出戰。賊將見是破胡。嚇得魂膽俱碎。畏縮不前。破胡連喝數聲。不敢答應。直冲過來。賊兵望後便退。乘勢趕殺。直至拔陵軍前。勒馬討戰。拔陵聞知大驚。語諸將道。今日破胡乘勝而來。誰去迎敵。帳前走過孔雀之弟孔鸞。拔陵之弟拔兵。該死的啟口道。我二人願同出陣。斬破胡之首。拔陵道。此人未易輕敵。各要小心。二人答應出馬。跑至陣前。與破胡交鋒。戰未數合。被破胡一鎗一個。俱死馬下。拔陵大懼。諸將畏勝之勇。都不敢出戰。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與韓樓大軍。相爲犄角之勢。廣陽王知前鋒已勝。亦引大軍至五原山扎住。破胡數往挑戰。拔陵只是堅守不出。於是兩軍相持不下。那知拔陵兵威稍挫。而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兵勢大盛。率連敘下是古一人合傳遺法一日命其弟天生道。我今兵多將廣。分兵十萬於汝。去攻岐州。岐州一破。便提兵

進逼雍州。以破蕭寶寅之兵。我自後接應。天生遂引兵而往。却說蕭寶寅。乃是南齊明帝之子。梁武篡位。殺其兄弟九人。寶寅脫身降魏。孝文帝時封爲齊王。尙南陽公主。甚加寵待。魏叛臣中唯寶寅最爲負心。故特敘其來歷。今因南道行臺元修義染得風疾。不能征討。故命寶寅代統其兵。以討莫折念生。不幾日。天生兵臨岐州。岐州刺史裴芬。與都督元志閉城拒守。被圍一月。城破。裴芬元志皆被殺。遂乘勝勢。進軍雍州之界。寶寅聞之。慌卽起兵相迎。見賊勢浩大。頗懷憂懼。忽有探子報來。西路上一枝軍馬約有五萬。打著官軍旗號。飛奔而來。使人問之。却是東岐州刺史崔延伯。奉天子之命。封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起本州人馬。來討天生。延伯素驍勇。力敵萬夫。寶寅大喜。請過相會。一路進發。行至馬嵬。莫折天生。扎營黑水之西。軍容甚盛。寶寅問延伯破敵之策。延伯曰。明晨先爲公探賊勇怯。然後圖之。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整陣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接應。延伯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其衆多

於延伯數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神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夫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夫破之。明日延伯勒兵而出。寶寅之軍繼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斬賊將數員。將士乘銳競進。大破其兵。俘斬十餘萬人。天生率殘兵遁逃。官軍追奔至小隴。收得器械糧儲。不可勝計。岐雍及隴東之地皆復。只因寶寅不能戢下。將士稽留採掠。天生得脫。復整餘衆。塞隴道之口。以拒官軍。寶寅延伯旣破。莫折念生以爲雍岐以西不足憂。遂停軍不進。一日接到涇州將軍盧祖遷文書。因反寇胡琛據了高平。自稱高平王。又率一聚集人馬數十萬。手下勇將百員。擾亂幽夏二州。勢極猖獗。今又遣大將萬俟醜奴宿勒明達。領兵十萬來犯涇州。祖遷不能敵。以此求救於寶寅延伯。二人遂引兵會祖遷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勢大振。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

委走。延伯自恃其勇。且新立大功。以爲敵人畏已。欲卽擊之。先是軍中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之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整衆而前。以爲操必勝之勢。那知賊計百出。當兩軍相遇。正欲交鋒。忽有賊兵數百騎。手持文書。詐稱獻上降籙。以求緩師。寶寅延伯方共開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萬俟醜奴引兵自西南至。官軍腹背受敵。延伯拍馬奮擊。奔馳逐北。徑抵其營。無如賊皆輕騎。往來如飛。官軍雜以步卒。戰久疲乏。被賊乘間冲入排城。陣勢大亂。延伯左冲右突。雖殺死賊兵無數。而士卒死傷亦近二萬。於是大敗。延伯之敗亦因恃勇而驕寶寅見延伯敗退。軍心已恐。忙卽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欲與再戰。寶寅勸其養鋒息銳。徐觀時勢。以圖進取。延伯以爲怯。連夜繕甲治兵。招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兵。去賊七里結營。明晨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其壘。賊衆披靡。平其數柵。旣而軍士乘勝採掠。離其步伍。賊見官兵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而卒。可寶寅聞知往救。已無及矣。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遠近憂恐。而寶寅自延伯死後。喪卒數萬。賊勢愈甚。深恐朝廷見責。心懷憂慮。時麾下有一人。姓鄭名儼。河南開封府人。生得丰神清朗。儀容秀美。向在京中。爲太后父司徒胡國珍參軍。因隨國珍得入後宮。太后悅其美。曾私幸之。宮禁嚴密。人未之知也。及太后見幽。不得進見。寶寅西征。儼遂從軍而去。亦授參軍之職。在雍州已及一載。一日赦書至。知太后重復臨朝。私心大喜。

翠盜外盜也。鄭儼內盜也。外盜未除。內盜已蟻結。欲動禍亂焉。有已時。

欲進京而苦無由。今見寶寅有憂懼之色。

因告之曰。太后復政。明公尙未進表恭賀。恐太后不悅於明公也。寶寅失色道。君言是也。軍旅匆忙。未暇計此。今當表賀。但誰可往者。儼曰。明公如必無人。僕願奉命以往。且尙有一說。明公出師以來。雖有前功。難掩後敗。僕在太后前。表揚明公之功。以見敗非其罪。則朝廷益加寵任。可以無憂見責矣。寶寅大喜曰。得君如此。我復何憂。因遂修好賀表。命儼充作賀使。鄭儼別了寶寅。星夜趕行。因念太后舊情未斷。日後定獲重用。不勝欣喜。及至京師。將賀表呈進。太后見

有鄭儼之名。忙卽召見。儼至金階。朝拜畢。太后曰。久欲召卿。未識卿在何所。今得見卿。足慰朕心。儼伏地流涕曰。臣料此生不獲再見陛下。今日得覩聖容。如撥雲見日。不勝慶幸之至。太后曰。朕身邊正乏良輔。卿當留侍朕躬。不必西行矣。儼拜謝。太后淫情久曠。今舊人見面。滿懷春意。按納不下。那顧朝廷之禮。遂托以欲知賊中形勢。留入後宮。是夜儼宿宮中。與太后重敘舊情。宮中皆賀。明日升殿。卽拜儼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領管食典御。晝夜留在禁中。不放出外。卽休沐還家。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妻子。唯言家事。不敢私交一語。自此寵冠羣臣。一時姦佞之徒。爭先趨附。時有中書舍人徐紇。內又一姦爲人巧媚。專奉權要。初事清河王。王死。又阿諛元義。義敗。太后以清河故。復召爲中書。及鄭儼用事。紇知儼有內寵。益傾身承接。奉迎唯謹。儼亦以紇有術智。任爲謀主。共相表裏。勢傾內外。時人號爲徐鄭。儼不數月。官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亦陞至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令。皆出其手。紇素有文學。又能終

日辦事。刻無休息。不以為勞。或有急詔。則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指使口授。造次俱成。不失事理。小人之亦有才故能迎合取容。以竊一時之柄。然無經國大體。見人則詐為恭謹。而內實叵測。又有尙書李崇之子李神軌。內又一神采清美。官為黃門侍郎。亦私幸於太后。寵亞鄭儼。又有黃門給事袁翻。亦為太后信任。徐鄭袁李四人。互相黨援。蒙蔽朝廷。六鎮殘破。邊將有告急表章。儼恐傷太后之心。匿奏不報。外臣有從北來者。皆囑其隱匿敗亡。不許言實。於是羣臣爭言賊衰。不久自平。蒙蔽掩飾至於如此而國不敗亡者未之有也太后日事淫樂。不以六鎮為意。正是朝中已把山河棄。聞外徒勞戰伐深。但未識後來變故如何。且聽下回細說。

用兵不知紀律。不用智謀。不知死活。一往向前。鮮有不敗者。胡太后不以邊鎮為事。惟務淫樂。以致宵小滿朝。綱紀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第十一卷 天寶求賢問劉貴 洛周設計害高歡

話說胡太后寵信鄭儼徐紇。居中用事。百僚畏憚。莫敢誰何。朝政日壞。今且按

下不表。却說魏初有兩秀容城。皆在并州之北。俱有居民數萬。北秀容酋帥雙姓爾朱。名羽健。爾朱榮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其世次一傳爲爾朱代勒。代勒爲人猛勇。御下又極寬和。一日遊獵山中。部下之人射一猛虎。誤中其臂。代勒拔其箭還之。曰。此汝誤中我臂也。並不加罪。由是軍民無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封梁國公。年九十餘而卒。子名新興。代父職。坐擁成業。雄鎮北土。畜牧尤蕃。牛羊騾馬千百成羣。各以毛色相別。瀟漫山谷。不可勝數。朝廷有事出師。新興每以牛馬藟糧來獻。孝文以爲忠。進位將軍。勅爲秀容鎮第一酋長。宮室崇大。儼如王侯之居。府庫充積。富可敵國。麾下猛將如雲。壯士如雨。生子榮。字天寶。聰明俊偉。才氣過人。又多力善射。少時隨父入朝。武帝見而愛之。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卽北鄉公主也。其後新興年老。表請傳爵於榮。明帝許之。榮襲父爵。新興死。魏又除榮游擊將軍。榮每到春秋二時。率領眷屬。往高山大澤之處。射獵爲樂。故其姊妹妻女。皆善騎射。有子三人。長菩提。次義羅。三文殊。年皆幼。女二。長曰娟娟。次

曰瓊娟。娟娟年十四。容顏絕世。有傾城傾國之貌。伶俐多能。性剛烈如其父。後爲肅宗嬪。敬宗立。榮復納之爲后。終歸高氏。爲獻武帝妃也。當是時。榮見朝政日亂。六鎮皆反。而手下士馬精強。糧儲廣有。隱有撥亂救民。化家爲國之志。又宗族強盛。弟兄叔姪。皆有勇略。虎在深山。爪牙已具。從弟名世隆。族弟二人。一名度律。一名仲遠。兄子二人。一名兆。字萬仁。一名天光。此五人者。才智兼備。武藝超羣。各鎮都畏之。號曰爾朱五虎。而五虎之中。兆尤勇猛。榮愛之如子。一日榮召五人。謂曰。四方兵起。名都大郡。皆爲賊據。朝廷出師累年。敗亡相繼。賊勢益甚。我恐此間亦不得安。我欲發粟散財。以招四方智勇。剪除兇暴。上爲朝廷出力。下爲地方保障。初念何。誓不好。汝等以爲何如。衆皆曰。主公之見是也。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此不世之勳。有何不可。榮大喜。卽於秀容城上。豎起招賢旗一面。上書廣招賢智。共濟時艱。於是四方才勇之士。相率來投。時南秀容於乞眞。殺了太僕卿陸誕。據城造反。榮遣爾朱兆。引兵三千擒之。斬於城下。將首級封進京師。榮初次立功。

明帝大喜。封榮博陵郡公。長子菩提世襲。賜金三十觔。彩緞百疋。以榮寵之。又桑乾鎮斛律洛陽、費來豆日二人作亂。榮亦起兵破之於河西。斬其首級入朝。榮又立功以功進封安北將軍。都督恆朔二州軍事。榮自是英名四布。兵威益振。豪傑歸心。六渾之友。劉貴、司馬子如、賈顯智、侯景、竇泰等皆奔秀容。投在麾下。効力。諸人紛紛投奔秀容。正爲後日便於從獻張本。榮一一收納。隨才任使。勅勒人斛律金有武幹。行兵能用匈奴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敵兵遠近。初在懷朔鎮。楊鈞手下爲將。鈞死。歸拔陵。見拔陵作事無成。脫身歸於爾朱氏。榮以爲別將。六渾妹夫庫狄干見北方大亂。欲攜家避入京師。雲州刺史費穆知其才勇。劫至雲州。共守城池。其時北境州縣皆沒於賊。惟雲州一城獨存。四面阻絕。糧盡矢窮。外救不至。穆知不能守。遂與庫狄干棄城南奔。投於爾朱榮。榮送費穆歸朝。留狄干爲別將。甚加禮待。一日天光領二將來見。謂榮曰。此尖山賀拔允賀拔岳也。榮喜。急起握二人手曰。將軍兄弟。英雄蓋世。想慕久矣。何幸今日得遇。但聞足下在

恒州把守。未識何以至此。允曰。允自武川失守。父被賊害。與弟岳投奔恒州。爲元僕射收錄。弟勝在廣陽。王麾下爲將。廣陽奉召入京。勝亦來恒州相投。弟兄遂得相聚。不料廣陽去後。衆皆怨望。推鮮于修禮爲主。聚衆廿萬。擁兵來寇。元僕射使允等出戰。那知城中外連內應。城遂破。元僕射奔往冀州。允弟兄三人。在亂軍中相失。今勝不知何往。我二人投北而行。行了兩日。無處容身。因在山前嘆息。忽逢明公之姪天光。說及明公好賢禮士。勸予來歸。故傾心至此。如蒙收錄。當効馳驅。榮曰。將軍此來。天作之合也。但未識令弟何往。吾當遣人覓之。使汝手足同在一處。因皆置爲將軍。歷敘諸人投奔蓋爾朱榮原有一時榮欲觀二人武藝。一日揀選人馬。帶允岳同往射獵。過肆州城下。肆州刺史尉慶賓忌榮之強。閉城不出迎接。榮怒曰。豎子敢爾慢人。以兵襲之。破關而入。執慶賓將殺之。忽報營門外有一少年將軍。自稱賀拔勝。要見主公。榮曰。破胡來耶。卽召入。破胡進至中軍。低首下拜。榮扶起笑道。爾來何晚也。令兄令弟皆在此。耑望將

軍到來同聚。破胡道。勝自恆州戰敗。兄弟失散。奔往肆州。蒙尉刺史以禮相待。今聞尉公冒犯虎威。行將就誅。特來求寬其死。幸明公恕之。異日勝事明公。亦不敢忘德。破胡大有榮道。今見將軍。如魚得水。不勝大幸。何爭殺此一人。命卽放之。破胡拜謝。允與岳上帳相見。悲喜交集。榮卽解下腰間獅蠻帶賜之。署爲副將。執慶賓還秀容。署爾朱羽生爲肆州刺史。榮是時目中已無魏矣。孝昌二年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又殺洪業。自立爲主。軍勢浩大。進攻瀛州。章武王元融拒之。爲榮所殺。時廣陽王深。復奉太后命。領兵討賊。聞元融死。不敢進。朝廷逼之使戰。亦爲榮殺。爾朱聞之。益輕朝廷。嘗謂劉貴曰。今天下擾擾。世無定局。吾欲得一智勇無雙之士。如當年韓信之流。與之共定天下。今有其人乎。上輕朝廷不在求奇貴曰。吾觀天下豪傑多矣。如懷朔賀六渾者。其才足以當之。榮曰。吾亦頗聞其名。今何在。貴曰。六渾困守風塵。現在避處牛豆山中。以待時清。明公舉而用之。天下不足平也。榮曰。汝速爲我招之。

貴承命修書一通。遣人送往牛豆山。書中深致爾朱企慕之意。勸其速來。六渾得書。謂尉士真曰。如今羣雄奮起。反覆無常。吾儕投人。事亦不易。不如權住此間。徐觀形勢。以圖機會。君以爲何如。士真曰。爾朱雖強。未識爲人若何。且聞命遽往。恐爲所輕。六渾曰。君言正合吾意。遂不去。榮聞六渾之賢以書相招宜六渾卽歸爾朱而偏不去生出洛

周相逼一事來在六渾多此一折糾纏於行文却添出一倍曲折

時孫騰在陽曲川被寇。家業盡喪。亦來牛豆

山。與六渾同住。一日六渾與尉景、段榮下山探聽消息。至晚方回。纔到牛豆山下。忽見一人飛馬而至。高叫來者壯士。莫非賀六渾麼。六渾道。只我便是。那人道。吾主在後。等待多時。請公過去相見。六渾道。你主何人。那人道。我主姓杜。名洛周。柔元鎮人。今見天子無道。萬民愁苦。聚兵十萬。在上谷城中。欲圖霸王之業。以救生靈之命。仰慕壯士文武雙全。才勇出衆。是當今第一豪傑。欲屈到幕下。同心舉義。故親自來請。先令小將致意。我乃賀拔文興。杜洛周妻弟也。六渾曰。你主錯了。吾因智勇不足。避難居此。有何德能。而敢爲興王之佐。話猶未了。

忽大炮一聲。擁出無數人馬。塞住山口。旌旗密布。劍戟如林。寫出一時聲勢如風雨驟至令人駭

得不四一人紅袍繡甲。在馬上欠身道。我杜洛周。素仰威名。特來奉請同往上谷。共聚大義。富貴與君同之。如蒙慨允。卽此便行。倘有見棄之心。恐刀劍無情。驚及一家。六渾見此形勢。知不可拒。私語士真子茂曰。吾脫一身甚易。奈妻子何。乃下馬再拜。尉景段榮從之。洛周大喜。下馬答拜曰。君必與夫人子女同往。方得放心。省得身心兩地也。於是洛周上馬。送三人至菩提寺門外道。吾只在此等候。君進內速整行裝。便卽起身。六渾入內。告知衆人。內干夫婦大驚曰。君等皆去。吾在此作何倚靠。昭君曰。洛周反寇。君去奈何。歡曰。吾非不知。但欲保一家性命。權且從他。以解目前之厄。明六渾不是伴事急且相快去收拾行囊。又謂婁昭曰。如今人力已少。倘有外寇憑陵。何以抵敵。君於此處。亦不可居。且往平城可也。於是除內干一家不去。餘皆起身同行。昭君姊妹。拜別父母。各流涕分手。洛周自得六渾等數人。兵士雲集。軍馬日廣。遂於上谷城築壇爲天子。改元

眞王。署置百官。以六渾爲將軍。統領人馬一萬。進兵來奪幽州。幽州刺史常景。上表奏聞。魏以常景爲行臺尙書。與幽州都督元潭。共討洛周。景卽起兵五萬。將盧龍一帶關塞之處。皆撥軍守把。元潭引兵三萬。軍於居庸關以備之。洛周又引兵來取安州。常景遣將崔仲哲邀之於元都關。仲哲素不能戰。一戰大敗。爲洛周所殺。居庸關守兵聞之。一夜盡潰。元潭逃歸幽州。洛周自以爲無敵。志益驕傲。軍無紀律。日事抄掠。用兵經年。一無所就。仍退回上谷。識者知其無成。唯六渾御軍有法。賞罰必信。因此得軍士心。人望咸歸。洛周忌之。密與賀拔文興謀曰。軍心盡向六渾。恐後日有元洪業之事。我不能爲鮮于修禮坐受其害。不如殺之。以杜後患。草寇見識文興曰。若殺六渾。尉景段榮等亦不可留。遂定計於中秋夜。借賞月爲名。宴於深山之中。四面伏兵。擒而殺之。有一小校。平日與段榮相好。密將此事報之。榮聞報大驚。時已四鼓。恐軍中驚覺。不敢往告六渾。明晨上帳參謁。諸將皆到。不見六渾。洛周道。六渾何以不至。有人稟道。六渾

昨夕飲酒過醉。不能起身。故失參見之期。洛周曰。今宵中秋佳節。不可虛度。晚間設宴於山峯高處。與諸君同玩良宵。六渾不可不至。榮曰。六渾雖是中酒。晚間自愈。主公先行。待小將促之使來。以赴主公之約。洛周應允。段榮隨到六渾家。密報其事。六渾大驚。時尉景同居。囑付昭君雲蓮。一同收拾行李。密約蔡孫兩家同逃。等至下午。聽知洛周出城。各將家眷載在車上。悄悄而行。尉景當先。蔡雋孫騰押後。六渾段榮假作赴宴。行至中途。謂衆將曰。我有一小事未了。當同子茂回去。君等先行。我隨後趕上也。道罷。飛馬回轉。保著家眷急走。再遲不得洛周至晚。不見六渾等來。又差人召之。往來數里。已近黃昏。回報道。六渾等衆都已走了。洛周大怒。謂文興曰。六渾去尙未遠。汝引三千輕騎。擒來見我。休使逃脫一人。文興領命。忙卽帶了兵衆。飛奔而來。正是蛟龍尙未翔雲表。鴻鵠猶然困網中。未識六渾此番能逃得脫否。且待下回細說。

朝綱不整。以致亂賊紛紛。爾朱始以輔佐朝廷。掃清寇賊爲言。起念尙正。

後窺朝右無人。遂生異心。杜工部云。聖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是無人駕馭之耳。若杜洛周者。粗率鹵莽。殊無大志。真草賊耳。

第十二卷

剪劣馬英雄得路

庇倖臣宮闕成讐

話說六渾當日。脫身而行。料洛周必不干休。定有追兵到來。謂衆人曰。若追兵到來。既要廝殺。又要照顧家眷。勢難兩顧。不如孫蔡兩兄。保著車仗人口先走。我與士真子茂在此。殺退追兵。隨卽趕上。尉景道。此計甚妥。於是家眷先行。三人勒馬以待。時近更餘。果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振。賀拔文興追至。大叫六渾休走。我主待你不薄。奈何背主而逃。此非好男子所爲。六渾答道。你是賀拔文興。正要與你說明。我們住在牛豆山。原無意相從。你說洛周慷慨英雄。真心待人。故俯首相從。原來是一無知小子。妬賢嫉能。我等相隨一載。雖無大功。亦無大罪。奈何設宴山中。圖害我等性命。汝速回去。將吾言回覆洛周。並非我等不別而行也。我去非無因曲不在我片語足以却敵文興無言回答。又見三人挺鎗相待。自料敵他

不過只得收轉人馬回去。六渾出得上谷嶺。天已大明。後面又有喊聲。疑追兵復至。謂衆人曰。洛周兵力精強。我們寡不敵衆。急急向前。不可回馬與戰。昭君與端娥、端愛、高澄乘一牛車。澄方六歲。數墮車下。歡怒其羈遲。欲彎弓射之。昭君大驚。高叫段榮曰。段將軍速救我兒。段榮飛身下馬。抱起高澄。歸於馬上。加鞭急走。行了一日。天色又晚。荒野中並無宿店。投一野寺權住。時天氣初寒。風雨暴至。衆人皆倉皇就路。衣衫單薄。不免饑寒。昭君親燃馬矢。作餅與六渾充饑。英雄失路自古皆然次日起行。六渾欲南奔葛榮。將近瀛州。聞葛榮強暴。甚於洛周。謂衆人曰。一誤豈容再誤。尉景曰。前路茫茫。今將曷歸。段榮曰。吾聞北秀容爾朱天寶。兵力強盛。大招賢士。若往投之。斷無不納。六渾曰。吾從洛周一年。今往投之。倘以反賊視我。加我以罪。我將何逃。此是六渾過虛而行。文不可無此一曲。蔡雋曰。有劉貴、司馬子如。數人在彼。必能爲我先容。可無憂也。於是六渾與五人同入并州。先借旅寓。安頓家小。然後段榮去尋劉貴。却說貴在秀容。最爲榮所信任。一日從城

外歸來。忽見一人。在馬上呼曰。劉君別來無恙。視之。乃段子茂也。卽忙下馬相見。問道。子茂何來。闊別二年。常懷想念。未識六渾及衆友近况若何。子茂道。六渾尉景等。俱在此了。耑望兄去相敘。因把前事細訴一遍。劉貴大喜。遂並馬入城。來見六渾。六渾見了劉貴。握手相慰。便將來投爾朱之故。細細說了。要他引進。劉貴道。爾朱慕名久矣。今日一見。必獲重用。無憂不得志也。司馬子如。庫狄干。賈顯智。侯景。竇泰。聞得六渾到了。陸續來望。相見皆大喜。劉貴道。諸君在此敘舊。我先見討虜。訴知六渾來意。明日便好進見。衆皆稱善。劉貴起身。忙到府門。值榮在城外桃林寨看兵。便往桃林寨求見。榮召入。貴在帳前拜賀曰。主公大業將成。又有高賢來助了。榮問何人。答道。高賀六渾。并有親友數人。同來相投。榮聞六渾至。大喜。問在何處。答道。在旅店中。明日來參。榮曰。我慕其人久矣。速來一會。便令小校備馬。同劉貴去接。六渾不敢遲延。忙來進謁。榮令別將迎之入帳。六渾見榮再拜。榮欠身請起。賜坐帳下。榮初聞劉貴之言。以六渾爲人

中之傑。氣象異常。今見其精神憔悴。形容枯槁。殊失所望。途窮遭眼白。雖問勞數旬。不甚深言。歡即辭退。劉貴暗忖道。天寶平日聞名起慕。今日相見。何反淡然。因留六渾到家。排酒洗塵。忽報討虜有命。六渾有甚親友。皆令明日來見。貴應諾。是夜六渾宿於劉貴家。貴私語六渾曰。君才能蓋世。奈與洛周同反。今唯在此立功。以蓋前愆。勿生退志。六渾以爲然。次日貴出全付衣服。與六渾更換。令人請尉景、段榮、蔡雋、孫騰同至家中。齊入帥府。榮皆禮待。署爲將軍。六渾雖在軍中。未獲重用。一日上帳參謁。榮往廡中看馬。諸將隨侍。見一馬甚猛。四面皆以鐵欄圍之。六渾曰。此馬何故防衛甚嚴。榮曰。此馬號爲毒龍。莫能禦他。往往蹄嚙傷人。人不敢近。歡細視之。曰。良馬也。胸項間有旋毛一叢。故此作孽。若翦而去之。必足爲明公用也。榮曰。吾數使人翦之。毛不能去。反爲所害。故棄而置之。鎖縛廡中。六渾曰。歡請爲明公翦之。榮曰。奈何以一馬而殺壯士。請極歡固請。榮許之。就把胡床坐下。諸將兩旁侍立。命六渾往廡中牽馬。毒龍一見欄

開。雙蹄並起。掙斷鐵索。奔出廐外。騰蹕跳躍。勢甚猛烈。形容得毒龍愈猛六渾

當前攔住。喝道。你雖畜類。亦有性靈。既受豢養。自當任人駕馭。何得蹄啣殺人。

我為你改惡為良。異日立功邊上。方顯爾能。毒龍聽了。頓時收威斂迹。伏地低

頭。六渾貼近馬身。不加羈絆。翦去旋毛。衆人皆為危懼。六渾神色自若。以旋毛

獻上。榮大喜道。果然名不虛傳。毒龍殺人多矣。卿乃獨能制之。歡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雄才大略得一語托出榮奇其言。便道。此馬即以此賜卿。卿為我試之。六渾騰身上

馬。那馬放開四足。風馳電掣。團團走了幾遍。六渾見有旗杆木豎在百步外。忙

取隨身弓箭。連發三矢。皆中木上。射毛外餘波衆皆喝采。榮亦大喜。起身歸帳。屏去

左右。獨留六渾。賜坐帳下。以時事訪之。六渾告榮曰。聞公有馬十二谷。皆以色

別為羣。不知明公蓄此何用。榮曰。試言汝意若何。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

嬖孽專權。宵小亂政。朝綱不振極矣。以明公之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紘之

罪。以清君側。天下孰不俯首畏服。惟命是聽。如是則大功立致。霸業可成。此賀

六。渾。志。也。明。公。豈。有。意。乎。此。直。行。已。志。曲。合。榮。心。彼。相。得。如。土。委。地。矣。榮。曰。卿。言。正。合。我。意。兩。下。情。

投。意。合。傾。心。吐。膽。談。至。更。深。六。渾。始。退。次。日。爾。朱。榮。移。兵。屯。於。晉。陽。諸。將。皆。從。

六。渾。家。眷。住。上。黨。坊。內。尉。段。蔡。三。家。皆。就。傍。居。住。六。渾。從。軍。晉。陽。當。是。時。再。將。全。局。

亂。勢。一。提。通。體。皆。振。洛。周。侵。掠。薊。南。勢。益。猖。獗。念。生。奪。了。岐。州。官。兵。累。敗。葛。榮。據。了。信。都。

都。督。裴。衍。被。殺。其。後。杜。粲。殺。了。莫。折。念。生。占。了。秦。州。葛。榮。并。了。洛。周。之。衆。兵。勢。

益。大。橫。行。河。北。蕭。寶。寅。出。師。累。年。靡。費。不。貲。屢。次。喪。敗。懼。朝。廷。見。責。內。不。自。安。

定。計。欲。反。行。臺。郎。中。蘇。湛。哭。而。止。之。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榮。寵。

至。此。屬。國。步。多。艱。之。日。不。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遽。行。守。關。問。鼎。之。事。魏。國。

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其。成。王。若。行。此。我。恐。荆。

棘。必。生。於。齋。閣。也。寶。寅。不。納。遂。反。自。稱。齊。帝。改。元。隆。緒。正。平。薛。鳳。賢。薛。修。義。亦。

聚。衆。河。東。分。據。監。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遠。近。大。震。爾。朱。榮。謀。於。歡。

曰。關。西。皆。反。我。欲。發。兵。討。賊。何。者。最。先。歡。曰。平。外。賊。易。除。內。賊。難。公。但。養。精。蓄。

銳先除朝內之賊。則外賊可指揮而定也。撥言亂榮以爲是。於是日伺朝廷之隙。按兵以待。再說孝明帝卽位十二載。年已十八。朝政一無所預。太后私幸鄭儼諸人。慮帝年長。知其所爲不謹。於宮中多樹耳目。務爲壅蔽。凡帝親愛者。恐其傳言洩漏。百計去之。時有密多道人。善能胡語。帝寵之。又有鴻臚少卿谷會治。通直散騎谷士恢。皆帝所寵信。朝夕侍於禁中。太后忌之。之何忌孝昌二年二月。帝奉太后宴於御園。谷士恢侍側。太后曰。谷卿聰明多才。必知吏事。令爲晉州刺史。何如。士恢心懷帝寵。不願出外。良久不答。太后再言之。帝曰。士恢年少。難當方面之任。母后勿遣。次日太后坐便殿。召士恢曰。我命卿爲晉州刺史。如何。違我。士恢曰。容臣入別至尊。太后不許。士恢再四懇告。鄭儼在旁奏曰。此等小臣。敢違陛下之旨。不斬之。無以警後。太后卽命斬之。帝在宮中。不知士恢已死。命內侍召之。內侍回奏云。士恢已被太后斬訖。帝失色。驚問士恢何罪。內侍言。太后欲以爲晉州刺史。士恢不從。中書鄭儼奏斬之。帝怒。稱疾不出。太后使宮

女來問。帝不答。太后親至顯陽殿。問帝何疾。帝曰。我怒谷士恢。受朕深恩。今往晉州不來一辭。我欲封劍斬之。取其首級來視。怒極故以反言出之太后聞帝言。已知左右奏知。謂帝曰。谷士恢一个小臣。敢違我命。抗言犯上。吾故斬之。實未至晉州也。帝曰。士恢死乎。太后曰。然。帝曰。得見其首乎。太后命左右取首進之。帝見首。痛哭流涕曰。此鄭儼殺汝耳。吾當報之。太后大驚曰。帝誤矣。我自殺之。於儼何涉。帝爲萬乘主。豈少此等人入侍左右。而爲此感傷。帝恐傷太后之意。命以厚禮葬之。儼知帝怒及己。又奏太后道。士恢雖死。密多道人谷紹達尙在帝側。二人讐我更深。必除之爲安。太后曰。易耳。命儼暗招刺客。殺密多於城南大巷。帝怒。嚴旨搜捉賊人。限在必得。己心疑太后所爲。未幾。又報谷紹達被太后賜死。己所寵則榮之帝所寵則殺之欲以愚帝爲計亦拙帝怒甚。忿忿走入紫華宮。謂盧妃曰。朕以太后之故。鄭儼徐紘。內宮不禁往來。今朕所寵信者。太后必欲置之死地。未識何意。盧妃奏曰。陛下深居九重。朝權皆歸國母。陛下所寵。焉能得保性命。帝曰。吾殺徐鄭

以報之何如。妃曰。徐鄭朝夕在宮。太后所寵。陛下焉得殺之。帝曰。太后與鄭有私乎。孝明尚在妃曰。妾不敢說。願陛下留心察之。且陛下還宜加意自防。勿爲姦人所算。帝聞之。益悶悶不樂。是夜宿紫華宮中。次日傍晚。帝密勅北宮宦侍。夜來不許鎖斷嘉福殿門。一更後。隨了數個宮人。行至嘉福殿後麟和閣下。聞閣上有笑語聲。帝問何人在閣。宮人悄悄奏道。太后與尙書鄭儼宿於閣上。帝知太后不謹是實。長嘆一聲。忙卽回步退出。明日宮人奏知太后。言帝昨宵至此。太后之事。俱已知之。長嘆而去。太后大驚曰。誰爲是兒言之。私來窺我。鄭儼失色。跪於太后前曰。事露。帝不能奈何。陛下。臣今死矣。太后曰。毋恐。有我在。斷不令卿遭誅也。此欲保庇人。其如保身不得保乎。儼拜謝曰。若得陛下作主。臣等方敢常侍左右。因斬司宮者數人。以其失於防守。縱帝得入也。帝聞之。益怒。自此母子遂成嫌隙。兩宮不相往來。但未識後事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高歡對爾朱數語。磊磊落落。固是英雄本色。孝明惑於宵小。太后恣行淫

亂。任用非人。致令六鎮窺伺。寇盜生心。禍端蜂起。至於不可收拾。可歎哉。

第十三卷

賜鐵券欲圖邊帥

生公主假作儲君

話說并州刺史元天穆。本魏室宗親。因太后專政。徐鄭用事。心常不服。見爾朱士馬精強。欲借其力以傾朝廷。深相結納。添一惡之臣榮亦喜其與己。焚香刺血。結爲兄弟。誓生死不相背負。事無大小。皆與商議。一日榮同帳下諸將。來至并州。與天穆議事。天穆設宴留飲。酒至半酣。問榮曰。弟來欲議何事。榮屏去左右。惟賀拔岳在坐。榮曰。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姦佞弄權。忠臣屏迹。我欲舉兵入洛。內除諸姦佞。外削羣賊。兄以爲何如。穆與岳皆曰。討虜之意。實合羣望。當早行之。榮曰。事果可行。吾卽表奏朝廷。以討賊爲言。庶幾師出有名。天穆力贊其成。榮就寫表一道。發使進京。太后見奏。疑榮有異志。乃付有司商議。羣臣皆以榮兵強盛。不宜允其所請。太后乃下詔止之。其略云。今念生梟戮。寶寅敗逃。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顯。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卿

宜高枕秀容。兵不須出。榮得詔大笑曰。天下亂形已成。朝廷反說太平無事。吾豈可因詔而止。片善念已久。豈可止。乃請天穆到府。遍召諸將共議。衆皆曰。朝廷不准發兵。是有疑我之心。此事豈可遂已。於是榮復上書。其略云。

今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懼。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早發兵。東趣下口。以躡賊人之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兵將雖少。願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之衆。恩威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若允臣所請。大功可立。臣整率師旅以待。唯陛下鑒之。

一面進表。一面興師。署高歡爲都督。統領十萬人馬。高歡從此得意。鎮守桃林寨。日夕操練。以待征調。自領馬步兵三十萬。結營井陘之上。旌旗映日。殺氣連雲。附近州縣。莫測其意。人人疑慮。個個驚心。表到京中。舉朝大駭。太后見其不肯罷兵。恐有變亂。召廷臣問策。中書舍人徐紇出班奏曰。臣有一策。可制爾朱之命。后

問何策。紇曰。爾朱榮世據秀容。畜牧蕃息。兵勢強盛。皆因能用人也。太后亦能用耳。

用了君今其手下將士。或反賊餘黨。或罪臣子孫。懼禍亡命。皆被爾朱榮收納。

授以軍職。賜之財帛。衆人懷恩感激。無不盡心協力。故所向克捷。威振山西。臣意莫若先離其黨。私行聖旨。許以高官厚祿。賜以金書鐵券。密令暗圖爾朱。則其黨必食朝廷之賞。羣起而誅之矣。真小兒太后大喜。如計而行。時有爾朱榮

從弟世隆。在京爲直閣將軍。探得朝廷陰謀。密將此事報知天寶。天寶大怒。乃召集諸將謂曰。今朝廷有密旨到來。命汝等圖我。以取富貴。汝等若貪朝廷官爵。請從此別。若願隨我者。當留麾下。慎勿心懷兩意。暗生反側也。衆將皆曰。某等遭時不遇。窮困風塵。得遇明公。拔之糞土之中。置之將士之列。執鞭墜鐙。生死願隨。朝廷富貴。非所敢望也。榮大喜道。卿等若不相負。朝廷賜來官爵。當盡留之。等我日後得志。照其所留之書之爵相授。衆皆拜謝而退。且說太后聽了徐紇之計。以爲事必有成。不以爾朱爲意。淫亂如故。時有武都人楊白花。少有

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懼禍及。奔南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惋悽。歌曰。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接極

一日鄭儼進宮。聞其歌。知太后思念白花而作。曰。陛下何多情也。太后曰。情之

所鍾。不能自己。吾念白花猶念卿也。儼曰。臣蒙太后寵愛。奈帝屢欲殺臣。白花

所以懼禍而逃也。太后曰。近聞潘充華懷孕將產。若生太子。吾將幽帝南宮。以

太子爲幽地。想路奇極。立太子爲帝。誰敢違我。儼曰。倘生公主。奈何。太后曰。卽生公主。吾

吩咐監生人等。詐言太子。竟瞞了天子大臣。吾計亦可得行。儼曰。太后之見。果

智逾良平。燕雀處堂無有遠計。一手能遮衆人目乎。二人計議已定。探得潘妃產期已近。太后親臨

絳陽宮。帝與潘妃接見。太后告帝曰。我聞兒女出胎之時。不要父母相見。恐有

妨剋。官家與妃年少。恐未之知。故吾來告帝。於數日內。宜往別宮遊幸。吾在此

看視。帝以太后言爲誠。從之。太后私囑其下曰。妃生育時。若生太子。固不必言。倘生公主。亦必詐言太子。報知於帝。使帝心欣喜。有罪我自赦之。衆皆聽命。未幾。潘妃生下一女。報帝太子生。帝大喜。卽乘步輿至絳陽宮。太后迎而賀之。帝亦爲太后賀。帝欲見兒。太后曰。不可。太子新生。待三日後。方可見面。孝明眞是此愚至帝乃出御前殿。頒詔改元武泰。大赦天下。百僚稱賀。却說盧妃宮中。有一宮女慧娘。係西番國貢來之女。年十四。心性慧巧。兩耳通靈。能知合宮大小事。告盧妃曰。潘妃所生。乃女子也。妃曰。汝妄言。不畏死乎。慧娘曰。此皆太后鄭儼之計。所以假稱爲男者。將不利於帝。妾不言。負夫人。夫人不言。負帝矣。音甚如言不實。願敢斬首階前。妃大驚。至晚。帝宿宮中。盧妃將慧娘之言告帝。帝立召慧娘問之。慧娘如前言以對。帝命收入永巷。謂盧妃曰。明日朕往驗之。倘其言虛。殺之以絕亂傳。次日。帝至潘妃宮。見太后曰。朕欲觀太子浴。太后沉吟久之。曰。太子已浴過矣。帝疑之。因問太子何在。太后曰。在龍床上睡熟。帝起請太后。

同去一看。揭帳視之。目細口小。絕不似男子模樣。帝曰。此莫非女乎。何絕無男子相也。不悅而出。何不看其隱處。呆子可笑。太后知帝已識破。不好再瞞。設宴絳陽宮。召帝及胡后同飲。酒半。屏退左右。謂帝曰。帝年十九。尚無子嗣。吾故假言生男。以悅帝心。其實女也。胡后聞之大驚。帝忿然作色曰。朕因母后言誕生太子。故頒大赦之詔。受廷臣之賀。今言是女。教朕有何面目居臣民之上。拔劍而起。太后驚問曰。帝欲何爲。帝曰。今殺此女以洩吾忿。更太后變色。不別而還北宮。胡后向帝再拜曰。此雖女子。亦是陛下骨血。奈何殺此無罪之兒。以觸太后之怒。帝收劍。頓足大恨。是夜帝宿別殿。轉輾不寐。思想慧娘之言。句句是實。必殺徐鄭。庶杜後患。但受制太后。不敢輕動。如何設法除之。見窗外月光如晝。起身步出階來。忽聞碧沼池邊。切切言語。遣內監問之。回奏云。是巡宮大使與直閣將軍爾朱世隆講話。帝召世隆至。世隆倒身下拜。帝問卿爲直閣幾年矣。曰。三年。又問秀容爾朱榮。係卿何人。對曰。臣之從兄。又問爲人若何。對曰。臣兄榮。智勇兼備。

忠義是矢。惟有赤心爲國。上報天朝。越在外臣。常以不得親近至尊爲恨。帝曰。卿兄若此。是社稷之臣也。朕欲召入輔政可乎。世隆再拜曰。此臣兄之願也。言畢退出。帝聞世隆言。暗想欲去徐鄭。礙於太后。爾朱榮兵威足以制之。不若密召向闕。以脅太后。以討二臣之罪。吾患除矣。當時朝臣不皆太后心腹。孝明一

乃召外兵除之。舍次日。乃召世隆言之。授以密詔一道。令其內瞞太后。外避百官。暗暗遣人賈往。世隆大喜受命。再說爾朱天寶北兵井陘界口。日日揚威耀武。忽有天子密詔到來。召他引兵入都。誅除姦黨。世隆亦有書至。不勝大喜。此

正來元天穆知之。亦來告曰。以弟之威。除徐鄭之徒。如拉枯枝。乃百世之功。機不可失。榮於是卽令使者回奏曰。臣欲掃清朝野久矣。今接帝旨。敢不星夜赴闕。制姦臣之命。報陛下之德。使者已去。遂與天穆商議。須得一智勇之將。使爲前鋒先進。天穆曰。賀六渾可當此任。榮從之。賀六渾爲先鋒。付精兵三萬。以尉景、段榮、劉貴、賈顯智、蔡雋、孫騰、六將副之。六渾將行。謂妻昭君曰。吾有軍事。當

即起程。不及復顧家矣。昭君曰。大丈夫公爾。忘私努力。王事可也。奚以家為。君

絕無兒女氣。知其志不在小。

六渾曰。聞汝言。令人意豁。遂行。天寶亦告其妻北鄉公主曰。吾

將入靖內亂。明日行矣。公主曰。吾夫威名太盛。致朝廷疑懼。詔書到來。未識真

假。莫若遣將先發。將軍暫緩數日。以觀人情向背。榮於是停軍不進。且說帝自

發詔後。無一人知。使者回奏。爾朱榮得詔大喜。不違時刻起兵。聞之頗生疑慮。

沒主見人作事總是信於事前而疑於事後者。長樂王子攸。與帝素相愛。因召入涼風堂。密告之故。子

攸大驚曰。陛下誤矣。爾朱榮數世強盛。威鎮北邊。其人殘暴不仁。屢有飛揚之

志。今若召之入內。是開門揖盜。徐鄭雖除。為禍更甚。慮得漢代董卓之事可鑒

也。帝大悟曰。此舉匆匆。悔不與卿商議。今惟發詔止之耳。子攸道。如此幸甚。乃

復遣使諭榮曰。鄭徐之徒。少削威權。卿且安守。待朕誅之。然後召卿入朝。以清

外寇。榮得詔大驚曰。此非帝意。必有人阻之者。然吾有此詔。且勿遽發。斯時六

渾之軍。已過上黨。聞有詔亦止。按定外邊兵馬方好細叙朝中情事。那知事雖秘密。而兩次降詔。

已露風聲。徐鄭二人一聞此事。嚇得魂飛魄散。入告太后曰。帝怨臣等以及太后。密召爾朱榮誅戮臣等。臣等固不惜一死。但恐太后性命亦不能保。奈何。太后怒曰。是兒欲奪吾權。結外兵爲援。今先廢黜幽之南宮便了。二人曰。非計也。帝以無罪見廢。朝臣不服。爾朱轉得藉口興師矣。臣等却有一計。陛下如能行之。方保無事。太后曰。計將安出。卿且說來。二人說出此計。管教大逆頓成同反掌。至尊一死等鴻毛。且聽下回細述。

胡太后但知淫亂。不顧利害。至以女爲男。更屬婦女之見。孝明質地忠厚。爲母愚弄。至欲召爾朱榮入誅徐鄭。尤爲失策。爾朱虎視眈眈。正欲發難。而無由。今乃召之。是猶招虎入羊羣也。與何進之召董卓何異。天厭魏德。蓋有莫知爲而爲者。昭君與六渾臨別數言。真巾幗丈夫哉。

第十四卷

內釁成肅宗遇毒

外難至靈后沉河

說這徐鄭二姦獻計太后。太后忙問何計。儼曰。陛下欲免大禍。除非暗行酖毒。

害了主上。以公主爲太子。扶立爲帝。那時權在陛下。內可杜羣臣之口。外可止爾朱之兵。待人心已安。然後別選宗室。以正大位。不唯免禍。而且多福。陛下以爲何如。太后不語。旣而曰。帝旣不復顧母。吾亦焉能顧子。淫亂婦人不顧其夫。井不惜其子。往往如

是二人見太后已允。密密退出。武泰元年二月。帝御顯陽後殿。盧妃侍寢。帝飲酒甚美。睡至夜半。口渴呼湯。飲湯後。胸忽煩悶。覺有異。問宮人曰。頃所飲者何酒。宮人曰。是太后送來進帝飲者。命勿洩。故不敢言。帝知中毒。惋恨良久。後不能語。至五更而崩。初則以子爲重。雖死不顧。繼以貪淫之故。殺子亦不顧。吾不知胡后前日之心。肝何在。在位十三年。一十九歲。盧妃大哭曰。太后自殺其子。明日必歸罪於我。遂自縊。宮人飛報太后。太后佯爲哀痛。明日升殿。諭廷臣曰。昨夜帝飲酒過多。五更崩於顯陽後殿。羣臣相顧失色。高陽王出班哭奏曰。帝年少。初無疾病。何由遽爾宴駕。宮中定有姦人作逆。乞查侍寢何人。尙食何人。以究帝崩之由。庶大逆可除。太后曰。昨夜盧妃侍寢。已懼罪自縊。無從究問矣。說得乾淨高陽王默然。羣臣皆疑帝之暴崩。必

出徐鄭之謀。惟有飲恨而已。誰敢出聲。旋於潘妃宮中。抱出假太子。立爲新君。百官先行朝賀。然後發喪。文武莫敢違者。越三日。太后見人心已安。復下詔曰。潘妃所生。實是公主。因天子新崩。假言太子。以安物望。今有已故臨洮王寶暉之子元釗。高祖皇帝嫡孫。宜承寶祚。於是卽日迎入。登位於太極殿。是爲幼帝。年始三歲。太后欲久專國政。貪其幼而立之。大赦天下。百官文武加二級。宿衛加三級。詔到并州。爾朱榮大驚。謂天穆曰。主上年少。無疾遽崩。內中必有弑逆情弊。且帝年十九。天下猶稱爲幼主。今奉未能言語的小兒。以臨御天下。天下其誰服之。詞理達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弟能若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醜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嗣。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何異掩目捕雀。塞耳撞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伺。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

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普天之恥。謝率土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發表後。下令諸將。以賀拔勝將前軍。賀拔岳副之。爾朱天光將左軍。司馬子如將右軍。爾朱兆爲副元帥。竇泰爲帳前都督。賀拔允爲參謀。斛律金爲護軍。爾朱重遠押後。自主中軍。統精兵五萬。擇日起行。命先鋒六渾引兵先進。六渾兵過困龍崗。忽報京中爾朱世隆至。歡接見。世隆謂曰。吾奉太后命來見天寶。將軍且暫停軍馬。俟吾見過天寶。再議進止。歡許諾。世隆來見爾朱榮。榮問何以至此。世隆曰。太后見兄表章大懼。召弟入宮。諄諄慰問。命弟到來。勸兄勿動干戈。若肯安守邊隅。重封高爵。永享富貴。弟只得受命而來。榮曰。此皆太后飾說。吾豈肯受其籠絡。你亦不必進京了。世隆道。弟不復命。太后必疑。反令多爲之備。非計之得也。不若弟去復命。以好言慰之。令彼不疑。兄乘其懈。便可直達京師。榮曰。你既要回。吾尙有一事相託。前日元天穆勸我廢黜幼主。別立宗人。有長樂王

子攸。其父武宣王。有勳社稷。可冊立爲帝。你道其人若何。世隆曰。若說此人。相貌不凡。果有人君之度。立之最宜。榮曰。此人果可。汝到京中。將吾推戴之意。暗通知長樂。太后使世隆勸止榮。榮即使世隆通信。長樂是世隆之來。適成榮之便耳。吾兵到河內。卽來奉迎。你亦早爲脫身之計。勿誤我事。世隆領命。臨行。謂榮曰。請計弟之行日。已到京師。然後發兵。榮許之。於是世隆星夜至京。復命於太后曰。臣榮聞命。已止兵矣。願太后勿憂。太后大喜。賜金帛勞之。世隆拜退。密探子攸在府。便來進謁。子攸接進。敘禮畢。便問卿往北邊。能止晉陽之兵否。世隆請屏左右。私語王曰。臣兄爲先帝復讐。大兵必到。但其私誠。欲奉大王爲帝。以主社稷。令臣先來啟知。王曰。吾無德。不可以爲君也。世隆再三勸進。王乃應允。先是侍中元順。一夕夢見黑雲一團。從西北角直冲東南。日月俱破。星象皆暗。俄而雲散。有日出於西南。光甚明。有人言曰。此長樂日也。忽見鸞旗黃蓋。皆是天子儀仗。去迎長樂王爲帝。駕從閭闔門而入。升太極殿。百官呼萬歲。身在中書省。步行廊下。見大槐樹一

株。脫去衣冠。坐於樹下而覺。忙中敘一夢兆似屬閑筆却正與後事呼應明日遇濟陰王元暉業。將
 夢一一告之。憂其不祥。暉業曰。長樂是彭城子。莫非此人爲帝乎。然彭城有功
 德於天下。若其子爲帝。亦積善之報。兄何以爲不祥也。順曰。黑雲。氣之惡者。北
 方之色。必有北敵來亂京師。日者。君象。月者。后象。衆星者。百官之象。今皆破暗。
 必有弑害二宮。殘殺百僚之事。可惜長樂爲帝。年亦不久。日出西南。已屬未時。
 至酉時而沒。只有三個時辰。多則三年。亦必有變。吾坐槐樹之下。槐字木傍鬼
 身。并又解去冠冕。能無死乎。大約死後。乃得三公贈也。說罷慘然。後來其言皆
 應。再說太后得世隆回報。心無疑慮。寵任徐鄭如故。忽有宮人啟奏。盧妃在日。
 有宮娥慧娘。年甚幼。能知未來事。前日假生太子。報知於帝者。卽是此女。帝怒
 其妄。幽之永巷。今言太后大禍臨頭。若寬其禁。彼能解救。太后遂召之。慧娘至
 太后前。全無畏懼。太后問曰。前潘妃生女。你從何知其非男。慧娘曰。妾得仙授。
 宮中事何一不知。太后欲行廢黜。徐鄭唆成弑逆。瞞得衆人。瞞不得我。慧娘數語如鐵

太后於孽鏡得。但恐釁從內起。禍自外來。六宮粉黛。盡爲刀下之魂。八百軍州。

都入他人之手。太后聽了大怒道。無知潑賤。敢以妖言嚇人。吩咐拿下斬首。慧

娘笑道。只怕你要殺我不能。人要殺你反易。說罷。化爲白鳥。冲天飛去。衣裳首

飾。盡卸階下。要知妖由人興。太后禍期已近。故有此怪誕之事。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孽太后呆了半嚮。兩旁宮女。驚得魂膽俱消。忽有黃門表章呈進。稱奏爾朱之

兵。已過太行山。直閣爾朱世隆。昨夜全家逃去。太后知事急。忙召王公大臣。俱

入北宮商議。諸王皆恨太后淫逆。莫肯設策。獨徐紇大言曰。爾朱榮稱兵向闕。

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願

陛下勿以爲憂。小人不知死活太后信之。遂命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領

兵五萬。至河北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領兵屯守河橋。步衛將軍費穆、屯兵

小平津。却說榮自離了并州。大軍浩浩蕩蕩。一路進發。沿路州郡。皆具斗酒相

犒。無一敢拒。過了上黨。六渾迎著。會兵一處。星夜前來。真是兵不留行。勢如破

竹。將近河內。忽有探子報來。河陽城內。朝廷差大將李神軌領兵把守。

燈臂
車立
見

其敗

爾朱榮傳令扎住人馬。對諸將道。誰爲我去擒此賊來。賀拔勝應聲而出。

請以五百騎往擒之。榮大喜。卽命勝往。是時神軌屯兵河內。日日懼榮兵之來。手下將士。全無鬪心。一聞破胡兵到。知其驍勇難敵。慌忙引兵渡河。退據內城。榮聞之。大笑曰。此等人。何足污我刀刃。忽報世隆到來。榮備問京中情事。世隆一一告訴。言其必敗。榮遂遣親軍王信。改換衣服。潛入洛陽。迎長樂王子攸。及彭城王元紹。霸成公子正。弟兄三人。同來河內。長樂謀於彭城曰。爾朱兵到。玉石俱焚。吾等生死未卜。不如權且從之。但當速去。遲則恐有間阻。遂乘五更時候。改易服色。同了王信。悄悄逃出京城。不由正路。從高渚渡河。榮聞王來。率領將士皆至河邊迎接。諸將及衆軍。皆呼萬歲。榮遂結帳爲行宮。奉王卽位於河陽。是爲敬宗皇帝。榮與衆將。皆帳前朝賀。帝遂下詔。封兄元紹爲無上王。弟子正爲始平王。以爾朱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尙書令。封太原王。其

餘將士。並皆進爵有差。帝素有賢名。遠近聞知爲帝。人心悅服。鄭先護謂季明曰。新君已立。太后終亡。吾儕爲誰守此。不如先行投順。以免同逆之誅。二人遂迎拜馬首。請帝入城。神軌聞北中不守。率衆遁還。費穆與榮有舊。亦棄軍來降。榮見之大喜。不令見帝。留爲帳中心腹。徐紘知大勢已去。矯詔夜開殿門。取了驂騮廐御馬十匹。東奔兗州。鄭儼不別太后。亦逃還鄉里。至小人平日大言不慚太后初聞長樂兄弟三人逃去。已疑宗室諸王有變。後聞長樂卽位。鄭先護等投降。大驚。忽報李神軌回。太后召入問之。乃知費穆亦降。益懼。忙召鄭儼、徐紘。欲與商議。回報二人已逃。太后謂神軌曰。諸事皆二人爲之。今反棄我而去。何味良乃爾。其好偷漢者往往吃苦如此神軌亦默然而退。其後連召大臣。無一至者。又聞新君有命。文武百官。著往河橋迎接。衆皆遵旨。尙寶卿來索玉璽。變衣衛整備法駕。太后見時勢大變。乃入後殿。召孝明帝妃嬪。自胡后以下。共三百餘人。盡出家瑤光寺。痛哭出宮。送幼主歸舊府。太后亦自入寺爲尼。尙望佛力保庇耶

佛亦不能救矣

未幾。榮遣將軍朱端。以一千鐵騎。來執太后幼主。端入京。問留守官曰。太后幼主何在。留守曰。太后避往瑤光寺。幼主送還舊邸。端到寺。入見太后。太后大驚。問曰。卿係何人。端曰。太原王將士奉旨來迎太后。太后曰。卿且退。吾當自往。端不許。軍士皆拔刃相向。太后失色。只得上馬起行。可憐身不由主矣端又執了

幼主。齊至河橋。見榮。榮命入帳相見。太后見榮。多所陳說。榮曰。無多言。喝令左右執至河邊。併幼主共沉之河。併幼主沉之亦太忍矣可憐一代國母。如此結果。正應術士之言。尊無二上。不得善終。後人有詩弔之曰。

昔日捐軀全爲子。一朝殺子又何爲。

黃河不盡東流恨。高后泉臺應笑之。

榮既沉太后。費穆密說榮曰。大王士馬。不出十萬。長驅向洛。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殺。更樹親黨。恐大王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設穆既不能忠君。爲國又創此謀。小人無所不至。信

然榮心然之。忽報慕容紹宗自晉陽來見。榮喜曰。紹宗來。吾又添一助矣。因謂之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蔓剪。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不可。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淆亂四海。大王興義兵。以清朝廷。此桓文之業。伊霍之舉。天下無不悅服。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良計也。穆若從紹宗之言。榮亦何至及身受禍。穆不唯移禍於朝。臣并移禍於天寶也。那知天寶性本殘忍。聞費穆言。頓起殺心。紹宗雖極口止之。榮終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別設行宮居之。無上始平二王隨侍。榮密令心腹驍將郭羅剎。叱列剎鬼。持刀立於帝側。詐爲防衛。俟外變一起。卽殺無上始平。斯時百官皆至。求見新君。榮悉引之行宮西北河陰之野。曰。帝欲在此祭天。百官宜下馬以待。衆皆下馬。榮乃引胡騎四面圍之。責衆官曰。昔日肅宗年幼。太后臨朝。全賴汝等匡輔。任劉騰之弄權。縱元義之害政。及至徐鄭用事。濁亂宮廷。四方兵起。九重被弑。曾無一人以身殉國。報君父之讎。伸大義於天下。職爲公卿。實皆貪污無恥之徒。今天子

賢聖不用汝等匡弼也。說話亦是正論然一概言訖以手一揮胡騎四面縱兵。百官之頭如砍瓜切菜。自丞相高陽王以下。朝臣共二千餘人。盡皆殺死。可只見愁雲慘慘。怨氣重重。肝腦塗裂。皆錦衣玉食之儔。血肉飛揚。盡鳳子龍屬。衣冠之禍。莫此爲烈。但未識帝在行宮。能保性命否。且聽下回細剖。

太后聽徐鄭之言。殺其親子而不顧。真是天理滅絕。其及於難也宜矣。爾朱榮性本兇殘。聽費穆之言。盡戮諸王百官至二千餘人之多。其惡甚於董卓。然若輩既無濟變之才。又無忠蓋之節。庸庸碌碌。苟合取容。以圖富貴。殺之亦是快事。爲之慨然。

第十五卷 改逆謀重扶魏主 賈餘勇大破葛榮

話說河陰之役。百官皆遭殺戮。後有朝士續到者五百餘人。聞之魂飛魄散。皆驚慌欲避。覓路逃生。無如四面鐵騎。奉了天寶之命。重重疊疊。圍住不放。真如鳥投羅內。魚入網中。命在頃刻。只見前有一將高叫道。新君卽位。全是太原王

大功。今王在上。還不下拜。衆官聽了。人人拜伏在地。願不唯死而拜。恐拜亦死耳。又高叫道。魏家氣數已盡。太原王合爲人主。汝五百人中。有能爲禪文者免死。若不能。盡殺無遺。衆臣莫敢出聲。榮大怒。曰。豎子欺我乎。言未了。只見一人起身告曰。某爲大王作禪文。榮問你是何官。對曰。臣乃治書御史趙元則也。榮令送入營中。吩咐道。好爲之。又使人高唱元氏滅。朱氏興。六軍齊呼萬歲。聲震山谷。志驕氣盈

竟是一團癡態。宜其終於無成。榮大喜。便遣數十親卒。拔刀直向行宮。殺帝左右。時帝居帳中。正懷憂慮。忽聞喊聲漸近。與無上始平二王走出帳外看視。郭羅剎見兵衆已到。忙將天子抱入營帳。無上王未及轉身。叱烈剎鬼。手起一刀。頭已落地。始平忙欲退避。亦被叱烈殺死。殺二王。尤無理。帝見兩兄被殺。看來自己性命亦不能保。暗流涕。榮遂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率諸將還營。趙元則禪文已成。榮見之大喜。乃解放文武五百餘人。未幾。帝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吾家社稷。垂及一百餘年。不幸胡后失德。先帝升遐。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

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相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及時正號。若推而不居。思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我當流避裔土。何帝之有。榮得詔大喜。時高歡在旁。勸其乘此稱帝。榮遍問諸將。諸將多同歡言。獨司馬子如以為不可。賀拔岳亦諫曰。大王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恐速禍。未見其福。此二人可為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榮疑未決。乃自鑄金為象。凡四鑄不成。參軍劉靈助善卜筮。斷事多中。榮素信之。令卜為帝。靈助卜曰不吉。大王雖有福德。今未可也。若強為之。上逆天心。下失民望。殃禍連延。便得為帝。恐亦不久。榮曰。吾既不可。立天穆何如。靈助曰。天穆亦無此福德。臣夜觀天象。惟長樂王有天命耳。奉之為主。必獲厚福。榮不答。入帳獨坐。覺精神恍惚。情緒昏迷。不自支持。良久忽悟。魏不該故天寶有此一悟耳。深自愧悔。曰。過誤過誤。惟當以死報朝廷耳。出為諸將言之。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岳請殺歡

者非必以其才耳。亦心忌其才耳。

天下寶泰候淵曰。歡雖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勇。殺

之恐失將士心。榮曰：是吾過也。歡本無罪，遂不問。時交四鼓，榮命迎帝還營，身率諸將下馬步行。帝在河橋，正憂憤無措，忽有人報太原王前來迎帝，心下大驚。未測何意，只見諸將已集帳前，燈火齊明，賀拔岳牽過御騎，請帝上乘。帝問我去何爲，岳曰：帝勿憂，太原王已自悔過矣。未數步，榮叩首馬前，伏地請罪。帝命扶起，共入大營。帝坐，諸將皆下拜。榮亦下拜，自陳過誤，願以死謝。觀此令人益恨費穆

次日，奉駕入京，登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級。在京朝臣，文加二級，武加三級。百姓免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可見冤死者多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十分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妻北鄉公主，南安王元貞女，景穆帝女孫，義陽王元略之姑。謂榮曰：欲謁南安家廟，見義陽一面。榮曰：王已遇害矣。公主恚曰：何爲殺之。其妻尙恚

何況他人榮曰：時勢不得不爾。死者豈獨義陽一人。今將請於帝，追贈以榮之。

乃上書云。大兵交際。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分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請追贈無上王爲無上皇帝。其子韶襲封彭城王。其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以下贈郡鎮。無後者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稍安。先是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孤疑未決。武衛將軍汎禮固諫乃止。後榮復欲北遷。帝不能違。尙書元譔爭之。榮怒曰。何關你事。而固執乃爾。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譔。譔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幸有元譔數言足爲魏家生色榮大怒。欲抵譔罪。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譔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嘆曰。臣昨愚暗。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尙書言。深不可奪也。由是遷都之議遂罷。未幾。榮奏并州刺史元天穆立功邊隅。封上黨王。入朝輔政。爾朱世隆爲侍中尙書。爾朱兆爲

驃騎將軍。汾州刺史天光爲肆州刺史。仲達爲徐州刺史。使子弟各據一方。其餘將士賀拔弟兄、劉貴、司馬子如、竇泰、侯淵、侯景、尉景、段榮、庫狄干、孫騰、蔡雋等二百餘人。或居內職。或授外任。皆有祿位。高歡封同鞮伯。緣山東盜起。命卽領兵往討。歡謝恩而去。此時歡往山東其後朝事故皆不預是日。諸將到太原王府拜謝。榮設宴款待。又報朝廷旨到。榮迎接開讀。乃封其長子菩提爲世子。次子義羅爲梁郡王。三子文殊爲平昌郡公。四子文暢爲昌樂郡公。榮大喜。送天使去了。重複入席歡飲。忽思四子皆貴。只有長女娟娟。雖曾爲肅宗嬪。終身未了。知帝尙無正宮。不若納之爲后以貴之。封其子又思貴其女小人之欲無厭因諭意諸將。劉貴、司馬子如起對曰。大王若有此意。臣等啓奏主上。成此良姻。榮喜諾。明日。二人啟奏帝曰。陛下坤位尙虛。立后宜急。今有太原王榮長女。才貌兼全。德容素著。可以上配至尊。帝以肅宗嬪御。有礙於理。猶豫不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者。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擇日迎立爲后。榮心大悅。一日

見帝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自己不過上誓言無復貳心。帝亦爲榮誓言無疑。榮喜。因求酒飲。熟醉而寐。帝欲拔劍手刃之。左右苦諫。帝乃止。命將步車載入中常侍省。榮至半夜方醒。知身在禁中。頗懷疑懼。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次女瓊娟。亦有秀色。嫁與陳留王元寬爲妃。寬。帝之兄子也。榮久有歸志。又聞葛榮橫行河北。將歸討之。適天穆已至洛陽。乃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端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心腹爲之。遂整旅而歸。將行。帝設宴於邙山之陽。百官皆集。后亦親自相送。賜金帛甚厚。帝自榮去後。少解憂懷。一日。廷臣奏稱逆臣徐紇逃奔幽州。遇盜。全家被殺。鄭儼逃還鄉里。與兄鄭仲明同謀起兵。亦被部下所殺。函首以聞。李神軌、袁翻等久已遭誅。由是靈后之逆黨始盡。補清諸姦宵小帝命頒示天下。再說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帝加爾朱榮上柱國大將軍。命討之。榮遂召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率

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崤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兵強且多。爾朱兵不滿萬。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不必與戰。諸人但辦長繩縛取之耳。葛榮極榮乃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佐以上三人爲三處。各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乃令軍士各齎短棒一根。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衆力齊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賊不能支。立時潰敗。遂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賊徒雖降。一時難御。若卽分隸諸將。慮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新降軍士。各從所樂親屬。相隨居止。於是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榮之才智原自可人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由是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次日軍士擒獲賊將宇文洛生、宇文泰、解至軍前。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榮手下爲將。蓋自武川殺了衛可孤。其

後城破脫逃。父子四人。投在北道都督楊津軍中爲將。鮮于修禮反。其父肱與兄顥戰死於唐河。洛生與泰。後從葛榮。葛榮敗。懼以賊黨見誅。故逃而被獲。補敘

得非井有條前後 榮皆命斬之。洛生已斬。次及於泰。泰見榮上坐。大呼曰。大王用人之際。何爲斬壯士。吾等從賊。非本志也。大王赦八十萬衆而不赦吾兄弟。二人刑赦不均。不於軟語求之而以直言 榮奇其言。命赦之。帶歸晉陽。留在麾下爲將。未幾。署爲統軍。葛榮解之京師。帝親御闔闔門。受俘斬於東市。封天寶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長樂等七郡爲太原王之國。四子進爵爲王。今且按下慢表。再說魏有北海王元顥。與帝爲從兄弟。避爾朱之暴。逃奔梁邦。梁武封爲魏王。後聞長樂卽位。爾朱北歸。遂啟奏梁王。借兵數萬。滅爾朱之衆。復元魏之舊。世世稱臣於梁。爲國屏藩。梁武見魏室日亂。本有進取之心。乃許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領精兵一萬。送顥還北。慶之是梁朝第一名將。智力兼全。奉了旨意。點起兵馬。遂與元顥拜辭梁主。殺過江來。前面地方。卽魏

鉅城縣。一鼓下之。權在城中。扎住人馬。號令四方。邊將飛報朝廷。舉朝大驚。其時却值北海縣邢杲造反。自稱天統漢王。聚兵十萬。攻掠州郡。元天穆將自往討。忽聞元顥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強盛。宜以爲先。行臺尙書薛琠曰。邢杲兵將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舉義。其勢難測。宜先拒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以顥兵孤弱。不足爲慮。無識人誤事欲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不從薛琠之言。引兵而東。那知強寇未能傾社稷。孤軍反足奪山河。且聽下回細說。

爾朱榮梟獍之性。本於天賦。號稱除亂。實欲自取。迨神迷悔過。叩首帳前。乃良心發現處。亦魏祚未應絕滅。天啓其衷耳。胡后之黨。殲除殆盡。此亦天道好還。惡不可獨爲也。葛榮草寇。自恃其衆。志得意滿。爾朱以少擊多。姦人將略。果亦不凡。惜不能正用之耳。

第十六卷

魏元顥長驅入洛

爾朱榮救駕還京

話說天穆大軍既引而東。元顥之兵正好乘虛殺入。自銓城進拔滎陽。直至大梁城下。大梁守將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相拒。慶之自旦至申。攻拔三壘。大千懼。開門乞降。顥遂入城。與諸將議曰。吾欲正尊號。然後引兵向闕。庶人心不貳。諸將皆勸成之。乃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進攻滎陽。時守滎陽者都督楊昱。顥遣人說之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聞報大驚。與驃騎將軍吐沒兒。將大軍三十萬。星夜來救。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惟有必死。乃可得生耳。兵機要訣今虜騎衆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兵未到齊。急攻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懷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將士相率蟻附而上。遂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以來。無遺鏃之費。昨下滎陽。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斬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昱忠臣

也。彼各爲其主。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將佐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遂乘勝勢。進擊虎牢。守關將爾朱世隆亦走。天穆世隆俱非將才故一敗皆走顯軍據了虎牢關。一路無阻。遊兵直指洛陽。時六軍皆出。禁旅虛弱。帝大懼欲逃。未知所之。或有勸往長安者。中書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元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爾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內。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帝從之。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燈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帝駕所在。顥知帝已遁去。長驅來前。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顥將侯暄守睢陽。爲後援。行臺崔孝芬率兵攻之。城破。斬暄。元天穆率衆四

萬。攻拔大梁。又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慶之還兵救之。天穆聞其至。懼欲北渡。已破郎中温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懼無後繼。遂降於慶之。進擊大梁。大梁亦下。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大小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魏軍聞其兵至。皆亡魂喪膽。小兒聞慶之名。亦驚懼不敢出聲。費穆至京。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鬱斬之。大快人心人情大快。先是敬宗之出也。倉皇北走。惟爾朱后隨往。其餘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自河以南。州郡多附。遂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心。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來軍士。陵暴市里。朝野失望。小人竊乘大器。往往如此。朝士高子儒。自洛陽逃至行在。帝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帝北出。即起兵南來。見帝於長子。勸帝南還。自為

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聚兵河上。爲克復京城之計。慶之聞榮南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尙多。倘知我虛實。連兵四合。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庶不憂榮兵之至。老將見識

豐二王共謀叛梁。特以事難未平。須藉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大立方不疑忌已生欲不敗得乎

聞慶之言。皆曰。慶之兵不滿萬。已自難制。若更增其衆。豈肯復爲人用。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室。於斯墮矣。顥乃不用慶之計。慶之亦覺其異。密爲之備。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曰。始助之而卒殺之不義。吾不爲也。慶之說話尙自正氣

慶之與榮相持於河上。三日十三戰。殺傷甚衆。榮不能渡。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接應不及。顥悉殺之。榮大失望。又以顥軍緣河固守。北境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

州義士之謀而來乎。抑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而來乎。古之用兵者。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大謀頓廢。慷慨而談足振委靡之氣今四方顛顛。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木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顛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亦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顛得營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尙未決。忽軍士報稱有一河邊居民楊欒求見。來得好榮喚入。問欲何言。欒曰。僕家族久居馬渚河邊。世授伏波將軍之職。今聞元顛引梁軍入寇。主上北巡。諸城矢守。大王起兵匡復。大兵至此。無船可渡。只有造筏以濟。僕有小舟數十艘。願獻軍前。以爲大王前驅。榮大喜曰。卿來。天助我也。卽命欒爲嚮導。遂點賀拔勝爾朱兆二將。編木爲筏。領軍一萬。從馬渚河乘夜暗渡。將士一登彼岸。呼聲震地。個個奮勇爭先。其時慶

之守北中城。顥同安豐王延明，其子元冠受，分守南岸。忽有兵至，四面殺入。黑
 夜中，不測敵兵多少。軍士先自亂竄。元冠受火急提刀上馬。正遇賀拔勝一鎗
 刺死。朱兆殺入中軍。欲捉元顥。顥與延明已從帳後逃去。殺到天明。守河兵散
 亡略盡。慶之在北中城。曉得北兵偷渡。顥大敗而逃。獨力難支。只得收兵南走。
 榮聞二將告捷。便引大隊人馬。盡渡黃河。分兵追趕。慶之七千兵士。死亡過半。
 可憐一個南朝大將。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得一英主助之何至
於此所謂愚者難與
 又值嵩高水漲。片甲不存。自料不能走脫。乃削去鬚髮。詐爲沙門。逃歸梁國。
 梁王念其前功。並不治罪。封爲右衛將軍。永興侯。結之過且說顥已逃去。都督楊
 津入宿殿中。灑掃宮闕。引領禁兵。直至邙山迎駕。榮引衆將亦至。面奏戰勝之
 事。請帝歸朝。駕入京城。以人多疑懼。大赦安之。封榮爲天柱大將軍。兆爲車騎
 大將軍。其餘將士。皆論功加賞有差。而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
 軍士江豐斬之。封其首以聞。元延明奔梁。臨淮王彧復歸於帝。帝不問。於是下

詔解嚴。元顥事一日接得邊庭文書。報稱韓樓餘逆。侵擾幽薊。醜奴稱帝。以寶

寅為太傅。進攻岐州。榮見帝曰。臣請歸北。以討餘賊。仍留天穆。世隆在京輔政。

又銅鞮伯高歡在山東二年。捉偽王七人。又斬邢杲於濟南。功大宜賞。合加儀

同三司之職。授為晉州刺史。隨手插入高歡為晉州刺史。伏後文強大之根。帝皆依奏。次日榮即起程。

帝親送之郊。文武百官皆集。榮歸晉陽。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

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

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行。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

百餘里。值賊將陳周領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

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皆以為不可。淵曰。此兵機也。如此乃可克耳。兵法攻心

為上淵得之矣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

走。追兵擒之。幽州平。榮以淵為平州刺史。賀拔岳奉命討醜奴。謂其兄勝曰。醜

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必得爾朱一人為帥而佐之。勝

爲之言於榮。榮大悅。以爾朱天光爲元帥。以拔與代郡侯莫陳悅爲左右大都督副之。天光初行。惟配軍士千人。馬亦不敷。時赤水蜀賊斷路。軍至漳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何懼焉。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天光還算虛心人岳遂進兵。擊賊於渭北。身自陷陣。賊衆披靡。大破之。獲馬二千餘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天光尙以兵少。淹留未進。榮聞之。怒。遣參軍劉貴乘驛至軍。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聞官軍至。自圍岐州。遣大將尉遲菩薩以兵拒於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吾與菩薩語。爾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緩相誘令人墮其術中而不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渡水追岳。岳先設伏於橫岡。賊至伏發。岳還兵擊之。賊敗走。乃下令賊衆。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遂擒菩薩。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岳乃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

熱。未可行師。俟秋涼再進。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聞候者言。信以爲實。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將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岳知其勢分。密勅諸軍即日俱發。攻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晝夜逕進。直抵安平城下。醜奴棄城走。岳輕騎追之。及平涼。賊未成列。副將侯莫陳崇。單騎冲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曰。得醜奴矣。衆皆辟易。無敢當者。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官軍進逼高平。城中執蕭寶寅以降。於是三秦皆復。關中悉平。此段表出賀拔岳善於用兵爲鎮守關西之本 二逆解至京師。寶寅賜死。結寶寅 斬醜奴於東市。論平賊功。加天光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步兵校尉宇文泰從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宇文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此宇文氏得關中之本也。提筆清楚 再說高歡平定山東。忽得聖旨。職陞儀同。遷爲晉州刺史。大喜。忙別了同寅文武。趕回并州。一日。到了晉陽。天色已晚。就往上黨坊

來。昭君接見。向前稱賀道。前爲軍將。今作朝臣。妾亦與有榮施。歡大悅。斯時高澄年八歲。女端娥。年十三。幼女亦漸長成。昭君抱出高洋來見。歡笑曰。吾出門時。汝尙懷於母腹。今亦二歲矣。設酒共飲。各訴離情。昭君指著高洋道。此兒甚奇。在腹時。吾一夜坐在黑暗中。忽滿房如月之明。巨細皆見。兒女共視。則云白光從我身出。帶敘高洋又將產之夕。夢見一龍頭掛天。尾垂地。張牙舞爪。勢狀驚人。生下來胸旁俱有鱗形。看來必是非常之物。歡戒勿洩。明日進見爾朱榮。參拜畢。首賀反正之功。次謝薦己之惠。榮大喜。謂歡曰。君往晉州。善自爲之。國家以晉陽爲根本。晉陽以晉州爲屏障。治內禦外。須小心在意。歡俯首聽命。乃啓曰。六渾蒙大王委託。敢不竭力。然必輔佐有人。斯克不負厥職。請以孫騰爲晉州長史。段榮爲主簿。尉景。庫狄干。竇泰爲副將。願大王賜此數人同往。榮皆許之。歡復拜謝。旣退。拜望親友。皆設宴相留。忙了數日。正要打點起程。忽劉貴奉榮之命來告曰。大王聞君有女端娥。與世子菩提。年貌相當。欲娶爲婦。特命

下官前來作伐。歡曰：王何以知我有女。極尋常事，從遠却不易。貴曰：王府有一相士張文理，爲王所信。前從上黨坊過，偶見令愛，相貌非常，額前紫氣已現，不出三年，定爲帝后。故大王聞而求娶。歡曰：此乃謊誕之談。大王何爲信之？若說對親，齊大非偶，何敢承命。况小女貌陋德薄，豈堪上配世子？願兄好言謝之。劉貴見他不允，便即別去。歡進與昭君言之。昭君曰：爾朱作事兇暴，恐難長保富貴。我亦不欲將女歸之。歡曰：但恐此事劉貴未必能了。是慮得我將自往見之，便即上馬往太原府來。但未識此段姻事，能回絕爾朱否？且聽下回再述。

北海王借兵掃蕩羣兇，若仍奉孝莊爲主，出師不爲無名。乃遽自稱尊，又疑慶之而不聽其計，安得不敗。爾朱任人遣將，知彼知己，姦雄智略，亦自可愛。高歡心知其姦，而故下之，又能不爲識破。其智又在爾朱之上。高洋始生，有許多徵應，乃知即割據偏安之主，亦天所命也。

第十七卷

趙嬪無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洩羣謀

話說六渾不欲對婚。又恐劉貴不善回覆。親自上馬。來見天柱。其時劉貴尙未出府。六渾稟見。榮卽召入。謂六渾曰。吾子豈不堪爲君壻耶。奈何拒我之命。六渾曰。非敢拒也。竊念大王勳名蓋世。四海一人。世子將承大業。非帝室名媛。皇家淑女。不足爲配。六渾之女。出自寒微。何敢攀鱗附鳳。妙在句句打入他心坎。豈難遂其命。深得其歡。榮聞言大喜道。卿旣不欲。我亦不強。遂與劉貴賜坐共談。又謂歡曰。晉州重地。卿宜速往。亦不必再來見我了。歡拜謝而出。貴退語歡道。非君自來。幾觸其怒。次日同了尉景等五人一齊起行。合府文武。俱來餞送。斯時僕從如雲。車馬擁道。昭君坐在車中。前呼後擁。迴憶逃奔并州時。氣象大不相同。好不快意。昭君至此吐氣略一將近晉州。官吏軍民。皆出郊遠接。蓋魏時刺史之任最重。兵馬錢糧。皆屬掌管。生殺由己。儼如一路諸侯。六渾到任以後。惠愛子民。撫恤軍士。刑政肅清。晉州百姓。人人感悅。一日。昭君語歡曰。吾在此安樂。未識父母在家安否。昭君歸歎

爲一身計。亦爲門戶計。豈有安樂而忘父母之理。

欲到平城探望一次。歡道不必。吾遣子茂去迎接一

家到此便了。隨令子茂前去。未及一月。婁家夫婦。俱已接到。父女相見。俱大喜。內干曰。高郎有志竟成。果不負吾女。歡曰。男兒不能建非常之業。尙居人下。何足掛齒。大丈夫有冲天之志。一刺史豈足爲榮。說罷大笑。於是署婁昭爲都督。以愛君嫁竇泰爲妻。內干夫婦大悅。話說晉州有一居民。姓穆名思美。生一女。名金娥。年十七。容色美麗。有鄰人子李文興欲娶之。思美不從。文興畫成此女形像。獻於汾州刺史爾朱兆。借刀殺人。人伎倆如是小。兆悅其色。文興爲硬媒。遣人搶女而去。思美惶急。來到刺史轅門喊救。六渾喚進。問其備細。卽命段榮領輕騎二十追往。拿住文興。奪女以歸。竟將文興問罪。斷女還家。思美雖已伸冤。猶懼爾朱兆不肯干休。再來劫奪。便央孫騰轉達。情願獻於六渾爲妾。六渾以問昭君。昭君曰。此女君已斷還。而復自娶。恐招物議。並非妾有妬心也。昭君是正論。六渾道。自他心願。娶之何害。况前見此女。實有傾城之色。吾不忍拒之。乃遂擇日納之後房。爾朱兆聞之大怒。一日。來到晉陽。榮正在賜宴。兆亦共飲。言於榮曰。高晉州奪取部民之女。

爲妾。恐干政體。榮曰。此細事。不足爲六渾累也。將貴以大功不計其道酒半酣。從容問諸將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亦天寶不凡因戒兆曰。爾非其匹。日後終當爲伊穿鼻。兆愈不悅。榮性好獵。不問寒暑。列圍而進。士卒必步伐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怒曰。汝畏死耶。卽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空谷中。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壞皮毛。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寫天寶兇暴嘗召天穆於朝。問以朝中動靜。留數日。共獵於南山。天穆諫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惟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大言曰。靈后不綱。掃除其亂。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多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交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不從命者。斬之。乃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

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更練精兵。分出江淮。蕭衍若降。賜以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輕騎。渡江縛取以來。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雖好大語

却氣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哉。天穆再拜曰。非鄙懷所及。榮欲密樹黨援。易河南州牧郡守。悉用北人爲之。天穆歸。附奏以聞。帝覽奏。疑之。謂天穆曰。河南牧守。皆克稱職。况北人不暗南事。恐未可易。天穆不悅。曰。天柱有大功於陛下。爲國宰相。卽請遍代天下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用數人。遂不許也。帝正色而言曰。天柱若不爲人臣。雖朕亦可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英語有英氣天穆語塞而退。榮見奏不允。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言耶。先是散騎常侍高乾邕。好任俠。其弟三人。次仲密。次敖曹。次季武。皆才勇。而敖曹尤武藝絕倫。人稱之爲楚霸王。皆與帝有舊。河陰之亂。乾乃聚兵於河濟之間。頻破爾朱軍。帝使人招之。遂同入朝。帝封乾邕爲黃門侍郎。敖曹爲散騎常侍。榮知之。奏帝曰。此等皆曾叛亂。不宜立於朝廷。帝不得已。並解其職。放

還鄉里。由是帝懷不平。又君臣嫌隙從此日深况爾朱后容顏絕代初入宮與帝甚相歡悅而性烈如火又極嫉妬六宮嬪御皆阻絕臨幸雖王府舊人亦不得見帝一面時三月中旬帝見春色甚好帶了內侍數人步入御園遊玩在千秋亭上憑欄觀魚有宮人進前曰紫華宮趙貴人見駕帝令人妃再拜帝問曰卿何知朕在此而來妃曰妾不知陛下在此偶爾至園聞帝在亭特來朝見帝賜坐與言昔日事命宮人置酒共酌蓋妃本舊侍帝素寵愛以后故阻絕舊情故見面依依不舍又謂妃曰朕不到卿宮幾年矣對曰二年帝曰朕雖至尊動息不能自主致令拋棄卿家說罷愀然少閒趙妃拜退帝亦回宮那知后已密知此事。趙妃死矣設宴對飲見帝默默不樂后曰今日誰惱聖懷對酒不飲帝曰懶於飲耳無所惱也后曰陛下休瞞千秋亭上趙妃以言語觸犯故帝不樂明日妾為帝治之。何勞費心帝驚曰趙妃係朕舊人與之略談數語有何觸犯勞卿責治后道擅出宮門一罪也私來見駕二罪也。輕加二罪妾主中宮自有法度陛下

何得以私愛而庇有罪之人。帝見其言詞不順。拂衣而起。后安坐不動。帝心愈恚。遂不顧而去。次日后御九華殿。會集諸妃貴人。下令曰。紫華宮趙貴人。自恃舊寵。驕縱不法。擅入御園。私預帝宴。大千宮禁。遂執趙妃於階下。命卽勒死。埋屍苑內。使暴悍已極諸妃見了。大驚失色。暗暗垂淚回宮。帝聞妃死。不勝傷感。然畏爾朱權勢。只得容忍。因念世隆是他叔父。或可勸諭。乃使人告於后。世隆拜見。賜坐殿上。后問何事至內。世隆曰。臣有一言上達。娘娘主持內政。執法過嚴。帝心不安。故命臣進見。願宏寬仁之度。毋拂聖懷。后大怒道。天子由我家得立。乃心愛他人。而反致怨於我。何忘恩若此。但恨我父當日。何薄天子不爲。而偏立之。依倚爾朱遂受如此挾制。女子小人所以難養。世隆曰。天柱若自爲帝。臣亦得封王矣。世隆遂出。復命於帝曰。臣奉陛下之旨。勸諭一番。后自此改矣。那曉爾朱后因帝不悅。兇悍愈甚。全無天子目中。帝是時外制於榮。內迫於后。日夜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臨淮王咳

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正勞聖慮。帝恐餘人
 覺之。因言曰。撫寧荒亂。真是不易。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在旁。皆覺帝意。因日
 毀榮於帝。勸帝除之。除之固是。但動者不過逆探帝。旨取悅目前。寧有深謀遠計耶。帝亦懲河陰之難。恐終難
 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榮又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罷
 退。蓋榮望得殊禮。故言之以諷朝廷。帝稱嘆其忠。心益惡之。乃召心腹舊臣侍
 中楊侃、李彧、右僕射元羅、城陽王徽、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尙書高道穆
 等入宮。密議其事。楊侃曰。臣有三策。乞陛下自裁。帝問何策。侃曰。密勒人馬。將
 在京逆黨。盡行誅絕。發兵拒守太行山。絕其進犯之路。如有兵來。與之死戰。詔
 發四方之兵。勤王救駕。或可掃除兇逆。徼倖成功。此上策也。初無良將。妄動干戈。此危道也。何足
策爲上帝曰。敵之非易。中策若何。侃曰。前日榮請入朝。視皇后挽婢。密伏壯士宮
 中。賺之入內。刺殺之。卽大赦。以安其黨。其間或可獲全。此中策也。帝問下策若
 何。侃曰。任其所爲。且圖目下之安。此下策也。帝曰。卿之中策。乃朕上策。衆卿以

爲然否。濟陰王暉業曰。榮若來。必有嚴備。恐不可圖。議至日晚。茫無定見。帝命

且退。衆官出。至太極殿北。忽見紅燈擁道。人從紛紛。遣人探視。乃爾朱世隆

圖害爾朱榮。接出遇世隆。渾如疾風暴雨。劈面而來。文情絕勝。

坐在殿西廊下。衆皆大驚。欲避不得。世隆已遣

人來請相見。衆臣不敢退阻。遂來西廊。向世隆施禮。世隆問曰。殿下衆官。在宮

議何朝政。至此方出城。陽王曰。天子閒暇無事。召我等閒談消遣。又因天柱不

受九錫。欲賜以殊禮。言論良久。不覺至晚。世隆冷笑曰。帝欲賜天柱九錫。自應

先與我語。諸公與帝商議一日。此中自有別情。但禍福自召。莫謂天柱之刀不

利也。說話時想見其顏色不善。說罷。起身便行。衆官聞之。皆失色而散。你道世隆爲何等候

在此。蓋早上探得諸臣入內。與帝私議。必有圖害之意。故等待出來。先行揭破。

以挫諸臣之氣。當夜歸府。便即寫書到晉陽。備說城陽楊侃等數人。終日在宮。

密謀圖害。我家大王若入朝。必須預爲之備。榮得書。大笑道。世隆膽怯。彼何人

斯。而敢圖我耶。其時天穆回并州。榮以書示之。天穆曰。長樂爲帝以來。勤於爲

政。萬幾皆自主張。欲使大權復歸帝室。城陽王等。結黨樹援。爲帝腹心。欲不利於大王。不可不信。榮曰。城陽王等皆庸奴。何敢作難。事未行而謀已洩衆人紛紛言之榮偏不信亦天幸也

其魏也。倘帝心有變。目今皇后懷孕。若生太子。我至京。廢黜天子。立外甥爲君。若

非太子。陳留王亦我女婿也。便扶他爲帝。兄意以爲何如。天穆曰。以大王之雄武。何事不可成功。且俟入朝。相機而動。僕雖不敏。願効一臂之力。宜與同死榮大喜。

次日復以書示北鄉公主。北鄉大驚曰。王不可不慮。昔日河陰之役。京中百官。皆不自保。懷恨實深。安得不生暗算。皇后深居宮中。外事不知。世隆探聽得實。故來告也。妾爲王計。不若且居晉陽。徐看朝廷動靜。外有萬仁、仲遠、天光、雄兵、甘萬。各據一方。內有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秉理朝政。爲王腹心之佐。王雖居外。遙執朝權。可以高枕無憂。何用入朝。致防不測。北鄉之言榮曰。天下事。非爾婦人所知。我豈鬱鬱久居此者。於是不聽北鄉之言。召集諸將。安排人馬。帶了妃眷世子。王府寮屬。親擁鐵騎五千。起身到京。正是先聲所至。人鬼皆驚。那知

大惡既盈。顯報將至。管教掀天事業。俄成夢。蓋世威權。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割。高歡辭婚。重違榮意。榮不知疑。反深信而重任之。此中可知天意。亦歡才智足以服之也。孝莊受制權臣。有如漢獻。但漢獻尙有伏后相與訴說心事。孝莊又復爲后所制。卽在深宮。展動亦不自由。較之獻帝更苦。獨能與近臣謀議。手誅兇渠。則獻帝遠不及耳。爾朱榮自恃過深。謾不經意。竟爲所戮。亦天誅惡人。禍來神昧者耶。

第十八卷

明光殿強臣殞命

北中城逆黨屯兵

話說爾朱榮離了晉陽。一路暗想。朝中文武。雖皆畏服。未識其心真假。因遍寫書信投遞。百官同我者留。異我者去。莫待大軍到京之後。致有同異。衆官得書。知他人朝。必有大變。盡懷疑懼。膽怯者辭官先去。中書舍人溫子昇。獻書於帝。帝初冀其不來。及見書。知其必至。憂形於色。雖欲殺之心實懼之一聞其來倒覺進退兩難武衛將軍奚毅。爲人剛直。當建議之初。往來通命。帝待之甚厚。猶以榮所親信。未敢與之

言情。毅一日見帝獨坐。奏曰。臣聞爾朱榮入朝。將有變易。陛下知之乎。帝佯曰。不知。毅曰。榮有無君之心。臣雖隸其麾下。不肯助之爲逆。若或有變。臣寧爲陛下而死。不能事之也。可忠帝曰。朕保天柱必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毅退。召城陽諸臣謂之曰。天柱將至。何以待之。衆臣皆勸因其入而殺之。帝問漢末殺董卓事。溫子昇具陳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至決裂如此。沉思良久。語子昇曰。此事死猶須爲。況未必死。吾寧爲高貴公而死。不願爲常道公而生。帝尙有剛烈之氣諸臣見帝意已決。皆言殺榮與天穆。苟赦其黨。亦不至亂。是時京師人心惶懼。喧言榮入朝。必有篡弑之事。又言帝必殺榮。道路籍籍。榮在途不知也。九月朔。榮至洛陽。停軍城外。帝遣衆官出迎。次日入朝。見帝於太極殿。賜宴內廷。世子菩提亦入見。帝宴罷出宮。還歸相府。衆官皆來參謁。世隆。司馬子如輩。進內拜見北鄉公主。明日榮復入朝。帝又賜宴。欲卽殺之。以天穆尙未召到。故遲而不發。榮舉止輕脫。每入朝見。別無所爲。唯好試劍馳馬。於西林園宴射。

常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匡坐唱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嗔嫌。卽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路見沙彌重騎一馬。榮令以頭相觸。力窮不能復動。使人執其頭以相撞。死而後已。狂暴之性。比前更甚。總是死期將至。天奪其魄。常語帝曰。人言陛下欲圖我。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從者不過數十人。又皆不持兵杖。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榮問之太史令。對曰。除舊布新之象。榮以爲己瑞。大悅。其麾下將士。皆陵侮朝臣。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寫爾朱手下人皆作自溺語。正蓄勢。跌落後文。世隆自爲匿名書。榜於門云。天子與城陽王等定計。欲害天柱。取以呈榮。勸其速發。榮曰。何匆匆。帝無能爲也。天寶一味。托大直。視帝爲掌中物耳。俟天穆至。邀帝出獵嵩山。挾之北遷。大事定矣。使

侍郎朱瑞密從中書省索求太利年間遷都故事。奚毅知之。密啓於帝。九月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從入大內。至西林園赴宴。酒至半酣。榮奏曰。近來朝臣皆不習武。今天下未寧。武備尤重。陛下宜引五百騎出獵嵩山。簡練將士。帝聞其言。不覺失驚。乃曰。近日精神未健。且緩數日行之。宴畢。二人辭出。帝謂同謀諸臣曰。事急矣。遲則恐無及也。乃謀伏李侃晞等及壯士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序。俟其入殺之。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此三人者。皆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可留。楊侃曰。若世隆不存。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宜赦之。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紛案訟全是慌懼

狀安排已定。嵩候榮入。次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卽起而去。侃等從東階上殿。見二人已至中庭。遂不敢發。一明日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皆不朝。甲午。榮暫入。卽詣陳留王家。又一飲酒大醉。遂言病發。連日不入。帝謀頗泄。預謀者皆懼。城陽王言於帝曰。以生太子爲辭。彼必入賀。因此斃之。此計帝曰。后孕

九月。可言生兒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甚多。彼必不疑。帝從之。宣言皇子生。諸人先於殿東埋伏。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天穆博。徽進曰。皇太子生。帝令吾來報知。榮猶不起。徽以手脫榮之帽。盤旋歡舞。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止博。與天穆並馬入朝。帝聞榮到。面色頓異。左右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子昇在殿作赦文已成。執以出。行至朝門。正遇榮自外至。問是何文書。子昇顏不改色。曰。赦。有騎榮不取視。遂入見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與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城陽王入。始一拜。榮忽舉首。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覺有異。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迎而手刃之。榮仆地。天穆欲走。安等持刀亂斫。同時皆死。明蓋矯健得史公刺客傳筆法世子菩提。騎將爾朱陽觀。及從者三十餘人。盡斬之。帝視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皆在去數。因曰。豎子若過今日。不可復制。於是內外喜譟。百官入賀。帝登闔闔門。下詔大赦。歡慶之聲。徧於洛陽。遣武衛將軍奚毅。前幽州刺史崔淵。將

兵鎮守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兵河陰。先是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變。奔赴榮第。時宮門未加嚴備。怡等議即殺入大內。爲天柱報仇。此計不善非勝止之。帝立敗矣。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動。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朱瑞雖爲榮所委任。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中路逃還。瑞尚不忘帝室。榮素厚司馬子如。榮死。自宮突出。至榮第。棄家不顧。隨榮妻子出城。世隆即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洶洶。惟強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將士離心。變生肘腋。不若分兵守河橋。回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走亦未遲。亦足示有餘力。子如叛臣計却去得。使天下畏吾之強。不敢畔散。世隆從之。收合餘衆。來攻北中城。奚毅知有兵到。忙領人馬出城迎敵。那知京兵脆弱。怎敵世隆之兵。兵刃方接。三軍敗走。毅親身搏戰。見兵衆散亂。心已慌怯。被田怡一刀。斬於馬下。崔淵拍馬欲逃。亦被亂軍殺死。奚毅崔淵不忠臣。世隆乘勝。遂據北

中城。令將軍田怡護從府眷。屯兵城內。身率諸將。屯兵城外。遙對洛陽。爲進擊之勢。朝廷大懼。前華陽太守段育。與世隆有舊。遣慰諭之。世隆怒其言直。斬首以狗。段育亦是忠臣十月癸巳朔。爾朱度律將騎一千。皆衣白衣。旗號如雪。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屍。帝升大夏門以望之。外兵遙望城上。圍繞龍鳳旗旌。知是駕至。乃齊呼萬歲。枉殺功臣。帝遣主書牛法尙謂之曰。非朕忘恩負義。實爲社稷大計。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度律對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屍。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皆慟哭。聲振城邑。爾朱榮故一且身死久同逆者

憤怒帝欲解散其黨而不得帝亦爲之愴然。又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爲國。東平葛榮。南退梁軍。西滅醜奴。北翦韓樓。功不在韓彭之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籤字。何可深信。亦是見我不殺汝。歸語長樂。吾爲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瑞不敢再言。歸白於帝。帝乃出庫中金帛。懸

賞於城西門外。廣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得萬人。以車騎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之。與度律戰於郊外。無如兵未素練。日有殺傷。不能取勝。而度律亦以所將兵少。斂兵暫退。且說爾朱后。連日不見帝駕入宮。夜來又夢見太原王浴血而立。心惡其不祥。因問宮使曰。天子近來議事。在那一殿。答曰。在光明殿。后曰。爲我去請駕來。宮使領命而去。還報曰。帝不在宮。與衆官上城去看河橋軍馬了。后大驚疑。暗忖道。莫非吾父生逆。致有軍馬臨城。遂召司殿內臣問之。內臣不敢隱瞞。將太原王被害。世隆兵屯河橋。報讎情事。一一奏知。后聞之。神魂飛散。放聲大哭。宮女扶睡龍床。飲食不進者三日。只恐榮害帝焉有帝害榮此變實出后所不料內侍奏知。帝入宮揭帳。坐於后側。謂之曰。爾父將行弑逆。朕迫於救死。不得不爾。卿念父女之情。亦當重夫婦之義。女子既嫁自應夫重於父勸諭再三。后涕泣不語。帝囑宮人小心奉侍。遂起身出宮。是夜皇子生。下詔大赦。帝復入宮看視。后已起坐。因問河橋軍馬曾退否。帝曰。未退。后曰。妾欲致書於母。勸其退軍。后尙有夫婦情帝曰。卿

若勸得兵退。足見卿忠心爲我。后卽寫書。曲致申好之意。帝大喜。便遣后親近內侍。將書送去。先到世隆軍前。世隆拆書一看。大怒道。此非后筆。乃詐爲之耳。將來人逐出營門。內侍抱頭鼠竄而歸。帝知世隆不肯罷兵。會集羣臣。共議却敵之策。衆皆惶懼。不知所出。唐臣一過危難先自怕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義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師。爲陛下。逕斷河橋。人性城陽王、高道穆、皆以爲善。苗乃募敢死之士五百人。安排火船在前。戰船在後。一更時分。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約遠河橋數里。將火船一齊點著。風吹火焰。烟透九霄。河流迅急。倏忽而至。河橋兩旁。皆已燒著。水勢火勢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見火光燭天。河橋被燒。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三百餘人。泊於小渚。以待南軍接應。久之。全不見有援軍到來。可世隆兵至。見官軍孤弱無援。盡力擊之。殺傷殆盡。李苗亦身被數創。仰天大呼。赴水而死。可世隆見河橋已斷。亦不敢久留。連夜收兵北遁。

次日帝聞苗死。甚加傷惋。贈封河陽侯。謚曰忠烈。猶幸世隆兵退。心下稍安。乃詔源子恭將兵一萬。出西道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司空楊津奏曰。今天寶已死。世隆雖退。然其黨尙多。萬仁據有汾并。仲遠雄鎮徐州。皆兵強將勇。天光獨占關西五路。侯莫陳悅。賀拔岳之徒輔之。一朝有變。入犯最近。尤可寒心。宜各加官爵以慰之。倘其不貪官爵則如何朱元龍進曰。關西一路。臣願賫勅前往。慰諭天光。就招涇渭二州刺史。使之歸順。管教陛下無憂。帝大喜。就命元龍賫了勅書。即日登途而去。未識天光肯受命否。且聽下回細說。

爾朱榮恃功自恣。蔑視主上。其不臣之心。夫人知之。貪富貴者。欲輔之爲逆。卽有一二有人心者。又無才無力。不能少展一謀。孝莊獨出己意。卒手刃之。此著差強人意。世隆直逼河橋。滿朝無能禦者。幸李苗慷慨赴軍。燒斷河橋。世隆方畏懼而退。如李苗者。真鐵中錚錚者矣。謚曰忠烈。宜哉。

第十九卷

戰丹谷陣亡伯鳳

縮黃河天破洛陽

話說孝莊帝懼爾朱餘黨反亂。赦罪加爵。先遣朱元龍安撫關西。又聞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屠殺城中人民無遺。惟希質走免。搆殺一處乃召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討之。先是高敖曹放歸田里。復行抄掠。榮殺誘而執之。拘於晉陽。及入朝。帶之來京。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高乾聞帝誅榮。亦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糾合義勇。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日後京城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也。何不留在京。緩急可使。乾垂淚受詔。敖曹拔劍起舞。激昂慷慨。誓以死報。帝壯之。二臣辭去。帝還朝。入見后。時太子生十八日。后體已健。與帝並坐於御榻之上。帝問曰。爾家叔姪弟兄。誰強誰弱。后曰。世隆天光輩。皆庸才。惟萬仁雄武難制。又剛暴好殺。若有變動。京師諸將皆非其敵。不惟陛下不免。恐妾亦難保。后亦畏之。可見萬仁平素兇暴。竊爲陛下憂之。帝嘆曰。人事如此。未識天意若何。朕聞卿素曉天象。今夜同往一觀可乎。后應曰。

可。宮中自有高臺一座。以備觀星望氣之用。於是夜宴過後。待至三更時分。帝與后同登臺上。於萬仁未起兵前。插紗帝與后觀星望氣。共受法。禍恐不但生出異樣。景色亦行文急脈。緩受法。萬里無雲。星月皎潔。后指謂帝曰。此文昌星也。色甚暗。主大臣有災。此中台星也。其光亂。主朝綱不靜。紫微星。帝座也。光尙明而位已失。奈何。帝少時。亦曾習學天文。略識星象。細視之。果然。又見東方一星。豪光燦燦。紫氣騰騰。其上有雲。成龍虎狀。后大驚曰。此天子氣也。不知誰應之。看罷。長嘆一聲。帝亦知之。曰。我不久矣。相與歔歔泣下。明日。帝召司天太史問之。言與后合。心益不樂。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朱元龍過了潼關。行至涇州。是時天光侯莫陳悅。皆在涇州。與賀拔岳商議進退。三人聚在一處。便省却多少周折。聞元龍至。邀接入城相見。天光謂之曰。汝事天柱不終。改事帝室。來此何幹。元龍因述朝廷赦宥之恩。招徠之意。欲其免生疑懼。臣附王家。天光聞之。大怒曰。汝忘天柱大德。乃以利口誘我耶。欲拔劍斬之。賀拔岳急起止之曰。將軍勿性急。元龍乃君家故人。有話細商。天光會意。遂復坐下。岳曰。天

子既加恩我等。自當拱手歸順。今夜就修文表。煩兄轉達便了。因留元龍私署住下。天光退而問計。岳曰。吾聞汾州萬仁。已據晉陽。必引兵向闕。俟朝廷北禦萬仁。吾等暗襲京師。便可得志。若殺元龍。彼必嚴備西路。未可長驅入洛也。吾陽爲臣服。按兵不動。以弛朝廷之備。天光、陳悅皆稱善。於是厚待元龍。其實岳之意。不欲天光起兵。假言止之也。表明賀拔岳心迹亦即破胡阻住田怡之意再說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率輕騎三千。進據晉陽。以爲根本。聞北鄉公主及世隆軍至長子城。飛騎來見。詢問天柱被害之由。切齒怒曰。彼既酷害天柱。寧得復爲之臣。不如另立新君。以令天下。然後舉兵復讐。但元氏子孫。不知何人可立。世隆曰。并州行事太原太守長廣王暉。可奉以爲帝。乃回并州。共推暉卽皇帝位。斯時立帝不過如店家掛招牌只圖好看改元建明。立爾朱氏爲后。卽兆長女也。大赦。兆與世隆俱進爵爲王。於是建立義旗。傳檄屬郡。整率六師。爲直取洛陽之計。又欲徵發晉州人馬。慮歡不從。乃以新主命。封歡爲平陽郡公。賜帛千端。召其同來舉兵。歡不欲往。遣長

史孫騰詣晉陽。致書於兆曰。歡承太原王厚恩。待我以國士。與我以富貴。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報。輒聞大變。痛心疾首。欲興師問罪。自慚力弱。足下風馳雷掣。舉兵犯難。雪不共之仇。伸家門之怨。欲以歡爲前驅。肝腦塗地。亦何敢辭。假意推崇

偏語語似
出真心

特山寇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寇平之後。定當親率三

軍。隔河爲犄角之勢。絕詞令妙萬仁見書不悅。謂孫騰曰。還語高晉州。吾得吉夢。夢

與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藟草。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

以此觀之。往無不克。人的是愚今晉州不能自來。當遣一將來助。庶見同盟之義。

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如不遣將相從。彼

必覺吾有異。謂尉士真曰。必得君去。方免兆疑。士真領命。即日起行。來到晉陽。

見兆曰。晉州不暇隨征。特命僕居麾下。稍效奔走。兆大悅曰。士真來。吾無憂矣。

於是萬仁自領精騎五千爲先鋒。北鄉公主同了世隆權主中軍。度律、彥伯爲

後隊。催起人馬。卽日進發。行至丹谷。有都督崔伯鳳領兵守把。兆攻之。關上矢

石交下。不能前進。兆令軍士辱罵以激之。伯鳳怒。親自出戰。方排開陣勢。兆大喊一聲。單騎沖入。將伯鳳一鎗刺死。兵衆亂竄。遂乘勢殺進谷口。守兵盡逃。源子恭聞谷口已失。亦率衆退走。兆於是倍道兼行。一日夜行七百里。直至黃河渡口。兵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朝廷兵將可知。先是半月前。渡口有一居民。夢人謂之曰。爾朱兵馬將到。命汝爲灑波津令。縮黃河之水。以利其濟。夢覺。逢人言之。人皆以爲妄。不三日。其人遂死。兆至河口。正因洪流阻住。無計可施。忽有一白衣人。來至軍前。高叫道。大兵欲渡。須隨我去。兆召而問之。其人曰。灑波津河流極淺。徒步可涉。我爲引路。以濟大軍。兆奇其言。便引衆隨至津邊。其人一躍入水。俄而雲霧四塞。狂風大起。良久風息。水勢大退。令人試之。水不及馬腹。叔數應爾即惡。人天亦助之。兆大喜曰。此天助我也。策馬竟渡。大衆盡濟。忽焉狂風又起。黃沙蔽地。大霧遮天。日黑如夜。兵至洛陽。城中全不及覺。遂入城。兵圍大內。搗鼓吶喊。天忽開朗。宿衛人始知敵至。倉猝之際。鎗不及持。箭不得發。疾雷不見。掩耳。遂皆散走。時

帝在宣政殿。正憂丹谷失守。與羣臣商議拒敵之策。欲自帥軍討之。華陽于鵞
 曰。黃河阻隔。兆安得渡。帝不必輕出。忽聞外面喊聲如沸。遣侍者出視。無一回
 報。帝知有變。自帶內侍數人。步出雲龍門觀望。見城陽策馬從御街過。連呼數
 聲。不應。回頭一看而去。可城陽急欲退步。賊騎已至。執帝送至永寧寺。鎖於樓上。
 帝失頭巾。寒甚。就人求之。人莫之與。可憐兆入宮。縱兵大掠。搜獲臨淮王彧。范陽
 王誨。青州刺史李延賓等數人。皆斬之。進至后宫。后閉門拒之。兆出坐殿上。用
 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命爾朱智虎。入見皇后。假言欲立太子爲帝。智虎進內。
 叩宮求見。述兆之言。后信之。命乳保抱出太子。至顯陽殿見兆。時太子生二月
 矣。兆怒目視之。卽將太子撲殺階下。并乳保殺之。是夜宿於宮中。汗辱嬪御妃
 主。盜賊所爲次日下午令。百官不許一名不到。如違立斬。於是文武皆集。俯首惟
 命。可憐敢死効忠之士耶。兆素惡城陽王。知己逃去。著各處嚴捉。城陽走至南山。茫
 無所投。想起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定念舊恩。既欲人念爾

恩帝必能庇我於難。遂往投之。尙有黃金百斤。馬五十四。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私謂子弟曰。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假言怖之云。風聲已露。官捕將至。王不如逃於他所。以待事平。城陽懼。單騎而走。祖仁使人邀於路殺之。送首於兆。此一去之報而兆亦不加勸賞。一夜夢徵謂己曰。我有黃金二百金。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以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只道被人首告。望風款服。實供得金百斤。馬五十四。兆疑其故意匿半。依夢徵之。嚴刑拷問。祖仁懼死。將家中舊有金三十斤。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以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又抄扎其家貲。并其子弟殺之。方罷。天道昭然何嘗放過然未幾世隆及北鄉公主至。意兆必遠接。而兆自恃功高。竟不出迎。世隆不悅。入城。安營於教場地面。乃與度律、彥伯、司馬子如、劉貴等。一齊入朝。兆見世隆。全不加禮。責之曰。叔父在朝。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俱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伏後爾朱互相疑爾

朱后亦怨萬仁行兇。聞其母已到京中。乘輦出宮。私自來見。對了北鄉大哭。訴
 兆無禮。撲殺皇子。乞恩於母。欲保全帝命。北鄉曰。今日萬仁必來見我。看他言
 意若何。俄而兆至。北鄉先稱其功。克光前人之業。極在他手。雖北鄉亦不得不屈意奉承。兆大悅。
 知后在此。請見。后出。兆出拜。見后憂愁滿面。因曰。后何戚戚。帝殺天柱。我本欲
 殺帝。特看后面。祇殺其子。幽之永寧寺中。北鄉曰。太子已死。不必言矣。但汝妹
 年少。况你叔父所鍾愛者。今天子生死。權在姪兒。切莫加害。使完夫婦之好。兆
 曰。彼既負恩於前。我豈可留禍於後。后方年少。及時另招佳壻。不失終身富貴。
 於帝復何戀焉。后變色曰。忝爲帝后。而再圖他適。此玷辱家門之事。寧死不爲。
后雖兇悍。此致語尚有人心。后又請於兆。欲見帝一面。兆命副將二人同隨行宮女。送后入
 永寧寺中。帝見后。失驚曰。此何時而卿來見我耶。淚隨言下。后抱帝大哭曰。妾
 今日忍死以待陛下耳。帝曰。我不得生矣。卿才勇過人。非尋常之女。異日或能
 一洗吾冤耳。后且拜且泣曰。妾終不負陛下。生離死別。只在今朝。皆淚出痛腸之言。言未久。兆已

使人催迫。后不得已。辭帝下樓。泣下沾襟。左右無不灑淚。北鄉公主知后已回宮。欲要進宮看望。又恐萬仁奪去軍馬。更何倚賴。只得住守營中。忽報仲遠天光求見。忙即請入。你道二人何以至京。蓋前此天柱死。仲遠反於徐州。敬宗命鄭先護為主將。賀拔勝為副將。以討之。前帶補先護疑勝黨與爾朱。屏之營外。故屢戰不利。及洛陽已失。先護奔梁。勝遂降於仲遠。於是仲遠入洛。天光從岳之計。按兵不出。後聞兆已入京。故輕騎來見。同到營中。參謁北鄉。北鄉見後。亦令勸兆勿殺天子。二人曰。事勢如此。恐言之無益。二人辭退。未幾。各還舊任。兆屢欲殺帝。一日。得高歡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歡所長服者唯榮。榮死兆不足與其事。矣。故歡反以辱天子為重。天兆不悅。謂司馬子如曰。賀六渾何反作此言語。子如曰。六渾徵天柱之難。欲大王行寬仁以結人心耳。因亦勸兆宜從六渾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思之。但未識兆果不害帝否。且聽下回分解。

爾朱兆兇暴。更浮於榮。乃稱兵犯闕。黃河無阻。天意可知。爾朱后始黨父

兄爲惡。殊可痛恨。惟不忘孝莊。誓不改適。亦見烈性。寇仁祖受恩不知報。又復利其所有。妄希重賞。要殺於路。真是反覆小人。夢見於兆。追金追馬。捶撲而死。固所應得。雖在極淆亂時。天道終不爽也。

第二十卷

救帝駕逢妖被阻

戰恆山釋怨成親

話說司馬子如前本黨於爾朱。棄家從行。及回洛。見妻子無恙。深感朝廷寬宥之恩。頓改初志。欲救天子於難。故與兆言如此。一日尉景來。置宴後堂。密與商之。景曰。我來時。曾受六渾囑咐。教我隨機應變。有事來報。今君有救帝之心。不如密報晉州。令以兵來。我與爾爲內應。以救聖駕。子如曰。吾觀萬仁。不久將還并州。俟其去。然後可圖。世隆輩無能爲也。景然之。且說河西有一賊帥。名紇豆陵步蕃。手下精兵廿萬。戰將千員。其妻洞真夫人。又有妖術。甚是利害。伏後萬仁連敗前敬宗在位。曾下詔徵之。使龔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欲還晉陽禦之。將朝中事。託付子如。副將張明義與子如不睦。正好機

著人事。人讒於兆曰。子如之心。不可測也。前者尉景在子如家中。談論大王過惡。至夜方散。不知謀議何事。兆聞大怒。卽召尉景問之。景性剛直。出語不遜。兆怒。仗劍下階。欲斬之。景亦拔劍相迎。士真不畏權勢然所恃者尙有數在慕容紹宗急起止之曰。大王勿怒。喝退士真。士真出。飛馬而去。紹宗私語兆曰。尉景六渾至親。今大王方仗六渾爲助。奈何斬其親將。若殺之。是離六渾之心。而生一敵也。紹宗有遠見兆悟。乃召子如問之。子如曰。士真背後並無傷犯大王一語。兆曰。此將軍張明義言之。幾誤吾事。因亦不追尉景。景奔歸晉州。兆欲行。以世隆鎮守洛陽。而先遷帝駕歸北。時永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帝與侍衛等五百餘人。鐵騎三千。半夜起發。號令嚴密。人無知者。次日朝臣方知帝去。有泣下者。泣亦益歡在晉州。門吏忽報尉景至。急起接見。問何以倉猝歸來。景備述兆欲害帝。與之爭論。將加刃於我。故單騎奔歸。歡曰。兆已起疑。必先遷駕。然後起行。因吩咐段韶婁昭二將曰。此地有恆山。地險而僻。帝駕北行。必從此過。汝二人點三千人馬。伏于山下。駕

至。要而截之。奉帝以歸。欲之此舉直欲挾天子令二將領命而去。那知此去。不惟救駕不成。反生出一件奇奇怪怪的事來。也是魏運將終。天使六渾又得一閩中良將。再說婁昭。段韶領了三千軍士。行至恆山脚下。扎著營盤。婁昭道。此處山路崎嶇。人煙絕少。恐有寇盜出沒。須要小心防備。段韶曰。天寒地凍。兵士行路辛苦。尤不可貪睡失事。於是坐在帳中。設酒對酌。旁侍親卒數人。一更以後。忽聞外面狂風大起。吹倒寨門。帳中燈燭盡滅。黑氣罩地。咫尺莫辨。風定之後。燈燭漸明。帳中諸色俱在。單單不見了段婁二人。想空起波爲行文生色副將頭目俱聲詫異。點起火把。遠近追尋。杳然不見。鬧到天明。只得遣人飛報晉州。歡聞之大駭。忙點輕騎三百。帶了數將。親自前來。到得大寨。天色已晚。隨命諸將各守營內。獨領三百軍兵。進至恆山谷口安營。當夜獨坐帳中。三百軍人。皆執刀侍立帳外。起更以後。果然狂風又作。黑霧迷天。左右燈火皆暗。獨高公桌上。火燄不滅。歡凝神靜坐。只見一獠牙青面之怪。在帳口欲進不進。拽滿弓弦。一箭射

去。大喝道著。那怪中箭而逃。如虛象偏寫歡即追出。俄而燈火齊明。衆皆無恙。歡

乃知段婁當夜。果爲妖精攝去。謂衆曰。鬼怪屬陰。故夜間敢於橫行。且俟明日。

進兵搜滅。以救二將。於是坐守至曉。隨即起兵前往。約走數里。全不見人。忽飛

沙捲地而起。衆皆迷目。又亂石如雨點打下。不能前進。獨六渾馬上。沙石不能

近身。只得棄了衆軍。一騎向前。沙石能打衆軍不能近六渾是妖亦不足恃也然亦必六渾獨進方寫得水窮山盡又見雲起

之又行數里。天氣開朗。見一座廟宇。建在山岡之上。規模壯麗。甚是顯赫。行至

廟前。門上懸一大額。額書恒山大王之廟。下馬走入殿內。坐著一尊神道。儀從

整肅。爐中香烟裊裊。回頭一看。婁昭段韶儼立在旁。容貌服飾。不異生平。四體

皆化爲石。莫極令人莫測其故大駭道。是何妖邪。弄人若此。但如何解救。廟中又寂無人

影。即欲一問。亦不可得。一時大怒。遂拾取黃泥一塊。在粉牆上大書。魏晉州刺

史高。諭恆山王知悉。有部將二員。被汝攝來。變爲石人。三日之內。將二人送還。

萬事全休。如若不從。定當折汝廟。毀汝像。決不輕恕。勿貽後悔。摸不著頭路之得以空言嚇之

寫罷。出廟上馬。聽見隔林有伐木之聲。尋聲而至。見一樵夫。呼而問之曰。廟中是何神道。誰人供奉在此。樵夫曰。是山主之廟。此山有百里廣大。居民無數。皆伏大王管轄。大王在日。法術高強。能呼風喚雨。走石飛沙。人在百里之外。能憑空攝來。故人人畏服。去年亡過。遺下一女。號桐花公主。掌管山中事業。爲此建廟在此。凡有過客。須入廟焚香祭獻。方得安靜過去。如有觸犯。被大王攝至廟中。變爲石人。永世不得超生。說得可畏之極高公道。我正爲此問你。我有部將二人。被他攝來。化爲石人。未知如何可以解救。樵夫曰。若要解救。須求女王。女王法術與大王一般。高公曰。女王何在。你去對他說。我是晉州刺史。叫他速來見我。樵夫大笑道。女王一山之尊。就是皇帝也。召他不動。何況一個刺史。此間官勢行不得說罷。奔入林中去了。六渾又氣又惱。欲去求他。心上不甘。欲竟出去。此事作何處置。又乘風沙進來。走過幾箇崗嶺。認不出舊路。看看日色將午。腹中又饑。只得覓路下山。纔轉一彎。忽金鼓震地。山凹內擁出一隊人馬。以下極力寫桐花鎗刀密布。

劍戟如麻。引出紅旗一面。大書桐花女帥。青絲馬上。坐著一位女子。錦袍繡甲。手執雙刀。生得輕盈體態。容貌如花。高叫道。甚麼晉州刺史。敢來這裏送死。高公道。只我便是。女王道。你莫非朔州賀六渾麼。高公道。既知我名。何不下馬投拜。女王笑道。我便肯了。只怕手中兩把刀不肯。語妙高公便喝道。胡說。女王也不回言。舞刀直前。高公挺鎗而迎。衆將皆來助戰。女王喝退。與歡戰了數合。回馬便走。高公追去。只見女王身邊取出紅繩三尺。望空一拋。頓時黃雲斗起。雲中一條火龍。張牙舞爪。飛下拿人。六渾見了。驚得神魂失據。口中大喊一聲。似有一道豪光迸起。寫得聲勢入神火龍落地。雲影全無。女王見火龍拿他不住。便道將軍果是英雄。但有一言。天色已晚。將軍人馬俱困。欲屈到小寨。權住一宵。明日送還二將。將軍能無懼否。再下一句激語要其必去六渾暗想。欲與力敵。孤掌難鳴。不如到他寨中。以好言諭之。便應道。我何懼哉。女王收轉兵馬。六渾挺身隨行。又行數里。望見寨門。氣象甚是嚴整。女王已下馬拱候。高公亦下馬。上前施禮。請至堂上。

分賓坐定。茶罷。吩咐擺酒。對坐共酌。高公見他禮意殷勤。舉止溫柔。啓口道。敢問女王何以獨處荒山。女王道。妾祖胡承德。宣武朝曾立功勳。授武衛將軍之職。表明出身原是官宦家女爲姦人謀害。挈家逃入恆山。此山素有強寇。被吾祖收服。遂爲一山之主。吾祖去世。吾父胡十達繼之。曾遇異人。傳授奇術。能驅使鬼神。變易人物。妾亦得其傳授。不幸上年父死。祇留妾身一人。只得據守故業。手下有兵三千。一半耕田。一半打柴。諸山各有月米進奉。君父臨終時。曾言當代英雄。惟賀六渾一人。異日相遇。汝可歸附。以了終身。方才冒犯。聊以相試。既有父命又要面試其能

桐花擇配 其非草草今見將軍名不虛傳。不忝厚顏。願以身事高公道。觀汝氣度。原非尋常女子。若不改邪歸正。徒然埋沒一生。但我已有妻室。如何屈你居下。果肯歸順朝廷。待我與你另覓良緣。庶爲善策。此數語尙有道理桐花道。妾雖女子。亦知父母爲重。况平生志氣。誓非英雄不嫁。君若不棄。雖爲側室。亦所心願。六渾初時。毫無允意。今見桐花語語出自真誠。頗生憐念。况美色在前。能不心動。遂允諾不

辭。當夜即備花燭。忙排香案。寨中自有女樂。於是管弦齊作。簫鼓喧闐。交拜之後。送入房內。遂成夫婦之好。桐花年方十八。猶然處子。桐花足重處歡益大悅。次日起身。六渾請救段婁二將。桐花曰。君莫慌。妾已使人去請矣。未幾二人至。見六渾同一美貌女子並坐堂上。茫然不解。六渾指桐花曰。汝二人性命。全虧女將救活。遂與言結親一事。二人進前拜賀。桐花忙即擺酒壓驚。六渾又謂桐花曰。諸將在山下等候已久。我先同二將回營。然後再來接汝。桐花曰。已是一家人。拍一語何不去召諸將同來聚會。然後一齊收拾起身。六渾從之。遂遣嘍囉數名。隨了段韶去請。其時竇泰、彭樂、孫騰等。等了一晝夜。不見主帥回營。帶了兵卒。一齊趕上山來。只見三百軍士。整整的守在谷口。問他山中消息。說屢次進兵。都被沙石打退。竇泰道。此時主帥在內。安危未卜。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顧。那裏怕得沙石。衆人聽了。大家鼓勇而進。將一面出山相召一面慌急趕進方是諸行神情不然死守在外竟成木偶矣諸行了數里。見有數十騎跑來。段韶亦在馬上。衆軍道。段將軍有了。韶見諸將。亦勒

馬相候。竇泰問道。主帥何在。段韶道。虧得主帥尋著女將。方能救得性命。如今已與主帥結爲夫婦。特請公等到寨飲酒。衆人皆喜。遂同到大寨。直進堂中。與六渾相見。坐下細談委曲。俄而桐花出見。衆人看了。暗暗稱異。只道山野之女。那知風流齊整。不讓閨閣名姝。皆上前施禮。少頃排上宴來。衆人依次坐定。桐花另設一席相陪。旁邊女樂齊奏。歡呼暢飲。酒至半酣。衆人問婁昭若何變爲石人。昭曰。被攝時。茫然不覺。直至有人來請。如夢方醒。衆人又問桐花是何法術。桐花笑曰。此術正用之驅妖除怪。大用之移天換日。駕霧騰雲。至於變人爲石。不過如蠻中小技。木換腿。豆易睛之事。無足異者。極怪異事。桐花却說得極平常。故妙。然逆天而行。亦足以亡身。故我一心歸正也。說罷。衆人大笑。宴至更深。各自安寢。明日桐花謂歡曰。昨夜夢父來告。廟中壁上。被君寫下數句。將受陰責。求君洗去。可以免罪。餘波亦六渾道。旣爲一家。我亦當入廟焚香。洗去字跡便了。又謂桐花曰。汝寨中所蓄女子太多。皆被你父別處攝來。留下數人足矣。餘俱費發銀兩。送還其父母。桐花點頭稱善。又遍召山中兵卒。謂之曰。願從者編入隊伍。不願

從者賞銀十兩。悉由自便。衆皆叩首願從。於是檢點倉廩府庫一應什物器皿。載歸晉州。臨行又將大寨拆毀。免使後人盤踞。處置得好六渾此番獲一內助。兼得無數兵馬錢糧。人人皆喜。同到營中焚香再拜。刮去壁上字跡。只見案上供著一箭。一箭不遺。用筆細題六渾取看。乃是前夜所射之箭。曰。此蓋交還吾也。命收之。桐花因知高公後必大貴。故其言神欽鬼伏如此。私心益喜。回至大營。探聽帝駕遠近。報言已經過去。白白裏舉動了一番。只得收兵回去。未至晉州。段韶妻昭先歸報知。昭君聞之。雖喜二將得還。知有妖婦同歸。心懷疑懼。及六渾至。先來見曰。君娶他人猶可。如何娶此興妖作怪之婦。令其與奴同居。異日彼爲刀鋸。我爲魚肉。必致我命難保。君如娶之。願甘退避。昭君雖賢亦不能不慮到此六渾聽了大驚。但未識兩下相見。作何相待。且聽下回分解。

方寫高歡發兵救駕。忽入桐花公主一段。正如龍爭虎鬪之時。忽然鸞鶴舞空。仙音聒耳。令讀者捉摸不定。行文秘妙。所謂濃淡相生。疏密相間也。

最得龍門筆意。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 部 四 册

秦 漢 演 義

定 價 八 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分訂四册。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為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經 批 教 育

是書以演義體裁敘述秦漢事蹟用意正大措詞明顯俾一般不能讀史記漢書之人藉此亦可略得歷史之智識其有裨於通俗教育洵非淺鮮

袖珍小說

◀ 元二價定册十二部全 ▶

世警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情言	偵探	偵探	偵探	偵探	理想
中山狼	海棠魂	青酸毒	傀儡美人	玫瑰花下	羅仙小傳	三名刺	三疑案	狡獪童子	易形奇術	
二角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二角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偵探	社會	科學	偵探	神怪	情言	偵探	偵探	科學	俠行	
狡兔窟	蠱情記	幻想翼	銀鈕碑	黑衣教士	五里霧	一聲猿	怪醫案	薄命花	路難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一角	一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言情

- 飛絮欺花錄 三冊 七角
- 僑踪萍合記 二冊 四角五分
-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 碎琴樓 二冊 二角
- 大木 六角
- 小木 三角五分

醒世

- 醒遊地獄記 一冊 一角五分
- 掃迷帚 一冊 二角五分
- 瞎騙奇聞 大木 一角五分
小木 一角
- 二女懺情錄 一冊 二角五分

教育

- 教育部獎 女學生 一冊 二角五分
- 教育部獎 小學生旅行 一冊 一角五分
- 教育部獎 埋石棄石記 一冊 二角五分
- 教育部獎 孤雛感遇記 大木 二角五分
小木 一角五分

社會

-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五分
- 文明小史 二冊 一元
- 茶寮小史 一冊 二角五分
- 新舊家庭 正續各冊 各四角
-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 金陵秋 一冊 四角
- 僊城奇案 二冊 四角五分
- 蠶尾毒 二冊 五角五分
-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 市聲 一冊 五角五分
- 學究新談 二冊 六角
- 慘女界 二冊 八角
- 玉佛緣 一冊 一角五分
- 老殘遊記 二冊 小本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
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7.47
9
2

北史演義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47

249

2:3



3 0614 7053 4

北史演義卷二十一

北史演義第三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實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一卷

爾朱兆晉陽敗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話說婁昭君因六渾娶了桐花女。慮爲己害。心甚不樂。六渾曰。汝勿憂。彼雖山
 寇之女。心地却良善。人亦溫柔俊雅。况有我在。豈不能制一婦人。俄而桐花至。
 夫婦在堂相見。昭君見桐花容顏美麗。和氣迎人。絕無凶暴之相。心下稍安。桐
 花見昭君面如滿月。體態端嚴。知是正室夫人。忙卽跪下拜見。昭君亦下跪答
 禮道。女王是一方之尊。妾何敢當此大禮。桐花道。向在山中爲王。今日進府。便
 是府中人了。夫人乃一家之主。得蒙收錄。已爲萬幸。敢不下拜。桐花却拜罷。遜
 坐。昭君道。吾不敢有僭。桐花曰。夫人若此謙抑。是外我也。六渾謂昭君曰。序齒

A 212928
07850



還是你長。竟以姊妹相稱便了。二人遂遵六渾之命。又令長幼眷屬。盡行相見。排宴後堂。合家歡聚。桐花自進門後。小心事主。與昭君甚是相得。尤愛高澄。澄亦以母稱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至晉陽。幽於三級佛寺。萬仁歸。防守甚嚴。時建明帝在并州。兆往見曰。今步蕃南侵。臣將討之。陛下在此。慮有驚恐。請遷駕于長子城。任他指擲俟賊亂平定。然後擇日還朝。建明不敢違。即日遷去。城遠晉陽五十里。一日秀容告急。報說步蕃以救駕爲名。奪去沿邊四郡。現今兵臨城下。日夜攻打。秀容危如累卵。兆謂諸將曰。秀容吾根本地。今被步蕃圍困。須速救之。但彼以救駕爲名。人心易惑。必先除了孝莊。使彼無名可托。慕容紹宗力諫以爲不可。兆不聽。遣人縊敬宗于三級佛寺。兆無能退兵。縊死敬宗。不但兇暴。亦且無謀。并陳留王殺之。其妃亦爾朱榮女。大罵兆。兆亦逼令自殺。次日起兵十萬。親禦步蕃。兵至秀容。步蕃知兆來。退軍十里。排開陣勢。發書討戰。萬仁帶領兵將。奮勇而來。步蕃私語洞真夫人曰。吾先與戰。佯爲敗走。汝伏兵於旁。從而截擊。作法

破之。步蕃夫婦謀定後戰使他片甲不留。則秀容垂手可得。夫婦計議已定。步蕃出陣高叫道。欺君之賊。速來受死。萬仁大怒。拍馬舞鎗。直奔步蕃。步蕃舉刀相迎。戰了數合。步蕃本事本不及萬仁。看看敗下陣來。萬仁趕去。衆將齊上。河西兵盡皆退走。追至數里。約近南山。忽然狂風大起。沙霧四塞。天昏地暗。彼此不能相見。四面喊殺之聲。如有千百萬人馬湧出。石塊如雨。妖利害當之者頭破腦裂。兵士各顧性命。四路逃竄。萬仁心慌。亦望後飛馬而走。將至秀容。天色漸朗。只見一員女將。領了數萬人馬。攔路截住。大喝道。我洞真夫人在此。敗將休走。萬仁此時。僅有殘兵百餘。又怕妖法利害。焉敢戀戰。奪路而走。急急逃入城內。其餘跟隨軍士。被蠻兵殺得罄盡。十萬兵馬。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外邊攻打又急。算來孤城難守。隨即棄城而逃。步蕃得了城池。領軍追趕。萬仁且戰且走。連敗十三次。方到晉陽。閉城拒守。有勇無謀乃召諸將問計曰。寇強難犯。若何禦之。參軍高榮祖曰。步蕃兵勢甚大。兼有妖婦之助。以大王之雄武。尙且

失利。何況帳下諸將。唯有高晉州智勇兼備。手下良將又多。大王須召之併力。則敵可破矣。兆曰。六渾與吾有嫌。召之恐不肯來。衆將曰。六渾素受天柱厚恩。必不以小嫌棄大義。兆乃修書一封。遣使者二人。星夜往晉州求救。不得已不歡得書。問諸將曰。步蕃兵逼晉陽。兆來求救。當救之否。尉景曰。兆乃國賊。今敗於步蕃。正宜視其滅亡。何用救之。衆將皆以爲然。歡微笑道。諸君但欲洩目前之忿。不顧後日之患。步蕃負固久矣。被他奪去并州。撫而有之。兵勢益大。將來必爲中國之患。是生一勁敵也。到見得不如乘此爭戰方始。與兆併力滅之。可免後憂。兆乃匹夫之勇。除之甚易。不足慮也。衆皆歎服。於是使人先去回報。援兵卽至。以安兆意。遂點竇泰。彭樂。尉景。段韶等。將精兵三千。往山西進發。又進謂桐花曰。聞蠻婦妖術利害。欲帶卿去。以破其術。桐花欣然受命。桐花借此正好見功須一千軍爲後隊。歡又下令。兵行須緩。日不過三十里。或隨路登玩。或停軍飲酒。諸將疑之。都督賀拔過兒曰。諸公識主帥之意乎。萬仁爲步蕃所困。此時猶能支持。

故緩行以弊之。直待危急之甚。進兵相救。其感恩方深。衆疑始釋。歡聞之。曰。過兒知吾心也。萬仁得報。堅守城池。嵩等高家人馬到來。日久不見軍至。心甚焦悶。敵兵在城下。日夜辱罵。那裏耐得。此時兵衆稍集。便又開兵出戰。所謂勇那知洞真作起妖法。又殺得大敗虧輸。傷了勇將數員。乃遣使絡繹告急於歡。歡辭以連日天雨。山路難行。加以汾河無橋。兵不得渡。兆得報。心甚惶急。又見步蕃兵勢日增。危城破在旦夕。只得棄了晉陽。望汾河進發。一遇勁敵便即奔逃不暇其勇安在探得高軍已渡汾水。心中始安。迎著高軍。遂與相見。兆訴以危急之狀。歡曰。大王勿憂。步蕃雖強。六渾至此。保爲大王一鼓擒之。遂進兵。兆軍隨後。步蕃得了晉陽。自道無敵。命洞真鎮守秀容。自領大軍來捉萬仁。一日聞晉州兵馬來救。大軍不滿五千。兩軍相遇。心甚輕之。下令軍中曰。今日進兵。莫放一騎得還。兵已驕矣不焉得歡率諸將。親至陣前觀看。喜曰。兵雖衆。軍陣不整。易破也。因命彭樂討戰。須先斬將以挫其鋒。彭樂一騎飛出。高叫道。我彭樂也。有勇者來。無勇者退。步

蕃命一勇將出敵。戰不數合。斬於馬下。彭樂呵呵大笑。惱了蠻將二員。雙馬齊出。夾攻彭樂。樂奮起神威。一刀一個。盡皆殺死。寫彭樂之勇出色歡見對陣都有懼色。鞭梢一指。諸將鎗刀齊舉。沖突過來。賊兵迎住混戰。彭樂乘勢直奔中軍。步蕃敵住。戰了數合。不能招架。虛掩一刀而走。歡見步蕃欲走。忙發一箭。正中面門。步蕃翻身落馬。遂擒之。取之如拉朽。益見萬仁之敗。空有勇名高聲呼曰。步蕃已擒。餘衆止殺。賊兵一聞主帥被擒。頓時潰散。大兵從後掩殺。正是屍橫遍野。流血成川。城中守兵聞敗。亦相率而逃。遂復晉陽。歡與兆並馬入城。大犒三軍。兆謂歡曰。晉陽已復。秀容一路。尙被賊據。欲屈公前往。掃除妖孽。歡曰。不必吾往。吾有女將桐花。足以平之。桐花不獨本事高強兆大喜。便請出軍。歡命桐花將後軍。改作前隊。付以健將四員。去捉妖婦。桐花領命而往。時洞真夫人。守在秀容。忽報前軍已敗。夫主被擒。不勝憤怒。正欲進兵報仇。高家兵馬已到。忙卽設陣相迎。見對過陣上。却是一美貌女子。身披繡甲。手執雙刀。坐在馬上。左右排列數將。洞真道。女將何名。

桐花應曰。吾乃高晉州磨下女將。桐花是也。你敢是步蕃之婦。洞真麼。洞真欺他柔弱。便道今日你我相遇。不用他人助戰。單是二人。各顯本事。何如。桐花笑答道。使得。桐花不獨本事高強。般有風流自得之趣。彼此聳馬向前。一個舉刀便砍。一個使劍相迎。劍來刀往。約有三十回合。洞真戰桐花不下。便道且住。停一回再戰。桐花道。由你。只見他回至陣前。口中念念有辭。桐花知他作法。便亦默念真言。那知狂風起而即止。沙石全不走動。洞真見法不靈。愈加憤怒。拍馬向前曰。來來來。我與你再戰。桐花不慌不忙。便與交兵。戰到酣處。回馬便走。洞真方欲來趕。桐花取出紅繩一條。望空拋起。忽見火龍一條。身長三丈。向洞真身上撲來。桐花之法亦須略表。

二洞真心慌便走。已被火龍纏住。跌下馬來。衆將齊上。把撓勾拖住。賊兵無主。一時大潰。遂乘勢奪轉秀容城。餘衆或降或逃。所失城池。盡行恢復。遣使并州告捷。萬仁大喜。諸將入賀。不一日。桐花回軍。解到洞真夫人。歡命取出步蕃。一齊斬首。兆斯時疆土復完。深感六渾之力。桐花請於歡曰。妖寇已平。吾欲先歸。

不見萬仁而去。即去得體杜詩功成失所往次日萬仁設宴。酬勞諸將。并請桐

花相見。歡辭已去。兆遣人追送珍寶以勞之。兆感歡甚。密語歡曰。我昔日與君

交情本深。今又救我於危難之中。足徵愛我良深。但將來各處一方。恐被他人

離間。欲與君結為兄弟。共立盟誓。患難相扶。君意何如。敗後贈法欲結六歡曰。

此六渾之願也。遂共訂盟。相得益歡。一日兆與歡共獵南山。見饑民滿道。晚而

歸飲。酒至半酣。歡因言民窮宜恤。願王少留意。六渾處兆曰。正有一事。欲與

弟商。向來六鎮之人。各立一人為主。後被葛榮吞併。天柱殺榮。乃藉其軍。共有

四十餘萬。流入并肆二州。因荒亂不能存活。大小反了二十六次。我已誅殺過

半。尚謀亂不已。亡去為盜者。不可勝數。吾弟高見。若何治之。歡曰。此等反亂。皆

由無人管領所致。大王宜選腹心之佐。統領其眾。使不失所。若有謀畔。罪歸主

將。則自然服矣。為兆設策實為兆曰。弟言甚是。但無人可勝其任。賀拔允曰。大

王手下諸將。統了數千人馬。尚不能整頓。况二十萬之眾。豈易言治。臣意能當

此任者。非六渾不可。歡恐兆疑。大怒曰。天柱在時。奴輩伏處。有如鷹犬。今日天

下事取捨在王。允何得妄言。可斬也。以下形容兆之愚歎之兆曰。吾意亦然。弟

當爲我統之。歡佯爲遜謝。兆付箭一枝。曰。全以相委。以此爲信。宴罷。歡出。恐兆

酒醒反悔。宣言於衆曰。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聽受號令。生地還營。建牙旗

於陽曲川。分列部分。六鎮之兵。素惡萬仁殘暴。樂歡寬仁。一聞此令。無不畢至。

居無何。歡又使劉貴請于兆曰。并肆頻歲荒旱。降戶掘田鼠而食。面無穀色。徒

汗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之後。更受處分。一步占一步令人兆從其議。慕

容紹宗進諫曰。聞大王以三州六鎮之兵。盡受六渾節制。大事去矣。今天下洶

洶。四方紛擾。人懷異望。六渾雄才蓋世。遽以二十萬衆付之。譬如蛟龍。借以雲

雨。後不可制。王必悔之。兆曰。無害。有香火重誓在。曲背愚六渾必不負我。紹宗

曰。親兄弟。尙不可信。况香火兄弟耶。破一語時兆兄弟叔姪。皆相疑忌。故紹宗以

此動之。兆不語。紹宗遂退。而兆之左右。平日皆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故

爾讒害。晉州聞之。得毋攜貳其心乎。兆怒曰。吾與六渾。盟言未乾。紹宗何得便來離間。不治其罪。六渾之心不安。遂收紹宗囚之。愚人可與謀事耶遣人通知六渾。催其速發。六渾乃集六鎮之人。各給口糧路費。陸續起發。半月兵行始盡。然後別了萬仁。一路唱凱歌而回。斯時歡以三千人。破了步蕃四十萬之衆。威振山西。人人悅服。沿途之民。皆頂香相送。行至滏口。忽見一枝人馬。旌旗浩浩。劍戟森森。望北而來。忽然一波又起相遇之際。各問來歷。乃是北鄉公主。同了爾朱皇后。回到晉陽去的。歡命停軍一旁。讓他過去。軍兵過完。却有一羣馬匹。形體高大。矯健異常。約有三百餘騎。在後趕著走。歡思軍中正少戰騎。北鄉女流。何用此馬。見馬

即生歹意便喚彭樂段榮二將。趕向北鄉告借。如不許。則奪之以歸。二將知北鄉必不肯借。也不去通知。竟殺散管馬軍士。掠取以返。正是勢敗奴欺。去天下孤兒寡婦。當同聲一哭

北鄉聞之。大怒道。高歡吾家舊人。何敢強奪吾馬。欲回軍追討。奈軍無良將。恐敵他不過。於是遣人飛報萬仁。教他領兵前來。問罪於歡。但未識北鄉何以回

北。六渾奪馬之後。又生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細述。

爾朱兆與高歡素有嫌隙。因步蕃之亂而求之。諸將欲坐視成敗。高歡別有深謀。應救以結其心。而兆之存亡。皆在歡手掌之內。所謂智深勇沉者也。至得六鎮二十萬衆。收拾人心。歸之掌握。如蛟龍得水。不可復制矣。爾朱兆以盟誓虛言。信爲不相背負。真小兒之見。宜乎歡之易視之也。

第二十二卷

立廣陵建明讓位

殺白鷓高乾起兵

先是北鄉公主在京。終日營中悶坐。因念孝莊北去。皇后獨處宮中。全無依靠。將來建明入都。更不得自主。不如同歸晉陽。母女相依。后乃從之而來。那知路遇高家軍馬。被他奪去馬匹。卽報知萬仁。萬仁怒道。六渾去未多時。如何便生反念。乃釋紹宗之囚。召而問之。紹宗曰。彼未出吾境中。猶是掌握中物。大王速點人馬。緊緊追上。擒之以歸。方免後患。

不能敵步蕃乃求救于歡則歡之勇猛可知今反欲圖歡焉能取勝紹宗亦徒

音大萬仁聽了。忙點鐵騎三千。出了并州。星夜趕來。趕到漳河津邊。六渾纔渡

浮橋過去。萬仁亦欲上橋。說也奇怪。頓時河流湧下。洪波衝起。浮橋盡壞。可知

矣忙即退下數十步。把馬勒住。高叫六渾且停人馬。尙有話說。歡見兆來。知爲

馬故。便走至岸邊。隔水問曰。大王何以至此。兆指歡曰。我以爾爲腹心。如何全

無信義。擅奪我家之馬。渾下拜道。歡之借馬。非有他故。爲備山東盜耳。王信公

主之言。親自追來。歡不辭渡水而死。但恐此衆便叛。反貽大王憂耳。假話偏說
得真切

兆聞歡言。乃大悅曰。我固知爾決不相負。乍聞公主訴汝無禮。不得不怒。故來

問汝。此時河流已退。兆乃輕馬渡水。與歡共坐幕下。陳謝並無疑意。拔刀授歡。

引頸使歡砍之。歡大哭曰。傷他哭不得出聲自天柱之薨。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伸力用耳。今爲旁人搆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蓋大家者。天子之

稱。歡欲愚之。故以此相稱耳。兆益信歡爲誠。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索

酒酣飲至醉。宿營中。歡聞帳外行動聲。走出。見尉景執刀而來。歡拉至後帳。問

欲何爲。景曰。萬仁在此。是欲授首於我也。殺之爲敬宗報讐。爲萬民除害。及今

不殺。更復何待。吾已伏壯士於帳外。說罷欲走。杜詩物情有報復快意歡齧臂

止之曰。汝莫亂爲。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吾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

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可玩之股掌之上。異日

除之何難。可謂深謀遠計景乃止。旦日。兆歸營。復來召歡。設宴以待。歡將上馬往。孫騰

牽歡衣曰。兆心叵測。公奈何以天下仰賴之身。試之不測之淵。歡笑而止。兆見

歡不來。復大怒。兒輕安能成得事業隔水肆罵。歡不顧而去。時兆有心腹將念賢。

管領降戶家屬。別爲一營。隨歡東行。凌虐降戶。歡僞與親善。解其佩刀觀玩。乘

間殺之。鎮兵感悅。益願附從。有機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萬仁馳歸晉陽。北鄉及

后已歸舊府。兆來見。說起孝莊已經縊死。並陳留王夫婦。亦賜自盡。母女變色。

然權在他手。只好暗暗深恨而已。兆見疆土已寧。擇日送建明帝入洛。發書世

隆。令率百官邙山迎駕。那知天光在洛。已與世隆密議。以建明爲元英之弟。帝

室疎屬。又無人望。恐人心不服。欲更立親近。以爲社稷之主。要知世隆輩更立親賢並非擇君而

建事不過以帝自故不立即權自我操
明爲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

有廣陵王恭者。元羽之子。好學有器度。正光中。爲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托瘖病。居龍華佛寺。敬宗時。有讒於帝者。言王蓄異志。陽爲瘖病。恭懼。逃於洛山。執之至京。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行臺郎中薛孝通。與王有舊。說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協。天光言之。世隆以爲然。唯度律屬意南陽王寶炬。乃曰。廣陵口不能言。何以治天下。世隆等亦疑其實瘖。因使爾朱彥伯。潛住敦諭。且脅之。王曰。天何言哉。不要緊語世隆等聞之。皆大喜。遂定迎立之議。建明帝至邙山。世隆先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寶瑗執鞭。獨入行宮。啓建明曰。天人之望。皆屬廣陵。願陛下行堯舜之事。袖中取出禪文示之。建明懼不敢違。可憐遂自署。寶瑗回報。羣臣上尊號於廣陵。廣陵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普泰。是爲節閔帝。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敍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

敕文。直旨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即此數言可肆眚之科。一見節閱帶度

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次日詔以三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

褒矣。謙尊而光。可稱命主。惜避亂世在位不久。加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

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人臣配饗於君。必與君一心一德。生爲良輔。

死得共食廟中。今太原王榮。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

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正論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

首。依禮而言。若有不合。翦戮唯命。世隆見其言直。亦不之罪。不得已。以榮配高

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爲之。以榮功可比周公也。廟成。

具太牢往祭。百官俱集。俄而雲霧四合。雷雨大作。火焚其廟。泥像皆爲齧粉。世

隆敗興而回。天理昭昭。豈可冒竊。在世隆眞屬敗興。詔到并州。兆以不與廢立之謀。怒不受詔。欲

發兵討世隆。世隆懼。遣爾朱彥伯往諭再三。兵雖罷。怒世隆不已。先是敬宗命

將軍史倅龍。楊文義領兵守太行嶺。萬仁南向。二人帥眾先降。至是欲封二人為千戶侯。帝曰。倅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二語足折羣義之氣竟不許。仲遠鎮滑臺。用其下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奏。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言簡而嚴人皆服帝之明敏。然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貪淫無忌。生殺自專。事無大小。不先白有司。不敢行。天子徒擁虛位。總提爾朱形勢並列其惡

述為後日又欲收軍士之心。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貴之官。大敗亡。張本致猥濫。人不復貴。仲遠在外。貪虐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投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東南州郡。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冀其速亡矣。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再說幽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足以動人。推算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為敬宗復仇。

超一處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進取博陵安國二城。兆使大都督侯淵討之。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現居冀州。靈助反。亦防其

作亂。遣監軍孫白鷗至信都。託言調發民馬。民戶須自送納。欲俟高乾弟兄送馬而執之。又逼一處起兵乾聞白鷗來。謂諸弟曰。萬仁無端調發民馬。令民戶自送。其意未必不爲吾弟兄而然。敖曹曰。劉靈助反於幽州。禍亂四起。吾弟兄何不招集鄉勇。舉兵應之。乾曰。然。但必得此人合謀。方能成事。敖曹問何人。乾曰。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避爾朱之勢。棄職家居。爲人慷慨好施。甚得衆心。其父封翼。素以忠義自矢。吾當自往說之。乾至隆之家。隆之接入。直至內堂。遜坐。兩下說起國家多故。互相嗟嘆。隆之曰。敬宗被弑。萬仁益橫。君豈忘帝河橋相送時乎。心刺乾見說。悲不自勝。因曰。吾素懷復讐之念。惜無同志相助。此來特與君謀。欲同集義勇。襲據信都。以爲進取之計。君能有意乎。隆之曰。吾有父在。須先稟命。話猶未了。只見屏風背後。走出封翼。向高乾曰。吾有此心久矣。足下果能爲國復讐。莫患吾父子不從。雖赴湯火。亦不辭也。先自說出本心語甚決烈相與訂定日期。各去打點行事。隆之家素豪富。僮僕不下數百。門下多武勇之士。起事甚易。乾與敖

曹素有舊旅。一呼畢集。至期。敖曹先率數十騎突入。把持城門。餘衆盡入。封隆之從中亦起。冀州兵將素畏敖曹驍勇。莫敢來敵。殺入府署。執下刺史元疑。白鷄聞亂欲逃。擒而殺之。一城懼伏。乾等欲推封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皮。知子莫若父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劉靈助聞冀州舉義。遣使來招。乾將結爲外援。勸隆之受其節度。忽報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兵五千來襲信都。敖曹不暇擐甲。領十餘騎進擊。乾恐有失。遣五百人往救。未及趕上。敖曹已交兵。殺其勇將數員。羽生敗走。敖表

曹之勇如猛虎出洞百獸辟易蓋敖曹馬稍絕世。所向無前。故能以十餘騎退五千兵也。由是敖曹之勇著於四方。今且按下。再說高歡自離漳河。往山東進發。兵至壺關。關口有大王山一座。地勢阻絕。中有一寺極大。歐可直返晉州矣偏於途中復宣叙一事以隔之此文法騰挪處宣武時。有術士言寺中應有天子宿其處六十日。魏主聞之。命毀其寺。不許人入山居住。後有朔州賊兵令貴。據此山爲巢穴。招集兵馬。掠取四方。兵精糧足。官

軍莫敢討。歡兵至。此時正憂糧乏。欲取其資。以濟軍用。引兵攻之。賊衆拒守甚嚴。不得進。乃以弱卒誘之。交兵輒走。賊乘勝追下。伏精騎於旁。截而擊之。遂擒令貴。餘衆皆降。盡收其錢帛糧米。令貴有妹靈仙。美而勇。歡納之爲妾。屯兵山中六十日。果應術士言及聞高乾據冀州。乃引兵東出。聲言欲討信都。信都人皆懼。曰。歡若來。非爾朱羽生可比。新破步蕃。兵威正盛。何以禦之。高乾謂隆之道。高晉州雄略冠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無庸懼也。乃將十餘騎迎歡。潛謁歡於滏口。高乾有贈有識歡見乾至。大悅。握手問曰。公山東豪俊。今來何以教歡。乾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傲之徒。不足爲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意氣激昂。言辭慷慨。歡恨相見之晚。遂與同帳而寢。次日乾拜別。謂歡曰。願公速來爲主。吾與封隆之封府庫以待。歡謝曰諾。乾回報隆之。

人心始安。以下歷叙敵為豪傑歸心先是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族

姓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有五六十里之地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

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蠶起路梗不能行有經過趙郡者

投元忠求援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名氏賊自退避。想見其平時

行旅皆賴以無恐及葛榮反元忠率鄉黨作壘以自保坐在櫛樹下前後斬違

命者三百人眾率遵其約束賊至輒擊却之葛榮既平朝廷以元忠能保護一

方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落拓不羈故無政績。翻士元非百里才我於元忠亦云及爾朱兆殺

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東出元忠謂其黨曰吾將迎之眾曰歡平

日黨於爾朱今來欲復冀州迎之何為元忠大笑曰此非諸君所知也吾將與

歡共滅爾朱聞吾至歡必倒屣以迎也。高乾元忠皆一心附歡者可謂英雄所見畧同於是乘露車載

素箏濁酒以往但未識元忠遇歡作何言論且俟下回再講。

爾朱兆兇暴性成而一無智慮輕喜輕怒有如小兒宜歡玩之股掌之上

也。天下大器。不可輕視。乃忽立建明。忽立廣陵。有如兒戲。沐猴而冠。焉能成事。劉季明配饗之論。侃侃鑿鑿。不爲撓屈。無愧剛直。宜世隆之卒無以難也。

第二十三卷

假遣軍六鎮願反

播流言萬仁失援

話說李元忠迎著歡軍。便向轅門請謁。歡以元忠素有好飲之名。疑爲酒客。未卽接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旁若無人。謂門者曰。素聞公延攬雋傑。今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以迎。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元忠却自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帳中。設酒相酌。觴再行。元忠取素箏鼓之。悲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豈兄弟已來否。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纔何肯來。蓋乾與歡同姓。故稱從叔。元忠曰。雖纔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天遣此君來。不可遠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

勝。一假哭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相委。冀殷旣合滄瀛幽定。自然帖服。唯劉誕性黠。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時哉時哉。不可失也。方吐出歡急握其手而謝之曰。君如有意。歡之大幸也。敢不如命。元忠密約而去。歡至山東。約勒士卒。民間絲毫無犯。時麩麥方熟。歡過其地。恐馬傷麥。親率士卒。牽馬步行。百姓大悅。與曹孟德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萬石。歡命軍士取之。誕不能拒。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奉以爲主。悉如元忠所言時敖曹在外掠地。聞乾與隆之以冀州相讓。心大不服。曰。大丈夫何事畏人。吾兄懦弱。乃爾。遺婦人服以辱之。歡曰。彼未知吾心也。欲遣人諭之。未得。時歡子高澄年十歲。隨軍中。謂父曰。兒請招之。高澄能歡許之。左右曰。公子年幼。敖曹粗勇。去恐有失。歡曰。敖曹雖粗。未必敢害吾子。澄雖幼。頗聰明曉事。且不遣澄去。不足以結其心也。遂命十餘騎

隨往。澄見敖曹。以子孫禮下之。敖曹曰。公子來此何意。澄曰。敢問君家舉義。爲君乎。爲身乎。敖曹曰。吾志滅爾朱。以復君讐也。澄曰。若然。公之志。卽吾父之志也。如一語合拍何不同心併力。以靖國家。而分彼此。爲吾聞識時務者。爲俊傑。令兄能識之。而公反笑。以爲怯。何也。吾父今日不命他人來。而遣吾來者。欲伸明己意耳。願公熟思之。敖曹見公子聰明才辨。氣度從容。不覺爲之心折。曰。敬聞命矣。願從公子同歸。便並馬而回。高澄立功不小歡大喜。謂敖曹曰。吾方與子共濟大事。子烏得自外。敖曹再拜曰。頃見公子。已知公心。敢不盡力。歡愛其勇。署之爲都督。寵任逾於舊人。軍中爾朱兆聞歡已得冀州。兵勢日盛。恐後難制。密奏帝加以重爵。召之入京。而後圖之。計帝乃發詔。封歡爲渤海王。徵其入朝。歡受王爵。不就徵。再說侯淵進討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副將叱列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咒。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弛

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擒成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言欲還。次日簡精騎一千夜發。直破其壘。靈助敗走。斬之。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靈助之反。為高乾弟。兄李元惠。速結高歡。捷聞。加兆天柱大將軍。兆辭天柱之號。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不敢受。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兆乃悅。兆狂暴益甚。將士俱有離心。鎮南將軍斛律金。東奔於歡。勸歡起兵以討爾朱。歡素知其智勇。引為腹心。又得一良將。有爾朱都獲兆疎屬。為兆別將。憂兆殘暴。滅亡不久。率千騎出井陘。托言巡視流民。東附於歡。歡見人心歸附。乃召孫騰、婁昭、段榮、尉景於密室中。謂之曰。今四方喁喁。皆望吾舉義。以除爾朱之虐。為百姓更生。我不可以負天下之望。然鎮戶暫得安居。必先有以聳動其心。方可舉事。卿等知之。眾皆會意而退。所謂兵不厭詐。乃詐為萬仁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使人轅門投遞。宣布於眾。眾皆憂懼。又詐為并州兵符。徵發遷戶討步落稽。限即日起發。歡發萬人

將遣孫騰尉景爲請寬留五日。至期。又將發。孫尉二人便請再寬五日。又五日。歡令於衆曰。此行再難緩矣。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看他全用權術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本期終始相聚。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吾何忍見爾等之無辜而死也。衆皆叩頭求救。高又學漢故智歡曰。爲之奈何。衆曰。唯有反耳。不過逼此一語使大眾心肯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主者。衆皆曰。唯大王可爲我主。歡曰。爾等皆我鄉里。久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師之所貴有制也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能不爲天下笑。衆皆跪地頓頰曰。生死惟大王命。乃椎牛饗士。建義於信都。然亦未敢顯言叛爾朱也。未幾。李元忠起兵逼殷州。爾朱羽生閉城拒守。歡陽爲之援。令高乾帥衆救之。暗使人授意元忠。乾至。元忠敗走。乃輕騎入見羽生。相與指畫軍事。羽生信之。出城勞軍。因擒殺之。元忠進據其城。乾持羽生首謁歡。歡拊膺曰。今

日反決矣。反不待今日始決蓋至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移檄州郡。抗表罪狀爾朱。

其略曰。外擁強兵。虐政遍行四海。內持大柄。凶威上逼九重。豺狼結隊。弑君之罪已彰。虺蜴成羣。篡國之形漸兆。一門濟惡。六合痛心。不加斧鉞之誅。難期社稷之安。今臣兵以義舉。謀由衆定。旌旗所指。逆賊咸除。軍旅來前。姦黨盡滅。上固天位於苞桑。下救萬民於水火。云云。

世隆見之。大驚失色。乃匿其表不上。君則瞞矣能且說魏司空楊津。家世孝友。

總麻同爨。門內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津弟兄四人。皆位居三公。孝莊帝誅

榮。楊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懼禍。逃還鄉里。居華陰舊宅。津與兄順留洛陽。

天光守雍州。忌之。殺侃。盡滅其族。天下已叛又使致書世隆。世隆遂誣楊氏

謀反。遣兵圍其宅。無少長皆殺之。聞者無不痛恨。津子愔。字遵彥。又過一年十

八。好學多才。時適在外。及歸。城門已閉。投宿親戚家。得免於難。次日聞變。星夜

逃走。念當世英雄。唯賀六渾可倚以報讐。遂來冀州。正遇歡出。叩首馬前。哭訴家難。歡方起義。正欲收攬人望。知情爲名家子。遂留入府中。情進討爾朱之策。皆合歡意。甚敬待之。爾朱兆聞羽生死。大怒。自將步騎二萬。出井陘口。來攻殷州。元忠畏之。棄城奔信都。兆遂進據殷州。而未敢遽與歡戰。求濟於仲遠度律。初二人聞歡起兵。皆笑曰。此子尋死耳。一鼓可以擒之。無用奴才往得兆書。相會進兵。歡知兆到。謂衆將曰。今日不得不與戰矣。孫騰以朝廷隔絕。勸歡另立新君。以申號令。此舉却庶將士心堅。歡從之。遂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改元中興。封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孫騰爲尙書左僕射。封隆之爲吏部尙書。餘皆進爵有差。立澄爲渤海王世子。一日。忽報仲遠度律。共有十萬人馬來助萬仁。又報世隆遣將軍斛斯椿。賀拔破胡。賈顯智。領兵三萬前來。兵勢甚盛。歡乃縱反間之計。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使爾朱叔姪平素和睦歡亦何之能同。宣布流言以疑之。言世隆與度律仲遠謀欲殺兆。又言兆與歡暗中通謀。

欲殺度律等。當是時。兆軍屯於廣河山前。仲遠度律營於陽平縣北。相去數里。聞流言。各生疑懼。徘徊不進。計了敵度律曰。萬仁已與六渾相惡。豈復一心。但我疑可釋。而彼疑不解。奈何。仲遠因遣賀拔勝。斛斯椿。往釋其疑。勸諭再三。兆疑稍解。乃領輕騎三百。與二人同至仲遠營。仲遠度律接入帳中。坐方定。未及交言。萬仁顏色頓異。手舞馬鞭。長嘯疑望。忽疑仲遠等有變。卽起趨出。上馬而去。仲遠復使椿與勝追之。萬仁執二人以歸。仲遠度律大懼。各引兵回。十萬兵先退了萬仁歸營。欲斬破胡。乃數其罪曰。爾殺衛可孤。罪一。天柱亡而不與世隆同來。罪二。反爲朝廷出力。東征仲遠。罪三。吾欲殺汝久矣。喝令推出斬之。勝曰。可孤爲國大患。吾父子誅之。不以爲功。而反以爲罪乎。天柱之死。以君誅臣。勝寧負王家。不負朝廷。不以爲忠。而反以爲罪乎。今日被執。生死唯命。但大敵在前。王家骨肉成讐。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也。勝不懼死。只恐大王失算耳。兆見其言有理。乃舍之。二人歸。見諸軍皆去。遂亦還洛。三萬兵亦退了歡聞之大喜。遂進兵。

與萬仁對壘將戰。歡諭諸將曰：今日之戰，勝則進而有成，敗則退亦難保。兩路雖退，萬仁兵衆且強，未易破也。衆將勉之。萬仁何等粗暴，歡何等謹慎。段韶曰：大王勿憂。所謂衆者得天下之心，所謂強者得人之死力。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害百姓。大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師直爲壯，曲爲老，韶言暗合。歡曰：未識天意若何。韶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萬仁自矜其勇，失將士心，智者不爲用謀，勇者不爲用力，人心已去，天意可知，又何疑焉？三軍聞之，膽氣益壯。歡使韶領千騎，先犯其鋒。卽乘其壯氣用之。韶便一馬當先，直冲過去。正遇敵將達奚承貴，兩下交鋒。段韶手快，一鎗刺死承貴。衆兵吶喊，齊趕入陣，奮力亂殺。兆在後軍，知前隊有失，忙催人馬趕上。見一少年將，甚是勇猛，大喝一聲道：何物小子，在此橫行？段韶也不回言，提鎗便刺。萬仁大怒，隨手架開，舞動神鎗，連刺幾下。段韶不能抵敵，回馬便走。萬仁喝道：敗將休走！拍馬趕上，只見一枝兵橫冲過來。來得有勢，當先一將。乃是竇泰，接住萬仁便戰。韶亦回馬夾攻。萬仁有萬夫不當

之勇。豈懼二將斯時。歡率大軍齊進。呼聲動地。兩下紛紛混戰。庫狄干見二將戰萬仁不下。亦來助戰。可謂惡戰一六鎮人平日受萬仁凌虐。深恨切齒。今日相遇。巴不得殺箇罄盡。故人人戮力。箇箇致死。亦將與將戰。用全力是加倍寫戰法。歡軍士無不一以當百。兆兵大敗。萬仁見大眾已潰。心慌意亂。只得奪路而走。三將不捨。追至十里外方歇。萬仁逃脫。收集殘兵。不及三分之一。山東不敢久停。急急逃歸晉陽。歡俘甲士五千。收資糧器械無數。諸將入賀。歡曰。萬仁雖未授首。亦足破其膽矣。然兵以利用。今當乘此銳氣。進取相州。以張形勢。破竹之勢。正在今日。所謂未識此行成敗若何。且聽下回再述。

高歡處處以收拾人心為務。其器量原是不凡。至起事之初。何等鄭重。何等慎密。自能成一局面。若爾朱兄弟叔姪。無非以暴虐用事。一莽之夫。全無算計。萬仁有一紹宗而不能。用兇暴粗率。自取滅亡。雖皆挾天子以令

諸侯。其相去遠矣。

第二十四卷

據都城四方響應

平洛邑百爾歸城

話說高王兵至鄴都。刺史劉誕因前借糧不與。畏懼不敢降。督率兵士。閉門拒守。高王引兵攻之。連日不下。遂於城下暗掘地道。承之以木。道成。焚木。城遂陷。劉誕不得已乞降。用之爲軍中末將。巡騎拿獲逃官一人。名麻祥。解至軍中。蓋祥時爲湯陰縣令。聞高王至。懼報昔日之辱。挈妻子逃去。遂被獲。見王。叩頭請罪。王曰。汝前辱我。罪應誅。然汝頭何足汗吾刃。縱之去。高王不殺麻祥。有王者度量。汾州行事劉貴。平素歸心。聞王在鄴建義。棄了汾州。率兵一萬。前來相助。王大喜。青州大都督崔靈珍。行事耿翔。皆遣歸附。自是投誠者不絕。一日有一少年將軍。自稱王之從弟高岳。叩轅求見。王命引入帳下。叩其所由。乃王伯父高優之子。向出雁門居住。所以不相往來。遙遙接來。一筆不漏。今聞王建義起兵。千里求投。岳身長七尺。容貌堂堂。武勇絕倫。武器愛之。留入內衙。令澄拜見其叔。待骨內。應如是。鄴城游京

之。曾爲朔州刺史。有女名瑞娘。容顏絕世。名播四方。王未達時。聞其美。慕之。大有光武思陰麗華之意。今聞女尙待聘。欲娶之。於戰爭不達時忽思求淑在歎何來有此閑情在作者不可無

此閑 恐游不允。乃命封隆之。寶泰二將爲媒。以鐵騎二千。臨其門。京之大恐。先一夜。瑞娘夢見白龍一條。從空下降。爪其身入雲中。大驚而醒。述諸父母。皆以爲異。是日封寶二將。奉高王命。來求其女。京之知勢不可拒。又感女夢。遂拜而受命。王遂娶之。瑞娘顏色旣美。性又聰明。由是恩寵無比。待京之以上賓之禮。三日後。親到游氏家。拜見其父母。先是王爲爾朱將。停軍上黨。又補敘 清明日。與劉貴段榮引領軍校五十騎往深山射獵。天晚迷途。投宿於王士貴家。士貴見王有異相。又其睡處。赤光滿屋。知後必大貴。有女千花。年十八。有容色。願以嫁王。王却之。士貴堅留成親。劉貴段榮亦勸成之。遂合巹焉。以軍旅忙迫。三夜輒別。其後不相聞問者數年。至是士貴送女來。已生子四歲矣。王迎入府中。始復相聚。士貴亦留之鄴城。今皆按下不表。再說中興二年正月。王命劉貴迎中

興帝入鄴。贈永安帝爲武懷皇帝。添設文武百官。王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文檄
 教令。皆出其手。日加信任。此楊愔從世隆聞歡別立天子。進據鄴都。欲往討之。念
 非萬仁協力。不能破高氏之兵。慮其猜忌不來。因卑詞厚禮。多送金寶結之。又
 請節閔帝納其次女金婉爲后。詔於六月下聘。兆大悅。遂與世隆和睦。許卽興
 師。同滅高氏。斛斯椿私語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甚於讐寇。異日必爲高氏
 所滅。吾與將軍助之。必同受禍。不如改計圖之。腹心先庶有以自全。勝曰。天光
 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椿曰。勿憂。吾說世隆。使並
 召來。六渾智慮深沉。用兵不測。必能聚而殲之。勝以爲然。乃同見世隆曰。萬仁
 新敗於歡。恐不足恃。必得天光併力。庶幾有濟。其言仍似世隆從之。乃以書召
 天光曰。高歡在山東作亂。扶立元朗爲帝。兵稱義舉。欲滅吾家。萬仁失利於前。
 必得吾姪致勝於後。同會并州。剋期進討。天光得書。不欲勤師勞衆。回書於世
 隆曰。高歡一豎子耳。手下又無雄兵猛將。叔與萬仁破之有餘。說得甚便何必姪也。

辭不赴。世隆患之。斛斯椿請往勸諭。乃至關中。說天光曰。歡與王家勢不兩立。并州恃勇輕敵。倘再敗衄。大勢瓦解。高氏興。爾朱氏滅矣。此大王門戶事。豈可坐視不救。斛斯椿亦天光問計於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強盛。高氏初起。豈能相抗。但能骨肉同心。事無不捷。若互相猜疑。家禍不免。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先安根本。遣一上將。合勢進討。勝有以進。退有以守。庶萬全無失。天光不從。引兵東下。爾朱應滅聚在閏三月壬寅。天光自長安。萬仁自晉陽。度律自洛邑。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城下。衆號三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癸丑。高歡令尙書封隆之守鄴。引兵出頓紫陌。大都督敖曹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一千相雜配之。敖曹曰。吾所將兵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勁旅。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敗則推罪。不煩更配也。敖曹之言甚是足見胸有

算勝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二千。夜襲鄴城。攻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

二千步兵不滿三萬。恐衆寡不敵。乃於韓陵地方。結爲圓陣。連繫車牛於後。以塞歸路。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亦項羽濟河焚舟之計。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也。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初聞天柱訃。汝卽疾據并州自大。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自將中軍。敖曹將左軍。高岳將右軍。兆領十餘騎。直奔中軍。歡左右將皆出掠陣。親自迎戰。不能敵。遂敗走。兆軍乘之。中軍失利。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金。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三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分其軍爲二。岳與敖曹雙戰萬仁。幾行中寫戰陣法歷。萬仁退走。斛律金之子明月。年十二。手執畫戟。攔住萬仁不放。萬仁欺他年幼。以鎗挑之。那知明月力大無窮。架開鎗。還戟便刺。甚是驍勇。萬仁素號無敵。明月一小兒。偏來與之角。勝高家將。洵可畏也。高王以兵衝天光營。天光敗。仲遠度律軍亦潰。於是諸將齊攻萬仁。萬仁殺條血路而逃。奔潰之勢。若江翻潮落。聲振百里。王立陣前。驅兵趕殺。見有一騎。飛至馬前。叩首。

乞降。乃賀拔勝也。王喜。下馬握手勞之。乃鳴金收軍。俄而諸將齊至。皆血染征袍。王曰。觀諸將之袍。可以知勇矣。頃有一小將。力敵萬仁者何人。斛律金曰。是吾子斛律光。不在軍數。私自來戰。王曰。真虎子也。召而勞之。兆敗歸。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晚遇矣即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於是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都。度律勸天光且之洛陽。斛斯椿見三路兵敗。賀拔勝已降於歡。心益自危。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爾朱亡在旦夕。吾等尚為之用。歡若至京。罪吾等以逆黨。將何以辨。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暗必中用計歎自見乃夜於桑下。共相盟約。倍道先還。世隆自度律去後。不見報捷。日夜憂疑。一日晝寢於中堂。其妻偶出。忽見一人持其首去。大聲驚喊。世隆亦大呼而起曰。還我頭來。蓋世隆夢中。亦見一人斬其首去。大禍將至神魂顛倒夢寐

恍惚鬼物得而弄之確有此情事謂其妻曰。吾禍不久矣。及聞敗。夫婦相對而泣。爾朱彥伯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乃使外兵參軍楊叔淵馳赴北中城。所遣者又簡閱

敗衆。以次納之。椿等夜至。門已閉。大呼求入。叔淵立城上。謂椿曰。吾奉大王命。來此鎮守。東來敗兵。不許胡亂收納。須俟明日簡閱。然後放入。椿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駕長安。宜先納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開門放入。椿手斬叔淵。引兵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聞椿叛。欲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膠解。不可用。遂西走至灑波津。兵盡散。爲人所擒。大勢一失。到處瓦解。正所謂走頭無路也。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輕騎一千。掩襲世隆。斯時京中因大雨連日。不知外信。二人至。遂圍世隆之第。執之內寢。囚其全家。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旣振。請誅爾朱一族。時彥伯在禁直。節閔帝使人報之。彥伯狼狽逃出。遇兵被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送首於歡。度律天光。一併解去。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中興帝。辯曰。吾奉詔勞王。不聞又有天子。中興正位洛陽。吾當見之。今則未可也。言辭侃侃。歡不能奪。處辯好漢。尚算好漢。乃聽使還。前此天光東下。欲與侯莫

陳悅俱東。留其弟爾朱顯智鎮守關中。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智。以應高王。岳亦心變了計未得。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敢貳心。以此告之。恐其驚疑。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止不行。及天光敗岳。遂與悅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智棄城走。追至華陰。擒而殺之。天光根本亦傾高王得報。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卽以泰爲行臺左丞。事無巨細。皆委之。再說爾朱仲遠敗。不敢歸徐州。南奔梁。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中道棄之。詣鄴城降。高王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營利。盟契百重。許同死生。仲遠徐州作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尙識飼之者。汝真犬馬之不若。此等人天下儘多奈何遂斬之。世隆有弟。爾朱弼爲青州刺史。見世隆死。門戶敗。恐下叛之。累次與左右割臂爲盟。帳下親將馮紹隆。說以割臂未足爲誠。宜割心前之血。以盟大衆。弼從之。鳥呆大集部下。披胸欲割。紹隆

因刺殺之。送首高王。自是萬仁仲遠雖未伏誅而爾朱宗族已盡矣。橫插一筆

繁要極四月辛巳高王命尉景守鄴率諸將引兵向洛奉中興帝至邙山先使僕

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蓋歡以中興帝元朗宗派疎遠欲復

奉節閔。節閔有君人之度歡欲奉之其是而阻於衆議惜哉故令蘭根觀之蘭根回報以帝神采高明恐

後難制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悛亦力勸高王廢之於是召集百官問所宜

立太僕綦母雋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尙未決悛作色曰若說賢明自

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黨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雋言王師何

名義舉。即奉節閔何害於義歡遂遣悛先往幽節閔於從訓佛寺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

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亦未勝曰

彼方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數夜在軍中與歡同宿備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意甚

厚何可自生反覆。勝此時已入高歡籠絡之中椿乃止歡入洛以汝南王悅爲高祖之子欲

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已時諸王皆懼禍逃匿有平陽王修者於宗室中近而

賢歡欲立之。但匿於田舍。莫知其處。乃使斛斯椿求之。椿知散騎侍郎王思政與王親暱。問以王所在。思政曰。須知來意。椿曰。欲立爲天子耳。思政乃言其處。與椿往見之。時王獨坐一室。凭几看書。忽見王思政進來。未及交言。低頭下拜。斛斯椿隨入。亦下拜。二臣首先迎立故王扶起道。二卿何故如此。思政陳歡迎立之意。王聞之色變。謂思政曰。得毋賣我乎。曰。否。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問歷世故語王心疑懼。不遽諾。椿曰。王勿疑。臣先回。少頃便來迎駕也。遂馳馬而去。但未識椿回報後。高王果來迎否。且聽下回分割。

爾朱勢敗。人人解體。姦人果報。理所應得。然天子是何物事。乃忽立忽廢。起倒無定。斯時天下。真堪一笑。蓋高歡一心要取。而又不欲遽取。所以作此伎倆。魏祚於此。似絕非絕。似有若無。可爲浩歎。

第二十五卷

立新君誓圖撥亂

遇舊后私逼成婚

話說斛斯椿見平陽王於田舍。馳報高王。高王大喜。便遣婁昭將四百騎迎之。

王至。歡迎入氈帳。自陳誠款。泣下沾襟。平陽讓以寡德。不堪承立。歡再拜。王亦
 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明旦。義臣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表勸進。椿
 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王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今不得不稱朕矣。歡於是
 代爲中興帝作詔策禪位焉。禪代爲 四月戊子。王卽位於洛陽城東郭。是爲
 孝武皇帝。年二十三歲。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
 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義臣朝賀。升闔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
 柱大將軍。世襲定州刺史。百官進爵有差。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自置開
 府以下官屬。澄入謝。帝悅其俊美韶秀。賜宮錦三百疋。白玉帶二條。黃金百斤。
 珍珠無數。蓋知澄爲歡所愛也。故厚賜之。一日。王思政孫騰侍側。帝曰。高王勳
 在社稷。其勞大矣。恨無官可以酬之。朕聞其有女待字。意欲納之爲后。重以婚
 姻之好。二卿以爲何如。孝武此舉出自旗心若不 又顧孫騰曰。卿係王之舊人。
 可與思政同往。一致朕意。二臣奉命往見高王。致帝求婚之意。歡辭曰。吾女年

幼貌陋。不可以上配至尊。不欲納女亦有如欲申以姻好。帝有妹華山公主。與

吾弟高琛年相若。可以尙主。煩二公轉達於帝。未識可否。二人辭去。復命於帝。

帝曰。其弟高琛。固可尙主。朕卽選爲駙馬。至高王之女。朕虛中宮以待。二卿還

當爲朕曲成。騰曰。歡妻婁氏。助歡成業。其女婁所鍾愛。乞帝加恩於婁。婁氏允。

則歡亦允矣。帝曰。高王妻妾有幾。騰曰。一妻五妾。因各舉其姓氏以對。帝欲悅

歡。遍賜封號。婁妃封渤海王正夫人。妃封歡妻妾特爲婁王千花封渤海左夫人。

穆金娥封渤海右夫人。胡桐花封恆山夫人。岳靈仙封遂安夫人。游瑞娥封儀

國夫人。恩旨頒下。高王大喜。入朝謝恩。曰。臣無大功。陛下念臣。恩及妻孥。臣銘

心刻骨。慮無以報陛下萬一。但臣尙有衷情上瀆。臣少失怙恃。蒙姊雲蓮撫養。

得以成立。卽領軍尉景之妻。乞陛下加一封號。以報其德。帝依奏。封景妻爲常

山郡君。歡謝恩而退。先是王有叔高徽。爲河州刺史。身故。遺一子歸彥。與母流

落河州。王迎之入京。歸彥尙幼。命高岳撫之。徽居外任久無著落補出身鄴城

人高隆之。有才能。王以爲弟。引爲侍中。入侍天子。王初起兵。世隆知司馬子如與王有舊。出爲南岐州刺史。王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尙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又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病。且萬仁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况關中豪傑。皆屬心於公。願效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束手受制於人哉。揆情度勢。所以疑懼也。頤釋言未畢。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覽岳表。謂其使者曰。寄語賀拔公。關西事一以相委。無貽朝廷憂也。是時高王以兆在并州。思欲北征。乃留段榮父子。婁昭。孫騰。高乾。高隆之。等於京師。其餘將士。皆以自隨。入朝辭帝。帝設法駕。親送之乾脯山。羣臣皆集。王再拜。帝降座扶之。握手而

別軍至鄴。送仲遠度律至京。斬之。澄請守鄴。王分軍一半付之。又慮其幼。命高岳爲副。遂往晉州進發。沿途文武無不夾道迎送。將至晉州。官吏軍民皆遠遠相接。斯時晉州官署已改爲王府。儀仗已半朝。鑾駕萬民爭迎。諸親眷屬無不嘖嘖稱羨。發日不殊衆貴時方覺稀千古一做王至府。先與婁妃相見。而後金娥、桐花以及子女皆來下拜。少頃游氏、岳氏、王氏諸夫人至。彼此相見畢。高王謂婁妃曰。相別二載。幸各無恙。今蒙帝恩。卿等皆賜封號。今當吉日。理合開讀受封。衆夫人皆大喜。忙排香案謝恩。是夜王宿婁妃房中。笑謂妃曰。以卿意量寬宏。故在外又娶三妾。妃曰。願王功業日隆。多娶奚害。昭君在大處著意故拓念悉化王謝之。次日拜見內干夫婦。姊氏雲蓮。惟有彼此欣喜。各相慶賀。今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既登大位。惟恐高王拂意。委心相託。言無不聽。高隆之恃王勢。狎傲公卿。南陽王寶炬歐之曰。鎮兵何敢乃爾。帝以歡故。出寶炬爲驃騎將軍。勒歸私第。壬辰。帝飭節閔帝於門下外省。仍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復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暉。以其曾稱

尊號也。既廢退矣猶必殺之詔遣太尉長孫稚到晉州。迎高琛來京尙主。琛字永寶。少失母。撫於婁妃。今將結婚帝室。入辭婁妃。妃謂之曰。小郎有此大福。非偶然也。但勿恃家長之勢傲上慢下。斯保福之道。婁妃之言琛再拜受命。時年十六也。秋七月庚子。高王發晉州鄴城兩處人馬。北取晉陽。召高澄隨軍。命段榮守鄴。又帶恆山夫人同往。以其曾征步蕃。熟於山川形勢也。壬寅。王引兵入盜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庚戌。帝使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王於太原。屯軍於武鄉。斯時謀臣如雨。猛將如雲。軍威甚盛。爾朱兆聞之大懼。又并州兵士。經過兩次大敗。無不望風生畏。誰敢迎敵。兆欲戰不能。欲守不可。於是大掠晉陽。帶了家眷。北走秀容。連北鄉公主孝莊后也不顧了。不能堅守并州望風即逃萬仁之無用在此及北鄉曉得高兵已臨城下。只得領親軍三千狼狽而逃。城中無主。百姓大開城門。執香跪接。高王入城。安撫軍民已畢。知北鄉去尙未遠。隨命恆山夫人領兵追往。桐花追趕一晝夜。已及北鄉後隊。約有一千馬步。却是孝莊后押後。孝莊

后武藝原不弱。桐花無如軍士慌亂。心中已怯。與桐花交戰數合。回馬而走。桐花趕上。生擒過來。桐花只圖建功。獨不計旁有好色人耶。并榮妾張氏、榮幼子文殊。盡擄以歸。單有北鄉公主逃往秀容。此且不表。說這高王據有晉陽。以地勢雄壯。東阻太陽常山。西阨蒙山。南擁霍太山高壁嶺。北控東陘西陘兩關。有金城之固。真乃福基之地。乃取白馬寺基。創建渤海王府。建基晉陽高氏興王之本。規模制度。務極壯麗。發人夫三萬。不分星夜建造。刻日限竣。使高澄屯兵城外。自居爾朱舊府。暫作行署。一日。桐花回軍。報說擄得爾朱至親三口。俘甲士五百餘人。孝莊后於馬上擒之。王大喜。排宴堂中。爲桐花賞功。兩人對酌。酒半。桐花說起爾朱后年少青春。容顏絕世。此二語如何。向好色人說。可惜國破家亡。被擒於干戈之際。做了帝后一場。如此結局。真人生之大不幸也。歡聞后美。不覺心動。問曰。后何在。桐花曰。軟禁在營。歡曰。明日召來。吾有以處之。桐花道。處之若何。王曰。此雖天柱之女。陷於逆黨。實係孝莊之后。理合寬宥。使之不失富貴可耳。桐花道。正宜如此。宴罷同寢。明

日歡獨坐一室。召后及張氏至。后至庭中。歡遙望之。果然天資國色。蓋世無雙。遂下座迎之。后見歡掩袂流涕。歡再拜。后不得已。亦下拜。歡曰。后不幸而遭國變。以至如此。此兆之過。非后過也。營中不便居住。此處本后家舊府。可居之。可

聽心不命卽送入內堂。一應服御器皿。著令皆如其舊。舊時宮人。亦令入內服侍。張氏及后。只道高王相待之厚。尙在天柱面上。並不爲異。桐花聞之。來諫歡曰。高桐花已魏破妾聞大王留后在府。竊以爲不可。后居內堂。王居外堂。妾處東廳。雖屋宇深遠。互相隔別。而同居一府。恐涉瓜田李下之嫌。何不使之另居他處。以禮待之。則王之義聲。振於天下。王笑而不應。桐花覺其意。問曰。王將納之乎。歡亦不應。桐花曰。大王建義爲永安。復讐故天下響應。若納其妻。非所以示天下也。且天下豈乏美女子。而犯此不義爲。桐花正論侃侃其歡曰。汝勿多言。同安一室可耳。桐花知王意不可回。嘆曰。早知美色惑人。悔不當時放之使去。吾累王矣。王笑而出。明日。王召張夫人出。謂之曰。你家犯滅門之罪。汝與文殊

俱當死。張氏伏地求饒。王曰：吾有一事託汝。若得玉成，不唯免死，而可富貴。汝能之乎？張氏問何事。王曰：后年少，終身未了。如肯從吾，當以金屋貯之。禮待逾於正妃。爾子文殊，亦必復其世爵。以繼天柱之後。否則爾朱絕矣。張氏唯唯承

命。先懼以死使自求免漸漸脫出心事許以富貴張氏焉得不從但曰：此事王勿性急。后性烈如火，須以緩言

勸之。一時未必即從也。王曰：汝善為之。異日必有以報。張氏退而進內。后見張

氏面有驚色，曰：歡召汝去何意？張氏泣曰：爾朱絕續，全在於后矣。后問云何？張

氏因述歡言。后從之。可保富貴。不從則全家誅絕。后聞此言，怒氣填胸，即欲拔

劍自刎。張氏止之曰：后為一身計，獨不為宗門計乎？后死，文殊誅，天柱無後矣。

后何不留養性命，為爾朱延一線之傳也。后放聲大哭，堅欲為永安守節。孝莊后初

念何嘗不是高王探得事，尚不諧。復召張氏謂之曰：后不嘗為肅宗嬪乎？肅宗崩，后

事永安而不死，今何獨誓死不從也？張氏復言之。后默然。讓不死范中行氏而死智伯失節

於前者原可立節於後，后何張又云：歡言待后逾於正妃，則后亦不屈人下也。

張見后有允意。遂報知高王。歡大喜。乃悄步而入。后與張俱坐堂中。見王至。不及避。遂遜王坐。歡自稱下官。屈意迎之。少頃設宴對飲。兩情漸諧。是夜遂成夫婦之好。明日桐花造賀。后見之有慚色。桐花曰。昔爲敵國。今爲一家。何幸如之。可謂善於說詞王大笑。蓋桐花性極靈巧。能隨機應變。故王素寵之。未幾。新府成。王自臨視。周圍約有數里。制度宏敞。賽過帝闕。內有正殿。後殿。東西兩殿。堂則紫雲芙蓉。儀鳳。儀政。德陽等名。園有東西兩座。樓臺亭榭。隨處皆是。間以水木花石。無不曲盡高深。後院妃妾所居。深房邃室。皆畫棟雕梁。朱門金壁。不下五百餘間。將宮中景象總提清楚。爲下安頓諸妃張本見者以爲神仙之府。不過如此。高王大悅。厚賞監造人員。乃命尉景、孫騰將三千輕騎。到晉州迎取眷屬。回到晉陽居住。又命在山東等處選買女子三百名。以充府中役使。百官慶賀新宮。日日開筵歡飲。一日。報有詔到。正使趙郡王。副使華山王。內使元士鼎。王迎入府中。開讀聖旨。乃賜高王錦繡千匹。黃金千兩。牙床一座。流蘇帳二頂。宮娥二十名。王謝恩畢。乃與

天使見禮。留入書房叙話。二王曰。我等此來。爲帝欲立正宮。必求王女。正位朝陽。且有別言。王若不允。終身不立國母。欲結歡意非此不望王善承帝意。王曰。帝命焉敢不遵。但欲屈留二王在此。容俟議定復命。二王許之。於是送至公署安歇。二王別後。王取流蘇寶帳一頂。送入後堂。卽帶領二十名宮女。來見爾朱后。宮女叩首侍立。偷眼往上一看。乃是爾朱娘娘。何爲在此。后見宮女。有曾經服侍過者。追思往事。不覺愀然。兩下相見絕好開目王曰。此帳與宮娥。皆今上所賜。特以贈卿。卿何轉生不樂。因命左右歌舞。后曰。清淡可耳。王自是迷戀后色。往往數日不出。卽天子求婚一事。亦不提。正所謂兒女多情歡愛重。君臣大義等閑輕。以後情事。且待下回再說。

孝武從田間來。一朝得志。誅戮諸王。器量窄狹。殊失爲君之度。高歡以誅暴爲名。乃見孝莊后貌美。卽及於亂。雖有桐花正言切論。而卒不聽。深爲可惜。美色之溺人甚矣哉。

第二十六卷

運神謀進兵元旦

追窮寇逼死深山

話說高王迷戀美色。把軍國大事。皆置不問。又將爾朱舊府。添設樓臺殿閣。以爲遊樂之所。因號新府曰北府。舊府曰西府。獨讓爾朱后居住。一日婁妃諸眷。已近晉陽。文武官員。皆郊外迎接。桐花聞知。亦要去接婁妃。正好遷住新府。王謂之曰。此處事情。你且瞞過婁妃。好背理事只我已吩咐左右近侍。不許說知。如有洩漏。咎總在你。桐花含笑而應。又進謂后曰。今日妃眷都到。我往北府看視一番。卿在此勿傷寂寞。后曰。王自去。但我與你妻。總要不相聞問。免我羞慚。王曰。卿勿憂。各自爲尊便了。王來北府。婁妃車從已到。相見大喜。諸夫人及兒女。一一拜見。府中鋪設齊備。婁妃居於正宮。諸夫人各居一院。將山東採選的三百名女子。皆宮樣妝束。撥給各宮伺候。服御器皿。無不工巧華麗。婁妃曰。妾等今日受此榮華。皆叨大王之福。高王笑曰。報卿俊眼。能識人耳。語亦妃亦笑。至晚排宴後堂。合家聚慶。燈燭輝煌。管弦齊奏。不讓天家富貴。酒半。王顧端娥謂

婁妃曰。天子屢次求婚。情難再却。我欲許之。未識卿意若何。婁妃曰。昔孕此女。夢月入懷。月本后象。今天子欲納此女爲后。此亦前定之數。妾何敢違。事符前夢何待

煩言王大悅。筵畢。王宿正宮。諸夫人各歸別院。明日趙郡華山二王來賀。說起而決。帝命歡不復辭。二王大喜。便欲進京復旨。此且不表。且說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高王納了爾朱后。不許一人洩漏其事。那知只瞞得北府眷屬。外人却都曉得。二王在晉陽擔擱數日。早有人報他知道。故一到京中。喧傳此事。帝伏下

之復命時。言歡已肯納女。帝大悅。卽遣李元忠納幣於晉陽。元忠本歡舊人。今充大婚使。歡敬待有加。嘗與之宴。酒酣論及舊事。故人相叙自有一番情况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人。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鬚大笑。醉態如見歡悉其意。深重之。斯時天子娶婦。高王嫁女。富貴赫奕。不待言表。端娥臨行。牽衣慟哭。舉家爲之下淚。王亦揮

淚不已。惟高澄在旁竊笑。王次日召澄問之。曰：端娥入宮，終身不得歸寧，爾獨無姊弟情而笑於旁乎？澄曰：女子得爲帝后，富貴極矣，有何不足而爲之戚戚？兒以天下可憂之事，正多，父不之憂，而乃憂此兒所笑也。兒可人高王曰：你且說可憂者何事？澄曰：爾朱兆尙在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及今不除，釀成遺患。父王屢次出兵，旋又中止，未識何意？王曰：爾何知此兵機也？澄悟曰：然則歲終可襲而取也。人心語王曰：汝勿言。澄拜而退。高王自嫁女後，在婁妃前托言軍事，勿忙，要往營中料理，遂往西府安歇。命尉景爲并州刺史，管理萬民，庫狄干權管三軍，自與爾朱后行坐不離。歡樂宴飲，諸將知之，皆不敢言。時至殘冬，告后曰：吾爲國事，將東出數日，暫別卿去。后不敢留，便從數騎來至軍營，召集衆將聽令。原知其安樂時又召世子高澄，私語之曰：吾今夜起兵，去捉萬仁新春，諸事你當代吾爲主。西府中元旦，亦要賀節，庫內有玉如意一隻，金鳳爐一座，你送去爲賀禮，待之一如親母，倘傲慢失禮，回必重責。元且不使澄往於莊后面，上覺得冷淡，若與說明，又

雖啓口故但囑其賀節送禮
料澄聰明自然會得吾意

但要瞞了你母及衆夫人。你歸。只說吾軍行要緊。

不暇回府了。高澄受命。直至大軍起行。然後回府。細想父王吩咐。不知西府所寵何人。教我如此。因想恒山夫人。曾在西府居住。必知其詳。於是將行軍之事。稟過婁妃。悄步走入桐花宮來。向桐花道。敢問姨母。西府居者何人。桐花佯曰。不知。世子道。父王命我。元旦賀節禮敬如嫡。故必問明。然後好去。桐花曰。大王囑我勿洩。故不敢言。既命你去。我先說你知道。居西府者。乃爾朱榮之女。孝莊王后也。說出來若帶駭意前日逃往秀容。被我擒回。大王納之。寵幸非常。但你雖知之。不可洩漏於人。致觸父怒。世子連稱不敢而退。再說高王起軍。慮大隊行緩。命竇泰先將輕騎三千往前進發。泰一日夜行三百里。直抵秀容城下。兆是時因高王屢次起兵。旋復中止。防守漸懈。果墮敵之計中况值歲首。隔夜除夕。軍將皆歡呼暢飲。高家軍來。全無消息。城門方啓。泰兵一擁便入。把兆府前後圍住。萬仁正在中堂。觀左右手搏爲樂。忽報高兵殺進。已把府門圍住。驚得魂飛天外。魄散

九霄。急召諸將。諸將皆已逃竄。其妻李氏。聞外面金鼓喧天。忙出問信。萬仁一見。大哭道。高兵已到。大事休矣。但不可留下妻女。再爲人辱。拔劍斬之。欲殺其女金婉。尙在內閣未出。不及尋覓。註定不該死尙要出醜一番只得結束停當。帶領親軍數騎。殺出府門。竇泰向前攔住。萬仁不敢戀戰。殺條血路。拍馬而走。竇泰趕至城邊。已被逃去。少頃高王軍到。聞兆已走。命竇泰留後。安撫城中。惟北鄉府中。任其出入。不必設兵嚴禁。自率大軍來趕萬仁。忽遇高山擋住。不知萬仁所向。便屯軍山下。遣彭樂斛律金二將。各帶百騎入山搜捉。山路崎嶇。追尋半日。不見蹤跡。忽見一壯士。身衣豹皮。手執三股叉。高叫曰。你們要捉爾朱兆乎。我領你去。二將大喜。隨之而往。要曉得萬仁逃入深山。心慌意亂。走到一絕徑所在。前無去路。隨身軍士。止存得張亮陳山提兩人。因謂二人曰。汝等以死相從。愧無以報。斬吾首去。可圖富貴。二人不忍。兆乃殺其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那壯士在隔嶺望見。故來報信。彭樂等兵至。遂斬其首。并執張陳二人以歸。高王見其首。

不禁惻然。命收其屍。葬之。并釋張亮陳山提罪。二將因言壯士報信之功。王問其人何在。對曰。在轅門外。王召入。其人下拜。王細認之。曰。汝莫非太安韓伯軍乎。事隔數登其人曰。臣實韓軌也。伏地不起。蓋軌少時與王同學。軌有妹俊英。透透相接王曾求之爲室。其母嫌王貧。不許。自此遂絕往來。王命之起。坐而問之。曰。卿吾故人。何流落在此。軌曰。自王別後。卽遭拔陵之亂。家業蕩盡。後爲葛榮擄去。榮敗。陷入逆黨。應死。臣乘間逃脫。在此打獵爲生。王語以前事。軌惶懼謝罪。因曰。前者聞王建義。本欲相投。因負前罪。故不敢進謁。王曰。今汝母妹何在。軌曰。臣逃後。天柱將臣母妹。沒爲官婢。現在拘於秀容織絳宮中。求王放出。使臣得骨肉相聚。則恩德無量矣。王卽發命。召他母女到營。韓軌來投母妹並收全爲貧時吐氣可惜俊英當日不能

爲昭賜軌冠裳。留住營中。蓋王將曉諭邊夷。故尙停軍於此。次日韓軌母妹召到。入帳叩見。王見其母頭白齒落。老態可憐。俊英膏沐不施。丰韻猶存。軌隨後亦入。皆命之坐。問其母曰。你女何以不嫁貴人。而憔悴若此。韓母羞慚無地。乃

謝曰。前日有眼不識。悔已無及。今女尙未嫁。願充箕箒之役。服事大王。以贖前愆。王曰。向不肯與我爲妻。今乃肯與我爲妾乎。揚眉吐氣語軌亦跪地求允。王笑而許之。是夜遂納俊英於營中。不一日。王返秀容。慕容紹宗叩轅求見。王召入。起而迎之曰。我念將軍久矣。何以今日纔來。紹宗曰。北鄉公主尙在。不可棄之而去。王曰。卿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因問北鄉公主安否。卿爲吾致語北鄉。后及公子文殊皆安樂。倘肯遷到晉陽。與后同居。則大好。卽不然。富貴如故。可無憂也。紹宗退。來見北鄉。以歡言告之。北鄉大疑。俄而報有高王使者在外。遂召之入。問使者曰。后在并州。居於何所。使者曰。王建西府居之。榮華逾於前日。北鄉知后已失節。勃然變色。遂令使退。進內放聲大哭曰。后竟若是。我何面目再立人世。遂自縊。不忍見其女失節紹宗爲之殮殮。高王聞之。親臨祭奠。召紹宗謂之曰。卿今而後。可以一心事我矣。當令官爵如故。紹宗拜謝。王出令。所有籍沒萬仁家產。載往晉陽。其家口賞給諸將爲奴婢。當面查點。只見一女子。體態嬌柔。

形容出衆。悲不自勝。因問曰。爾係萬仁何人。女對曰。妾名金婉。萬仁女也。王命置之。又是議中物矣其餘照簿發遣。是夜王命金婉陪飲。又納之爲妾。卽後所稱小爾朱夫人是也。王將班師。命韓軌爲都督。鎮守秀容。於是三軍齊發。下令兵將。不許傳說北鄉自縊之事。違者有罪。恐后聞之而生怨也。軍到晉陽。正值元旦。王入北府。命文武各散。進與婁妃相見。諸夫人聞之。都來拜賀。衆方就坐。俄有兩乘香車至殿下。兩邊侍女十餘人。衆妃見之。皆愕然。見秀幔中走出兩位美女。侍女擁之。從西階上。入殿下拜。叙次如畫婁妃問王何人。王曰。此年長者韓軌之妹。前日不肯與吾爲妻。故令今日與我爲妾。此年幼者。萬仁之女。本已沒爲官婢。吾憐其嬌好。故納之。卿勿以爲怪也。婁妃笑曰。此皆吾王好色所致。妾何怪焉。便令各居一院。撥給承值宮女各二十名。當夜大開筵宴。共賞元宵。王飲三爵。起謂妃曰。我有軍務未了。此軍務定了是不能在此宴賞。說罷便出。蓋王急欲往西府也。且說爾朱后。獨居西府。正傷寥寂。半月來。不知高王在於何所。轉輾不

樂。獨自倚欄看月長嘆。宮女忽報王至。忙移蓮步下階相迎。王一見之。恍似嫦娥下降。喜逐顏生。便攜手上階。並坐而語之曰。吾因軍旅羈身。累卿寂寞。后問半月何往。王權辭以對。因問歲首元日。世子曾否來賀節。此問不可少否則漏却世子賀節事矣后曰。來賀。世子聰明俊秀。謙下有禮。可稱佳兒。王曰。此兒頗識事機。能稱吾心。故命之來見耳。宮娥排宴上來。看月對酌。王自彈琵琶。以娛后意。左右宮女爭相歡笑爲樂。飲至更深。徹宴歸寢。次日報有建州刺史韓賢。遣人貢獻蛟龍錦。三百疋。發而視之。工織奇妙。五采相間。皆是金龍玉蛟。出沒於五色祥雲之間。盤旋屈曲。光彩奪目。每疋長五丈。闊七尺。王曰。蛟龍錦中國亦有。不能如此奇妙。因問使者。錦從何來。答曰。此錦番商賣來。每疋百金。吾主以爲奇貨。故買之來獻。王大悅。厚賞使者。以錦賜與爾朱后。爲幔天帳一頂。坐臥其中爲樂。自是高王深居西府。雖近臣亦罕見其面矣。此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納后以來。在高王面上。深加敬愛。后亦安之。而帝有從妹二人。一號明月公主。一號雲陽公

主。皆以色美。為帝寵愛。留在宮中不嫁。而明月尤寵。人主不甘為禽獸行宜高后聞之不悅。常欲諫阻。未敢出口。一日。內侍有言高王娶莊后事者。帝聞大愠。謂后曰。近聞卿父娶莊后為妃。未識信否。若果如此。大亂君臣之義矣。后微笑曰。君臣之義。不可紊。兄妹之間。獨可亂乎。刺心陛下寵幸明月雲陽。外庭皆知。何以示天下後世。吾父果爾。正所謂有是君。有是臣也。雖妬意所發帝聞之甚慚。由是與后外相親愛。而內懷不睦。君臣嫌隙。亦從此生矣。且聽下回分解。

高歡用奇出兵。取爾朱萬仁。兵機謀略。自不可及。至納孝莊之后。母乃義以色昏乎。孝武踐位以來。無大失德。乃與兩妹淫亂。穢德彰聞。端娥所謂有是君。有是臣。詢不誣也。真亂世哉。

第二十七卷

乙弗氏感成奇夢

宇文泰獲配良緣

話說高王納了爾朱后。帝雖聞而惡之。然並無相圖之意。朝臣中惟斛斯椿心懷反覆。平素喜與術士劍客往來。好行機詐。高王初入洛陽。椿已慮其權重。欲

圖害之。賴賀拔勝言之而止。及歡殺喬寧張子期。心益不安。因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侍郎王思政等。結爲一黨。密於帝前言歡之短。勸帝除之。禍機發了舍人元士弼亦言詔到并州。歡坐而聽讀。驕傲無禮。帝於是常懷不平。欲除之。而計無所出。一日。忽接歡表。言爾朱兆已正殺君之罪。滅及全家。而太原王榮曾有大功於國。不應無後。其所遺幼子文殊。年漸成人。理合賜之襲爵。以酬其勳。狗私情忘公義。歎於莊后。面上太要討好矣。帝覽奏大駭。欲許之。則封叛臣之子爲王。心所不甘。欲不許。則慮觸歡怒。致生不測。乃密召斛斯椿。以表示之。椿曰。陛下不可不許。歡之推恩於爾朱者。以納莊后之故。在他面上用情。志在必得。不如許之。以慰其心。然歡所爲如是。未始非天朝之幸也。帝曰。何幸之有。椿曰。以歡之雄才大略。而勵精圖治。經營大業。其勢難制。近聞其自納莊后爲妾。日夕居於爾朱兆舊府。只圖歡樂。諸將罕見其面。舊時姬妾亦置不問。以尉景爲冀州刺史。委以政事。自己全不關心。又以北地已平。關西通好。以爲天下無事。因此志驕氣盈。

惟酒色是娛。現在乘其昏惰之時。正好設計除之。却是可聽歡若一除。其長子高澄。年僅十二。餘皆孩提。雖有謀臣勇將。蛇無頭而不行。皆可以利誘也。如是則大權復歸帝室。天下皆稽首歸服矣。帝曰。除之若何爲計。椿曰。陛下禁旅單弱。先當廣招武勇。添置閣內都督部曲。值殿之將。每員以下。增置數百人。又諸州行臺管轄一方。皆歡私人爲之。本以正討反亂。故建此職。今托言天下已平。悉罷其兵。則歡勢孤矣。豈能驕得六澤關西賀拔岳。士馬精強。雖陽與歡合。未必心服。可遣辨士說之。使順朝廷。其兄賀拔勝。英雄無比。心地忠烈。現爲侍中。可使都督三荆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爲外援。及早行之。便足以制歡矣。倘不能制奈何帝曰。司空高乾。朕亦欲用之。你道帝何以欲用高乾。補叙高乾列事爲後張本先是乾在信都。遭父喪。以軍興不暇終服。及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解寺中。惟不解司空之職。乾雖求退。不謂帝遽見許。既解寺中。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

勳。朕與卿義則君臣。情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
 身許國。何敢有貳。帝復申前說。乾唯唯。且事出倉猝。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
 與帝焚香訂盟。誓終始不相負。因是帝欲用之。椿曰。乾若爲陛下用。其弟敖曹。
 勇冠三軍。雄武無敵。亦可結之。爲陛下用矣。正是帝大喜。由是朝政軍謀。帝
 專與椿決之。羣臣皆不得與。得與聞者。惟南陽王王思政數人。然南陽雖與其
 謀。恐事無成。心甚憂之。一日朝退。獨坐閣中。其妃乙弗氏。賢而色美。爲王所愛
 敬。無事時。每與談論世事。忽插叙南陽夫婦極妃是日見王默默不樂。問其故。
 王曰。我憂高歡當國。將來禍必及我。妃曰。王承帝寵甚厚。何畏於歡。王曰。天子
 是他扶立。國政軍權。皆他掌握。一旦有變。天子且不保其社稷。何有於我。我所
 以憂也。妃曰。此非王一人事。且寬懷過去。因問歡之祖宗。是何等樣人。南陽憂
而乙弗氏詳問歡之家世一語問答的是王曰。我初不知。前日我同高道穆入
園房閑論神情的婦人寬慰丈夫口吻景明寺閑玩。時歡隨爾朱榮入都。與司馬子如亦來寺中遊玩。在左廊下相遇。

歡與子如並肩而行。吾見其容貌特異。聲音宏亮。目視久之。道穆謂予曰。殿下識此人否。我曰不識。道穆曰。此人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人也。其上祖名隱。出仕於晉。隱子慶。爲燕吏部尙書。慶子泰。爲燕都尹。燕亡。泰之子湖。以燕郡太守。引兵降於本朝。吾世宗皇帝。封爲右將軍。湖有四子。次子名譚。官爲侍御史。犯法坐罪。削職爲民。謫徙於懷朔鎮。譚與吾家爲同姓。與吾父吾叔。敘兄弟行。其去懷朔時。以祖宗神像寄與吾父曰。門戶衰敗。未識流落何所。恐有遺失。幸弟爲我留之。且言我父爲將。常行仁義。未嘗妄戮一人。我雖如此。或子孫尙有成入者。可以此示之。於是遂去。其後不相聞問。我父嘗以此諭我兄弟。吾曾看其先像。此子容貌。宛似高湖。但少鬚耳。乃湖之曾孫也。南陽自遂又爲道穆代叙又爲道穆代高譚述

妙皆歷歷不致我曰。既有此事。何不以像還之。此子神姿秀異。所謂成人者。卽其人歟。道穆乃進前相見。邀入講室。歡與子如。道穆及我四人共坐。道穆遂請姓氏。歡言之。再請其祖宗名號。歡又言之。道穆因以其祖犯法寄像之言。一一告之。歡

整衣而起。向道穆再拜。道穆答拜。歡起斂手拜曰。我祖不幸。犯法流徙。以公父賢明。寄留先像。今歡幸遇明公。得悉原委。願請遺像以歸。亦公之德也。因俯首灑淚。道穆曰。正以君是賢子孫。故欲奉還先像。將軍不棄。可往寒家奉還。歡固辭不肯。乃約次日。仍於寺中取像。遂各別去。次日道穆將遺像入寺。拉吾同往。歡設酒以待。見像展拜曰。我衣冠族也。而沉淪至此。因悲不自勝。灑淚如雨。見者皆爲慘戚。是日雖置酒。略飲數杯而罷。去後。道穆深嘆其孝。異日必成偉器。我自此方知其家世也。妃曰。若如此。歡亦名家子也。且爲人孝敬。安知其不爲魏之純臣也。王曰。汝言兒戲耳。歡有奇才異相。安肯安分守己。久居人下。妃又問歡之異相若何。說及異相卽問異相婦女喜聽瑣細事往往如此王曰。歡身長八尺。體貌如神。龍行虎步。雙眉濃秀。目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如玉。肌膚細潤。十指如初出筍尖。一般。聲如裂帛。又能終日不言。通宵不寐。喜怒不形於色。人莫能測其意。性旣沉重。識又宏遠。實天地異人也。亂階一作。天命有歸。歡若據有天位。我家宗社絕

矣。妃曰。此王之過慮。歡能終守臣節。亦未可知。王曰。智者見於未萌。何況已著。近聞一節事。已見歡之無君矣。妃曰。何事。王曰。歡素好色。姬妾無數。正妃婁氏。寬厚賢明。即今上皇后之母。有一姬名桐花。能行妖法。顏色嬌美。身體纖弱。若不勝衣。而能衝圍陷陣。所向披靡。戰必大捷。今上封為恆山夫人。從征爾朱兆。莊后逃歸秀容。被他擒得。歡竟納之為妾。寵愛異常。故爾朱文殊亦得襲封王爵。歡以帝后為妾。豈復知上下之分乎。於乙弗妃口中歷作寬筆直逼出此句妃亦吃驚極行文開合之致妃不覺失驚曰。此事必非虛聞。妾昔與諸王妃入宮。見孝莊皇后。其容色光豔。絕世無雙。嬌顏麗質。雖洛浦神女。嫦娥仙子。無以過之。今孝莊崩后。又年少。被歡得之。美色動心。后焉得不失節。但歡有此事。大虧臣節。後事不可量矣。王曰。所憂正在乎此。朝廷雖為之備。吾恐事屬無成。反速其禍耳。妃亦為之不樂。至晚。宴罷而寢。乙弗氏睡去。遂得一夢。乙弗氏多疑多慮故成此夢然其夫妻後日亦有數年帝后福分夢兆焉得不先及之亦文章

先手打

通法 夢見天子引兵出西陽門。俄而變為龍。鱗甲雖具。爪角不長。氣象甚弱。

乘紫雲冉冉西去。護從人員一無所見。獨南陽王。跣足登雲亦化爲龍。皆從西去。身亦不覺隨之而行。須臾見北方一人。形貌非常。心以爲高歡也。仗劍立於大樹之頂。威容甚猛。視其樹高有七十餘丈。又一人身披金甲。手持白刃。亦在樹上。大聲呼曰。大家高歡。言未絕。歡足生青雲。化爲一條黃龍。長六十餘丈。天矯於青雲中。風雨驟至。金鱗耀目。火眼爭光。牙爪攫擊。翻覆有勢。雲霧已遮半天。南陽迴避而行。望見西北上。又有黑雲一片。從地而起。一人仗劍立於雲上。儀表非凡。衣服皆黑。髮垂垂披於兩肩。長與身等。氣勢甚盛。與南陽相遇卽化爲白龍。鱗甲爪牙如玉。其黑雲亦遮半天。雲氣各遮半天是東四分據之兆王雖爲龍。大有畏縮之狀。仰視紅日無光。烟霧迷漫。網縕不散。未幾有彩雲一朵。從西而來。中有仙花兩朶。其大如盤。南陽乘雲而去。啣得一朶。擎於爪中。妃心惡之。遂與王相失。隨後又見黃龍。乘雲趕上。亦啣一朶而往。更夢境妃不見王。身無所依。甚是恐怖。低首視之。乃身在萬仞高山之上。危險難行。不禁失足。驚出一身冷汗而醒。

祥夢已見不時正五鼓。南陽起身入朝。妃亦起來梳洗。細思夢中景象。國家必有大變。王卽無恙。此身恐不得保。呆坐房中。鬱鬱不樂。少頃王歸。以夢告之。王聞默然。旣而謂妃曰。若應此夢。魏室江山。必致傾覆。龍者。君象也。歡爲黃龍。主有天下。况其父名高樹正。應神人所言。白龍。庚辛色。只怕西方別有真人爲帝。我化爲龍。或亦有人君之分。然奄奄不振。亦必受制於強臣之手。徒擁虛名。後南陽不樂爲

帝亦因先已看透。至啣花一事。主我有重婚之兆。但我與卿。結髮情深。斷無棄卿別娶之理。執意然後况高歡亦取一花。理不可解。因取花箋一幅。將夢中所見一一記之。付妃藏好。留爲異日之驗。後來王爲西魏主。蠕蠕國有兩宮主。一嫁於王。一嫁於歡。而乙弗后遂廢死。此夢始驗也。正說間。報侍郎王思政來。接入密室相語。思政曰。今奉帝詔往說賀拔岳。正好卸到特來告別。王囑之曰。機不可洩。願君慎之。思政曰。吾改作賈客。潛入關西。相機行事便了。王曰。如此最好。遂別去。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賀拔岳鎮守關西。軍政無缺。四民樂業。全以行臺左丞宇

文泰為腹心。泰有文武才。志度深沉。特為岳所器重。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當時諸將

人才唯泰尚能敵故叙關西事隱然以泰為主

泰年二十有四。尚無正室。身邊只有李姬一人。欲待

其生子。然後册正。姬生一女。因生時。雲氣滿室。取名雲祥。即後西魏廢帝后也。

一日。賀拔岳出長安遊獵。駐軍華陽城外。眾將皆隨。泰亦同往。泰見軍中無事。

私語部下頭目三人。易服為遊客。入華陽遊玩。走過幾處街方。忽見掛一算命

卜卦招牌。便同三人走入店中。向術者拱手道。乞將賤庚一排。黑獺亦算命耶姚氏得合矣

術者寫下八字。推算一回。便起身道。此處不便說話。請貴人裏面坐談。四人走

進。術者向泰作揖道。不知貴人下降。有失迎迓。泰笑道。小子是經商的人。何敢

當貴人之稱。術者道。休要瞞我。尊命極貴。目下雖有爵位。未足為奇。一遇風雲。

飛昇雲表。必為萬民之尊。現在喜氣重重。來春定生貴子。泰又笑道。我尚未娶

室。焉得來年生子。那術者一聞未娶之言。拍手喜道。好好好。從生貴子引出未娶室術者方好作

伐用第皆今日遇著了。泰駭極問故。術者道。老漢是成都府人。雲遊無定。所以

擔擱在此者。只爲受人之託。必成就其事方去。術者亦有心人秦問何事。術者道。此間有一長者。姓姚。名文信。積代名家。富而好禮。世居盤陀村。女名金花小姐。年方十八。才貌無雙。前日推算其命。貴不可言。定當母儀天下。非尋常人可配。長者欲得貴婿。故留我在此算卜。看有可以配合者。爲之作伐。無如所算之命。皆非其耦。今貴人之命。正是天生一對。旣云未娶。老漢願爲執柯。敢求名姓。好去通知。秦大喜。便以名姓告之。訂於明日。來討回音。秦出門。囑三人勿洩。那術者自秦去後。卽到姚文信家。言有八字在此。是一極貴之婿。不可錯過。其夜金花小姐夢一金龍據腹。正在堂中告知父母。恰好術者到來爲媒。一命一夢天然湊合文信大以爲瑞。一諾無辭。術者報秦。秦卽納聘。賀拔岳知之。勸其卽娶。遂停軍三日。城內備下公署。共結花燭。合巹之後。秦見金花色美而慧。心下甚喜。於是拜別文信夫婦。共歸長安。到家之後。賓朋畢賀。張樂設飲。忙了數日。一日門上持帖來稟云。有一人商旅打扮。從洛陽來。要見主人。遙接王思政來秦見帖上名字。乃

是王思政心下大駭。吩咐開門。親自出外接進。施禮坐定。便問道。侍郎天子貴臣。何以微服下顧。思政曰。偶訪親友至此。特來奉候。泰曰。莫非要見我元帥乎。早已參透來意思政曰。賀拔公也要進候。深慕左丞才智不凡。識權達變。先來一談。泰知其意。便請入密室相語。但未識所語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孝武立身不正。又鮮才智。乃欲謀害高歡。自速之禍耳。篇中倏而南陽述高歡相貌氣度。倏而王妃得夢。離奇光怪。倏而宇文泰算命。倏而金花夢金龍據腹。千頭萬緒。恍恍惚惚。看去皆似閒文。其實一一爲後半部張本。前後關鎖。極靈極幻。行文三昧。粗心人何以知之。

第二十八卷

思政開誠感賀拔

虛無作法病高王

話說宇文泰屏去左右。將王思政邀入密室。問其來意。思政曰。我今至此。特爲國事起見。泰曰。自渤海王當國。寇亂已平。天下安治。國家尙有何事。煩公遠出。思政曰。左丞以渤海王爲何如人。泰曰。高王滅爾朱。扶帝室。大魏之功臣也。政心

未通不得 思政曰。吾亦意其如此。孰知滅一爾朱。復生一爾朱。沉痛極今歡身居

并州。遙執朝權。形勢之地。皆其私人所據。天子孤立於上。國勢日危。近歡又納

孝莊后為妾。敗常亂紀。於斯為極。寧肯終守臣節哉。歎納爾朱后處為人口舌 帝素知行

臺與左丞忠義自矢。士馬足以敵歡。故特遣我來密相盟約。為異日長城之靠。

所以敢布腹心。泰曰。高歡之心。路人皆知。吾元帥豈肯與之同逆。直以勢大難

敵。故陽為結好耳。方吐真意請即同往。與賀拔公議之。思政大喜。便與泰同來見岳。

岳知思政至。忙即請入。下階相迎。坐定。略敘寒溫。思政便以告泰之言告岳。出

帝密詔付之。岳再拜而受。因曰。國步將危。正人臣捐軀効節之日。况有帝命乎。

岳敬聞命。不敢有二。留入後堂。設宴相待。宴罷。思政不敢久留。起身辭去。岳曰。

歸奏天子。歡若有變。岳必盡死以報。倘有見聞。當使宇文左丞到京面陳。岳真

為國並非假話討好 思政既結好關西。星夜趕回京師。奏知孝武。孝武曰。賀拔岳諒無他

意。但恐歡終難制。奈何。斛斯椿曰。陛下勿憂。臣更有一計。足以除歡。帝問何計。

椿密語帝曰。有嵩山道士黃平信。潘有璋。善行符魔之法。與臣往來親善。臣嘗試其法有驗。據云。能攝人生魂。用伏屍術。埋而壓之。其人必死。只要本人生年月日。貼肉衣服。法無不靈。臣欲害歡。已托其行事。歡之年月日時已有。所少者貼肉衣服耳。又有一術士李虛無。自言能往并州盜之。臣俱留在家中。法物一備。便可動手。可安坐而制其命也。帝曰。此法若靈。勝於用兵數倍矣。卿善爲之。勿使作事無成。徒爲人笑。椿受命而退。

不思動精圖治以安國家乃用左道妖法計已謬矣况王者不死其奈高歡何

且說高乾與帝立盟之後。絕不知帝有他意。後見帝增加部曲。心甚疑之。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近臣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先是封隆之。孫騰。皆有書報高王。言朝廷聽任匪人。暗招刺客。潛入晉陽。欲害大王。宜謹防之。歡得書大怒曰。帝即忌我。其奈我何。惟刺客當防之耳。

刺客難防邪術難察

不有天命其何以免

於是日與爾朱后深居內室。侍側者皆女子。外官非親信不得常見。

三五日一出。經理庶務。四方有要緊文書。皆侍女傳遞。十日一宴衆官。亦不出府。自正廳至寢室。共門十有八重。每門設監守官二員。查視出入。其堂內門戶。皆婦女關守。莫敢亂行。舊時宴會。非至二更不散。自後日一沉西。便卽終席。通

叙出筆
意細極

最親愛者。惟孝莊后一人。刺客事亦惟后知之。餘無知者。至是又得乾

啟。心益大怒。乃召乾至并州。面論時事。乾見高王。悉陳朝廷所爲。不久定有變

動。因勸王受禪。以弭其禍。有此一勤
死亦應得王急以袖掩其口曰。司空勿妄言。吾今以

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皆以相委。言訖。卽令記室作啓。奏請乾爲侍中。又謂

乾曰。明日是花朝節。當與司空宴於北城府中。傳令百官。明日皆集相府伺候。

乾乃拜辭而出。次日司馬子如來見。便與子如偕往北府。正行之次。見一蓬頭

道人。手持團扇。上寫善觀氣色。預識吉凶。高王頭踏到來。全不退避。來得
奇軍人

拿住。送到馬前。道人叩首道。不知王到。誤犯虎威。伏乞釋罪。高王吩咐放去。道

人立起身來。只把高王細看。看得
奇一到北府。衆官分班迎接。王入西園。宴已擺

設。王坐南面。乾與百官依次坐下。笙歌迭奏。女伶樂妓紛紛進酒。斯時婁妃亦同衆夫人在景春園中百嬌亭上飲酒賞花。聽得樂聲嘹亮。問宮人何處奏樂。宮人稟道。大王在西園宴客。婁妃暗忖。高王一月不見。宴罷之後。自然進宮。便同諸夫人各歸內閣。那知高王一心只在西府。階前方報未時。便卽起身。謂高乾曰。司空早轉朝去。今當復爲侍中。諸事留心。明日我來餞送。乾拜謝。王卽去。婁妃聞之不悅。子如送王歸府。行至中途。復見蓬頭道人立在街旁。注視高王。重來注子如心疑。遂命從人帶道人歸府。問他何以兩次衝道。道人曰。貧道深通相術。今觀大王氣色。主在今夜。卽有急病纏身。欲爲大王尋一解救之術。故在旁偷視。子如曰。你不可亂說。言若不驗。定加重責。吩咐左右將他鎖在書房。不許放去。且說高王回到西府。時已傍晚。便與爾朱后在春風亭下開筵對飲。宮女輪流斟酒。花香人美。十分快意。不覺沉醉。將近二更。月明如晝。思欲下階閒步。袖拂金杯於地。親自俯拾。忽一股黑氣從地而起。直冲王面。迴避不及。覺

氣冷如冰。細叙得后見王色異。慌問何故。王不應。遂與后聯坐。再命進酒。連飲數

杯。身漸不快。攜后手同歸寢室。坐方定。垂首大吐。乃就榻以寢。后侍坐榻旁。三

更時候。大聲呼痛。后急問之。謂后曰。我太陽如斧劈。痛不可忍。言未絕。又曰。我

右脇左膝。亦發奇痛。未識何故。后即命宮女執燭。親自看之。王體素白。是時三

處皆青。細叙得后驚曰。乍痛乍青。症甚奇異。當召醫者入視。王曰。且待天明。后曰。

王舊日曾有是症否。王忍痛言曰。天未即明痛又難忍因后一問備吾自幼多

疾。飲食少進。不能受勞。至十歲。即能飲酒。賴尉氏姊調護。不至沉醉過傷。年二

十始無病。然三十之內。體尚瘦弱。不得豐厚。雖居高位。精神未能全美。一到晉

陽。肌豐神壯。體日以強。雖應務紛繁。終夕不倦。自此五六年來。疾病全無。故敢

恣情酒色。朝夕自娛。舊有值宿醫官。吾以無病故。皆令去之。今於半夜出召醫

者。人必驚疑。故待天明不安。然後去召。后見王愁眉蹙額。似有不勝痛楚之狀。

心甚惶急。巴不得天就明亮。一到五鼓。忙即傳諭出宮。宣召醫官二人。醫者入

視診過脈息。再看痛處。茫無治法。出外擬方。私語侍者曰。今按大王之脈。別無甚病。三處奇痛。莫識所由。恐遇妖魅之物。以致此禍。當啓妃主問明大王。再商所以治之。內侍曰。昨夜在後花園飲酒。皆宮女承應。歸寢大吐。我問宮女方知。妃主之前。不敢稟也。看官。你道高王此症何來。緣道人卽李虛無。是提清來。由欲識高王形像。故兩次詳視。當街不避。被子如鎖在書齋。宿至二鼓。人皆熟寢。乃悄然而起。點燈焚香念誦祕咒。將黃絹畫成高王形像。以法針三隻。刺其太陽、右脇、左膝三處。咒畢。藏於鞋履之中。凝神以坐。此處作法。高王三處就痛起來。其術醫者那裏識得。雖擬一方。服之其痛不止。却說司馬子如絕早起身。就往西府。一來謝酒。二來要驗道人之言真假。斯時百官俱集。忽有內侍傳令出來。大王昨夜中酒。不能勞動。著刺史尉景、錢高司空入京。百官免見。子如心疑。留身入內。問門使曰。王在裏面。有何動靜。門使云。五更卽傳醫官進去診視大王。未識何病。醫官云。大王脈象。無甚大疾。但太陽脇膝三處青腫。奇痛異常。疑爲

邪氣所侵。得術士解救纔可。恐非藥石所能效。子如聽了。暗想道人之言有驗。遂令內侍請見。王召入。直至床前。見王有忍痛狀。因問曰。王疾從何而起。王以後園飲酒。黑氣相觸告之。子如曰。昨日送王回府。見那蓬頭道人。屢次顧王。我帶歸問之。據云。觀大王氣色。主在半夜發疾。我疑其謊。故禁之在室。今言黑氣相犯。或有妖孽作祟。何不召之來治。高王點頭。子如遂出召之。計已入道中矣未幾道人至。同入內宮。王努力坐起。道人見王再拜。請視痛處。王示之。道人曰。此無他故。蓋中鬼毒也。何不覺耶請以神針。針其患處。王不許。曰。吾痛尙不能忍。况又加針乎。且太陽脇膝等處。皆非可針之地。汝可別以良法治之。道人曰。法雖有。但能暫止其痛。而疾不能除。王命試之。道人討淨水一杯。畫符念咒。以水噴於三處。痛果頓減。便命留之外閣。子如告退。其夜道人獨宿閣中。將過半夜。復行邪法。高王痛又大作。倍加於前。其術可畏后大驚。著令內侍問之。道人曰。此大王不許用針。故復發耳。后又令內侍問曰。除用針而外。可有解救之術否。道人答

曰。王必不肯用針。尙有一術。但須明夜爲之。內侍問何術。道人曰。須得大王貼
 身衣服數件。在東南方。檢一僻靜之處。待貧道作法。則鬼毒可解。大王便得安
 寧。內侍進述於后。后見王閉目忍痛。不去告知。便喚宮女。將王換下貼身衣服
 數件。放一匣內。之莊后慌急付與內侍。便命明日與道人同往。檢一僻處。在內作
 法。不許放去。內侍領命。將衣服交與道人。道人大喜。次日。謂內侍曰。我旅店正
 在東南方。與汝同去。至店內。侍緊緊守定。是日子如到府問候。知疾復作。大爲
 憂疑。后亦時刻不安。那道人到夜托言作法。云外人不可窺伺。令內侍宿在外
 邊。閉戶獨處。半夜時候。將高王衣服藏起。取破衣數件。放在匣內。書符數道。封
 固匣口。乃將高王所畫形像。拔去三針。取像焚之。天明。出謂內侍曰。我法已施。
 大王自然安矣。與內侍同到府中。交還衣服。果然王到三更。其疾若失。此妖術如
信不痛患盡除。起身謂后曰。此病速來速去。甚爲可怪。后乃以道人作法解救告
 之。王曰。若是有驗。道人之功不小。吾今日且出理政務。以解內外之惑。梳洗方

畢。內侍捧匣以進。言道人叮囑。此匣不可輕開。開則恐疾復發。王命謹而藏之。

其感亦受

因問道人在內侍曰。在外。王命厚賞之。送往清霄宮居住。清霄宮者。

晉陽第一道觀也。道人辭曰。我為解大王之厄而來。非貪賞也。吾事已畢。便渡

江去矣。內侍挽之不住。進報王。王益重之。時段韶從京師回。到府求見。王命召

入。細問朝事。韶言帝以斛斯椿為心腹。出賀拔勝為荊州。遣王思政到關西。皆

為王。故其深謀密計。不能盡知。臣因定省久虛。上表回來。王嘆曰。我不負帝。帝

今負我。古人云。功高震主者身危。正我之謂矣。又謂段韶曰。汝在此受職。不必

再往京師了。段韶受命而退。次日接得肆州文書。報有阿至羅引兵十萬來攻

肆州。所過殘破。乞發兵救援。諸將皆言宜救。王曰。朝廷自有良謀。何煩我去征

討。兵不發。俄而朝廷亦有詔至。催王發兵。王故遲之。自古大將唯郭汾陽功蓋

同時李臨淮已不能及我數也哉司馬子如諫曰。肆州與晉陽連界。肆州危。晉

陽亦不得安。王曰。我豈不知。特恨朝廷急則用我。緩則忌我耳。侍臣如此至羅

雖強。聞吾兵發。其心必怯。遣使諭以威福。可以不戰而屈也。乃發書於至羅。勸其歸順。至羅親見使者曰。高王有命。我不敢抗。引兵退歸舊境。此話不表。却說李虛無已回洛陽。備訴騙取衣服之事。斛斯椿及有璋平信皆大喜。共入密室。推算年命。其年高王正三十八歲。平信曰。歡今年別無大悔。三月春殘。主有小悔。可以助成吾術。過此則皆吉星臨命。不可復制矣。遂縛一草人穿其衣服。又畫一人形壓在草人身上。共埋地下。日夕書符作法。招其魂魄。相戒不可亂動。到三月十五子時三刻。其命自絕。人心如此。天意不然。此伏屍之術。未有能免者。正是擎天手段難逃死。蓋世英雄即日休。未識高王性命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孝武深忌高歡。不思修德理政。進用正人。乃聽匪僻小人之言。以覓勝邪術嘗試。無論王者不死。卽其居心已大謬矣。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第二十九卷

妖術暗侵凶少吉

神靈呵護死還生

話說高王因觸黑氣致疾。疑係爾朱舊第萬仁在內爲祟。擇地東城。另建新府。日夜督造。限在速成。然精神日減。寒熱時作。隔三四日出理軍情一次。不勝勞倦。醫官時時進藥。百無一效。一日新府成。王自臨視。庭院深沉。樓臺重疊。金碧輝煌。各極土木之巧。擇於三月初三。同爾朱后遷進。題其寢宮曰廣寒仙府。珠簾繡戶。彷彿瑤臺。曲室蘭房。迥非人境。百官入賀。皆令免見。至晚與后並坐對飲。笑謂后曰。卿是阿嬌。此處可當金屋否。后微笑。又曰。前日得病。以府第不安。因急過此。想得安靜矣。言未絕。王忽目閉口噤。鼻血如注。自謂無患而忽至天下變生不測往往此如身坐不穩。漸下座來。后及左右皆大驚。急起扶之。已昏迷不省人事。后正無計。見神氣將絕。且泣且呼。乃依時俗解救暴死之法。命宮女取外祠紙錢焚於庭下。取酒酬地。須臾鼻血少止。俄而口開。后遂取姜湯灌之。良久乃甦。瞪目視后。但不能出聲。病人危急衆人慌亂一時情狀面面寫到后卽扶之入寢。約有兩個時辰。王忽長吁。泣謂后曰。我幾不復見卿。后問王何若此。令人驚絕。王曰。我正與卿講話。眼前

只一見人。身長丈餘。頭裹黃巾。手執文書一紙。告我曰。主司有請。我問主司何人。你敢擅入。方欲叱之。此人進步將我咽喉捻住。兩目黑暗。不知南北。耳中聞卿喚我之聲。開口不得。魂搖搖漸覺離身。忽有火光從頂門出。喉間才得氣轉。開目見卿。此是正氣不滅邪神暫退至今喉痛眼疼。遍體無力。看來吾命不久矣。后聞言淚下。勉強安慰曰。大王神氣虛弱。故見神見鬼。宜報知世子。召醫下藥。調理元氣。自然平復。王點頭。天明卽召世子。世子聞召。卽到新府拜見。又拜見莊后。王謂世子曰。我二月中得病。淹留至今。昨夜更加沉重。你母在北府尙未知道。你歸言之。說罷。便令出宮。世子退立中堂。請見爾朱娘娘。娘娘移步出來。世子曰。父王所犯何病。兒實不知。求娘娘細言其故。不敢問王退而后乃以前日若何發痛。若何得安。昨夜若何昏迷。一一告之。世子聽罷。大驚失色。曰。父病深矣。當急醫治。諸事全賴娘娘調護。兒且歸報吾母。再來問候。道罷告退。世子歸見婁妃。曰。今日去見父王。臥病在床。十分沉重。婁妃驚問何病。世子備述後園飲酒。黑

氣相觸。頓發奇痛。因疑爾朱兆作祟。遷居新府。不意昨夜鼻血如注。昏迷過去。半夜方醒。病勢較前加重。婁妃聞知大驚。因問曰。新府陪侍何人。乃爾留連忘返。別一定久生病世子曰。此事父王不許洩漏。故不敢告知。今日爲母言之。新府美人。乃是爾朱皇后。婁妃曰。后何以在此。世子曰。后被恆山夫人擒歸。父王悅其色美。遂爾收納。朝夕不離。婁妃曰。臣納君妻。事干名義。汝父奈何爲此。婁妃言論畢竟

正汝今夜當在閣門外寢宿。病勢輕重。當告我知。世子再拜而退。婁妃嗟嘆不已。少頃。諸夫人聞王疾。皆來問信。婁妃以實告之。無不驚憂。妃乃謂桐花曰。大王納爾朱后。汝何以瞞我。桐花曰。大王有命。不許告知。但罪實在妾。若不擒之以歸。何至爲王所納。衆夫人曰。此女容貌若何。問容貌若何的桐花曰。若說容貌。果然天姿國色。我見猶憐。大王焉得不愛。忽有使至。曰。大王疾病少可。已進湯藥。衆心稍安。放寬一筆安頓一邊妃欲自往問病。先遣宮使啓請。王命勿往。妃不悅。要知高王並非疾病。特爲妖術所制。一到黃昏。遂發昏迷。口鼻流血。遙見

羽儀隊仗。停在翠屏軒側。黃巾人等擁滿床前。邀請同往。魂飄飄欲去。虧有兩個力士似天丁模樣。一個手持寶劍。一個手擎金瓜。侍立床前衛護。說得恍惚

病人所見黃巾不敢近身。至四鼓方醒。夜夜如此。故肌肉消瘦。自懼不保。一日召世子吩咐曰。吾吉凶難料。但軍務不可廢弛。老奸作用你傳我命。叫竇泰引兵三千。去巡恆肆二州。卽懾伏至羅。彭樂引兵五千移屯平陽。段韶權領鎮城都督領驍步五千守禦并州。韓軌鎮守秀容。就令兼督東京關外諸軍事。子如可參府事。張亮可令人直。其餘頭目諸將各依舊日施行。明日替我各廟行香。祭告家廟。世子一一領命。纔出閣門。忽報大王仍復昏迷。口鼻流血。世子大驚。忙問醫官父王究何病症。對曰。臣等昨日診王之脈。外冷內熱。今日診之。又外熱內寒。此係崇脈。必有妖魅作祟。所以日輕夜重。世子聞之。甚加憂慮。明日王病小可。恐衆心不安。強乘步輿。出坐聽政。再用竟筆接之堂上設金床繡帳。旁列執事宮女十二人。皆典外內文書牋表之類。王旣升堂。乃召合府大小文武官員參謁。謁罷。

略諭數語。盡皆命退。獨召天文官問之曰。卿觀天象有何變異。天文官對曰。天象亦無大異。但台輔星不明。邪氣蒙蔽。主上有不測之災。王曰。此氣起於何時。對曰。三月初三夜間已犯此氣。近日或明或暗。未嘗有定。疑下有伏屍鬼為禍。故大王不得安也。伏屍為禍先在天文官口中吐露王曰。何為伏屍鬼。對曰。天上月孛計都兩星為災。此所謂伏屍也。今大王所犯。必有怨王者在暗中作魘魅之術。以亂氣相迷。使王精神日損。幸命中尚有吉耀相臨。可無妨也。天文官術數尙與胡說亂道者不同至酉時。王復升輿入內。因想內外左右。莫敢作怨。止有恆山夫人。素通妖術。未納莊后時。恩愛無間。今把他冷落。或生怨望。暗中害我。冤亦未可知。須召他到來。以夫婦之情動之。自然改心救我。此却暗疑然借此能躊躇已定。其夜病發如故。明日往召桐花。桐花謂婁妃曰。大王召妾。未識何意。妃曰。妹多才智。妹去我亦放心。宜即速往。桐花至新府。王正高臥。莊后侍坐床前。桐花入。與后見過。便揭帳一看。見王形容憔悴。不覺淚下。王攜其手謂之曰。卿來。婁妃知否。桐花曰。是

妃命我來。未識大王何以消瘦至此。王曰。我病無他。據覘象者言。有人怨我。暗裏行魘魅之術。使病日增。至昏迷時。有黃巾人等。前來相逼。卿素有靈術。欲卿作法驅之。以解吾厄。不然。恐成長別也。桐花曰。妾等全靠大王一人。苟急難有救。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桐花聰明人豈不知王之相召妾何敢違命。但恐非妾之術所能制耳。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見其意誠。亦泣。因言前日道人救解。要我貼肉衣服三件。用爲法物。方得痛止。桐花問道。人何在。王曰。已去。桐花道。大王莫非被他誤了。既已解救。何又病根纏綿。心靈口敏。桐花的是可人。且要王衣服。大有可疑。王曰。衣服已經交還。現在封固匣中。戒勿妄動。動則病發。桐花曰。既如此說。匣既未開。爲何病發。透語快語妾意道人。決非好人。必有欲害王者。使來盜王衣服。以爲魘魅之計。王悟。遂命取匣開之。果破衣數件。並非王服。王與后皆大驚。王謂桐花曰。非卿多智。不能破其姦也。爲之奈何。桐花曰。妾請試之。遂入密室。仗劍念咒。取淨水一杯。埋於寢門之前。是夜王方昏迷。逾時即醒。謂桐花曰。頃睡

去見寢門前成一大河。無數黃巾隔河而望。不能過來。因此遂醒。此皆卿之功也。且說潘有璋在京。日夜作法。不見高王魂魄攝到。乃召神使問之。神使道。高王床前有九真宮遊擊二將軍。奉九真之命。差來衛護。不容近前。又有一婦人。在彼作法。寢宮前有大河阻路。因此不能攝其魂魄。於是有璋復加祕咒。禁絕床前二曜。使不得救護。又書符數道。焚化爐中。使黃巾力士前無阻路。桐花用法道士

亦用法雖各暗中行事遙遙相對吩咐道。刻期已到。速將生魂拘至。不得有違。力士奉命而去。果然妖術利害。高王那夜血湧如泉。昏迷欲死。后及桐花守至半夜。漸漸氣息將絕。驚惶無計。相對泣下。忙召世子進來。世子見王危急。悲痛欲絕。只得跪在庭前。對天禱告。無計可救只得乞哀時三月十五子時也。良久。口中漸有氣出。血亦止。兩眼微開。微閉。漸能言語。見世子在前。謂曰。我幾不返人世矣。頃我冥目昏沉之際。見黃巾復來。各仗一劍。颯渡大河。床前向有二將擋住。至此不見。遂被黃巾相逼。不得自主。只得隨之而去。其行如飛。我亦自料必死。行至半途。忽有一

隊人從到來。馬上坐一貴人。冠服儼如王者。當前喝住。趕散黃巾。牽過一騎。教我乘坐。送我歸來。言我是晉王。廟在城西。聞王有難。特來救護。天生六澤必不令死故晉王得

王行救護但不知晉王何神惜未考

明日有人在我西廊下。其事便見分曉。自後黃巾不敢來擾

矣。行至寢宮門口。把我一推。我便醒轉。明日你早去廟中行香。即帶子如同往。細加察訪。衆皆大喜。又謂世子道。汝母處可令知之。以安其心。世子道。兒見父

王危急。已遣人去報。今幸得安。又遣人去矣。高澄時婁妃在北府。初聞王信。與

衆夫人相對哭泣。及後使至。言王可保無事。心下稍安。世子坐至天明。召子如至。訴以王言。便同乘馬到廟。祇帶親隨數人。道士接進。先向殿上焚香。參謁神

像。世子跪下禱謝。拜畢起身。道士進茶。便同子如步入西廊。只見一人急急走

避。子如視其人。頗覺面善。忽然想著。乃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爲何在此。夢果

了必有緣故。即喚衆人拿住。將他帶到府中。世子不解。子如曰。少頃便知。遂同

往子如府中。密室坐定。帶進鞫問道。你姓甚名誰。來此何幹。那人道。小人石方。

到此買馬。因有同伴二人。住在廟中。故到廟相尋。子如道。你認得我麼。對曰。不認得。子如笑道。你不識我。我却識你。你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何得瞞我。那人聽了失色。叩頭道。小人實是斛斯家人。因奉主命到此。下書於東陘關張信甫。子如道。皆是謊語。你是侍中親信家人。差你到此。必有別故。快快招出。免你一死。世子喝令左右拔刀侍候。倘有支吾。卽行斬首。苟兒堅口不承。子如吩咐鎖禁。遣人到廟。押同廟主。拿他伴當二人。未幾拿到。不令與苟兒相見。在內廳排列刀斧。將他綁縛跪下。喝道。你們是斛斯椿家人。你主人情事。張苟兒已經招承。你二人也細細供來。倘有一言不符。立時死在刀下。那二人嚇得面如土色。算來苟兒已供。難以抵賴。遂將斛斯椿留道人在家。魘魅高王情事一一供出。然後帶上苟兒。問曰。你家主暗行魘魅之術。欲害高王。我已盡知。你還敢隱否。喝叫用刑。苟兒見事已敗露。受刑無益。只得吐實。世子問妖道何名。苟兒說一名黃平信。一名潘有璋。一卽來盜衣服之李虛無也。又問所行何法。苟兒曰。聞

說是伏屍之法。將王衣服穿在草人身上。埋壓地下。云在三月十五子時。王必命絕。故差小人來此打聽。此皆主人之命。事不由己。伏乞饒死。世子聽罷。大怒道。含沙射影。小人伎倆。堂堂天朝。而暗行毒害。寧不愧死。此令君相開子如曰。之真足愧死若非大王有福。險遭毒手。遂命將三人監下。世子急歸新府。走進寢門。遇見桐花。問王安否。桐花曰。大安。遂同至帳前見王。遂將到廟拿獲苟兒。審出朝廷。暗行魘魅情事。一一告知。王嘆曰。我何負朝廷。而必置我於死地。我今不得不自爲計矣。須知孝武若待以誠歡亦未必心變吩咐將苟兒等好行監守。勿令其死。以爲異日對證。世子出門。吏進報恆州術士高榮祖。山東術士李業興至。蓋王病重時召來禳解者也。世子見之。細述其故。二人曰。此二妖道。吾等皆識之。平信法力有限。有璋善持符咒伏屍之術。實足害人性命。今幸法已破。除却此術。餘法皆可禳解。不足慮也。世子大喜。啓知高王。將二人留住府中。王自此氣體平復。精神漸強。事無大小。皆專行之。不復稟命於帝矣。但未識平信有璋在斛斯椿家再行何

術。且聽下卷分解。

孝武不知修齊治平之道。一信魘魅之術。已是失著。况高歡擁戴孝武。未嘗失禮。乃聽斛斯椿衆人之言。自生疑貳。以致高歡離心。遂失天位。古諺云。福至心靈。禍來神昧。洵然。

第三十卷

宇文定計敵高王

侯莫變心害賀拔

話說斛斯椿自行魘魅之後。屢遣人到并州打聽高王消息。聞王有病。不能出理軍政。深信法術有靈。暗暗奏帝。不勝欣喜。莫要快了道士有璋。尤日夕作法。攝其三魂六魄。等待三月十五功滿。高王一定身亡。那知時刻已到。杳無動靜。有璋惶急。謂椿曰。此人福命非常。暗中已得救護。事不濟矣。椿大驚失色曰。此人不死。吾輩終無葬身之地。爲之奈何。次日帝召問。椿以實奏。帝不悅曰。爲之無益。徒成畫餅。倘爲所知。益增讐恨矣。椿曰。此事甚祕。歡何從知。若非莫爲但其耳目甚廣。恐在京勳貴有洩漏者。帝曰。司空高乾。前與朕立盟不負。今復貳心。

於歡。洩漏機密。歡奏之爲侍中。朕不許。又求爲徐州刺史。其意叵測。朕欲誅之。何如。高不能害歡而誅椿曰。乾與歡乃同起事之人。往來常密。其洩漏朝廷機密無疑。今亦發其私盟事。告之於歡。則歡亦必疑有貳心。乾乃可誅矣。帝從其計。乃下詔於歡曰。高乾嘗與朕盟。數言王短。今在王前。復作何說。王可直奏。以執離間之口。高王見詔。以乾與帝盟。亦惡之。卽取乾前後數啓。遣使封上。高歡乃亦入其

耶殺中帝乃召乾至殿。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勅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聞其兄死。知禍必及己。先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王聞乾死。深悔負之。見敖曹。抱其首哭曰。死之而又哭天子枉殺司空。令我心惻。悲不自勝。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勅青州刺史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王皆任之爲將。帝棄我用歸王病愈。猶未至北府與婁妃相見。一日桐花先歸。妃見之。問王起居。桐花曰。大王容顏如舊。當卽來也。俄而王至。執妃手。深

謝不安。衆夫人及兒女皆來拜賀。王曰。幸邀天佑。復得與卿等相見。然天下事
尙未可知。我斷不學爾朱天寶。受其屠割也。妃曰。天下諒無他變。王靜守并州。
且圖安樂可耳。是夜王宿婁妃宮。私語妃曰。吾納孝莊后。諒卿已知。卿度量寬
宏。定不我怨。但彼此各不相見。究非常理。今后懷孕將產。如得生男。欲屈卿往
賀。彼此便可會面。未識卿意允否。妃曰。木已成舟。見之何害。臨期。妾自來賀也。
婁妃真能大度容人王大喜。作揖謝之。隔數日。后果生子。名洙。字子深。王第五子也。三朝
婁妃備禮往賀。與孝莊后相見。平叙賓主之禮而還。自此兩府往來無間。寫在
能至此今且按下慢表。且說關西賀拔岳。受帝密詔。共圖晉陽。然懼高王之強。
懷疑不安。乃與宇文泰議之。泰曰。近聞高王有病。不能理政。未識信否。公當通
使晉陽。一探消息。審其強弱何如。然後可以爲計。岳乃遣行臺郎馮景詣并州。
王聞岳使至。大喜曰。賀拔公詎憶我耶。乃卽召景入見。景至殿下再拜。呈上岳
書。王覽畢。召上賜坐。謂之曰。孤蒙行臺不棄。煩卿至此。但破胡出鎮荊州。何無

一使相通。喜岳使之來又問及破胡知賀拔兄弟尙爲敵所畏忌行臺處曾有使至乎。景曰。無之。遂命設宴外庭。宴罷。送歸驛舍安歇。三日後。景辭歸。王復召至殿上。與景插血。約岳爲兄弟。景歸言歡禮意殷勤。欲申盟好。相期行臺甚厚。究未識其真假。宇文泰曰。歡姦詐有餘。未可遽信。泰請自往觀之。岳曰。左丞去可得其真心。但使者亟往。恐動其疑。奈何。泰曰。歡納爾朱后爲妾。近聞生子。內外百官皆賀。今備禮儀數事。託言往賀。彼不疑矣。岳曰。善。乃以泰充賀使而遣之。泰至晉陽。投館驛安歇。明日叩轅求見。將賀啓禮儀。先行呈進。王接啓。知來使是宇文泰。卽傳進見。泰至階下再拜。王見其相貌非常。眼光如曙。鷄羣鶴立自是不同召上問曰。君卽宇文黑獺耶。雖未謀面。聞名久矣。命坐賜茶。泰曰。前使回。賀拔行臺知王有添子之喜。遣泰前來拜賀。薄具土宜。乞王賜納。王曰。此何足賀。勞卿跋涉。足感行臺之念。我
不忘耳。遂命設宴堂上。親自陪飲。暗忖黑獺形貌。決非凡物。不若留之晉陽。庶免後患。英雄識英雄。但欲爲他人有耳。酒半酣。謂之曰。卿北人也。宗族墳墓皆在於此。卿事

賀拔公。何不事我。卿能屈志於此。定以高官相授。泰下席再拜曰。大王重念小臣。曷敢違命。但臣奉行臺之命而來。若貪富貴留此不返。則失事人之道。臣失事人之道。王亦何取於臣。願還關西復命。後來事大王。俾臣去就有禮。王見其言直。遂許之。宴罷。泰拜退。不回館驛。帶了從人。飛馬出城逃去。再遇不王次日。復欲執而留之。報言已去。差輕騎往追泰。已逃進關中。鴻麟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乎巖澤此之謂也。

當時能敵敵者唯秦一人於此已見不及而返。王深悔之。泰回長安。復命賀拔岳曰。高歡狀貌舉止。決不終守臣節。其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家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七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有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胸有成算。瞭如指掌。岳聞其言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見帝。密陳其狀。帝大悅。加泰武衛將軍。使回報岳。許以便宜。

行事。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之血。遣

使者齎以賜之。誠能結之以心。何必賜之以血。岳受詔。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

俄突。紇豆陵伊利。以及費也頭。万俟受洛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南秦河

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曹泥素附晉陽。不從岳命。岳自是威

名大振。兵勢日強。又以夏州為邊要重地。必得良刺史以鎮之。非其人不可任。

眾皆舉秦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離也。沉吟累日。無一能勝此任者。不

得已。卒表用之。若黑獺不到夏州。陳悅豈能害岳。且說高王聞岳屯兵平涼。招撫邊郡諸部落。

乃使長史侯景。往招紇豆陵伊利。使歸順晉陽。伊利新受關西之命。不從。景還

報。王大怒。乃引兵三萬。親率諸將襲之。伊利拒戰於河西。大敗。生擒伊利以歸。

遂遷其部落於河東。欲離關西之燕故。說伊利以憐之。帝聞。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

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王奏曰。伊利外順天朝。內實包藏禍心。及今不除。必

為後患。臣所以不待上告而伐之也。專命之罪。臣何敢辭。又欲探帝旨意。託言

天下已定。表辭王爵。解軍權。帝亦知其詐。不允所請。下詔慰諭。又請所封食邑十萬戶。分授諸將佐。以酬建義討賊之勳。帝乃從之。滅其國邑十萬戶。再說賀拔岳聞知。伊利被擒大怒。謂諸將曰。伊利新降於我。歡竟滅之。是使我不得有歸附之徒也。今曹泥附彼。我亦起兵滅之。以報伊利之役何如。不能忍耐急圖報復猶是匹夫之衆不欲行。乃使都督趙貴往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貴歸。以泰之言告岳。岳曰。陳悅新受帝旨。許我同心爲國。豈有他意。若不滅曹泥。是使人皆懼歡而不畏我。何以威衆。遂起師。召悅會於高平。共討曹泥。不從秦言取死之道先是高王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乞憑三寸之舌間之。使其自相屠滅。王大喜。遣其潛入關西。嵩至渭州。假作江湖相士。賂門者求見陳悅。悅見嵩一表非俗。應答如流。深敬異之。遂留府內。與之日夕談論。甚相得。因問嵩遊歷四方。所識貴人有幾。而極貴者爲誰。悅有在此問便見意不在岳嵩曰。吾相人多矣。莫如高晉陽。是一代偉人。非目前王侯

輩所及。且相不徒在形貌間也。其人深沉有度。求賢若渴。有功必賞。故能糾合
 智勇。芟除寇亂。以爾朱百萬之衆。取之如拉朽。所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其
 人也。悅聞心動。因曰。吾欲結好高王久矣。此只要他說慮其不我信也。嵩曰。將軍
 果有意結好。吾爲將軍先容何如。悅曰。君與高王有舊乎。嵩曰。不惟有舊。吾實
 王之右丞翟嵩也。王慕公英名。故特遣我到此。密訂盟好。悅大驚。起身致敬曰。
 不識右丞光降。連日多罪。如高王果有念我之心。敢不執鞭以從。嵩又言高王
 許多好處。悅求附恐後。一日忽報長安有文書至。悅視之。乃召其會兵高平。進
 討靈州。暗想吾欲附歡。而討其所附不可。然違岳命。則先觸惡於岳。又不可。因
 與嵩商之。與東人商西事。岳必死矣。嵩問悅曰。制人之與受制於人。孰善。悅曰。制人善。又曰。
 獨據一方。與分據一方。孰善。悅曰。獨據善。嵩曰。然則公可以無疑矣。爲公之計。
 公承岳召。卽引兵赴之。使岳不疑。然後乘其間而圖之。誅其帥。撫其衆。內據關
 中之固。外得晉陽之助。稱雄一時。天下畏服。何至鯁鯁然受制於岳哉。嵩之議論全是

戰國策士口吻宜陳
悅之入其玄中也

悅曰。公言誠是。吾計決矣。乃引兵三萬進與岳會。岳不知

其有異。聞其至。大喜。坦懷待之。數與宴語。長史雷紹諫岳曰。悅意叵測。宜謹防

之。岳不以為然。使悅將兵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商論軍事。坐未久。悅陽

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猝起不意。拔刀斬岳。計即成矣其如
害人還自害何岳左右惶愕皆

散走。悅遣人諭之曰。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疑出自帝意。皆不敢動。

而悅既斬岳。以為大事已定。不即撫納其衆。一面遣嵩歸報高王。一面引軍入

隴。屯兵水洛城。於是岳衆散還平涼。岳將趙貴詣悅請岳屍。悅許之。貴乃葬之

高岡。岳死時年二十八。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主帥才略

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薛澄已決
其必敗當是時岳衆未有所屬。

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事。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

避位另推賢者為主。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

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

督杜朔周曰。遠水不能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見英雄所略同吾請輕騎告哀。且迎之來。衆乃從之。朔周馳至夏州。以岳死告泰。泰對衆大慟曰。此必晉陽有使。與悅通謀。以害元帥。程嵩曠中行事泰一語喝破如目見若不殺悅報讎。非丈夫也。朔周請其速行。泰乃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底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倘若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所稱井底蛙耳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時有都督元進陰謀應悅。泰知其謀。與帳下親將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乃陽召元進及諸將入計事。坐定。泰曰。隴賊逆亂。害我元帥。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言未畢。祐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夫首。擊色俱厲

破一語已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下。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

盟討悅。秦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祐字承先。高平人。勇冠三軍。素有膽略。助秦成事者也。之伏後祐秦發夏州。令杜朔周引兵一千。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手好繁於是遠近悅附。兵行無阻。但未識秦到平涼。若何進討陳悅。且聽下卷再說。

孝武自作不靖。致使處處紛爭。高歡宇文泰。雄視天下。工力悉敵。侯莫陳悅。疎而寡謀。井蛙之論。政爲允當。至趙貴於衆軍紛亂之時。一眼認定宇文。落落數言。深合時勢。卒成大業。貴亦人傑矣哉。

第三十一卷

黑獺興師滅陳悅

六渾演武服婁昭

話說高王聞賀拔岳死。軍中無主。以爲得計。便遣長史侯景。領輕騎五百。前往平涼。撫其餘衆。不許遲誤。景受命。星夜趕行。行至安定郡。正與宇文軍相遇。秦方午食。聞士卒報道。高王長史侯景。引兵往平涼招撫。秦食不及畢。吐哺上馬。

出與景會。厲聲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君來何爲。氣雄力健三語景聞言失色。徐對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綴語帶氣遂不敢前。引軍而還。泰見景退。急往平涼進發。至則易素服。拜岳靈前。放聲大哭。淚流滿面。三軍之士。無不悲哀。乃進諸將而謂之曰。陳悅敢害元帥者。晉陽實使之。諸君既推我爲主。須用我命。一大讎宜報。一王命宜遵。不滅陳悅。無以伸主帥之恨。不拒晉陽。無以恤國家之難。諸將有不附國而附歡者。聽使去。毋得心懷疑貳。以干大戮。見落落數言足胸中經濟諸將皆拜伏曰。唯將軍命。泰於是權攝軍事。號令嚴肅。衆心始有所屬。朔周回軍見泰。泰知其嚴諭軍士。不許掠民。大喜。握手勞之。朔周本姓赫連。因令復其舊姓。命之曰達。侯景回報高王。王復使景與代郡張華原。太安王基。往平涼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謂三人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留命盡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脇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等所懼也。泰乃遣之。三人還。言於歡曰。黑獺雄傑。異日必爲王患。請及其未定。舉兵滅之。庶無西顧之憂。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乎。

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後日秦能敵歟誠出歟所不料歟時孝武帝聞岳死。大驚。謂斛斯椿曰。岳忠

心為國。朕方倚以敵歡。今為賊臣所害。朕失一助矣。椿曰。岳死。軍無主。悉召其

兵將入京。以為禁衛。亦足壯吾國威。侯莫陳悅亦召赴洛。以彌後患。椿真小兒之見誰肯

任爾帝從之。乃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及侯莫陳悅之眾。並召還京。毗至

平涼。秦率諸將來見。毗宣帝旨。秦曰。吾等得為天子禁旅甚善。但陳悅既附於

歡。害我元帥。恐其不受帝命。公且留此。遣使以帝命召之。看其去留若何。明知悅必

不受帝命故使先召侯其偏強已方有辭毗從之。以詔往。悅果不應召。秦謂毗曰。悅不奉詔。恃有歡

也。吾軍若去。關西非國有矣。此不可以不慮。毗深然之。秦乃因毗歸。附表以聞。

其畧云。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

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

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庶

幾免禍於目前。而得圖報於異日。本意圖據關西而說得委曲詳盡帝覽表。從

之。卽以泰爲大都督。統領賀拔之軍。先是賀拔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
 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後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
 自荊州還赴之。至闕鄉。爲人所獲。送洛陽。帝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
 厚賜之。使就泰。遂與泰共謀討悅。泰方起兵。先以書責悅曰。賀拔公有大功於
 朝廷。身受一方之寄。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恩至渥矣。又高氏
 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
 首已發。負恩反噬。人人切齒。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
 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整率三軍。指日相見。理直氣壯
先聲已足
奪時有原州刺史史貴。素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
 成次安。引兵二千。助之鎮守原州。泰惡之。乃遣都督陳崇帥輕騎襲之。崇乘夜
 將十騎直抵城下。伏餘衆近路。約曰。俟吾進城。則鼓譟以前。貴見騎少。全不爲
 備。崇卽入據城門。會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

兵悉起。史貴敗走。擒之。并執次安伯和二將。解至平涼。秦遂令崇行州事。秦至原州。衆軍畢集。悅聞之大懼。問計於衆將。南秦州刺史李弼謂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宇文夏州率師以來。聲言爲主報讎。人懷怒心。其勢不可敵也。爲公計。宜解兵謝之。以求其退。此計尙可緩死不然。必及於禍。悅不從。是時秦引兵上隴。軍令嚴明。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歸附益衆。軍出木狹關。雪深數尺。衆將欲止。秦曰。兵乘雪進。此正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舉可滅之時也。奈何失此機會。於是倍道兼行。善用兵者如此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及秦至。其兵卽降。秦據水洛。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又退保上邽。召李弼拒秦。弼知悅必敗。陰使人詣秦。請爲內應。秦大喜。悅方恐孤城難守。走保山險。弼誑其下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束裝。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衆叛親離不亡何待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卽以弼爲原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憤。又悅素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及子。并謀殺

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間。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得毋悔乎此左右勸向靈州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泰使其將賀拔穎追之。悅過山嶺。行六七里。望見追騎將近。遂縊死於荒郭。追兵至。斬其首以獻於泰。泰入上邽。設岳位。以悅首哭而祭之。報主事畢三軍悲喜。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囊以歸。泰知而罪之。取以剖賜將士。由是歸附者益堅。得國之本在乎此時幽州刺史孫定兒黨於悅。有衆數萬。據州不下。泰遣都督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去州尙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百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宴客。猝見亮至。衆皆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泰聞捷。卽命亮行幽州事。大攻其不備先是故氐王揚紹先降於魏。至是逃歸武興。襲執涼州刺史李叔仁。復稱王。於是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以至瓜膳。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泰乃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氍鎮南泰州。可朱渾道

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取幽涇東秦南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遂降於秦。送妻子爲質。邊土皆寧。以上敘事表出黑輟善於將將以成平定西土之功高王聞秦已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親將張軌獻於帝。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人情所恃。惟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誠國家柱石之臣。椿曰。誠如君言。大可恃也。帝使軌歸。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其大軍稍引而東。助爲聲援。又加秦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行臺。畧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隨才器使。拜諸將爲諸州刺史。各守要地。有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有妹平陽公主。年及笄。才貌兼美。帝敕選朝臣中有才望姿儀者。招爲駙馬。時侍中封隆之。僕射孫

騰皆喪妻。爭欲尙主。帝問王思政二人誰可。思政曰。若選駙馬。孫騰不如隆之。

帝曰。二臣皆歡心腹。朕自有處。乃召二臣宴於御園。令公主從樓上觀之。主令公

擇亦非朝 宴罷。二臣退。帝問公主曰。二臣孰愈。公主不答。再問。答曰。封隆之可。廷體統

帝遂選隆之爲駙馬。擇日下降。騰怒隆之不讓已。騰亦小 謂斛斯椿曰。隆之嘗

私啓高王言公在朝。必構禍難。椿聞大怒。卽以奏帝。帝亦怒。隆之聞之懼。連夜

逃歸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其時高王勳戚皆就外職。唯領

軍婁昭在朝。昭見形勢孤立。亦辭疾歸。帝以斛斯椿兼領軍。由是圖歡之志益

亟。却說昭歸晉陽。王問何以遽歸。昭以朝局有變。懼涉於禍。故以病辭。王曰。汝

且安之。當是時。王正廣選美色。專圖佚樂。全不以國事爲意。昭竊怪之。你道高

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東府。補叙前事爲廣 伺候於聽政堂者。宮女一百二十

名。十二名一班。每日一換。不值班時。仍歸於爾朱后宮。有宮女荀翠容。年十四。

美而慧。爲諸侍女之首。王頗愛之。一日王體不適。宿於聽政之後院。半夜呼湯

飲。諸侍女皆熟睡。唯翠容立於床側。以湯進。王問餘人何在。曰：已睡。王復寤。明

日責諸侍女。而賜翠容黃金釧一副。侍女皆怨翠容。言與王有私。后聞之大怒。

剪去其髮。欲置之死。舊時妬心不改王命送之北府。后益怒。當夜王歸寢。后閉門不納。

王怒后。遂歸北府。廣求天下女色。思有以勝后之美者。想頭亦奇有青州刺史朱元

貴。獻一美人。曰杜真娘。王納之。晉陽趙氏有二女。皆美色。長名蘭嬈。次名蘭秀。

王亦納之。又聞龍門薛修文有女瓊英。山東盧氏有女鳳華。皆稱絕色。聘娶以

歸。然色雖美。究不及后。嘗訪之陳山提。山提曰：臣目中祇有一女。名董仲容。穎

川人。除東府美人外。罕有其匹。王大喜。遂命山提往聘。黑纒經營四唯日不

日不遠兩兩遙對可悟筆之變化以故婁昭聞之不悅。乃乘間諫。王曰：今君心有變。禍難方興。

大王乃一代英雄。何不務遠圖。而耽於聲色。為王曰：人生貴適志耳。外何求焉。

昭默然。王見其色不懌。笑曰：子知吾姬妾之盛矣。盍亦觀吾宮室之美乎。再開

番景象使昭又增一倍不悅英雄欺人如是如是遂攜手同入宮來。要知高王的府第。本晉陽白馬寺。

基又除四面民宅，以擴其址。因此宮院深沉。婁妃居正府。府有殿九間。廊宇二十四間。寢宮五間。左右四軒。後有迎春閣。閣外卽花園。閣左右宮娥房五十餘間。寢宮前有天街。街前寶廷堂。是會親戚之所。左有雕樓七間。右有畫堂九間。樓左五十餘步。卽鎖雲軒。小爾朱夫人所居。堂右五十餘步。卽鳳儀院。乃達奚夫人所居。是王征伊利時。見其美而娶者。從柏林堂而入。又有偃月堂。堂後分二巷。巷內迴廊複道。皆衆夫人所居。王夫人居左巷之首。次則恆山夫人。次則岳夫人之棲鸞院。再次乃韓夫人清凝閣也。每一處。則隔一座花園。右巷居首。則穆夫人。次則游夫人之天香院。其餘別館。不可勝計。皆新娶美人居之。庫藏倉廩。一百餘所。一一路如叙來府中宮娥六百餘人。珍寶羅綺。皆如山積。婁昭隨了高王。遊覽一遍。諸夫人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在在珠圍翠繞。奪目移情。至晚留宴於婁妃宮中。開懷暢飲。王不覺沉醉。昭辭歸。暗忖道。有如此樂境。怪不得他專事遊樂了。怪不得他如此也時交五鼓。忽聞命召。來使云。大王已至西郊。

教場演兵。諸將皆集。特召領軍同去一觀。昭大驚。忙乘馬趕去。只見旌旗密布。兵馬雲屯。高王坐將臺。諸將侍立。如負嚴霜。屏息聽命。少頃。白旗一麾。諸將各施技勇。人如猛虎。馬如遊龍。箭及二百步外。莫不中的。諸將演畢。三軍排開陣勢。如臨大敵。步伐進退。不失尺寸。描寫宮室之美。在無非樂境。備陳軍容之壯。面皆有成風。雖孫吳用兵。無以逾此。昭見之竦然。少頃。王回府。問昭曰。吾久不視師矣。汝今觀之。比朝廷禁旅何如。昭曰。禁旅那得及此。王曰。不獨此軍然也。吾四境之兵。無一不然。昭乃拜伏。王又曰。吾豈與朝廷較強弱哉。吾之耽於娛樂者。欲使上不我忌。本方意庶各相安於無事。奈何上之逼我太甚乎。昭再拜曰。大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看官。要曉得懷與安。實敗名。高王是何等人。而肯出此。即其兒女情長。莫非英雄作用。句亦昭為心腹之戚。故微露其意。但未識晉陽之甲。果能不動否。且聽下卷分解。

英雄作用。原非庸衆所能窺測。高歡外耽聲色。以愚衆人耳目。而訓練士

卒。整頓兵馬。未嘗一日懈弛也。婁昭至戚。故以愚衆人之意示之。若與帝相安無事一言。又欲以愚衆人者愚婁昭矣。英雄可愛在此。可畏亦在此。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計滅晉陽

高渤海兵臨京洛

話說高王當日。原非志在篡魏。卽扶立孝武。大權在握。亦不過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其心已足。斛斯椿心懷反覆。懼禍及己。日夕勸帝除之。遂成禍階。一日椿語帝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羽。各據要害之地。宜先去之。此以

是制
是時
算全

帝乃改置都督。革除建州刺史。缺以去賢。又使御史舉雋罪。罷其職。以

汝陽王叔昭代之。歡聞雋罷。上言蔡雋勳重。不可廢黜。若以汝陽有德。當受大藩。臣弟高琛猥任定州。妄叨祿位。宜以汝陽代之。使避賢路。以弟相讓
言尙得體帝不聽。歡大怒。乃命雋據濟州。勿受朝命。又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令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逐之。中外皆知歡必反矣。五月丙子。帝增置勳府將六百人。又增騎官將二百人。盡發河南諸州兵數十萬。悉赴京師。大閱於洛陽城外。南臨洛水。北際

邙山軍容甚盛。帝與斛斯椿戎服觀之。辛未戒嚴。云欲伐梁。又慮歡覺其偽。賜歡密詔。衆人不能勝而欲瞞歡適見其計之左耳言宇文黑獺賀拔破胡各據形勢之地頗蓄異心。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形援。歡得詔大笑曰。朝廷爲掩耳盜鈴之計。吾豈受其愚乎。乃卽上表。以爲荆雍既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延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正感師出無名而反假之以詔其兵立起矣帝出表示羣臣。皆曰。歡兵一動。必直抵洛陽。其意叵測。宜急止之。帝於是大懼。全然自弄出來且說高王自得詔後。以帝爲椿黨蒙蔽。異日定有北伐之舉。不如先發制人。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奉迎大駕。遷都鄴城。方可上下相安。籌畫已定。乃發精騎三千。鎮守建州。又發兵三千。去助蔡雋守濟。再遣婁昭引三萬人馬。鎮守河東一路。以防帝駕西行。又遣將把住白溝河。將一應地方糧儲皆運入鄴。不許載往京師。糧儲既絕京師不戰自困歡之計策過人乃上表言。臣

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日見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黜。斛斯椿見歡表。佯請退位。帝不許。曰。歡言何可信也。乃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顯智至濟。見城門緊閉。先使人到城下高叫道。朝廷有旨到來。速卽開門。雋使人城上答云。奉高王之命。不許開門納人。有甚聖旨。便當曉諭。使云。朝廷遣賈儀同來代行濟州事。如何違旨。城上答道。非奉高王之命。不得受代。甚麼賈儀同。教他早早去罷。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暗合得妙使人回報顯智。顯智只得回京。以雋拒命奏帝。帝大怒。知由歡使。乃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其略云。朕前心血。遠示於王。深計彼此。共相體恤。而不良之徒。坐生間二。近者孫騰倉猝來北。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纂母雋。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詞懇惻。反覆思之。猶有未解。以朕渺身遇王。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故背王。自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

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誓師。欲與王相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之功。念無可責。王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減半。不宜窮兵黷武。朕以闇昧。不知佞人爲誰。可具列姓名。令朕知之。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乃對其弟敖曹。言朕枉殺之。人之耳目。何可輕易。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何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皆王勳人言之。豈出佞人之口。去年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以伸國法。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者猶應自怪。聞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二。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相圖之意。王若舉旗南指。問鼎輕重。總無正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咸謂實可。或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

惡。假使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之立朕以德建。以義舉。一朝背德害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古人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我兄射我。泣而隨之。朕與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

撫膺。不禁歔歔欲絕。

以實禍召之而欲以空言止之詞雖美何益

帝詔去後。歡不受命。京師糧粟不至。軍食無出。帝甚憂之。乃復降勅於歡。

其略云。王若壓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罷河東之兵。徹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雋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守境息民。則讒人之口舌不行。宵小之交搆不作。王可高枕太原。朕亦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向南。朕雖不武。爲宗廟社稷之計。不能束手受制。決在於王。非朕能定。其是非逆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爲山止簣。相與惜之。

帝雖屢降明詔。歡不應如故。王思政言於帝曰。觀高歡之意。非口舌所能喻。兵必南來。洛陽非用武之地。難與爭鋒。不如遷駕長安。以關中爲根本。地險而勢

阻。資糧富足。兵革有餘。况宇文泰。乃心王室。智力又足。敵歡可恃。以無恐。再整師旅。克復舊京。殄除凶逆。歡雖強。可坐而誅也。

歡兵南下帝追之來帝駕西奔歡迫之去適使宇文泰從中得

志帝與歡皆徒勞也

帝雖然之。而猶戀舊都。懷疑不決。時廣寧太守任祥在洛。帝厚撫之。

命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故歡黨。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又遣使荆州。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接帝詔。問計於太保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一日帝坐朝。黃門奏關西行臺宇文泰。遣帳下都督楊薦入朝。面陳忠悃。帝大喜。召薦殿。下問之。薦曰。泰本卷甲赴京。特以歡兵西指。深恐關中有失。故兵發中止。遣臣來者。恭請聖駕入關。以圖後舉。如合上旨。躬率將士。出關候迎。

不敢發兵入援但請帝駕入關是圖吃現成食

者此何

帝曰。行臺既忠於朝廷。朕亦何辭跋涉。時平陽公主駙馬都尉宇文測

在側。亦勸帝西幸。帝卽命測與薦同往。謂之曰。去語行臺。朕至長安。當以馮翊長宮主妻之。速遣騎士。前來迎我。測受命而出。於是中外咸知帝將西去。王侯貴戚。無不憂危。測至家。語平陽公主曰。帝將西幸。命我先見宇文。此後未識有相見日否。生出字文測別家一段情事文有餘聞公主曰。何不相攜同去。免使室家離散。測曰。帝命嚴迫。何能同往。夫婦相對泣下。只見階前走過一人。跪下道。駙馬勿憂。倘有禍亂。小人情愿保護公主西歸。公主問測曰。此人有何才幹。能保護吾家。測曰。此人姓張。名吉。爲人忠直。勇敢當先。三年前曾犯死罪。吾救之。故願爲我僕。作事大有膽略。得其保護。公主可以無憂。帝有滿朝文武不及測有一奴可歎也但恐家中人不服。因以親佩寶劍一口。賜之。吩咐衆僕曰。若遇危險。凡事皆由吉主。吉同衆僕皆叩頭受命。遂別公主而去。先是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思政問之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聞天子爲西幸之謀。誠有之乎。思政曰。有之。君以爲可否。俠曰。未見其可也。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河山百二

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而入火也。斛斯椿焉得知

此思政曰。然則若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明眼人語且至關右。徐思其宜。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當是時。歡雖四道進兵。大軍未發。乃召其弟高琛於定州。以長史崔暹佐之。鎮守并州。親自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忠爲逆。今者南行。誅椿而已。明日五鼓。爾將士俱集轅門聽令。當夜入宮。語婁妃曰。孤將入除君側之惡。起行在卽。來與卿別。妃大驚曰。大王身居王爵。兒受顯職。弟爲駙馬。女爲皇后。尊榮極矣。何復作此舉動。蓋王作事深密。朝廷事。婁妃全未之知。故不樂王行。王曰。我能容人。人不容我。實却話須得入朝整頓一番。妃曰。帝與后若何處之。王曰。遷駕鄴城。仍扶爲帝。彼雖以爾朱比我。我決不學萬仁所爲。妃恐有妨於后。終不懌。少頃。諸夫人聞王出兵。皆來拜送。王命宮內事悉聽妃主處分。又謂妃曰。東府因他性剛。我不去辭別。五兒週歲。你須同

諸夫人往賀。莫冷落他。得可妃應諾。是夜王宿營中。帶高澄同往。五更勒兵齊

出。馬步一十三萬。將帥三千餘人。以敖曹爲先鋒。劉貴封隆之爲左右翼。彭樂

竇泰輔之。高隆之押後。其餘能征慣戰之將。皆聚於中軍。臨時調用。兵精將勇

勢有軍聲所至。無不望風畏懼。其時宇文測亦至長安。召泰迎駕。泰接旨後。便點

上將王賢。領人馬一萬。據住華州。以防晉陽兵至。自守先遣都督駱超。引兵一

千。直抵洛陽接駕。又遣楊薦同了宇文測。引兵一千。前出潼關。沿途候接。自領

大軍屯於宏農。以爲聲援。乃歷數高歡之罪。移檄四方。

其略曰。高歡出自輿皂。罕聞禮義。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覩冒恩私。遂階榮寵。

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滋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

兇黨外叛。歡乘其間。暫立建明。以慰天下。亦可勳垂不朽。孰意假推普泰。欲

竊威權。稱兵河北。以討爾朱爲名。黜陟自由。迹同謀逆。幸而人望未改。天命

有歸。魏祚方隆。羣情翼戴。歡因阻兵安忍。鎮守邊隅。然廣布腹心。跨州連郡。

禁闈侍從。悉伊親黨。而舊將名賢。正臣直士。橫生瘡痍。動掛網羅。故武衛將軍伊清林。直閣將軍鮮于仁。忠良素著。天子爪牙。歡皆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重待。亦無陳白。故關西大都督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忌其功。乃與侯莫陳悅等。私相圖害。以致大軍星隕。幕府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懼罪見責。遂遣蔡雋拒代。竇泰佐之。又使侯景等阻絕糧粟。以弱王室。惡難屈指。罪等滔天。其州鎮郡縣。率土黎民。或爲鄉邑冠冕。或爲勳戚世裔。並宜同心翼戴。共効勤王之舉。毋貽從逆之誅。封賞之科。已有別格。檄到須知。

高王見檄大笑道。彼欲以言語聳動天下乎。此何足爲吾害。

先以檄布天下已窺破黑纒不敢來

敵乃令軍士倍道進發。限在七月十三。俱集黃河渡口。以便進取。毋失時刻。正是暗鳴山岳盡崩頽。叱咤風雲皆變色。聞者寒心。見者喪膽。但未識朝廷若何相拒。且聽後文再說。

歡反情未露。曾無違悖之言。孝武聽信斛斯椿等。屢次激之。歡兵已動。又復兩降手勅。欲爲緩兵之計。要知兵戈搶攘之際。思以文詞勝之。雖溫子昇高才。夫何能濟。卒至播遷。依宇文泰。避虎遇狼。進退唯谷。可爲浩歎。

元史演義

六册
定價一元四角

吾國文化至兩宋而極盛。獨惜其禦侮無方。終爲元人所併。讀史者有餘憾焉。泚天散人點竄舊史。再興宋朝。爲孱王吐氣。令人一覽稱快。於胡元一代興亡始末。大體亦已瞭然。通體筆墨酣暢。興會淋漓。洵近世一奇書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7.47
3
3

北史演義

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857.17
249
4



3 0614 7061 7

北史演義卷三十三

北史演義第四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渾逐主

奔長安黑獺迎君

話說孝武帝聞歡引兵向闕。親勒十萬人馬。帶領文官武將。屯于河橋。

聲勢為

以斛斯椿為前驅。屯于邙山之北。椿言于帝曰。臣聞高歡之兵。三日夜行一千

餘里。人馬必乏。椿請率精兵一萬渡河擊之。掩其勞敝。可以得志。帝然其計。黃

門侍郎楊寬與椿不睦。說帝曰。高歡恃其兵強。遂至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

兵于椿。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

行。大凡糊塗人必多疑。多疑無不敗者。椿嘆曰。今熒惑入南斗。上信左右間搆之言。不用吾計。豈

天道乎。蓋五行志云。熒惑入斗。天子不安其位。又俗謠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A212929

#07850

殿走。故椿言及此。其時宇文泰聞之。亦謂左右曰。高歡兵行太速。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方可取勝。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則大事去矣。英雄所見自爾明白無如孝武當日。專以拒守爲計。乃使斛斯椿、潁川王斌。共領一萬人馬。鎮守虎牢。長孫子彥領兵一萬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引兵一萬鎮滑臺。汝陽王元暹領兵一萬鎮石濟。高王兵過常山。知四面城池皆有兵守。遣上將韓賢以五千騎攻石濟。竇泰引兵五千攻滑臺。而自率所部直前。那滑臺守將賈顯智。本係高王舊人。素有歸降之意。聞泰至。謂元壽曰。竇泰。勇將也。不可與戰。元壽信之。遂閉城不出。顯智陰遣人納降于泰。許爲內應。一先有軍師元圓覺其意。乃私言于元壽曰。賈將軍恐有他圖。宜備之。元壽乃使元圓見帝。請益兵。帝遣大都督侯機紹。引兵赴之。竇泰知有兵來。引軍直抵城下。機紹出戰。顯智繼之。元壽守城。戰方合。顯智在後呼曰。軍敗矣。遂退走。前軍亦亂。機紹不能禁止。被泰掩殺過來。一戟刺死。元

壽聞之。驚得魂不附體。棄城而走。兵勝則居功兵敗則先遁為將者往往如是顯智遂接秦軍入城。

報知高王。高王大喜。時有北中郎將田怡。亦遣使約降于歡。願為內應。請速進

兵。事露被誅。帝見人心內變。於是益懼。歡至野王城。離河十里。停車不進。遣使

奏帝。自明非有叛志。特欲面申誠款。以明心迹。乞上勿疑。帝不答。潁川王斌。與

斛斯椿爭權不合。棄椿還。勢已如此猶爾爭權小有何遠計言于帝云。滑臺石濟皆不守。歡軍

已至。帝大懼。丁未。遣使召椿還。潰一路又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

以五千騎宿于灑西。沙門惠臻。負玉璽。持千牛刀以從。眾知帝將西出。其夜逃

亡者過半。亶湛二王亦逃歸。帝遣人至宮中。單迎公主數人。此語倉皇就道。從

者絕少。武衛將軍獨孤信。單騎追帝。帝見之。嘆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乃

知世亂出忠臣。非虛言也。高王行至河津。知帝已西去。遂吩咐段韶。飛馬過河。

安撫大小三軍。各守營寨。大軍忙即渡河。河橋軍士未逃者。皆迎拜馬首。十萬甲兵

指一時解冰是夜王宿河橋寨中。見一應表奏文書。皆堆積案上。燈下翻閱。見有度

支尙書楊機奏云。高歡久失臣節。必無善意。宇文泰兵馬精強。潼關險阻。不若西幸爲上。不勝大怒。時高隆之素與吏部尙書崔孝芬、駙馬都尉鄭嚴祖有怨。欲乘閒害之。入帳見高王倚床默坐。面有怒色。乃曰。今天子西幸。實非本意。皆出數賊臣之謀。王曰。果如卿言。尙書楊機素號老臣。朝堂宿望。我甚重之。乃閱其表。暴我過惡。勸帝西出。豈不可恨。隆之曰。不獨楊機然也。卽吏部崔孝芬、駙馬鄭嚴祖亦每于帝前。舉大王之過。起西幸之謀。皆罪不容誅者。借刀殺人王曰。俟至京。當盡誅之。次日。王入洛陽。朝官跪道相接。百姓皆執香以迎。以永寧寺壯麗。作行署居之。乃遣領軍段韶等。率輕騎追帝。請駕東還。欲請帝歸。不過欲避逐君之名實無害帝之意。故迎請之。啓直有四十命世子高澄入宮見后。后見澄大慟。欲見王。澄曰。父王有命。將親自西迎帝歸。帝歸後。方來相見。后益悲。澄以好言慰之而出。八月甲寅。高王於永寧寺正殿召集文武百官。責之曰。爲臣奉主。職在匡救危亂。若旣不能諫爭于平日。又不能隨扈于臨時。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倉皇逃竄。臣節安在。

衆莫能對。尙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與聞。若卽追隨。恐
 跡同逆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見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王曰。卿等備位大臣。
 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並無一言諫爭。使國家之事。一至於此。罪欲何歸。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乃收雄及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崔孝芬。尙書劉廐。楊機。常侍元
 士弼。皆殺之。命執駙馬鄭嚴祖。數日前。全家已逃。嚴祖逃去爲後 去農相遇之由乃下令。朝臣
 西去者。不論王侯貴戚。悉收其家屬。拘于瑤光佛寺。還者放免。若有勸得帝回
 者。重加官爵。授以不次之賞。唯斛斯椿妻黃氏。幼子斛斯演。發下天牢收禁。一
 日拿到嵩山妖道潘有璋。黃平信。李虛無。王親自嚴訊。審出實情。遂往斛斯椿
 宅。搜取魘魅等物。直至深密之處。名偃月堂。供奉九天使者。旁列黃巾數十。皆
 如病時所覩。問有璋伏屍埋于何處。有璋指出地方。遂令掘起。魘魅事至此方了見有
 一三四歲小兒。身首異處。一草人。穿王衣服。一百二十支節。皆用麻繩綁縛。身
 邊有劍一口。劍鋒上皆有血腥。王見之大怒。命卽焚之。術士李業興曰。不可造

次。須將草人支節逐一解散。焚之方安。小兒屍必用棺木成殮。安葬入土。冤魂
 方解。王命如言以行。有璋三人。凌遲處死。邪術亡身信然監中弔出斛斯演。一並斬首。
 妻囚子戮。皆椿自取之也。且說孝武西行。事起倉卒。芻糧未備。又長孫子彥不
 能守陝。棄城而走。高兵日逼。勢甚危急。於是星夜往龍門進發。糗漿乏絕。三二
 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比光武帝麥飯如何帝悅。許
 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饑渴。俄而斛斯
 椿至。稍有糧食。用以濟軍。然不見宇文泰來接。所謂吃現成食者心甚疑懼。循河西行。
 人烟蕭索。絕非東洛氣象。因謂左右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
 謁陵廟。剿等功也。左右皆流涕。帝亦悲不自勝。身爲帝王流離若此豈不可歎泰聞帝至。忙備
 儀衛迎帝。先遣趙貴。史寧來請帝安。然後親率諸將。謁見于東陽驛。叩頭駕前。
 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慰之曰。公之忠節。著
 于遐邇。朕以寡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

士皆呼萬歲。泰迎奉帝入長安。權以雍州廨舍爲宮。秦之足以敵其本在此帝卽授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二人悉心竭力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朝廷賴之。帝欲結泰歡心。以馮翌長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維時軍國草創。從官皆無住處。初聞高王拘其家屬。歸者得免。逃回者過半。留者皆無妻小。權借民居以處。獨宇文測一家。全虧張吉擁護。平陽公主西來。夫妻重聚。人皆重張吉之義。而羨測之得人。了張吉事筆不漏再說高王因朝中無主。權推清和王亶爲大司馬。掌理朝綱。自率大軍追迎帝駕。正欲起行。忽爾體中不適。暫居永寧寺中靜養。一夜睡去。夢一美女。從左階下。冉冉而來。儀容綽約。光彩照人。雖爾朱后號稱絕色。其美更甚。登階而拜曰。安。南岳地仙也。與王有夙世緣。奉上帝命。侍王衾枕。王大喜。引之起。女又曰。天機有數。此時未可造次。會合之期。當在宏農地方。言訖。飄然而去。軍事不遠好夢忽生豈歎得之好色亦王驚醒。達旦不寐。袍上尙有龍涎香氣。自以巫山之夢。不過如此。因

想大軍西行。必從宏農經過。到彼有遇。亦未可知。不一日到了宏農。先遣僕射元子思。往潼關追駕。大軍暫歇城中。忽有遊騎。拿獲鄭駙馬一家。前來報功。王命收禁後營。回京發落。斯時若見鄭斌當卽納之斷不收禁後營令高澄見而

耶你道駙馬嚴祖。何以被獲。蓋嚴祖世爲國戚。永熙朝。又尙新寧公主。富貴無

比。公主單生一女。名大車。號曰娥。年十四。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父

母愛如珍寶。已許字廣平王元贊。當高王入洛時。嚴祖懼禍。又愈與王無讐。不

至害我。故暫避河東。俟事平回京。後聞高王要治他罪。只得離了河東。逃往長

安。那知被高家遊騎捉住。此時囚在營中。插翅難飛了。一日高王聞報。元子思

叛去。已降于泰。不勝大怒。便命世子留守軍營。親自將兵來攻潼關。守將毛鴻

賓出戰。擒之。遂破潼關。進屯華陰。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長安大懼。破長安已

危亦再說世子自王去後。日夜巡視各營。一夕月色微明。與段韶閒步營外。行至

後幕。忽聞嗚咽之聲。世子問曰。何人在彼啼哭。左右對曰。是鄭駙馬家眷。世子

卽命開幕而入。見嚴祖曰：駙馬何苦若此。嚴祖泣而不言。遙見燈光之下，有一女子。擁羅巾而泣，窈窕娉婷。進步視之，女子歛巾而起，嬌容艷色，目所未覩。世子一見，頓覺神魂飄蕩，目不轉睛者久之。聰明人正值暮少艾時，候美色當前焉，得不愛澄之於媿，已疑爲籠中物。

矣問段韶曰：此女何人。韶曰：鄭駙馬之女也。子豈驚爲神女乎。世子微笑曰：恐神女不及。因向嚴祖道：駙馬勿憂。俟我父王回軍後，余當稟請釋放，官還舊職。嚴祖再拜而謝。自是世子日夕探望，佳釵美酒，絡繹送進。時露貼戀之情，滿擬日久情熟，好事必諧。詎意高王以世子年幼，恐有疎失，屢使人至軍查視，使人回報曰：世子在營，別無他事。唯鄭駙馬一家，大行寬縱。王聞之，怒曰：孺子何知，敢縱反賊。卽日遣使收鄭氏家屬，赴京投獄，待後取決。世子大驚，然懼父威嚴，欲留其女，而不敢啓。怏怏而已。方欲以情相貼，而忽來取去，所謂不知意專當八九也。再說賀拔勝聞帝西去，使長史元穎守荊州，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

同心戮力。倡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勝之不從。諫言者特戀荆州耳。孰知荆州亦不保耶。高王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發民夫一萬。築城于蒲津西岸。限十日告竣。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王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帝皆不報。王乃東還。遣行臺侯景引兵襲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荆州失了。又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帝在洛時。曾遣都督趙剛召之入援。兵未及發。帝已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違。司馬馮道和請據州以待北方。處分。剛曰。宜勒兵急赴行在。景昭不對。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殺我。景昭悟。卽率衆赴關。會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起兵應之。東荆州失了。以其衆邀景昭于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由是三荆之地。皆屬高王。且說破胡還至半途。聞荊州已失。大驚曰。荊州吾根本地。今若失之。妻子皆爲虜矣。遂率軍馬。星夜趕回。回了已。景知勝兵將至。慮其驍勇難敵。遣人

求援于敖曹。敖曹曰：大王使吾鎮守豫州，正爲今日。勝之勇，非景能敵。吾當力戰破之。遂許發師。但未識兩虎相鬪，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歡之逼帝，乃帝自取。孟子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孝武之謂也。至高王責朝臣數言，確中若輩之病。庸庸苟苟，生則徒生，死亦徒死。可爲千古炯鑒。

第三十四卷

娶國色適諧前夢

遷帝都重立新基

話說賀拔勝兵至荊州。離城不遠，侯景引兵出禦，相遇于魯陽山下。勝問來將何人。景出馬曰：是我。勝曰：你是我故人，何爲奪我城池。景曰：此皆大魏土地，你取得，我也取得。今荊州旣爲我有，勸你莫想罷。景語甚勝聞言大怒，拍馬直取侯景。景迎戰數合，那裏敵得勝之神勇。衆將齊上，破胡鎗挑數將，三軍皆懼。一齊望後退走。勝揮兵直進，勢如破竹，追下數里。忽見西北角上，塵土遮天，金鼓振地。擁出一隊人馬，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來救荊州。勝見有援師，暫卽退下。景見敖曹曰：若非將軍來救，幾至失手。敖曹曰：君勿憂，明日看吾破之。當夜

各歸大營。天色微明。勝便討戰。敖曹出馬。謂勝曰。我二人皆號善戰。爾知吾勇。我知爾強。今日各賭本事。不許一人一騎幫扶。我輸了還你荊州。你輸了從此去罷。勝點頭道好。蓋逢敵手必非混殺一場故令軍士皆從壁上觀各揮軍士退後。雙鎗並舉。兩騎相先。一往一來。渾如兩道白光。滾來滾去。清晨戰至下午。不知幾千回合。二人愈鬪愈健。越戰越勇。兩邊軍士都看得呆了。直到天黑。猶不住手。軍士看呆天黑不住都是加倍對法兩人精神躍躍紙上加侯景便叫鳴金。那邊亦鳴金收兵。勝回營。飽餐一頓。想起一家性命。都在人手。不斬敖曹。焉能奪得城池。救得眷屬。吩咐軍士。點起火把。出營高叫道。敖曹。你敢與吾夜鬪麼。敖曹聞知。亦令軍士點起火把。挺鎗直出。喝道來來來。退避者不算好漢。兩人皆餘勇可買於是重又戰起。火光之下。各逞神威。正如碁逢敵手。你不讓強。我不服弱。直至天明。二人戀戰如故。侯景見破胡士卒皆荊州人。因生一計。令其父兄親戚。四面招呼。軍心一動。遂皆散走。勝方酣戰。見大勢已潰。只得回馬而走。敗於侯景之說計則勝之勇原不讓於敖曹敖曹拽

滿雕弓。一箭射來。中勝右臂。遂負箭而逃。敖曹亦收兵歸去。勝敗下三十餘里。無一騎相從。俄而將士稍集。祇存殘兵五六百人。勝憤極。欲扼劍自刎。左丞崔謙止之曰。將軍不可輕生。今西歸無路。不如暫投南朝。再圖後舉。勝從之。遂奔梁。今且按下不表。單講高王回至洛陽。時清和王出入已稱警蹕。以天子自居。每人得志王醜之。欲立其世子善見爲帝。却未明言。有僧道榮。孝武所信重。遣令奉表于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以故立帝之議未發。越一日。內史侍郎馮子昂。偕西行文武十餘人。逃回洛陽。高王大喜。乃親至瑤光寺。點放其家屬。子昂有女名嚴娘。年十九。貌美非常。曾嫁任城王爲妃。王死。孀居歸母家。今同拘寺中。王見之心動。次日卽著高隆之爲媒。往聘。子昂不敢違。遂納于王。封爲安德夫人。甚加寵幸。馮夫人又言同拘于寺者。有城陽王妃李氏。侍中李昱之妹。冰肌玉骨。霧鬢雲鬟。可稱絕色。城陽爲爾朱兆所害。

妃嬪居已久。今年二十有一。王何不釋而納之。王曰。果爾。當使與卿爲伴。次日即遣內侍王信忠至寺。特召侍中李昱之妹。至府問事。以小車載之而來。王見李氏。淡粧素服。綽約輕盈。飄飄若仙。彷彿與前夢所見相似。與之言。歷數苦情。愁容戚態。愈覺動人。不勝大喜。是夜遂納之。封爲宏化夫人。

連納二女正爲討娶鄭瑛引端乃行

起文陪法

凡李氏親族。皆得免放。寵愛更逾於馮氏矣。一日王與李夫人晝寢。司馬

子如有事欲啓。同世子來見。內侍言與李夫人同睡。二人不敢入。子如謂世子曰。子亦畏大王耶。世子曰。非畏也。懼驚同夢耳。

語趣

至晚王猶未起。二人不敢歸。

伺候至曉。天明王起。內侍稟司馬尙書及世子在外求見。王召入。子如方欲言。忽宮官進報曰。今耆老百官已集午門。候王議事。王遂起。謂子如曰。汝且從我入朝。此時不必有所言也。

知其高臥時已打算停妥

於是王至朝堂。告於衆曰。永熙棄國而去。不賜一音。今欲於諸王中另立一人。以主社稷。誰其可者。衆皆曰。惟大王命。

王又曰。孝明以來。立帝不順。孝莊以叔繼姪。永熙以兄繼弟。倫序失正。國家所

以衰亂。今當按次而立。說得名正言順。姦雄之才。唯清和世子善見。以序以賢。允協人望。因向清和曰。立王不如立王之子。衆莫敢違。大議遂定。清和回府。又羞又惱。心不自安。帥輕騎南走。鳥呆高王聞之。親自引兵趕往。追至於河中府。及之。謂清和曰。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於外者。破一語與之並馬而返。直送至府。王登堂索飲。清和設宴。呼世子出拜。王答拜。宴罷。又召其妃胡氏并長女瓊妹出拜。謂王曰。吾家性命全在大王。王遂與立誓。言必終始相保。又見瓊妹端嚴美麗。王問幾歲。曰十三。王謂清和曰。王女與吾子澄。年貌相當。結爲秦晉之好何如。須得知此其心方安清和大喜。曰。若得世子爲婿。吾之幸也。王遂解下玉帶一條爲聘。清和亦取出紫金冠一頂爲酬。極歡而別。丙寅。王率百官具儀衛迎清和世子善見爲帝。卽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天平。時年十一。爲魏孝靜帝。歡實貪其幼而立之也。於是魏判爲二。河以西曰西魏。河以東曰東魏。提筆再說鄭駙馬一家。收禁在獄。世子高澄。屢欲到監探望。畏王不敢。嚴祖憂懼無計。因想咸陽王坦。是公主叔

父。與我至親。或肯援手。修書送去。求他救解。咸陽見書。次日至晚。微服入獄。見嚴祖夫婦。相對下淚。楚囚相對。見者心明。咸陽曰。我因君在獄。日夜打算相救。苦於計無所出。司馬子如等。我曾懇求數次。皆不肯為援。將若之何。夫婦聞而愈悲。只見其女大車。亦從旁哭泣。可憐憫。咸陽一想。便向公主道。要救一家性命。須在此女身上。公主問何故。咸陽道。高王為人。人莫能測。唯美色可以動之。近日長史馮子昂女。侍郎李昱之妹。可知二女是陪客。歡皆因其色美。納之後房。兩家親族。無不釋免。吾觀甥女容顏絕世。若使納之。彼心必喜。可保無事矣。公主曰。大車年幼。况已許配廣平王贊。如何使得。咸陽曰。我豈不知。但廣平西去。料無返日。且全家性命。與一女榮辱孰重。破一語。若捨此計。難免刑戮。將來甥女。更不知若何飄落矣。夫婦聞言大哭。女亦淚下如雨。咸陽又曰。哭他何益。爾朱后以帝后之尊。尚為之妾。何況你女。公主曰。既如此說。只要救得全家。任憑叔父主張便了。乞憐語亦

著急

咸陽見公主已允。嚴祖自然聽從。遂相別而出。歸至家。已交二鼓。細想此

計雖好。但高王前若何啓口說合。輾轉不寐。天明起身。走至堂上。見壁上掛神女圖一幅。鄭娥地仙也。須用神女引合。乃江南張僧繇所畫。精妙絕倫。乃命內侍收下。午牌

後。帶了此畫。來見高王。高王召入留坐。畧敘寒溫。咸陽命內侍送上畫來。便道

此幅神女圖。是江東張僧繇筆。吾見畫得好。特送大王把玩。王曰。僧繇畫可通神。吾亦聞其名久矣。展卷視之。果然仙容若活。高王觸起前夢。因謂咸陽道。世

間女子。有若神女之美者乎。咸陽道。更有美於此者。特大王不知耳。深一層高

王忙問何在。咸陽道。駙馬鄭嚴祖之女。美實過之。高王曰。嚴祖宏農被獲。現禁

天牢。吾方誅之。難道他女有若斯之美。咸陽道。此女乃新寧公主所生。年十四。

名娥。至其容貌之美。蓋世無雙。大王舍此不求。是空有好色之名了。王曰。果爾。

吾當赦其全家。咸陽辭出。王陰令畫工到監。先圖其貌來視。俄而畫工繪像以

獻。恰像一層從神女圖生出。亦見高王急不及待意。王一見。與夢中所遇南岳地仙容貌無異。驚喜欲

狂。忙卽下令到獄。放出鄭氏一家。房產資財。悉行給還。斯時鄭嚴祖依然富貴。

如故了。次日。即央咸陽為媒聘娶之。公主雖痛女年幼。不忍割捨。然權在人手。不敢不從。唯有含淚相送而已。高王娶了鄭娥。真如天仙下降。不敢以妾禮相待。嘗謂娥曰。觀卿畫上芳容。已足令人神醉。今日得親玉體。能不使我魂消。娥亦婉轉柔順。王愈愛之。封為楚國夫人。唯世子聞王納了鄭娥。如有所失。姻一緣

絕至此王見其忽忽不樂。疑為思母。因命之曰。汝離母已久。可先歸晉陽。吾將遷駕鄴城。俟定都事畢。然後歸耳。世子受命而去。一日。忽報西魏宇文泰引兵攻潼關。守將薛瑜陣亡。關已失守。諸將咸請救之。王曰。吾方遷都。未暇發兵。且渠亦不敢深入。進討之期。且俟後日。此時自問乃下令曰。洛陽建都已久。王氣將盡。且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非據守之地。今將遷鄴。文武軍民。俱限三日起發。握都則大播悉歸掌乃以趙郡王諶為大司馬。咸陽王坦為太尉。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共知朝政。先日護駕遷鄴。自己留後處分。丙子。東魏帝發洛陽。六宮從行。軍民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時闕馬。尚書丞

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改司州爲洛州。以尙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庚寅。帝至鄴。越三日。高王亦至。時宮闕未就。帝居北城相州之廨。王乃命拆洛陽舊宮木料以濟之。限日速成。又以新遷之民。貲產未立。不無嗟怨。出粟一百三十萬以賑之。民始寧居。遷都事畢王部分已定。遂辭帝歸晉陽。當時有童謠云。

可憐青雀子。

飛來鄴城裏。

羽翮重欲成。

化作鸚鵡子。

此謠永熙年間已有。是時盛傳鄴下。蓋青雀子者。謂孝靜帝清和王子也。鸚鵡子者。後來高洋代帝。年號神武之驗。此時後話不表。再說世子歸去。祇將洛下變遷事情。訴知婁妃。王之連納三美。未嘗言及。王歸。婁妃接見。問女后若何。王曰。永熙西去。后已遷鄴。有吾在。人莫敢慢也。俄而報三位夫人至。妃問何人。王一一告之。時衆夫人皆來參拜。俱不樂。王命升堂。拜見婁妃。又命與衆夫人相見。衆見馮李二夫人貌雖美。不以爲異。及見鄭娥。皆大驚。疑非人世中人。婁妃亦笑道。大王得此美麗。莫怪不復念舊也。婁妃當下直有我見之意王曰。亦賴卿不

妬耳。當夜共宴於婁妃宮中。宴罷。各送一院居住。獨飛仙院。層樓畫閣。尤勝他處。命楚國夫人居之。蓋院在德陽堂後。與王聽政之所相近。朝暮尤便出入也。

院不在內宮。伏下高澄便於往來之由。一日。王在婁妃宮。見諸夫人皆在座。忽然想起爾朱后。獨居東府。相隔已久。欲往見之。恐其尙記前恨。乃私語桐花曰。吾欲往東府。煩卿先行。叫他莫再拒我。桐花笑曰。大王自不去耳。彼何嘗拒大王也。話知心桐花遂往。斯時爾朱后正切幽懷。見桐花至。喜曰。夫人尙念我乎。桐花曰。不唯我念后。王亦念后也。輕出口后曰。彼方貪戀新歡。焉肯復念舊人。桐花曰。王不來者。慮后見怪耳。今日相聚。勿記前嫌也。后聞。又喜又恨。未幾王至。后乃和顏接之。王見后形容消滅。頓生憐惜。時高澄已過週歲。抱出相見。王大喜。遂命設宴。三人共飲。至晚。桐花辭去。王遂留宿后宮。歡好如初。又打和局了且說世子高澄。年雖幼。頗有戀色之意。高王覺知。謂婁妃曰。澄兒情竇已開。吾前在洛陽。已聘定清和王女爲室。今冬與之結婚可乎。妃曰。妾亦有此意。王遂命造世子府。務極華麗。一

面修表以聞。一面啓知清和王。將吉日送去。清和喜諾。臨期世子到鄴親迎。帝與清和皆厚賜之。內外百官無不畢賀。迎至晉陽。在北府正殿成親。拜見高王夫婦。然後送歸新府。斯時世子年少尙主。加以郎才女貌。正是富貴無雙。榮華莫比。人生得意之遭。莫逾於此。那知人心不足。內中又弄出事來。且聽下文分解。

逼去舊君。擁立少主。斯時高歡。竟與曹操司馬懿無異。至見色卽收。荒淫奢侈。宜其大業不成。而卒能自強者。其才足以勝之也。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還詩見拒

私宮婢借徑圖成

說這鄭娥之母新寧公主。乃清和王從妹。娥與瓊姝爲姑舅姊妹。幼年最相親密。今聞公主嫁來。不勝欣喜。告於高王。欲往見之。王欲不許。又不忍拂其意。但云且緩。娥見王不許。懇於婁妃。妃乃爲王言之。王曰。我不令去者。蓋有故也。兒方新婚。要他夫婦諧和。楚國之美。足令脂粉無顏。新婦遠不及他。澄見楚國之

美。必嫌妻貌不佳。嫌妻不佳，豈可不助。是聞其歡心也。我故不放他往。妃曰：王太多心。兒焉敢若此。王遂許之。鄭娥知王已允，大喜。次日起身，十分粧束，帶領宮娥十八，上了香車，左右侍從，簇擁而行。有人報知世子，世子大喜，曰：楚國來耶。忙整衣相接。娥至堂前下車，女官二人引道與世子相見，遙聞環佩之聲，乃是公主出接。一羣宮女擁著而來，彼此相見，大喜。禮畢，攜手進入內宮，二人並坐。宮女獻茶，世子亦來坐於其次。意中人相遇寫鄭夫人年幼嬌羞，進宮兩月有餘，見人未嘗言語。至見公主，乃是舊遊女伴，不勝欣悅。以世子在座，欲言不言者數次。世子覺，起身走出。夫人乃謂公主曰：愚姊一別賢妹，不覺半載有餘。憶想我與妹共乘木蘭舟，遊太液池，令侍兒採蓮唱歌，正在洛陽上苑之中，不圖相見，乃在此處也。公主曰：人事變遷，不堪回首。今日姊來，恍如天降，真令人喜出望外。夫人又曰：自別父母，無日不念家鄉，使人夢魂顛倒，未識吾父母安否。公主曰：皇姑前日來見，幸喜精神如舊，所念念不忘者，惟賢姊一人。命妹寄言，勉

進飲食。善保玉體。於是兩人促膝密語。歡笑不已。世子密從屏後竊聽。房中密語

竊聽寫出世子音聲嚶嚶。愈覺可愛。忙催宮女送進新菓。及佳釀美酒。夫人不

飲。只見宮女報道。午時已及。請夫人回宮。鄭娥起身告辭。公主不敢留。便道。後

日參謁公姑。來與賢姊聚話便了。親自送至宮門。世子已在香車旁等候。加意殷勤

依依之態如見見夫人出。謝曰。今日蒙夫人下降。倉猝簡慢。幸夫人勿怪。鄭娥道。聲不

敢。登車而去。世子見他去了。只管呆想。要曉得宏農相遇時。鄭娥正在憂愁困

苦之際。其天然秀色。已愛不能舍。况今在歡悅場中。粧束一新。此回相見。何異

嫦娥下降。回視公主。真有仙凡之別。果不出其故雖宴爾新婚。世子一念一心。

只在鄭娥身上。打聽高王或往軍營。或往東府。時時往來飛仙院外。冀得一遇。

一日鄭夫人在宮無事。忽有宮女報道。今歲冬暖。宮牆外梅花盛開。高下如雪。

微風一過。香氣熏人。娥素性愛梅。聞之大喜。遂引宮女五六人。步出飛仙院外。

鄭娥尚帶孩子心住。那知梅花開處。去此尚遠。因問梅花何在。宮女指道。就在前面翠薇

亭外。夫人要看。須到亭上觀望。娥見宮院深沉。絕無人迹。信步走至亭上。到亭一

欲出許多曲折

果見四面皆梅。花光如玉。不覺大悅。忽聞畫角之聲。起自林中。

嘹唳可聽。因問何人花下吹角。有婢慶雲者。爲知院宮女。性頗伶俐。走出一望。

回言世子在花下吹角。娥道。既是世子。莫去驚動。悄悄看一回罷。那知世子花

下。早已窺見亭上有人。料必鄭娥看梅。遂放下畫角。上亭相見。鄭娥見過。忙欲

退避。世子覺其欲避。便道。請夫人自在觀梅。走下亭去了。鄭娥命慶雲問道。方

才所吹畫角。是何宮調。聲甚激越。世子道。是落梅腔也。若夫人愛聽。再吹一曲

何如。正欲。娥有此一問。耶。

於是世子復坐樹旁石上。吹弄畫角。夫人憑欄而聽。覺

其聲如怨如慕。忽觸思鄉之念。呆立不動。俄而大王來到。世子倉皇走出。王見

世子曰。爾不在宮中。來此何幹。世子曰。兒聞梅花盛開。特來一看。王叱之退。鄭

娥見王來。移步相接。王曰。卿何在此。對曰。妾聞此處梅花遍放。故走來一玩。適

世子在梅下吹角。暫立聽之。王見其直言無諱。轉不爲異。便攜手同歸院中。謂

之曰。我宮律甚嚴。諸夫人無事。皆不許出宮。卿何擅自出外閑步。娥聞之有懼色。王又慰之曰。卿年幼未知。我不怪卿。卿勿懼。後莫若此耳。娥應曰。諾。從此娥無故不出。世子亦不敢來窺矣。一且說石州有一豪戶劉蠡升。乃僞漢劉元海之後。驍勇絕倫。民夷畏之。離州百里。有一雲陽谷。谷內周圍四百里。蠡升據之。招兵買馬。日益強盛。手下精兵數萬。勇將百員。孝昌末。建國曰漢。稱天子。置百官后妃。一如天家之制。石州一路。皆被擾害。爾朱榮、爾朱兆。進兵征討。俱爲所敗。奈何他不得。近又得番僧二人。能行妖術。教演弟子二三百人。專事與妖作孽。女曰九華公主。美而勇。亦授番僧之術。能翦紙爲馬。撒豆成兵。窺見魏分爲二。中原擾亂。遂引兵來奪石州。官兵不能抵敵。詳敘蠡升之強。則高王必自親征。世子於賊方得私圖苟合。於是刺史楊天祐。飛章告急。高王接得文書。乃於德陽堂召集諸將議曰。蠡升強暴已久。非吾自行。恐不能收服。諸將咸請出師。於是點選精騎三萬。猛將二十員。卽日起發。入宮謂婁妃曰。劉蠡升反。吾自往討之。有一事托卿。卿勿負我。

妃問何事。屏去左右。私語妃曰。楚國年幼。卿當以兒女畜之。加意保護。但此女性好遊嬉。當戒其靜守宮中。勿縱出外。澄兒屢在飛仙院外閑行。吾屢次見之。其意叵測。卿主宮事。尤宜防微杜漸。勿使弄出事來。追悔無及。妃笑曰。楚國吾亦愛之。何用王囑。澄兒頗曉禮義。何敢妄行。吾自留心防之便了。大王不必掛念。大歡之叮嚀。以君子之細。與妃回得托。王曰。得卿如此。吾復何憂。又至飛仙院中叮嚀一番。然後至軍。命世子曰。并州事。爾自主之。倘有疎失。責在於爾。世子再拜受命。王遂起兵。星夜前往。按下不表。再說世子自王出軍後。深惑鄭娥之色。邪心又起。每欲潛致殷勤。又恐洩漏。甚至廢寢忘餐。幽懷如結。一日在瑞芝堂。與私奴馮文洛談論外事。忽見飛仙院宮女李慶雲升階再拜。世子問何事至此。慶雲曰。奉夫人之命。送金櫻於公主。兼問近安。世子大喜。喜得遂同慶雲入宮。慶雲拜見公主。致了主人之命。公主亦問夫人安否。閑話一回。便即辭出。只見世子亦出宮來。手持一書。封固甚密。付之曰。公主有書送與夫人。你可帶去。慶雲

接書便去。回至飛仙院。把書呈上道。此公主送於夫人者。鄭娥見封面上寫楚國夫人手啓。開函一看。乃是四句五言詩。詩曰。

金闈久無主。

羅袂欲生塵。

願作吹簫伴。

同爲騎鳳人。

娥看罷大怒。問曰。此書誰與你的。慶雲曰。小婢出宮時。世子言是公主書。教我帶歸的。鄭娥曰。世子視我爲何人。擅敢吟詩戲弄。我去訴知內主。看他何顏。慶雲跪下道。夫人且息怒。小婢有一言相告。若訴知內主。不過將世子責備一番。但合宮皆曉。議論蜂起。反若夫人無私有線了。不若還其書。絕其意。消磨於無事的好。可聽却鄭娥被慶雲相勸。把怒氣按下。便道。你將書去交於公主之手。說世子若再如此。決不干休。慶雲領命。復到世子府來。將書密呈公主。備說夫人見書大怒。命卽送還。公主看了。果是世子親筆。大驚失色。對慶雲道。你去對夫人說。此事看奴薄面。切勿聲張。慶雲去了。世子到晚入宮。公主道。楚國夫人。最爲大王寵愛。世子送書與他。何膽大乃爾。獨不畏王知耶。世子搶書。就火上焚。

之曰。今生不得此女。有如此書。醫在未必得直以性命相搏不弄出來不止矣。公主駭然。再欲有言。世子已出宮去矣。一日。鄭娥在婁妃處夜宴而回。時已更深。行近院門。月明如水。四面無人。忽見世子獨立階下。向娥曰。請夫人少留片刻。我有一言欲達。鄭娥變色曰。世子前日無禮。我將訴于內主。隱忍而罷。今夜尙有何言。妾非路柳牆花。任人輕薄。世子亦有父子之義。豈可不自知過。義正詞嚴。世子道。我自宏農相見。已致殷勤。夫人面上並非寡情。何拒我若此。夫人道。高情雖有大義難犯。回得說罷便走。世子攔住去路。依依不捨。宮人皆懼。夫人發急下淚道。君若無禮。我當撞死階前。以絕君意。世子始懼。謝罪而去。娥至宮。下淚不已。慶雲再三勸慰。又囑宮人莫洩。娥始寢。次日燈節。世子命造巧樣新燈千百盞。送入婁妃宮中。結燈山一座。趨奉其母兼要。妃設宴于寶慶堂。召諸夫人賞燈。唯鄭夫人不至。遣宮女慶雲回說。身有微疾。不能赴宴。婁妃道。既體中欠安。不必勞動他。明日我自來望。慶雲退立階下。徘徊觀望。半晌不去。世子遣宮女問之曰。你留

此。不畏夫人責乎。慶雲曰。夫人性極善。不我責也。時漸更闌。華筵已散。慶雲回至翠薇軒。門戶寂寂。忽聞廊下有人言曰。慶雲何獨行至此。慶雲大驚。宮的夜深看時。乃世子也。慶雲曰。從內府回來。世子戲之曰。今閣門已閉。何以得入。不象如從我去罷。攜其臂。至重慶堂軒下。是高王安息之所。與之共寢。買以金帛遂以鄭夫人事托之。慶雲笑諾。又付玉珠一包。曰。諸侍女亦當結其歡心。使無阻礙。慶雲又諾。至曉遂別。慶雲入宮。鄭娥尙未起身。呼至床前問之。慶雲曰。內主娘娘賜我看燈。故不及歸。娥遂置之。午後婁妃親自來望。鄭娥接見。妃問曰。夫人何疾不快。娥不答。再問。娥曰。妾欲得二郡主來此同居。則疾盡釋矣。未識娘娘允否。妃曰。汝憂寂寞耶。我命他來伴你便了。遂命宮女以步輦往接。二郡主者。王之次女端愛。卽後孝靜帝后。年十二。伶俐明決。與鄭娥最相得。故娥欲其來。以爲拒絕世子之計。俄而端愛至。妃言夫人思汝。要汝來伴。端愛大喜。命移粧具過來。妃去。端愛遂留。娥憂疑盡釋。婦計得矣其如慶雲急報世子曰。事不

諸矣。夫人請二郡主相陪。同床共榻。小婢有力難用。奈何。世子大驚。遂至飛仙院。請見郡主。郡主接見。鄭娥托故不見。世子私語郡主曰。妹何在此。你年幼不知宮禁。諸夫人誰不寂寞。妹能一一相伴乎。父王歸。恐見責也。端愛曰。我奉母命居此。無畏也。得扯淡世子出。郡主隔簾望之。見其在宮門口。與慶雲切切私語。心甚疑之。入房。娥問世子來。未識何意。端愛以世子言告之。娥驚曰。我懇郡主來。正畏世子耳。前以私書相戲。繼又攔住無禮。本欲訴知內主。反恐見怪。故隱忍不發。今奈何欲令郡主舍我而去乎。此時不得已端愛曰。我疑慶雲必與有私。夫人當告知母妃。以重責之。庶彼有懼心。鄭娥曰。我與郡主同往言之。有了幫大聯端愛應諾。二人並輦而行。見婁妃。妃命共坐圍爐。以逼寒氣。又命進膳。談話良久。夫人起告曰。妾有一事欲訴。乞娘娘屏去左右。妃令左右各退。獨郡主在側。妃問何言。娥乃泣訴世子事。婁妃大驚曰。大王真神人也。世子果然不良。日後必遭大禍。乃謂夫人曰。我失教誨。致令畜生無禮於卿。卿放心。我自責之。以

後自然不敢。未必怕大王歸。切勿令知也。娥拜謝。遂與端愛同退。婁妃卽召世子。

責之曰。汝不畏死耶。楚國你父所愛。何得以無禮相犯。甚言誤矣若非父若令

父知。性命難保。我不能救也。世子跪下連稱不敢。妃復戒飭再三。乃叱之使退。

世子回府。悶悶不已。問計於宦官馮文洛。田敬容。蓋二人有巧思。多才幹。皆世

子心腹。故私與商之。全不知懼人甚矣哉文洛曰。楚國執意不從。勸世子絕念

的好。敬容曰。世子如欲圖成。臣舉一人相助。定有妙用。世子忙問何人。敬容徐

徐說出。管教堅心冰潔終含垢。恣意風流卒受殃。且俟下卷細說。

高歡漁色不已。後得鄭娥。自謂志得意滿。孰知高澄千方百計。謀欲亂之。

天之報應。偏於人所不及料。亦巧矣哉。高澄蒸及父妾。行同狗彘。又何足

云。

第三十六卷 施邪術蠱惑夫人 審私情加刑世子

話說世子欲就私情。問計於田敬容。敬容不合說出一人。世子忙問何人。敬容

曰。臣聞通直郎李業興。善爲魘魅之術。能使仇讎化爲親愛。貞潔變而悅從。去年司馬尙書得一美婦。是吳人。被擄到此。尙書納之府中。屢欲犯之。其婦以死相拒。業興爲之施符一道。婦遂順從。大相歡愛。若得其術。世子事不怕不成矣。世子曰。業興得寵於王。恐不肯爲我用也。敬容道。業興近得人金。偷改文書。出人死罪。以此脅之。不怕他不爲我用。小人但知媚悅其主不顧禮義綱常往往如此世子遂召業興入見。據坐怒色責之曰。大王何等待你。你擅敢得人金。出人罪。吾方檢點文書。知爾作弊。若稟知大王。只怕難免一死。業興大懼。伏地哀告曰。世子若饒我罪。定當啣環報德。世子道。既要我饒。我有一事托你。你肯依我麼。業興曰。世子有事。敢不竭力。世子遂攜手入密室中。謂之曰。聞卿素有靈術。能成人好事。我有一心愛人。近之不得。煩卿爲我圖之。業興曰。圖之甚易。但必得其姓名居止。然後可以行法。世子沉吟曰。既要爾行事。不得不與爾說。我所心愛者。乃楚國夫人鄭娥也。說出原委亦願不得業興聞之。懼不敢答。世子曰。今日言出我口。入於

爾耳。事在必成。否則殺爾以滅口。言再以危業興怕死。便道世子休慌。但須近其人處。於密室行法。三日後有驗。世子曰。飛仙院外。深密處甚多。卿可安心居之。但院中尙有二郡主在內同宿。奈何。業興曰。無妨。包管三日後。郡主自去。世子大喜。遂引之入宮。暗中行術。業興雖懼死行術然累鄭娥失節也且說鄭娥自高王去後。甘心獨守。雖世子屢次勾挑。毫無動念。自業興行術後。頓起懷春之意。良宵漏永。反有一世子往來於中。轉輾不寐。郡主連夜睡去。夢一猙獰猛虎。前來撲噬。纔得驚醒。略一合眼。猛虎復來相擾。懼不敢寐。起身謂夫人曰。兄被母責。決不敢再行無禮。奴欲還宮數日再來。夫人也不堅留。竟聽其去。世子聞知。術有效驗。大喜。乃招慶雲於僻處。問之曰。近日夫人光景若何。慶雲曰。夫人連日懨懨困倦。若有所思。世子喜極。遂告之故。因曰。吾計已成。今夜入宮。夫人必不拒我。但囑咐諸婢。臨時各退。你獨在門口相候。勿負吾托。慶雲受命而去。是夜月色微明。世子托故。宿於外軒。人靜後。潛至飛仙院叩門。想見世子此慶

雲卽忙啓入。問夫人睡否。慶雲云。睡已半晌。遂引世子入房。報云。大王回來。娥聞王回。大喜。忙披衣而起。只見世子立在床前。驚曰。君來何爲。連呼侍女不應。世子笑顏相向曰。我慕夫人而來。今夜生死。當在一處。便挨身坐下。斯時夫人神迷意亂。如在夢中。邪術之迷 人如是見世子眉目如畫。肌膚若雪。儀容秀麗。態度風流。不覺動情。於是世子就之。娥遂不復堅拒。而共赴陽臺之夢矣。漏交五下。慶雲報道。天將曉。世子起身罷。二人並起。娥謂世子曰。妾以陋質。過蒙大王寵愛。滿擬潔身以報大德。憐君一點深情。遂至失身非義。幸君慎之。萬勿洩漏。不過 囑其勿洩好矣世子曰。感卿不棄。密相往來。無慮人知也。遂起身珍重而別。自後鄭娥不復來請郡主。而世子竟得朝夕出入。後人有詩譏之曰。

占得人間第一芳。遊蜂堂下已偷香。

廣寒宮裏偷常亂。此日飛仙亂更狂。

廣寒指爾朱后事。飛仙指鄭娥也。今且按下不表。再說高王兵到石州。作書最 易願此

失彼看他特內事外事相同 而錢何等細賦何等周匝 時已冬底。正值劉蠡升手下大將劉涉、同番僧二

人領兵攻打石州。番僧播弄妖法。或黑霧迷天。或黃沙括地。守城者皆懼。高王兵到。賊將退下十餘里。以備征戰。高王扎營城外。謂衆將曰。我軍方至。賊即退下。有懼我心。今後出兵只許敗。不許勝。吾自有處。次日。段韶領兵出馬。劉涉敵住。戰了數合。韶詐敗而回。賊軍掩殺過來。兵衆盡逃。又差劉貴接戰。正遇番僧二人。左右夾攻。貴亦敗走。三日連戰七陣。高兵皆敗。於是盡收軍馬入城。寨中遺下軍糧。皆被搶去。賊兵笑以爲怯。莫笑莫笑死期即到除夜。賊將開懷暢飲。又恃有妖法利害。全不防備。王至二鼓。乃下令賀拔仁、劉貴引兵抄出賊後。截其歸路。親自帶領勇將十員、輕騎一萬。前去劫寨。及到賊營。正值半夜。賊兵盡在醉夢之中。官軍齊聲吶喊。四面殺入。渾如砍瓜切菜。個個束手受死。劉涉在中軍帳中聽見兵至。忙欲起敵。兵已殺到帳外。只得從帳後雜在亂軍中逃命。番僧等醉不能起。皆被殺死。連日任爾猖狂今夜盡登魁綠及至天明。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逃去者又被

劉貴、賀拔仁、引兵截殺。斬首無數。劉涉被擒。解至軍前。王命斬之。於是乘勝而前。大兵直抵雲陽谷下。把守谷口者。乃蠡升弟劉信明。及大將萬安。聞前軍盡沒。高兵已至。慌急報知蠡升。求請添兵。一面堅守關口。以防攻入。蠡升聞報大驚。謂其女九華曰。谷口若破。吾都城亦不可保。汝素通法術。可去協力守護。九華引兵來至谷口。謂衆將曰。吾兵新敗。不可與戰。有九華亦命軍士各拾亂石堆積關前。以便臨敵施用。蓋谷口壁立萬仞。祇有一路可上。真是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所在。高兵初至。乘其銳氣。鼓勇而登。九華作起法來。一陣狂風。吹得亂石如雨點打下。逢著的頭破腦裂。人人受傷。不能進步。只得退至山下。王欲誘之出戰。賊將堅守不出。屢次進兵。反傷無數軍士。教人四面尋路。皆高峯峻嶺。無別徑可入。又降下一天大雪。瀰滿山谷。相守半月。計無所出。極言進兵之難者。留爲下文地步。

定一邊再寫一邊。兩相連曲折有致。忽一夕風雪飄揚。春寒殊甚。王獨寢帳中。清懷落寞。遙聞更漏之聲。歸心頓起。三更睡去。夢一美人倚帳而立。吟詩曰。

君去期花時。花時君不至。簷前雙飛燕。動妾相思淚。
 細視之。乃鄭夫人也。王喜不自勝。問曰。卿從何來。乃至於此。美人不答。又吟詩曰。

秋風一夜至。

零落後庭花。

莫作經時別。

風流有宋家。

王起就之。恍然驚醒。歸心已起。况再有心此夢耶。大以爲異。轉輾思之。達旦不寐。次日。召衆將謂之曰。今天寒地凍。風雪不止。久留於此。徒勞軍士。我欲暫且班師。待三月之後。再圖進取。諸將皆曰善。乃命賀拔仁、康德二將領兵數千。屯於石州要處。遂回晉陽。世子聞王班師。帶領府中文武出郊遠迎。婁妃率領諸夫人大小兒女在宮相接。王入宮。一一見過。命衆皆坐。便將殺退賊兵。全軍大勝。備說一遍。妃與諸夫人皆賀。俄而諸夫人退。王獨與婁妃語曰。宮中無事否。妃曰。無事。又問飛仙院無甚事否。口心記語。隨口即出。妃曰。無甚事。王曰。我不放心者。以其年幼耳。妃曰。妾承王托。早晚留意。元宵之夜。鄭夫人因抱微恙。不能赴宴。次日。妾自往看之。

不過以王不在宮。自傷孤寂。欲請端愛作伴。妾卽許之。端愛與之同床共宿。情若姊妹。起居遂安。王聞妃言。大喜。至晚。王至飛仙院。問娥別後之事。言與妃同。端愛作伴疑因念夢中詩句與聽。娥曰。此大王心不忘妾故耳。王由是寵愛益甚。一日午後。王聽政回來。行至玩芳亭。見奇葩異卉。開放一庭。因召鄭夫人同玩。夫人聞召。卽帶宮女徐步而來。世子在凝遠樓上。望見鄭娥遶欄而行。飄若神仙。不知何往。便下樓攔住曰。夫人何往。娥曰。赴大王之召。世子曰。夫人能少留片刻乎。娥曰。不可。世子乃前執其手。可謂色夫人灑脫急走。王已在前。世子望外急避。王謂娥曰。世子與爾何語。娥曰。妾不顧而走。未識何語。好王雖不疑鄭娥。而甚怒世子。有宮女穆容娥者。娥之從嫁婢也。素與慶雲不睦。一日。在後閣與婢趙良霄下碁。夫人至。坐而不避。上不正則下慢一定之理夫人怒。命知院慶雲責之。容娥曰。我雖無禮。不敢與人私通。慶雲怒。遂痛責之。容娥抱恨切齒。因思欲報此讐。不如將他勾引世子事。訴知大王。教他死在目前。暗暗做就首狀。潛至

德陽堂。見王坐觀文書。便上階首告。王取視之。

狀云。飛仙院宮女穆容娥。爲首明事。今年正月初六日。夫人遣知院李慶雲。往世子府送金櫻於公主。世子遂與之通。代送私書於夫人。夫人欲稟內主。慶雲勸住。元宵夜。與世子同宿於重林堂軒下。一夜不歸。自後每引世子調戲夫人。遂成私合。婢欲進諫。苦被禁止。夫人失節。罪在慶雲。黨惡者良霄。定紅。有謝玉瑞、孟秀昭爲證。婢恐日後事露。累及無辜。先行首告。唯大王鑒之。王看罷大怒。問穆容娥道。汝言皆實否。倘有一字虛誑。立即處死。穆容娥道。如虛願甘治罪。便叫內侍召出良霄等四人。四人至。王分別勘問。先問孟秀昭。秀昭曰。正月初六日。世子以私書相送。夫人怒。命慶雲還之。後在飛仙院門口。世子攔住夫人不放。夫人欲撞死階前。世子方去。鄉攝可在此夫人怕世子擅入院中。請二郡主來陪伴。後慶雲以世子命。將金珠分給諸婢。婢等懼不敢違。二月初八日。郡主歸去。初十夜。世子來叩門。說大王回來。慶雲開門。引世子到夫人臥

房。夫人連呼侍女。慶雲禁止婢等不許答應。世子遂宿於宮中。至曉方去。再問良霄、定紅、謝玉瑞所供皆同。王怒曰。慶雲可殺。卽召之來。慶雲知事已敗露。只得盡吐實情。但云穆容娥無禮。夫人命我責之。故懷恨出首。高王吩咐左右。盡行剝去衣服。赤體受杖。慶雲打荆條一百。良霄等打荆條五十。穆容娥亦打二十。個個血流滿地。苦楚不堪。打罷。皆上刑具。收入冷監。然後走入飛仙院來。鄭娥見宮女召去。尙不知所由來。只見高王怒容滿面。上坐喝道。我待你不薄。我去後。擅敢與逆子私通。你且從實說來。一言隱瞞。教你立死。鄭娥又驚又羞。呆立半晌。背天霹靂自嫁高王從未受此驚嚇乃訴出世子相逼之狀。且曰。吾身邊人。皆與他一心。教我如何拒得。可憐帶王曰。何以不稟內主。娥曰。吾同二郡主當面哭訴。娘娘不爲奴作主。奈何。二郡主却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聽見訴過婁妃。婁妃不管。因想我出門時。何等托付。竟置漠然。使娥孤立無援。陷於姦計。致我受逆子之辱。不勝大怒。又見娥悲啼婉轉。反生憐惜。乃曰。逆子難饒。我不罪你便了。不責治之反安慰之

可憐 立起走出。忙召世子。世子不知事露。挺身入見。王見之。怒氣頓加。喝令跪下。以穆容娥之狀示之。世子一看。驚得面如土色。啞口無言。王亦不復再問。令左右牽下。去其衣冠。痛杖一百。囚之內監。欲置之死。斯時世子打得皮開肉爛。滿身血染。死去數次。田敬容以湯灌之方醒。此時猶戀楚國否 泣謂敬容曰。我囚於此。未識內主娘娘知否。敬容曰。大王吩咐。不許一人傳說內宮。誰敢去報。世子道。你去傳與公主。叫他速求內主救我。只望此救矣 敬容便去報知公主。公主大驚。忙即來見婁妃。那知世子事。婁妃尙未之知。聞公主來。忙即召入。見其憂愁滿面。因問曰。公主何事不樂。公主便將世子私通楚國。穆容娥首告。大王加責世子。說了一遍。泣告道。娘娘須念母子之情。救他一命。婁妃大驚失色道。我曾再四叮嚀。彼依然不改。今深觸父怒。如何解救。由他自作自受罷。蓋婁妃曾受王托。鄭娥又來訴過。不能全他名節。知王必移怒於己。說也無益。故推辭不管。婁妃 却不過。公主含淚回宮。以內主之言。報知世子。世子見父母恩義俱絕。即偷得

殘生。必遭廢棄。傷心一回。便起身懸梁自縊。正是一生事業由今盡。數夜風流把命傾。未識有人救他還魂否。且聽下文分解。

古人教子。必擇端人正士與相師友。故心術行事。無一不出於正。高歡未之講也。澄初遇鄭娥。本欲自娶。後爲父納。遂至絕望。而美色當前。垂涎已久。此志終難自己。敬容獻計。業興行術。勢所必至。獨怪歡既慮及於此。何不處娥於內宮。而必使獨居飛仙院內。令澄得出入無阻。牆茨之羞。未始非歡自階之厲也。

第三十七卷

改口詞曲全骨肉

佯進退平定妖氛

話說世子怨憤自縊。恰值田敬容進來撞見。慌卽解救。世子得以復蘇。敬容跪勸道。世子負不世之才。宜留此身以有爲。奈何遽欲自盡。世子不語。俄而馮文洛至。謂世子曰。臣在外打聽得司馬尙書近回晉陽。得彼一言。王心可轉。世子何不以書求之。世子遂修書一封。密令送去。

其書曰。知名故人恕不復具。近以事近彝倫。有乖風化。致觸嚴親之怒。罪在不赦之條。身被羈囚。命懸湯火。血流枕席。死等鴻毛。痛援手之無人。欲求生而少路。忽聞君返。如遇春回。唯望施轉圜之智。上啓王心。效納牖之忠。下全予命。苟使父子如初。敢不生死銜結。冒禁通書。幸不我棄。

子如接書看罷。對來使道。你回去教世子安心。我尙未見大王。見時自有道理。切不可洩漏機關。其時子如方回。亦早略聞消息。因欲救世子。不敢久延。次日絕早。便來見王。王知子如回來。卽召至德陽堂。共坐細談。子如略將朝事述了一遍。起身告曰。久不見內主娘娘。求入宮一見。蓋子如以鄉閭之舊。每次自京回來。皆得進見。斐妃也。王曰。汝勿往見。世子不堪承業。行將廢之。其母惡得無罪。子如佯爲不解。驚問曰。大王何爲出此言也。出伴爲不知使自說。便易於措辭。王乃告之故。子如曰。大王誤矣。鄭夫人有傾國之色。世子有過人之資。內主是大王結髮之婦。又有大恩于王。以家財助王立業。患難相隨。困苦歷盡。情義何可忘也。且斐

領軍為腹心之佐。大功屢建。豈可與妃參商。况此等暗昧之端。未定真假。王奈何以一宮婢之言。而欲棄此三人也。說得三人關係極重。即有其事。亦當曲恕保全。况屬暗昧耶。臣竊以大

王妃嬪滿前。鄭夫人獨邀寵幸。或有忌之者。造言興謗。亦未可知。世子恃王親

子。在宮出入自由。不避嫌疑。理或有之。此事斷無有也。宮婢們畏威懼刑。逞口

妄供。何足為信。大王憑一時之怒。而失善後之圖。竊為大王不取。高王被子如

一番言語。其怒稍解。漸有悔心。便道。既如此。卿為我勘問之。子如說詞雖好。然事關重大。數亦巴

不得含糊過去。故一問其言。便令勘問。以解此一結。子如領命。隨到監所。據案而坐。弔出宮女六人。跪于

階下。又召出世子。世子向子如再拜。子如道。奉勅追勘。世子莫怪。子如見世子

形容憔悴。滿目憂愁。起攜其手曰。男兒膽氣宜壯。何畏威自怯若此。命坐一旁。

先叫穆容娥。喝道。你誣陷夫人。大王已經察出。罪該斬首。今亦不用你供。喝叫

左右。將他綁起。推在一旁候死。不用穆容娥供。便省多少糾纏。乃叫謝玉瑞、孟秀昭、良霄、定紅、

一齊跪上。喝道。穆容娥誣陷之罪。即刻正法。你等生死。亦在一言。倘不訴出穆

容娥誣陷實情。仍舊扶同污蠟上人。一併處斬。四人大驚。叩頭曰。唯公相之命。子如授以紙筆。令各自書供。良霄舉筆先成。

供云。妾以蒲柳之姿。追隨鳳閣。趨承之職。朝夕鸞幃。夫人貞淑。大眾皆知。宮禁森嚴。寸心常凜。何乃利口惡奴。以小憤而搆成大禍。致令賤妾。被牽連而陷入奇冤。是以含恨無窮。有口莫辨。今蒙提問。敢吐實情。所告皆屬子虛。前供盡由飾說。幸垂明察。下鑒蟻忱。

三人所供。亦與良霄無異。子如看罷大喜。乃叫李慶雲喝道。夫人被誣。你該力辨。何得直認不辭。你死不足惜。其如夫人世子何。貴得切當速速書供。免汝一死。慶雲便即寫供呈上。

供云。賤妾初無令德。幼乏芳姿。得邀王選。入爲護帳之姬。更辱主恩。拜受知宮之職。但知畏法奉公。寧敢肆情縱欲。况我夫人以姮娥而守月。豈同神女去行雲。何乃姦詐之徒。捏造謊言。橫生奇禍。玷夫人之清德。累世子之芳名。

直以力弱難爭。一時屈認。苦於有冤莫訴。萬死奚辭。今承庭訊。得覩雲開。乞賜青天之照察。得超垂死之殘生。

子如覽畢。便道。衆供已定。倘大王再問。不得更有他說。衆女皆叩首領命。子如吩咐左右。將穆容娥牽去。先令自盡。立等回報。先令自盡。然後案老吏辣手。俄而左右來報。穆容娥已死。子如下筆判道。

穆容娥懼罪自縊。誣陷顯然。良霄等衆口相同。真情可據。雲開霧散。宮禁本自肅清。射影含沙。謗迹皆由捏造。一人既死。無煩斧鉞之加。餘衆無辜。宜釋囹圄之禁。

判畢。取了諸宮女口詞來見高王。高王看了大喜道。我知此事。非公不能了也。然便命內侍召請婁妃出見。妃見召。未識何意。驚疑不安。却又不來。乘輦至德陽堂下。王見妃至。和顏相接。妃心稍安。子如亦上前拜見。坐方定。世子亦召到階下。升堂再拜。悲不自勝。淚落如雨。妃見之歎歎。王亦惻然。指子如曰。全

我父子者。尙書之功也。世子拜謝。王賜黃金千兩。以酬其功。是夕。留子如共飲。極歡而散。其後慶雲良霄等。皆以他事賜死。王於是待婁妃如舊。而愛鄭娥有加。有一天大事化爲烏有。恰好逢接前事。一日。接得石州文書。報稱蠡升復出肆掠。其女九華妖法難破。請王發兵擊之。王遂下令親征。入謂桐花曰。劉蠡升恃妖法爲亂。必得卿往。方能破其法。前日不用桐花去者。正留爲未了地。步今則一將成功矣。桐花烏得不用。桐花應命。乃命世子隨行。兵至石州。賀拔仁任祥來見王。問賊勢如何。仁曰。賊將唯萬安驍勇。其餘皆非勁敵。但每戰方合。便天昏地暗。飛沙迷目。咫尺難辨。故官兵屢退。此皆妖女九華所致。擒得此女。破蠡升不難矣。王曰。彼若堅守谷口。攻之匪易。彼旣引兵出戰。擒之不難。次日。命桐花守住大寨。囑曰。俟其兵至。爾以法破之。命諸將各領兵五百。乘便擊賊。一遇妖法起時。勿與爭鋒。四散奔走。各擇便地埋伏。俟其退回。處處截殺。必擒住九華方止。又命段韶。任祥。擁護世子。引兵一千。去打頭陣。誘之追下。歡令世子隨行。只道防他在。家作孽。孰知亦有用他處。衆將皆依計而行。斯時九華聞高王又

到。與諸將議曰。前日吾軍敗沒者。以彼黑夜劫營。法不及施耳。今後交戰。吾但作法勝之。彼若敗走。爾等盡力追殺。教他片甲不回。方報前讎。賊將皆曰。仗公主之力。議方定。軍士報高將營前挑戰。九華遂與衆將同出。立馬旗門之下。見來將中。有一少年將軍。美貌風流。頭戴紫金冠。身穿紅繡甲。手執畫戟。坐白馬上。分明潘安再世。宋玉復生。九華暗想。擒得此子回來。與奴作配。豈非一生大幸。於是不發一令。只管呆看。看來好色之心。男女皆同。歎所以用澄者。亦以色誘之耳。段韶見對陣不動。大叫道。來將聽者。你敢不用妖法。與我鬪力麼。九華倒吃了一驚。遂令萬安出馬。戰未數合。忽黑氣罩地。沙石亂飛。空中如有千百萬人馬殺下。段韶任祥保著世子便走。九華見了。便驅動神兵。親自趕來。高兵遇著。四散奔開。九華一心要拿世子。別枝兵讓他自去。單追著世子。緊緊不放。看看追近高寨。只見一員女將擋住。少年將躲在他背後。狂風頓息。天氣開朗。空中神兵。皆變爲紙人紙馬。紛紛墜下。九華大驚。忙欲再念真言。女將喝道。你法已破。還不下馬受縛。說若再

此處若何用法必與前路相犯故 九華惶急。望後便逃。四面伏兵。紛紛湧出。圍得

鐵桶相似。喊道。降者免死。賊兵一半殺死。一半跪地投降。後隊兵將來援。又被劉貴賀拔仁。截住殺退。九華插翅難飛。早被桐花趕上。擒下鞍韉。綁縛定了。王大喜。把九華囚於後營。長驅直進。蠡升聞女被擒。魂膽俱喪。自料不能相抗。只得遣將請和。王許之。又請還其女。然後出降。王對使者召九華至帳。指世子曰。蠡升若降。吾將以世子配之。今未能還也。使步使計步使者回報。蠡升信以為實。遂不設備。是夜王引兵襲破谷口。大軍齊進。圍其都城。其將劉信明、萬安、見官兵勢大。懼同夷滅。斬蠡升之首以降。王入城。斬二人。擄得僞王公將相文武四百餘人。庫中珍寶無數。遷其人民三萬餘戶。安插內地。班師以歸。九華年幼貌美。桐花請赦其罪。王亦以蠡升乞降在先。命世子納之。遂獻俘於朝。帝以高王功大。賜殊禮。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諸將進爵有差。王辭殊禮。命下再三。卒不受。請追贈恆山王胡士達。以酬桐花之功。不可酬帝允。奏謚恆山王為武王。建立

新廟。廟成。王同桐花親往祭之。今且按下東魏事不表。再說孝武帝遷都長安。大權皆泰掌握。生殺黜陟。帝不得與。雖有天子之名。徒擁虛位。然泰方挾天子以令天下。故外面猶盡臣禮。上下相安。一日。丞相泰同廣陵王元欣入宮奏事。直至內院時。帝正與平原公主在宮笑語。敘明月事似屬開筆然爲孝武被弑之由却是正文遂召二臣入宮。泰奏事畢。見帝側一美人。色甚妖豔。出問廣陵王曰。侍帝側者。是帝之妃耶。誰氏女也。廣陵王曰。此女乃南陽同母之妹。名曰明月。封爲平原公主。爲帝所寵。入關時。六宮皆棄。相隨而來者。唯此女耳。實不堪實泰訝曰。然則帝之從妹也。如何納之爲妃。廣陵曰。此實敗倫之事。奈帝不悟何。泰遂邀廣陵同歸。胸中已有定計曰。大王少坐。吾已去請南陽諸王到此共商。停一回。諸王皆至。坐定。泰曰。今屈諸王到此。有一事相告。諸王曰。丞相有何見諭。泰曰。臣等奉戴一人。要使紀綱肅於上。信義彰於世。天下方服。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況今高歡據有山東。日夜窺伺。正當討其不臣。而可自陷非義乎。今天子

寵愛平原公主。以妹作妃。大亂人倫之道。何以攝四方而復舊都。吾意欲正君
 心之失。必先除其所惑之人。王等以爲然否。其言却是諸王聞之。盡皆失色。南
 陽曰。此女係吾親妹。穢亂宮闈。實當誅罪。但事出於至尊。今若除之。恐丞相有
 乖於臣禮。奈何。泰曰。殺之上正帝心。下洗王恥。若留之宮中。帝必不改前轍。以
 致綱常掃地。大事無成。皆臣下不能匡正之失也。罪何可辭。以臣道大義諸王
 不得已。皆曰。唯丞相命。泰曰。公等意見皆同。吾自有計除之。明日同會南陽府
 中。皆應諾而去。南陽歸言之乙弗妃。妃曰。泰言雖當。但無君之心已露。只恐避
 一歡又遇一歡。奈何。南陽曰。吾亦慮此。相對歎息。次日飯罷。報泰與廣陵至。俄
 而諸王俱至。南陽還疑入朝同諫。揖泰曰。今日帝前。全仗丞相力諍。泰曰。無庸。
 平原主亦將到也。獨斷之作用可畏南陽曰。彼安得來。泰曰。今早吾已遣人入
 宮。托言王犯危疾。欲一見之。帝已命之來矣。未幾。果報公主到來。乙弗妃接進
 內堂。平原問妃曰。吾兄何疾。妃曰。無甚疾。不過欲與皇姑一言耳。南陽入。平原

又問兄何言。王不答。但見之下。淚。乙弗妃亦掩袂避去。入描寫平原大疑。又見泰與諸王同入坐下。心益駭。泰怒目而視曰。你本金枝玉葉。爲帝從妹。如何不惜廉恥。陷君不義。你知罪麼。平原懼而泣曰。奴誠有罪。但父母早喪。幼育宮中。孝明孝莊。俱未見面。今上卽位。逼侍衾枕。事不由己。唯丞相鑒之。泰曰。事關倫紀。罪何可免。今日特請一死。以絕君心。回顧左右曰。何不動手。兩個武士。卽雄糾糾走上。平原驚倒在地。武士執住手臂。卽將白綾套在頸上。頓時縊死。忍心辣手已見

班一諸王莫敢出聲。後人有詩悼之曰。

冰肌玉骨本無瑕。

一沐君恩萬事差。

死等鴻毛輕更甚。

悔教生在帝王家。

泰見平原已死。謂諸王曰。不如此。不能禁止君之邪心。王等莫怪也。衆皆唯唯。泰命於夜間載其屍入宮。遂別南陽而去。只因有此一番。廟廷從此參商起。主相猶如水火分。請於下文再講。

高澄滅禮亂常。原有應死之道。然以歡之大局而論。則有斷斷不可死者。澄爲世子。一動搖。則人心震動。一不可也。婁妃爲歡結髮。有恩於歡。又無失德。澄死。則婁亦不得獨全。二不可也。况宮中曖昧之事。揚播遠邇。更於體面上不好看。三不可也。子如權宜判斷。不但全歡骨肉。亦使國體無傷。大臣處危疑事。自應如是。宇文泰以明月侍帝。爲紊亂綱常。原是正論。但投鼠忌器。下手太辣。其如君臣之分何。遠一歡。復遇一歡。不待乙弗氏言。人人皆知。何孝武之不幸也。

第三十八卷

黑獺忍心甘弑主

道元決志不同邦

話說孝武自平原去後。至夜不見回宮。正欲遣使去召。忽內侍報道。公主已經身故。現在載屍還宮。帝大驚失色。曰。屍何在。內侍曰。已入寢宮。帝急入走向屍旁一看。果見玉貌如生。香魂已斷。放聲大哭。慌問隨去內侍。公主因何而死。內侍備述丞相諸王相逼之狀。以致命絕。帝聞之。怒氣填胸。曰。此皆南陽欺朕。騙

去逼死。誓必殺之。選怒南陽亦因無從洩怨借以抒憤次日視朝。文武皆集。帝見南陽拍案大罵道。你詐病欺君。殺死親妹。不忠不仁。留你何用。喝令收禁南牢治罪。直殿武士便把南陽拿下。宇文泰出班奏道。陛下莫罪南陽。此皆臣之過也。挺身直認日中寧復有君平原穢亂宮闈。大干法紀。若不除之。有累帝德不淺。帝曰。即欲治罪。何不奏聞。泰曰。臣等知平原越分。承恩陛下。必不能割愛全義。故擅行處死。以絕陛下之意。專命之罪。乞陛下鑒之。帝默然拂袖而起。乘輦退朝。泰即傳諭南牢。放出南陽。任職如故。蓋斯時政在宇文。在廷文武。寧違帝旨。不敢逆泰。雖帝亦無如之何。回到宮中。唯有切齒含怒。或彎弓射空。或拔劍砍柱。正所謂烏啼花落。觸處傷心。泰知帝怒不解。密置腹心於宮中。察帝動靜。纖悉必報。一夜帝見月光如水。追念平原。慘然下淚。因自吟曰。

明月依然在。

佳人難再求。

香魂遊淺土。

玉骨葬荒邱。

把劍讐難復。

吞聲怨未休。

枉為天子貴。

一婦不能留。

便有人抄他詩句。報知宇文泰。泰大懼。暗想我不害他。他必害我。豈可復奉爲
 帝。密與心腹商議廢立之計。待中于謹曰。高歡負逐君之醜。天下非之。今若復
 行廢立。恐丞相犯弑主之名。奈何。于謹尚顯大義。差於泰。泰曰。今禍難方興。爭戰未已。欲
 禦外患。必除內憂。吾以赤心奉之。彼反以我爲讎。異日疆場有事。變從中起。則
 大事去矣。不若除此無道。另立賢明。庶國家長久之計。謹曰。帝心誠不可保。但
 既奉之而又害之。恐爲歡所笑耳。泰曰。笑者小事。今騎虎之勢。正不得不爾。因
 定計於長安城東。請帝遊獵。暗行弑逆。孝武於此直几上肉耳。泰遂入朝奏帝。帝許之。適
 有天文官啓帝云。臣夜觀乾象。帝星不明。又客星侵帝座。黑氣直入紫微垣。主
 陛下明日有不測之憂。慎勿出宮。帝驚曰。丞相請朕出獵。奈何。天象有此變異。
 因降旨於泰曰。朕躬偶抱微疾。不能行幸。泰復請曰。聖躬不安。乞明日君臣共
 宴於華林園。以遣帝懷。帝許之。次日。泰於華林園擺設華筵。會集百官。恭迎帝
 駕臨御。提爐引導。曲盡臣禮。一片熾華筵前管弦齊奏。歌舞喧闐。山珍海錯。無

不畢陳。百官輪流上酒。帝不覺沉醉。泰又跪獻金卮。俯伏上壽。帝又飲之。宴罷。帝起回宮。文武皆退。乃召天文官問曰。今日已過。保無事否。天文官奏曰。須過亥時。聖躬萬福。帝命之退。遂就寢。至半夜。腹痛如裂。知中毒。大呼曰。斛斯椿誤我。斛斯椿誤我。悔了已不數聲。遂崩。時正亥刻。年二十五歲。天文官之言果驗之宮官忙報知宇文泰。泰尙未寢。卽帶腹心左右。先自入朝。問內侍曰。帝臨崩。有何言。內侍曰。帝呼斛斯椿誤我數聲而絕。泰於是約束御林軍士。把守各處宮門。然後傳召百官。天將明。百官皆至。聞帝崩。皆驚愕失色。然權歸宇文。無一人敢出聲者。泰命殮帝屍。俟新天子立。始行喪禮。後人有詩悼之曰。

一失江山不自持。

避湯就火亦奚爲。

不堪洛下滄桑變。

又見長安似弈碁。

泰命羣臣議所當立。衆舉帝兄之子廣平王元贊。年雖幼。以序以賢。允協人望。泰疑未定。時獨坐室中。侍中濮陽王元順來見。泰迎入室中。問王何言。順垂淚。

曰。下官爲立君之事而來。泰曰。王意中誰可者。順泣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幼冲。不足爲帝。願公立長君以安社稷。老臣之論一片心苦。泰曰。王言是也。吾欲奉太宰南陽寶炬爲帝。王意以爲可否。泰曰。南陽素有仁義之風。奉以爲帝。天人允服。足見公之赤心爲國也。泰卽傳諭百官。衆皆悅服。乃備法駕。具冠冕。率文武者老。皆至王府勸進。南陽辭不敢當。衆皆伏地嵩呼。三讓三請。王乃登車。卽位於城西壇上。臨大殿受朝。改元大統。頒詔大赦。追贈父京兆王爲文景皇帝。母楊氏爲文景皇后。立妃乙弗氏爲皇后。長子元欽爲太子。南陽不求帝而帝絕不以天位爲樂故免弒逆之禍進丞相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乃封安定公。以尙書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文武各官皆進爵有差。殯孝武於草堂佛寺。喪禮俱簡。諫議大夫宋珠悲哀特甚。數日水漿不入口。嘔血數升。泰以名儒。不之罪也。其時有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本懷朔人。初與侯莫陳悅連兵相應。後悅爲泰所殺。道元據州不從。泰

攻之不能下。遂與連和。命守渭州。及孝武西遷。魏分爲二。道元之母與兄。皆在山東鄴城。不能接歸。又少在懷朔。與歡親善。故家室在東。歡亦常撫恤之。道元每切思親之念。特以孝武舊君。不忍背負。留關西不返。宋珠道元皆算有一日新君詔至。知孝武已崩。深爲駭異。遣使長安。訪得帝崩之由。因與泰不合。遂爲所害。大怒。告衆將曰。吾所以棄家離母而留此者。以歡犯逐君之罪。泰有奉主之功故耳。今泰擅行弑逆。其惡更甚於歡。豈可與之同事。吾今引兵東行。諸將願去者。隨吾以去。不願去者。請歸長安。吾不禁也。衆將皆曰。公不欲與逆臣爲伍。某等亦生死從公。要曉得可朱渾道元。是關西虎將。素號萬人敵。又撫下以恩。與同甘苦。能令士卒致死。用兵如神。泰亦畏之。故欲東行。士無異志。道元又曰。吾有書先達晉陽。誰堪使者。階下走上一將。年方二十。凜凜身材。驍勇無比。便道。小弟願往。乃道元之弟天元也。道元大喜道。弟旣肯行。便領書去。但路上須要小心。不可有失。天元領了兄命。帶了家將十餘人。飛馬而去。行至烏蘭關。

關將不肯放行。蓋其時靈州不服。泰遣李弼趙貴二將正欲往征。關口謹防。姦細出入。如無泰命。不許放出一人一騎。生此一阻見投東非易下文道元連敗數將破關而去真有猛虎出柙之勢

天元候至更深。便於關前四處。暗暗放起火來。風烈火猛。沿燒甚熾。關上望見火勢。開關救火。天元引十數騎。從關中奪路而走。把關軍士攔擋。天元連殺數十人。逃出關口。逕往靈州飛奔而去。不一日。到了靈州。備說投東之故。曹泥大喜。便差人護送前往。再說把關將當夜擒得天元從者一人。審出情由。飛報長安。泰大驚。謂諸將曰。可朱渾道元。勇冠三軍。若令東去。關西又生一勁敵矣。必乘其未去。擒之以歸。方免後憂。諸將中誰可往者。衆舉侯莫陳崇可使。蓋崇勇而善戰。所向無敵。曾單騎擒醜奴于陣上。是泰麾下第一員健將。故衆舉之。泰遂授以精騎五千。往渭州截其去路。泰又思陳崇雖勇。恐不足以制之。又傳諭李弼趙貴。大軍勿往靈州。且於烏蘭關截殺道元之軍。勿使走脫。且說陳崇兵至渭州。道元因急欲往東。已離渭州進發。聞有兵來。道元謂諸將道。且住。吾當

先破其軍而去。因回軍以待。陳崇追及。大聲喝道。可朱渾道元。朝廷待你不薄。何故去投外邦。今日天兵已到。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道元出馬道。你是侯莫陳崇。堂堂漢子。何乃爲逆臣効力。陳崇喝道。你乃反賊。誰是逆臣。道元道。吾爲永熙之故。受其爵命。今永熙何在。君在則留君亡則去說得去留正甚你不念舊君之冤。忝顏事仇。是亦逆賊。還要搖唇鼓舌。寧不愧死。陳崇聽了。怒氣直冲。把鎗直刺過來。道元便與交鋒。戰有數十合。不分勝負。道元架住鎗道。我去了。誰耐煩與你戰鬥。回馬便走。陳崇只認他力怯。乘勢趕上。那知道元暗藏飛鎗在手。乘他追下。喝聲道著。一鎗打去。正中陳崇前心。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已經鮮血直噴。極寫道元之勇不省人事。副將見主帥身危。只得收兵。道元趕上。喝道。你們聽者。歸語宇文泰。今暫且饒他。少不得有一日殺到長安。正他弑君之罪。說罷。全軍起行。誰敢攔阻。一日。到了烏蘭關。李弼、趙貴、奉了宇文泰之命。早已引兵把住。遂驅兵大戰。怎當得道元將勇兵強。人人致死。弼與貴不能抵敵。讓他破關而出。道

元行至靈州。曹泥接見大喜。停軍一日。便即進發。一路無話。將近雲州地面。軍士乏糧。衆心未免慌亂。只見一枝人馬。旌旗耀日。扎在雲州界上。問之。乃并州大將賀拔仁軍也。衆心始安。蓋自天元到北。高王知道元來附。不勝大喜。一面命天元親往山東迎母。一面便命賀拔仁引兵二千。齎送資糧來接。收羅聚後全在此等

用探得道元將到。故停軍在此。道元便與賀拔仁相見。仁曰。大王知將軍遠來。資糧必竭。故先運軍糧在此迎候。道元道。高王真神人也。兩軍合隊而行。到了并州。王已遣人來接。道元入見。王握手相慰曰。喜故人遠臨。如獲天賜。屈卿來此。勿憂不得志也。道元拜謝。即日封爲車騎大將軍。道元歸東先是孝武棄世。東魏尙未曉得。自道元書來。方知帝崩。王乃遣使至鄴。奏請舊君之喪。若何服制。帝令羣臣議之。有太學博士潘崇和奏曰。君遇臣不以禮。則無服。是以商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禮宜無服。有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並奏曰。高王及衆臣。可以無服。獨高后與永熙。離絕未彰。斷無妻不服夫之理。宜在宮

中設位舉哀。改服守孝。帝是之。於是臣寮皆不服喪。高后獨行喪禮。一日。高王至東府。意甚不悅。莊后問之。曰。孝武崩。婁妃痛女守寡。常鬱鬱。故我亦為之不快。繼而歎曰。悞他夫妻者。斛斯椿一人也。后曰。何與。斛斯椿事王逼我。失節。致使王女為后不終。他日未必不學我也。此語如冷水澆背。應之道。自必如是。戲其何說之詞。王默然。其後孝武后旋卒。而王次女孝靜后卒。嫁楊遵彥。果如其言。此是後語。今且慢表。再說時。值端午佳節。王與鄭夫人同宴于翠薇亭。王醉。貪其地涼爽。就與夫人共宿亭上。宮人皆秉燭坐于簾外。將近三更。一宮人睡去。夢見空中有車馬儀仗冉冉而至。忽有紗燈兩對。隱隱前照。一美人身穿紫衣。手執金牌一面。上寫宣召南岳真仙雲司夫人鄭大車。逕入寢室。俄而見紫衣人手挽夫人。飄然升雲而去。大驚而醒。此段懸空。景色似幻。非幻。文境。如晴空。與絲。令人捉摸不定。至曉。王已起身。夫人安臥不動。呼之亦不應。王疑之。忙召宮人來視。昏默如故。王曰。夫人如此。病乎。睡乎。眾莫對。宮人因述夜間之夢。王大驚。曰。如此。則夫人之仙魂去矣。命守視勿動。次

日依然不醒。忙召婁妃來視。妃揭帳視之。紅顏如故。撫其四支。溫軟如玉。但口中僅有微息。似續似斷。謂王曰。夫人病勢甚急。可召醫官視之。王曰。醫官已召來視過。皆不能識。但云。此離魂之症。非藥石所能效。爲之奈何。妃曰。何不出榜招賢。有能醫得此症者。許以重賞。或有良醫來救。亦未可知。出榜招醫方好引出世子王從之。那知卽有應命而來者。皆不能治。延至七日。夫人依然若死。王日夜憂疑。寢食俱廢。一夕偶步廊下。忽聞內侍們切切私語曰。大主要救夫人。何不召問世子。王喝曰。汝等在此何言。內侍跪稟曰。夫人之魂。已歸仙室。前夜世子曾經夢見。懼王怒。故不敢告。王若召世子來問。便知其詳。王卽命召世子。但未識世子若何言說。果能救得夫人否。且聽下卷細說。

宇文縊死明月。弒逆自所不免。特諸臣之中。卽親信如斛斯椿者。亦無片言。尙成何局面。只宋諫議一人。差強人意耳。道元爲孝武而來。爲孝武而去。去來明白。因與歡舊交。一意從之。猶爲彼善於此。鄭娥爲南岳真仙。情

或有之。然反覆看來。畢竟有些妖氣。

第三十九卷

夢遊仙玉女傳音

入輔政廷臣畏法

話說世子偶抱微疾。在府靜養。鄭夫人不醒已三四日。世子不知也。一夜世子外齋獨宿。忽聞窗外叩戶聲。起而視之。見紅光繚繞。香氣氤氳。一女子穿杏黃衫。輕裾長袖。進前曰。奉仙主命來召世子。

鄭媿魂歸仙室世子夢遊仙府豈二人之緣猶未斷耶

世子恍

惚之中。不知召者何人。女挽衣以行。全不是宮中路徑。天氣有似三春。奇花異卉。開遍路旁。俄至一所。祥雲靄靄。瑞氣紛紛。經過朱門碧戶。上有金字牌曰雲龍洞府。門半啓。不入。登一山。皆奇巖峭壁。有瀑布一條。從山頂飛下。水聲潺潺。山側有洞門緊閉。門上金書南岳洞天四字。女子叩門。有青衣女童。開門出問。女子曰。高世子已召到。女童入報。請世子進內相見。世子走進。但見紅芳滿樹。碧草鮮妍。階下仙禽飛舞。一美人端坐堂上。世子升階再拜。美人命侍女扶起。敘賓主之禮。分左右而坐。謂世子曰。妾塵姓胡氏。號雲翹夫人。主此洞天。有妹

雲司夫人。塵心未斷。與君父有夙世姻緣。何不云與爾奉天曹命。降生鄭氏爲女。年十四。得侍王宮。吾恐其失迷本性。故召來一見。不意君父大生憂疑。欲令世子歸而告之。又一美人從內走出。視之。乃鄭夫人也。密語世子曰。妾居處甚樂。然不忍貽大王憂。欲歸又不能自主。世子歸。寄語大王。接妾回去。世子曰。仙凡相隔。若何來迎。夫人曰。清霄觀中。有一老道姓徐。亦此處仙官也。求他表奏天庭。妾卽回矣。世子領命。又告雲翹夫人曰。仙主知塵世吉凶。未識吾前程若何。乞賜指迷。雲翹曰。天機難洩。君能守正而行。便不至自悞終身。此二語頗有仙意乃以雲箋一幅。寫上四句贈之。其詞曰。

明月團團。

功成水瀾。

時來遇玉。

事去逢蘭。

其後世子娶玉儀公主。居別室。爲蘭京所殺。其言乃驗。當時世子茫然不解。雲翹仍命黃衫女子送回。行至中途。有一石橋。跨在水面。世子見橋下金魚遊躍。憑欄而看。黃衫女曰。此處非可久留。把手一推。跌在水中。大驚而覺。乃是一夢。

入夢一點明實處皆空天曉起身。便問內侍道。飛仙院鄭夫人有甚事否。內侍曰。
 聞夫人昏迷不醒。已有數日。現在大王出榜求醫。世子知所夢非虛。進告公主。
 公主曰。何不報知大王。世子曰。事涉嫌疑。不敢啓齒。前何勝大今何勝小那知左右竊聽
 者。互相傳說。連北府宮人亦皆曉得。故當夜內侍爲王言之。王召世子來問。世
 子備述夢中所見。因曰。必得清霄觀中徐道方能救得夫人還魂。未識果有其
 人否。王命訪之。觀中果有一道人姓徐。來此不及一月。遂迎之入府。王見其豐
 神瀟灑。大有仙氣。深敬禮之。因求解救之術。徐道士曰。王必虔修表章一道。結
 壇禮拜。待貧道行法。上達天聽便了。王如言而行。當夜道士拜伏壇中。王與世
 子皆在旁坐守。至曉不見起來。卽而視之。祇有衣冠在地。道士已不知去向。再不
此科纏道士衆皆駭異。忽報鄭夫人已經醒轉。王聞信急來看視。見夫人精神如
 舊。身已起坐。握手問故。夫人曰。前夜與王宿此。見有紫衣女子。手執金牌。來召
 奴去。奴隨之往。至南岳洞府。被雲翹夫人留住。奴欲歸不得。唯世子身有仙骨。

可到洞天。故召來寄信于王。今天庭有旨放奴。奴得再返人世。此時更覺身輕骨健。不比前日。王大喜。遂同歸飛仙院中。府中傳爲奇事。世子辭出。婁妃及衆夫人皆來相賀。桐花謂鄭娥曰。夫人居飛仙院中。果不負飛仙之名。但今後切莫飛去。貽大王憂也。解妙語衆皆笑。由是宮中羣呼娥爲仙夫人。王益寵之。太平二年秋八月。婁妃懷孕將產。夢見一龍蟠屈膝下。覺後生男。爲高王第六子。名演。字延安。卽後北齊孝昭皇帝也。清提且說高王因四境無事。思欲西征。祭祀鳳陵。命司馬李儀作檄。布告遠近。文不稱意。或薦行臺郎孫搴博學能文。命搴另作。天色已晚。搴于燈下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王大悅。卽授爲丞相府主簿。專掌文筆。爲下選用越數日。高王率將軍庫狄干等領兵一萬。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至城。縛鎗爲梯。夜入其城。生擒刺史斛拔彌俄突。赦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師至半途。靈州曹泥遣使告急。報稱西魏李弼、趙貴引兵來攻靈州。決水灌城。城旁皆成巨河。城不沒者四版。勢甚危急。

高王回軍救之。猶恐不及。於是星夜遣使。以書求援于至羅國。令其速發人馬。繞出西軍之後。乘便擊之。以解靈州之圍。至羅國得書。果引兵襲破西魏軍。獲其甲馬五千。西魏兵乃退。一紙書賢子高王兵至。圍已解。曹泥迎拜馬首。王以靈州在西魏境內。不能久守。謂泥曰。汝毋留此。坐受其困也。乃拔其遺戶歸北。別授曹泥官爵。其壻劉豐生。有雄才。王愛之。授爲南洛州刺史。朝廷以王平夏州功。封其次子高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太原郡公。食邑三千戶。洋年七歲。已授顯爵。王以楊愔爲太原公司馬。繼又遷爲大行臺右丞。蓋洋尙處宮內。不能出外理政。故又使之侍高澄也。正好接時澄年十七。陰有宰世之志。聞朝中諸費用事。賄賂公行。法度不肅。請于王曰。兒願入鄴輔政。以治臣寮之不法者。王曰。小子何知。敢主朝政。豈不聞未能操刀而割。必傷其手乎。世子不悅而退。孫搴告王曰。臣聞世子欲入鄴輔政。王何以不許。京師諸貴。恃王勳舊。橫行無忌。以致人民嗟怨。不有以攝服而整飭之。國勢日壞。恐爲敵人所乘。已伏

景之子如殺

世子天才自高。不可以年幼疑之。若使入朝。委以重權。上輔幼主。下

肅百僚。大王無慮。鞭長不及。羣臣無不拱手聽命。則內外同心。根本自固。王何

舍此萬全之計而不爲也。高王遂從其請。乃奏帝以高澄爲尙書令。加領軍左

右京畿四面大都督。入輔朝政。此高澄自世子得詔大喜。即日拜辭父母。帶領宮

眷。來京授職。在廷諸臣。雖聞世子器識不凡。猶以年少輕之。及視事尙書省。積

案如山。世子目不停覽。手不停披。決當皆允。未及數日。其事悉了。又引并州別

駕崔暹爲吏部左丞。凡有參劾。不避權貴。世子親任之。用法嚴峻。由是內外震

肅。百官皆懼。雖子如孫騰。亦畏之矣。積玩之後非威兒不高王又以至羅有救靈

州之功。遣使賚金帛送之。兼令起兵。逼西魏秦州。秦州刺史万俟普。性勇決。有

武力。其子万俟洛。慷慨多氣節。身長八尺。有萬夫不當之勇。聞至羅兵將至。謂

父曰。永熙之崩。實宇文之罪。觀其爲人。不及高王也。吾父子何可爲之戮力。不

如東歸。必獲重用。普從之。遂遣部將三百人。棄城東歸。高王大喜曰。万俟父子。

關西虎將。今來斷秦一臂矣。封普爲西河郡公。洛爲建昌郡公。一見卽授上爵招徠遠人定宜

是如且說孫拳薦世子入朝後。父子俱寵。加爲散騎常侍。一日。子如來晉陽。拳及

高季式同飲於其家。拳醉甚。卒于席上。子如惶懼。報于高王。王親臨視之。謂子

如曰。卿殺我孫主簿。須還我一人。子如薦魏收可用。王令代拳職。收才華雖美。

行止浮薄。王黜之。高季式入見。王問司徒曾言一士。急求武士歎不獨尙武勇也有才而謹

密者是誰。司徒者高敖曹也。對曰。莫非記室陳元康乎。王曰。是也。吾聞其暗中

能作書。眞佳士也。遂召而用之。黜魏收而用元康高王可謂知人蓋元康博學多能。通達古今。

時軍國多事。元康問無不知。王帶之出行。在馬上有所號令。多至十餘條。元康

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性又嚴謹。終日不出一語。王甚愛之。曰。如此人何可多得。

封爲安平子。又丞相功曹趙彥深。亦以文學見幸。彥深少孤。力學。爲子如代筆。

高王行文到鄴。急要文吏一人。子如以彥深應召。大稱王意。與元康同掌機密。

並受異寵。時人呼爲陳趙焉。是時高王留意人才。廣選文學之士。列之朝班。一

日傳諭世子曰。吾欲西討黑獺。必先通好梁邦。欲通好必選人物故高澄後日亦極崇文學之士南方
 多人物。非宏通博雅者。不足以勝此任。朝臣誰可使者。世子因舉散騎常侍李
 諧。吏部侍郎盧元明。才通今古。學貫天人。可使致聘。王遂命二人聘于梁。梁帝
 素博學。善辨論。及召二人語。丰神秀爽。應對如流。既而辭出。梁帝目送之。謂左
 右曰。卿輩常言北土無人物。此等從何處來。受才口吻由是深相敬重。亦遣使還報。
 那知因此一番。却動了數臣疑懼。先是賀拔勝。荊州失守。與盧柔、史寧相率奔
 梁。其後獨孤信、楊忠在荊州。亦被侯景所破。來降于梁。數人皆有北歸之意。而
 恐梁見疑。不敢發。及見梁與東魏通好。各懷憂懼。因涕泣于梁主之前。求北歸。
 梁主義而許之。遂帶舊時兵將。渡過江來。收轉勝等三人爲下文立功于周張本斯時侯景鎮守
 河南。聞報。便選輕騎三千扼其去路。勝等不敢敵。微服從小路徒步進關。及到
 長安。秦接見大喜。同入見帝。勝見孝武崩。又換了一代帝主。不勝傷感。時斛斯
 椿已死。正缺三公之位。帝卽以賀拔勝爲太師。封史寧爲將軍。秦以盧柔有文

學。引入相府。為從事中郎。獨孤信。楊忠。引為帳下都督。朝廷之才引為是年關

中大旱。田禾盡死。人相食。高王聞之曰。此天亡秦也。吾取之必矣。於是調集人

馬。擇日起征。分兵三路進攻。勅司徒高敖曹引精騎三萬趣上洛。勅大都督竇

泰引兵三萬趣潼關。自率大軍趣蒲坂。造三浮橋。欲以濟河。寫得東兵聲勢可

不自當是時。關西大震。人心惶懼。皆以強弱不敵為憂。泰軍于廣陽。謂諸將曰。

高歡恃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羈留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軍以

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皆精兵銳卒。屢勝而驕。士志必怠。今以輕兵襲之。必克。

克則歡不戰自走。制勝在是若留兵在此。與之相持。勝負未可知也。諸將皆曰。

賊在近不擊。捨而襲遠。脫有蹉跌。後悔何及。不如分兵禦之為上。泰曰。不然。前

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一步。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祇自守。有輕我之心。乘

此襲之。何患不克。兵法上攻歡雖作浮橋。未能逕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左

丞蘇綽。參軍達奚武。皆贊成之。庚戌。泰還長安。諸將猶以為疑。泰乃隱其計。以

問族子直事郎中宇文深。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來救。吾急擊之。泰可擒也。出奇制勝。英雄所見。略同。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獲大勝。泰喜曰：是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入朝見帝。帝問敵勢若何。泰曰：陛下勿憂。保爲陛下破之。帝曰：却敵安邦。全賴丞相神算。泰拜退。遂潛軍東出。癸丑。至小關。過馬牧澤。與寶泰軍遇。正是兵行險處。謀先定。師到奇時。勇莫當。未識此番交戰。果能敗得東兵。擒得寶泰否。且俟下卷再講。

鄭娥還魂。無關緊要。不過爲高澄結局伏線。至澄之請理朝政。却是一大關鍵。高歡與宇文泰。勢不兩立。不能不用兵。雖曰智多者勝。其中亦有天意存焉。不可勉強。乙弗之夢。已先兆之矣。

第四十卷

潼關道世寧捐軀

鎖雲軒金婉失節

話說寶泰。字世寧。官拜大都督行臺。雄武多智。妻卽婁妃之妹。爲王勳戚重臣。

故討西之役。委以專征一面。先是未起兵時。鄴中有謠云。竇行臺。去不來。市中小兒咸唱之。又起兵前一夜。三更時候。有朱衣冠幘數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值者皆驚起。忽然不見。人咸異之。知其此去必敗。敗微已見惜無阻之者而世寧意氣正盛。方以生擒黑獺。平定長安。自負西趣潼關。只道宇文大軍。方拒高王。此處必不自來。長驅深入。可以無虞。那知泰已潛出小關。結陣以待。世寧不虞泰至。倉猝出戰。兩軍相合。未分勝負。忽後面喊聲大振。冲出無數人馬。殺入後隊。勇不可當。前後夾攻。兵衆亂竄。或走或降。一時盡散。攻其不備雖強必敗世寧見大勢已去。只得殺條血路。拍馬而走。登一小山高處。招呼軍士。無一應者。俄而四面圍住。盡是黑衣黑甲。聲聲喊捉竇泰。泰回顧左右。竟無一人。仰天歎曰。吾起兵以來。未嘗遭此大敗。今日何顏復見高王。遂拔劍自刎。世寧恃勇托大遂爲黑獺所算然亦其命該絕非盡戰之罪也

西魏兵見泰已死。斬其首以去。要曉得泰在前軍。佯與爲敵。暗令竇熾竇毅二將。率領精騎。從山後抄出。襲破後軍。故東兵大敗。又前過馬牧澤。見西南上有

黃紫氣。拖于日旁。從未至西方散。占候吏蔣昇曰。此喜氣也。大軍得喜氣下臨。乃竇泰授首之兆。果如其言。泰送首長安。遂引大兵回廣陽。與歡相敵。高王初聞竇泰被攻。以浮橋未完。不能往救。繼聞竇泰自殺。一軍皆沒。卽折浮橋而退。都督薛孤進殿後。西軍來追。且戰且行。一日砍折十五刀。其見勇敵乃退。軍無所失。高王還晉陽。痛泰陣亡。奏贈泰大司馬太尉尙書事。諡曰忠貞。以其子孝敬嗣父爵。再說敖曹一軍由商山而進。連破西師。所向無敵。既寫世寧之勝不爲不寫敖曹之勝稍爲壯色東軍進攻上洛。城中守將泉企防禦甚嚴。十餘日不能下。時有上洛豪民杜窟暗結泉岳、泉猛、泉略、弟兄三人。謀以城應東魏。事敗。企收泉岳弟兄斬之。杜窟踰城走投敖曹。請進師。敖曹用之爲嚮導。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敖曹連中三箭。洞胸穿骨。落馬殞絕。良久復甦。血污滿體。乃卸下甲冑。割征袍裹瘡。上馬復進。力殺數人。真是天諸將皆感激。奮勇而登。城遂陷。執刺史泉企。企謂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時敖曹瘡甚。慮不能生。嘆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諸將密以

聞王即授季式為濟州刺史。因諭之曰：竇泰軍沒，人心搖動，卿宜速歸。敖曹乃以杜窟行洛州事，全軍而還。却說泉企有二子，長元禮，次仲遵，皆有智勇。企被執時，二子皆逃脫。大軍去後，二人陰結死士，襲殺杜窟，復以城歸西魏。泰封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於是東西各守舊境，暫皆罷兵。民得稍息，看官也要曉得，歡與秦才智相等。其行事又各不同。橫空插議特為前後作一關鍵秦性節儉，不納歌姬舞女，不治府第園囿，省民財，惜民力，故西人感德。能轉弱為強，歡則恣意聲色，離宮別館，到處建造。然能駕馭英豪，善識機宜，遠在千里之外，燭照如神。故羣臣効命，天下畏服。雖窮極奢靡，而國用不匱。嘗于太原西南四十里外。空處平提實處單承脫卸無痕

頭緒不用筆法耶建避暑宮一所，極林泉之勝。每逢夏月，同姬妾居之。又太原北有燕山，山上一大池，方一里，其水明澈澄清，俗謂之天池。夏日荷花最盛，高王造舟池內，載姬妾以遊，會於水中，得一奇石，隱起成文，有四字曰：六王三川。王異之，攜歸，遍以示羣臣，人多不解。行臺郎中楊休之曰：此石乃大王之瑞也。

王問何瑞。休之曰。六者。大王之諱。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曰三川。主大王膺受天命。奄有關洛。豈非大王之瑞乎。解說雖甚明了。未免有意迎合。王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况聞此乎。慎勿妄言也。時尉景在座。告王曰。王不憶在信都時。僧靈遠之言乎。其決爾朱氏敗亡日月。一一不爽。又言齊當興。東海出天子。王封渤海。應在齊地。天意如此。何患大業不成。王曰。士真。爾亦不知我心耶。吾豈貪天位而忘臣節者。今後切勿作此議論。致被人疑。英雄欺人。一至於此。二人不敢言而退。時有行臺郎中杜弼。以在位者多貪污。罕廉潔。言于高王。請按治之。王曰。卿言良是。但國家自孝明以來。貪墨成風。百官習弊已久。治豈易言。况督軍戰將。家屬半在關西。宇文泰常招誘之。人情去留。尙未可定。江東又有梁主蕭老翁。專尙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統所在。今若釐正紀綱。不少假借。恐戰士盡投宇文。士子多奔蕭衍。何以爲國。須知英雄立業不易。斥其言不用。而弼性迂執。嫉惡尤甚。一日。又告于王曰。王欲除外賊。當先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曰。滿朝

勳貴是也。王不答。乃傳甲士三千。分兩行排列。自轅門起。直至堂階。成一夾道。甲仗鮮明。劍戟鋒利。弓盡上弦。刀盡出鞘。如臨大敵。乃謂弼曰。汝從此走入。並不相犯。無恐也。弼如命以行。但見四面都是刀鎗。兩旁無非鋒鏑。嚇得魂膽俱碎。走至堂階。冷汗如雨。身體戰慄。見王猶面如死灰。迂儒固執不知世務可憐可笑王笑曰。箭上弦不射。刀出鞘不砍。爾尙恐懼若此。今諸勳貴衝鋒陷陣。大小百有餘戰。傷痕遍體。從萬死一生中。掙得功名。今享一日榮貴。而遽責其貪鄙。棄大功而苛細過人。孰爲我用乎。侍士聞之有不感激涕零者哉宜軍心之樂附也弼乃服。故高王號令軍民。每先安撫其心。其語鮮卑人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納粟帛。令汝溫飽。汝爲何凌之。其語漢人曰。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爲何疾之。由是軍民感悅。叙出高王安撫人民駕馭軍士自有一番作用所以能成大業時鮮卑皆輕漢人。惟懼高敖曹。敖曹自上洛還。王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部。寵遇日盛。但性粗豪。傲上不恭。一日來謁。值王晝寢。門者不敢報。敖曹怒。彎弓射之。門者

驚散。左右奔告王。皆言敖曹反。王笑曰。豈有敖曹反耶。忙卽召入。慰而謝之。其容

細過機能 得其死報。如馴猛虎然。不加束縛。自受節制。王在軍中。對諸將言。皆鮮卑語。對敖曹則漢語。以故敖曹常切感激。誓以死報。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高王弟高琛。字永寶。尚華山公主。爲駙馬都督。生一子。名須拔。永寶早失父母。婁妃撫養長大。故事嫂如母。常出入後宮。先言宮中常常出入後日 靜帝卽位。封南趙郡公。富貴無比。家蓄姬妾數人。正是朝歡暮樂時候。那知美色易溺。又生出一件事來。先是王在避暑宮。命永寶在府檢校文書。與二世子高洋作伴。故永寶宿于德陽堂軒內。一日進見婁妃。坐談半晌。退與高洋高浚行至寶慶堂。相爲蹴鞠之戲。俄而高洋去了。浚挽永寶手。行至堂左。旁有雕樓七間。樓上下皆丹青圖畫。金碧輝煌。走過樓廊三五十步。見一宮院。朱簾翠幙。樓臺縹緲。有雙環侍女二人立于簾外。描寫深院風 永寶問此院何人所居。浚曰。此鎖雲軒。小朱夫人之宮也。永寶知是朱金婉所居。便欲退出。浚拖住不放。謂侍女曰。去報夫人曉

得。叔叔駙馬在此。快送些茶菓出來。侍女進去一回。果送出冰桃雪藕。請二人解渴。金婉亦走在簾內觀望。見永寶年少風流。一表非俗。口雖不言。心中暗生羨慕。恰好一陣風過。把簾幙吹開。高浚見夫人在內。便走進作揖。招呼永寶道。夫人在此。叔叔進來相見。活是一伶永寶聞呼。便亦走進施禮。那知不見猶可。一見金婉千般嬌媚。萬種風流。頓時神迷意亂。口稱夫人不絕。加意親熱。金婉見他殷勤。便請入內堂。寬坐留茶。頻以目視永寶。頗覺情動。金婉不及高浚孩子心性。只貪頑耍。那管兩下長短。少頃辭出。永寶回至外堂。轉輾思量。夜不能寐。次日午後。吩咐侍者。二世子倘若問我。說我暫時回府去了。遂不帶一人。悄悄走入內府。經過雕樓。喜無一人撞見。直至鎖雲軒門口。女侍看見。忙報夫人。夫人未及回答。永寶已入宮來。便即闖入夫人只得起身迎接。忙問駙馬到此何幹。永寶曰。昨日承賜香茗。特來拜謝。金婉驚曰。大王不在宮中。昨君到此。本不敢邀坐留茶。以有三世子同來。故冒禁相見。今君獨行至此。宮中耳目衆多。

恐涉瓜李之嫌。致招物議。請君速返。毋爲我累。永寶曰。夫人果是天上神女。難道不容俗子一步芳塵麼。金婉見其言詞婉昵。深寓相愛之意。便道。承君不棄。只好緣結來生。今生休想。回結中已寓心肯連催回步。永寶只得怏怏走出。才下階。見守門宮娥。飛步進來報道。巫山府胡夫人。凝遠樓穆夫人。皆來探望。行將到也。金婉大驚。向永寶道。君出。定被他們撞見。恐惹人疑。不如權躲一邊。空

人疑尤不犯著故俟他們去後。然後再行。永寶聞言。便轉身往後去躲。金婉接飲其且留于內也入兩位夫人。遜坐獻茶。閒談一回。巴不得二人就去。因天氣炎熱。要等晚涼回宮。坐著不動。直至紅日沉西。方起身作別。金婉見二人去了。就請駙馬出院。永寶急急走出。宮娥道。門吏專候二位夫人輦出。便已下鎖。駙馬不能出去了。永寶重復退回。水寶此際安知不深金婉曰。如此奈何。永寶道。今夜進退兩難。只好借宮中一席之地。權宿一宵。明日早行。諒無妨礙。未識夫人肯賜曲全否。金婉見他哀懇。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整備夜膳。對坐共酌。嚴然對坐共酌不但永寶放金婉不過金婉亦

不致永寶始初尙懷顧忌。三杯入腹。漸漸親熱起來。此以語言勾挑。彼以眉目送情。坐至更深。不覺春心蕩漾。遂同枕席。天將明。永寶潛身而出。暗思事雖從願。怎得常相聚會。因閱宮府全圖。鎖雲軒牆外。卽是東游園。園中假山一座。正靠牆邊。若從背後掘一地道。便可直通裏邊。出入可以自由。打算已定。便向高洋道。此地炎熱。東園幽寂涼爽。吾欲借宿數日。不知可否。高洋道。叔父去住便了。何言借也。永寶因卽移居園內。命心腹內侍。從牆外掘進。暗暗通知金婉。金婉大喜。亦命宮女在內幫助。地道遂成。從此朝出暮入。全無人覺。如是者已非一日。同一私通高澄之通鄭煥極其難永寶之通金婉極其易先是高王聞世子蓋鄭煥無意苟合金婉先已留情故耳然亦行文相避法在朝。頗事淫樂。欲召他歸來。考其朝政得失。忽報柔然入寇。高王親自引兵禦之。遂召世子歸。鎮守晉陽。世子與永寶。從幼相依。情最莫逆。一日將晚。欲與相見。尋之不獲。有內待張保財曰。頃見駙馬。不帶一人。走入東園去了。世子亦步入園來。問園吏道。駙馬在內否。園吏曰在內。及至園中。不見永寶。遂坐亭中。命

保財尋覓。保財滿園尋遍。毫無踪跡。走至假山背後。見一地洞。深有六尺。洞口泥土光滑。似有人出入其間。保財見之幾疑固有妖矣回報世子。世子親自往看。果有一洞。

命保財入內探視。回說內經十數步。通入牆內。洞口亦有樹木遮蔽。遙望之樓閣重重。迴廊曲檻。繡幙朱簾。儼如圖畫。隱約有一美女。與駙馬共坐亭上笑語。

述來疑非人境

世子聽罷大驚。暗想牆內已是宮府。與鎖雲軒逼近。難道叔父與朱夫

人有私麼。吩咐保財。汝今夜宿在園中。伺候消息。明日稟我知道。遂自回府。一等天曉。復往園中。問保財道。駙馬曾出來否。曰。尙未。世子等了一回道。駙馬此時。定將出矣。你說我候在千秋亭上。有密事要商。速來相見。驚弓之鳥見他鳥投羅亦爲著急其

證之正是私情。雖密終須破。好事多魔。切莫爲。未識世子等候亭上作何言說。且聽後文分解。

兵驕必敗。古人名言也。高歡坐擁重兵。志得意滿。以爲破宇文泰在於旦夕。不知泰之智。不弱於歡。出其不意。先取寶泰。則高兵震動。自然不戰而

退。杜弼請節制功臣。似亦正理。然亂世綱常紊亂。一時不能肅清。若一於嚴切。必生他變。所謂迂拘之士。知其一。不知其二。故歡顯諭之。又恐其固執已見。特嚴兵以示之。使知疆場之士。功名非易。不可盡以繩尺懲之也。高永寶一見金婉。神迷意亂。陷于非義。亦是高歡漁色之報。

第四十一卷

結外援西魏廢后

棄羣策東鄴亡師

話說保財奉世子命。候在洞口。一會永寶出來。見了保財。大驚失色。保財道。駙馬莫慌。世子坐等在亭子上。請駙馬相見。永寶只得走進亭來。世子接見道。叔非韓壽。奈何偷香。永寶跪下道。此事願世子庇我。莫訴兄知。世子扶起道。此事我何敢洩。但日久必敗。倘被父王曉得。禍必不免。前日姪因一念不謹。幾喪性命。叔何不以我爲鑒。現身設法可謂苦口切及早改之。猶可無事。永寶唯唯。遂同至德陽堂。世子說了一番。只道永寶以後自然悔改。從此絕不提起。一日忽報柔然敗去。高王奏凱而回。大軍將到晉陽。遂同府中文武。郊外迎接。王歸犒

賞三軍已罷。回至婁妃宮中夜宴。是夜宿于飛仙院。次日。卽往東府。三日不出。有一夜回府。本欲往婁妃宮去。行至寶慶堂。見雕樓下月色甚明。忽思朱金婉處久已冷落。如此良夜。與他相聚一宵。走至鎖雲軒。見院門深閉。令人叩門。那知其夕。永寶正在裏邊。與金婉飲酒取樂。忽聞王來。彼此失色。天下不濟巧永寶急走內閣躲避。夫人下階相迎。夜宴之具不及收拾。王謂夫人曰。卿在此獨飲乎。夫人曰。因貪月色好。故在此小飲。口雖答應。頗露驚慌之色。王心甚疑。遂解衣共寢。夫人不發一言。全不似舊日相敘光景。金婉私事全出自已敗露王心疑益甚。復起望月。夫人亦絕無一語。乃走出房外。微聞牆邊有人切切私語。遂從簾內望之。月光如畫。見數宮人送一少年出去。一人道。駙馬今夜只好在園中擔擱。又一人道。駙馬休慌。世子在飛仙院。亦曾如此。分明效尤高王知是永寶。心中大怒。且不聲張。命值夜宮女開門逕出。至雕樓下。有人言語呼之。乃內侍王信忠。急命鎖了鎖雲軒外門。便至柏林堂。倚床獨坐。金婉見王已去。又

報外門封鎖。知事情敗露。嚇得魂飛魄散。宮娥們亦皆憂懼。王坐至天明。召園吏問昨夜何人在園。答道駙馬。王問此時在否。答道已去。王喝道。你們職司守園。如何縱人出入。園吏道。因是駙馬。且大王親弟。故不敢拒。王曰。幾時留宿起的。園吏曰。往來時日。皆有簿記。王命取來。俄而呈上一簿。園吏亦有心人乃駙馬留宿園中日月。及世子尋見地道根由。備寫在上。王知園吏無罪。遂叱令退。忙召永寶。永寶雖懷驚懼。不敢不到。世子不知永寶事發。亦隨之人。王見之大怒。以園吏所書之簿示之。永寶伏地謝罪。王令左右去其衣冠。痛杖一百。血流滿地。令人扶出。又怒責世子曰。你亦罪難指數。亦痛杖之。幽于柏林堂西廡。走到婁妃宮中。怒氣滿面。妃問大王爲何如此著惱。王將鎖雲軒事告之。妃曰。永寶雖有罪。望王念手足之義。曲爲寬宥。話未畢。忽內侍報道。駙馬不堪受杖。到府卽死。蓋永寶體素肥。外強中乾。受杖旣深。頓時痰湧。遂欲救無及。王得報大驚。婁妃聞之。淚下如雨。繼而王拔劍以走。妃問欲殺何人。王曰。永寶之死。皆金婉害之。

我去殺此賤婢。妃攔住道。金婉不足殺也。王廣收美色。納之後宮。使他空守寂寞。爲人所誘。此心焉得不亂。今駙馬已死。豈可復殺金婉。以重其罪。况金婉已生一子在宮。若殺之。教此小兒誰靠。王卽不念其母。可不念其子乎。依妾所見。閉鎖深宮。使不齒于諸夫人之列罷了。裴妃之言又正經又不聽王遂收劍坐下。俄而報世子杖後。發暈數次。妃驚曰。澄兒何罪。而王杖之。借此一間正好事情叙王嘆曰。此兒雖聰明。但舊性不改。在京縱慾敗度。不痛責之。無以懲後。今日猶未盡法治也。看官。你道高王何以甚怒世子。先是世子在朝。大興土木。廣選佳麗。一日朝罷回府。有婦人訴冤馬前。視其狀詞。乃古監門將軍伊琳之妻裴氏。見其姿容甚美。遂帶入府中。親自問話。蓋伊琳奉命往洛陽運木。違悞工程。侵盜運費。爲侍中孫騰劾奏。侍中高隆之。構成其罪。收禁在獄。三年有餘。裴氏因泣陳冤枉。言孫騰在洛。自盜內府金銀。沒入珊瑚樹一枝。珠簾一頂。皆係伊琳親見。欲滅其口。故問成死罪。收禁獄中。世子大怒道。孫侍中貪財怙勢。擅入人罪。

吾當爲爾伸冤。但事關權貴。你若出去。被他們暗行殺害。誰與質審。你且住我府中。等事情明白。然後出去。你的冤我與你伸。我的情在言外。裴氏拜謝。蓋世子悅其美而欲私之。故不使之出也。次日。遂下文書于尙書省。提問伊琳一案。隆之知事關係騰。乃使人送還文書。謂世子曰。伊琳之獄。定已三年。罪狀甚明。不勞追攝。既已定獄三年。不決何也。世子大怒。必欲提問。司馬子如亦勸世子勿究。世子不從。騰與隆之大怒。不放伊琳出獄。世子無從審問。因欲上訴高王。孫高二人訪知世子已與裴氏成姦。亦欲訴知高王。子如從中調停。赦了伊琳之罪。前事亦不追究。方各相安。不能正已焉能正。人只好歇手了。其後世子奏復伊琳官爵。數往其家留宿。高王探知此事。心中甚怒。因軍旅匆忙。未及責問。今又聞其袒庇永寶。故併責之。收轉本文。然永寶已死。心甚不忍。乃命世子歸府調養。幽金婉于冷宮。餘皆不究。永寶之子須拔。以游夫人無子。命其撫養在宮。列于諸子之內。取名曰叟。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宇文泰。自潼關殺了竇泰。敗高王于蒲坂。國中連年饑饉。兵食不足。常

慮高王起兵復讐。時有蠕蠕國。土地廣大。兵馬強盛。聞與東魏相結。欲伐西魏。心甚憂之。因遣使通好。請得其助。蠕蠕主曰。西魏若欲結好。必娶吾女爲后。方肯爲援。使者復命。泰勸文帝廢乙弗后爲尼。帝不忍曰。后乃結髮之婦。豈可無罪而廢。因集羣臣會議。羣臣迎合泰意。皆言不廢皇后。則難娶蠕蠕之女。不娶其女。恐外患之來。無人救援。社稷不安。帝迫於衆議。嘆道。吾豈以一婦而棄社稷大計。但計利害不問是非亂世君臣見識大抵如是乃廢乙弗氏爲尼。降居別院。后與帝大慟而別。有感別詩曰。

十載承恩一旦捐。

數行珠淚落君前。

良謀果得安天下。

妾入空門也泰然。

其後蠕蠕以故后尙在。復欲伐魏。文帝遂賜后死。前日所夢。至此果然應了。

既

位矣復賜之死魏王亦哀恩哉

是時帝既廢后。乃遣扶風王元孚。具金帛禮儀。往蠕蠕國。迎頭

兵可汗公主爲后。可汗大喜道。我女得與大魏皇帝爲后。誠天緣也。遂送女于

西魏車七百乘。馬一萬匹。橐駝一千頭。珍寶異物。不可勝數。蠕蠕風俗。以東向爲貴。故公主行幕皆向東。將至長安。扶風王請公主南面。公主曰。我此時猶蠕蠕女也。魏自南向。我自東向。亦有何害。語亦不弱西魏大統四年三月丙子立蠕蠕國公主郁久閭氏爲后。丁丑大赦天下。丞相泰自華州入朝稱賀。旋還華州。聞宏農郡有積粟。遣兵襲而據之。兩國兵端自此又開是年東魏主年十五。亦立歡之次女爲后。適邊郡貢一巨象。改元元象。大赦天下。高王聞泰奪據宏農大怒。乃大舉西討。先命敖曹治兵於虎牢。調發各路人馬。限日齊集壺口。進取蒲津。段榮諫曰。臣夜觀星象。大軍不利西行。宜俟來年進討。王曰。天道幽遠。今軍已戒嚴。不可阻將士之氣。卿毋畏縮。婁妃亦諫曰。妾聞秦地有山河之固。地勢險阻。大兵仰而攻之。主客相懸。勞逸不同。願大王慎之。婁妃一女子亦曉兵機奇哉王曰。吾籌之已熟。今行不滅。蕩平無期。此行非得已也。遂命世子入朝。率諸將進發。軍至壺口。侯景引五萬人馬自河南至。劉貴引三萬人馬自山東至。連晉陽之兵。共號二十

萬。兵勢甚盛。敖曹知大軍已發。遂自虎牢起兵。圍住宏農。右長史薛琡告王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以養三軍。今敖曹已圍宏農。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收成又缺。其民自皆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長驅渡河。王不聽。侯景亦謂王曰。今日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隊。王統前軍。臣統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以赴。前軍若敗。後軍乘而援之。萬無一失。歡亦不從。其策不從。失在剛復自用。遂自蒲津渡河。全軍盡登西岸。秦聞東魏兵至。大懼。以華州當道衝。遣使至州。命刺史王羆嚴守。羆對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歸語。丞相可無憂也。語簡而勁。俄而高王兵至。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生死在此。欲死者來。諸將請攻之。王曰。無庸。吾志在滅秦。此等碌碌。何足汚吾兵刃。此語壯甚。高語驕甚。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遂涉洛。軍于許原之西。連營三十里。先是秦發徵書十餘道。調集各路人馬。皆未至。將士不滿一萬。欲進擊歡。諸將皆疑衆寡不敵。請待歡軍更西。以觀其勢。

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擾亂。將何以濟。今乘其遠來。營伍未固。擊之可圖。一
 勝。賀拔勝亦以為然。即造浮橋于渭上。令軍士齎三日糧。以示必死。輕騎渡渭。
 留輜重于後。自渭南夾渭而西。何等勇決何等王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
 然見其兵勢甚盛。將士皆憂難敵。秦亦懼不自安。宇文深獨賀曰。吾軍勝矣。秦
 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圖之非易。今懸師渡河。非衆所
 欲。獨歡恥失寶。秦。復諫而來。此所謂忿兵。可一戰而擒也。何為不賀。宇文深言
法所云知彼知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喜曰。聞君言。
已百戰百勝也使人膽壯十倍。秦又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
 百步下馬。伏地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然。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
 具知敵軍情狀而還。儀同李弼曰。敵衆我寡。平地不可與戰。去此數里。地名渭
 曲。地狹勢阻。多高蘆。長葦。可以全軍埋伏。先據此處。以奇兵勝之。秦從其計。自
既有謀略而諸將獻謀者又復言聽計從以觀歡乃命李弼為右拒。引兵三千。
之復諫自用天懸地隔不待交兵而勝負已決

帶領勇將五員。伏於渭曲之西。命趙貴爲左拒。引兵三千。帶領勇將五員。伏於渭曲之東。皆令聞鼓聲而起。自主中軍。背水佈陣。分撥方畢。東軍已至。見宇文兵少。皆有輕敵之心。都督趙青雀請戰。斛律美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決一死戰。譬如瘦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澗。不利馳驟。無所用力。爲今之計。不如勿與交鋒。密分精銳。掩襲長安。巢穴已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王曰。彼伏兵蘆內。以火焚之。如何。侯景曰。以大王兵力。何堅不破。今日當生擒黑獺。以示三軍。若縱火焚之。雖殺之不足爲勇也。彭樂飲酒醉。盛氣請戰。曰。王何不速戰。今日衆寡懸殊。以百人而擒一人。何患不克。其言既不肯聽。以火焚之。猶爲中策。侯景見初諫不用。徒順之又從而慫恿。

一之彭樂醉之氣雖欲不敗得乎皆

馬高坡之上。以督戰。令於軍中曰。能生擒黑獺者。封萬戶侯。於是兵將一湧而進。不成行列。泰率諸將死拒。俄而戰鼓三通。左右伏兵陡出。併力致死。將東軍衝爲兩段。彭樂深入敵陣。正遇耿令貴交戰。令貴敗走。不料李標在後。一鎗直

刺過來。正中腰下。把肚腸拖出。段韶見了。急來救護。彭樂納腸入腹。納不盡者。以劍截之。束創復戰。勇氣不衰。試勇將惜少謀耳敵軍見者。皆爲吐舌。斛律明月被圍陣中。一枝畫戟。使得神出鬼沒。連殺數將。賀拔勝出馬相迎。力戰數十合。明月全無懼怯。勝壯之曰。誰家生此虎兒。縱之去。斯時西軍勇氣百倍。東軍前後不相顧。盡行潰散。正是甘里連營成瓦解。六軍銳卒似冰消。未識高王作何解救。且聽下卷細講。

永寶迷於色慾。不顧名義。不惜身命。其死宜矣。高澄容隱永寶之事。已是有罪。况又觸著飛仙院舊情。焉得不痛責之哉。文帝與乙弗后。夫婦之情本篤。乃以蠕蠕公主之故。廢之爲尼。而又殺之。雖曰爲社稷起見。身爲天子。不能庇一婦人。於心亦太忍矣。欲治其國。而先廢大倫。可乎哉。高歡用兵西魏。誠勢不得已。乃不聽衆臣之諫。驕恣自用。以視宇文泰之有諫必納。謀定而戰。不待交兵。勝負已分焉矣。至彭樂之截腸再戰。非不勇猛。不

過匹夫之雄。亦曷足貴哉。寫戰處。如火如花。不減腐史。

第四十二卷

奔河陽救曹殞命

敗黑獺侯景立功

話說高王立馬高坡。見東軍大敗。尙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報曰。衆兵盡散。營皆空矣。王未肯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渙。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再圖後舉。俄而婁昭、潘樂、段韶、飛奔而來。皆曰。王何不去。王曰。能復戰乎。韶曰。不能矣。趙青雀已降於秦。諸將只道大王已去。皆渡洛東歸矣。此時不去。敵兵四合。恐自拔無路。王猶據鞍未動。斛律金以鞭拂王馬。乃馳去。數將擁之而行。王曰。全軍盡沒。吾何以返。韶曰。臣父總錦衣軍。有兵一萬二千未動。侯景有五萬人馬。尙在河橋屯守。可見前此侯景總渡過洛水。便得濟矣。行至洛口。時已二鼓。只見前面火把大明。早有敵軍攔住。段韶一馬當先。刺死來將。衆人殺散餘兵。渡過浮橋。將近黃河。忽報西軍抄截。河橋已斷。王大驚。問侯景人馬何在。曰。尙在迎敵西軍。俄而天色漸明。侯景接著。慰王曰。王無憂。河橋雖斷。

臣已命劉貴、段榮，在下流處預備樓船五十號以待。侯景原是王速登舟先渡。

臣在此接應諸將便了。王循河而行。果見段榮劉貴艤舟以候。但岸高舟遠。不

能即登。見一橐駝立在水灘。王下馬縱身一躍。立在橐駝背上。纔得就船。寫高

逃諸將救應一諸將相續渡畢。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至河邊。選

留甲士二萬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渡河追之。歡可獲也。泰曰：

吾兵力未齊。且歡亦未能一舉滅之也。何等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令于戰

所人種一柳。以旌武功。比京觀後人有沙苑詩一絕云。

馮翊南邊宿露開。行人一步一徘徊。

誰知此地青青柳。盡是高歡敗後栽。

西魏帝聞捷。加泰為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弼弟欒。身

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彭樂幾喪其手。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

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耶。耿令貴殺傷甚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

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紀功乎。時高敖曹聞歡敗。釋宏農之圍。退保洛陽。已西。西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又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屍間。賢至戰所。接收甲仗。賊倏起斫之。斷脛而卒。于智勇困

夫信 泰聞賢死。以爲洛州可圖。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楊忠、李顯、引兵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引兵圍蒲坂。先是高王西伐。蒲坂民敬珍謂其從兄敬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率衆邀之。歡恐關東人心有變。急欲趕回晉陽。鎮撫四方。不顧而去。及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率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秦州刺史薛崇禮。爲歡守蒲坂。防禦甚固。有從弟薛善。爲秦州別駕。欲降西魏。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歡逐君烏知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

安。署曰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西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於是泰進蒲坂。略定汾絳以西。凡薛氏族人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薛善有功不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泰善之。晉州刺史封祖業。聞西魏兵至。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及之。勸其還守。祖業不從。修義曰。臨難而逃。非丈夫也。還據晉州。安集固守。不憚之臣討會西魏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王黜祖業。以修義為晉州刺史。又獨孤信引兵逼洛陽。刺史廣陽王元湛。棄城歸鄴。敖曹不能獨留。亦引兵北渡。信遂據金墉。於是賀若統以潁川降魏。前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據梁州降魏。前尚書郎中崔彥穆起兵滎陽。據廣州降魏。泰皆即地授為刺史。大軍一敗諸州反叛相繼皆由平日搆之以威非心服者故昔與我為臣今即與我為敵。東魏行臺任祥。聞潁川失守。率驍將堯雄、趙育、是云寶。進兵攻之。賀若統告急於泰。泰使宇文貴將步騎三千救之。軍至陽邑。雄等已退三十里。

任祥率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出其不意。進與賀若統合兵擊之。蔑不勝矣。若緩之。使與任祥兵合。進攻潁川。城必危矣。城若失。吾輩來此何爲。遂疾趣潁川。背城爲陣。與雄等戰於城下。大破之。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復擊之。苑陵。祥軍又敗。是云寶亦降。又都督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獨慕容儼爲東荊州刺史。有西將郭鸞來攻。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卒破走之。故河南諸州多失守。惟東荊州獨全。提筆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會濮陽盜杜靈椿等聚衆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進擊陽平賊路文徒等。皆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地。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而私自出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可見賊不討。且賊知臺軍必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甚易。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實之任

高王聞而嘉之。先是王之敗歸晉陽也。意忽忽不樂。侯景曰。黑獺新勝

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王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

還理。去一黑獺。復生一黑獺。王何利之有。不若藏鋒蓄銳。待時而動。奚汲汲為。

婁妃發言當理有識
有智女中丈夫也

王乃止。於是撫夷創。補軍旅。修甲乘。閱一載而兵力復振。

乃分遣諸將。進復河南諸州。賀拔仁攻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秦大怒。盡滅

子粲之族。西將韋孝寬。趙繼宗。聞東軍至。以孤城難守。皆棄城西歸。侯景方攻

廣州未拔。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進退。將軍盧勇。請進觀敵勢。景許之。乃

率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乃多置旌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

直前。西魏兵不測多少。軍大亂。勇擒其將程華。斬其帥王征蠻而還。盧勇首
立大功廣

州守將駱超聞之大懼。遂以城降。於是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提筆
明了且說西

魏大統四年。文帝知獨孤信已據金墉。將如洛陽。展拜園陵。會信告急。言東魏

高敖曹。侯景。攻圍金墉甚迫。乞發大軍往救。秦因請變。駕幸洛。進觀形勢。帝從

之。遂命尙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鎮守長安。命李弼、達奚武率三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至穀城。侯景聞援兵將至。謂諸將曰：「西賊新來。兵鋒必利。當歛兵以待。徐圖進取。」老將見識若貸文道元不遠其命何至一死一逃莫都婁貸文曰：「賊兵遠來。當乘其未至擊之。願自引所部往挫其鋒。可朱渾道元以爲然。景不可。二人遂不稟景命。各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軍于秀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東軍不戰而退。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侯景知貸文道元私戰失利。又聞秦兵至灑東。乘夜解圍去。辛卯。秦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設陣爲長蛇之勢。北據河橋。南據邨山。與秦兵合戰。西將衝入。兵皆散走。秦亦親自陷陣。戰久。鼓聲大震。東軍合力奮擊。秦被圍。諸將各自爲戰。不及相顧。秦乘間衝出。左右皆散。忽流矢中其馬。馬驚而奔。秦墜地。東魏兵追及之。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有急智進亦應絕秦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秦歸營。鳴金收軍。將士皆集。兵勢復振。次日。進

擊東魏兵。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陣。泰曰。此敖曹也。急擊勿失。於是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唯一奴從。往投河陽守將高永樂。永樂。高王從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大修一己之私怨。喪國家之敖曹仰呼曰。門即不開。速以繩來援我。永樂不應。敖曹惶急。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乃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何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以其殺已必獲重賞也。追者斬其頭去。惜可又西兗州刺史宋顯有衆三萬。與泰戰。泰亦殺之。虜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敖曹首至。泰大喜。一軍皆賀。賞殺敖曹者絹萬疋。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再說万俟普自歸東魏。高王以尊且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皆北渡。洛獨勒兵不動。高王獨表受洛干之勇。見人謂西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魏人畏之而去。東魏名其下營地曰回洛。後隋之回洛倉。即其地也。侯景聞敖曹死。即欲進戰。接筆健恰起

下諸將皆曰。吾軍新失大將。人有懼心。勝勢在彼。未可遽與爭鋒。景曰。不然。黑
 獺連勝數陣。有輕我心。其下將士必驕。彼驕我懼。正堪一戰。且沙苑之敗未復。
 今又喪師失將。恥孰甚焉。大王付吾儕以閫外之任。若不大破黑獺。何面目見
 之。吾計決矣。諸軍勿疑。侯景智勇兼備此後獨寫其能諸將受成而已於是整率諸軍。盡渡河橋。將戰
 下令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退者立斬。乃命諸將分隊進擊。泰見東魏兵至。命
 右拒敵其左。左拒敵其右。中軍敵於中路。自擁精騎一千。擁護帝駕。立馬高處
 觀之。當是時。兩邊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彼此不相上下。或
 東軍得利。西師敗而復振。或西師得利。東兵却而復前。無不捨死忘生。互相對
 敵。俄而氣霧四塞。風沙迷目。左右兩拒。戰並不利。景忽下令於東曰。西陣已獲
 黑獺矣。東陣大呼。又下令於西曰。東陣已獲黑獺矣。西陣大呼。西魏軍皆驚懼。
 遂大潰。寫出侯景機變真如生龍活虎獨孤信等未識君相所在。棄軍走。將軍李虎念賢等爲
 後繼。見信等敗亦潰。泰見前軍瓦解。不敢留。與帝燒營而遁。方戰急時。王思政

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陣既深。從者盡死。身被重創。悶絕於地。會日已暮。敵亦收兵。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之上馬而歸。雷五安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敝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曹放

若有此智何至旗蓋臨陣為敵所算。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一死。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相拒。有厚甲長刀者一人。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祐祇存一矢在手。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喝聲道著。其人應弦而倒。不唯東魏兵退却。祐徐徐引還。正是瓦礫險遭井上破。將軍幸免陣前亡。但未識西師敗後。竟得長驅入關否。且聽下文分解。

兵志曰。驕兵必敗。高歡驕盈已極。故一出而敗。再出而亦敗。以致各處人心搖動。幸諸臣盡力。不至大潰。侯景請兵三萬而行。婁妃諫止。蓋景之狼

子野心早已莫逃洞鑿。婁眞女中之傑。及乎兵甲復出。東師累北。敖曹身殞。幾有不能復振之勢。万俟洛挺身殿陣。使西魏將士望而生畏。引兵退去。亦高歡敬禮耆老之效也。侯景於大敗之後。死中求活。血戰一場。奮其譎智。大敗西師。其機變自不可及。王思政下馬陷陣。雷五安哭求思政。蔡祐善射免難。正不可謂西魏無人也。其敘戰又是一樣筆法。

第四十三卷

歸西京一朝平亂

懼東鄴三將歸元

話說邙山之戰。秦大敗而遁。奉帝急走恆農。其時恆農守將。聞大軍敗績。已棄城而走。城中無主。所虜降卒在內。結黨聚亂。聞秦至。相與閉門拒守。秦進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城中始定。時諸將在後者皆未至。秦驚不能寢。及夜蔡祐至。秦曰。承先來。吾無憂矣。枕其股。寢始安。蓋祐每從秦戰。常爲士卒先。不避矢石。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一言。秦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故秦倚之如右手。次日。兵將稍集。秦留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鎮恆農。自引大

軍奉帝入關。先是泰既東伐。關中留守兵甚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東征兵敗。共謀作亂。兵方外喪民卽內叛人情反覆可畏故爲將者必常操勝勢也李虎等至長安。見賊勢猖獗。計無所出。不得已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降將趙青雀與雍州于伏德聚衆萬餘。進據長安子城。咸陽太守慕容思慶亦起兵從逆。各招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士民不從者。相率以拒青雀。日數十戰。虧得侯莫陳崇進擊破之。賊始畏懼不出。王罷鎮河東。見人心惶惑。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罷受委於此。以死報國。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不能者任自出城。王罷實心爲國衆感其言皆無異志。泰聞變。留帝駕於關鄉。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皆烏合之衆。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皆面縛乞降。不足爲患。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深遠言民今軍雖疲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

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悟。乃引兵西入。父老士女見泰至。莫不悲喜相賀。又華州刺史宇文導。知賊據咸陽。起兵襲之。殺慕容思慶及于伏德。然後南渡渭水。與泰合軍。兵勢益壯。進攻青雀。殺之。乃奉太子入朝。撫安百姓。九月朔。帝入長安。丞相泰還鎮華州。內外始定。觀諸將之齊心出力。泰之收拾人才。可知亂何息。不乎哉。且說高王聞敖曹之死。如喪肝膽。又聞衆將敗北。自晉陽發七千騎至孟津。未濟。得侯景捷報。言泰已燒營而遁。西師悉退。斬獲甲士。收得資糧。不可計數。王大喜。遂濟河。諸將相繼來會。皆言高永樂不救敖曹之罪。王大怒。立召永樂。卽於帳前杖之二百。罷其職。發回晉陽。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諡曰忠武公。衆以永樂不殺。治罪猶輕也。後人有詩譏之曰。

地下敖曹目未瞑。

頭行千里血猶腥。

軍前不斬河陽將。

獻武當年尙失刑。

時金墉猶未下。王進兵攻之。長孫子彥不能守。焚城中屋宇俱盡。棄城而走。王

入洛。見人民蕩析。樓堞無存。乃燬之而還。可惜帝王之都變成荒邑。先是東魏遷鄴。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及獨孤信敗歸。其弟諷之相隨入關。泰賜以官爵。爲大行臺倉曹郎中。王怒其外畔。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謂王曰。昔孔明兄弟分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王皆釋之。理明詞遠聽者自從。斯時舊境悉復。邊土皆安。提筆乃加賞有功將士。進侯景爲河南大將軍。大行臺將兵十萬。鎮守河南。而身歸晉陽。東魏元象二年。靜帝以王功大莫賞。封其子高浚爲永安郡公。高淹爲平安郡公。高洸爲長樂郡公。高演爲常山郡公。高渙爲平原郡公。高清爲韋武郡公。高湛爲長廣郡公。雖在孩提者。並賜金章紫綬。歡於是入朝謝恩。兼察朝政得失。百官賢否。世子告王曰。吏部尙書一缺。掌天下銓選。關人才進退。得人則亂。有武備尤貴有文事澄能昔聞崔亮爲吏部時。不能評論人才。作停年之格。以州縣郡官年深者。擢之上位。以故真才流落。士氣不伸。次後選用以

此爲例。非用人之道也。孝莊卽位。李仲雋爲吏部。專引新進少年。朝廷乏經國之才。至爾朱世隆攝選。官以倖進。政以賄成。賢才屏迹。宵小滿朝。紀綱大壞。天下騷然。後崔孝芬爲之。亦華而不實。徒有斯文之稱。究無安世之道。歷數其人情弊了然

今遷鄴以來。三換其人。皆無可取。何以勵人心而敦世道。王曰。汝能任此職乎。世子曰。兒才亦恐不勝。王曰。汝能留心人才。無徇己私。便可不負此職。要言不煩吾今言于帝。命汝攝之便了。於是世子攝選。百官皆服。王于都堂。召會文武。大宴

三日。見座無敖曹。深加嘆息。謂羣臣曰。吾欲遣使西魏。求還敖曹首級。恐傷國體。爲黑獺所笑。棄之則于心不忍。諸君能爲吾計乎。念及死者生者可知此舉不唯不忘故舊兼能感激

諸將高王真雄才哉陳元康曰。易耳。若令侯景求之。首必可得。黑獺自邙山大敗以來。畏景如虎。必不吾逆也。王歸晉陽。遂以命景。景乃遣人揚言于西魏曰。送還敖曹之首。則兵不動。不然。將長驅入關。以報河陽之辱。秦聞之笑曰。安有爲死人首而動大兵者。不過景欲得敖曹之首耳。我方兵疲力乏。且欲閉關息民。不可激

其怒。因歸高敖曹寶。泰莫多婁貸文三人之首于景。景送至晉陽。王撫首大哭。悉加厚葬。再說世子自攝選以來。遷擢賢良。黜逐不肖。凡清要之職。皆妙選人。物以充之。其餘量才授位。無不愜當。有未受職者。皆引置門下。講論賦詩。以相娛樂。又好蔡氏八分書法。暇卽習之。製金玉筆管。會集古今人文。府中書吏常有百人。給賜甚厚。士大夫以此稱之。將家子而好文。學亦大不俗。時南北通好。使命相繼。務以俊乂相誇。每遣使至梁。必極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遊子弟。盛服聚觀。館門如市。宴會之日。世子使左右密往視之。一言制勝。爲之撫掌。鄴使至建康亦然。一日。世子入朝。見帝于內殿。帝曰。朕有一事。欲與卿言。世子問何事。帝命召來。只聽得屏後玉珮之聲。走出一位女子。端嚴秀質。美麗絕人。向世子低頭下拜。來得奇。拜得奇。令人意想不出。世子答拜。問帝此位何人。帝曰。此東光縣主。名靜儀。乃是朕姑。高陽王元斌之妹。侍郎崔恬之婦也。因有家難。乞憐于朕。朕不能主。故令求赦于卿耳。世子斂容再拜曰。臣掌者。陛下之

法未識縣主求救者何事。帝曰：恬弟崔悛。去年在洛。被宇文泰逼之西去。今臣于西。若正其外叛之罪。累及一門。恬亦當誅。卿父執法難違。欲卿曲宥耳。世子曰：帝命不敢不遵。父意恐難回轉。此非臣所得主也。此時言尚正靜儀見世子不允。流淚不止。重向世子拜懇。世子見靜儀面如梨花著雨。愈覺可人。不忍絕之。向帝曰：陛下既有寬赦之情。小臣豈無哀憐之意。自當竭力援手。遂再拜而退。靜儀見世子允了。亦謝恩而出。世子歸語公主曰：卿知高陽王有妹靜儀乎。公主曰：此奴之姑也。幼時亦曾見之。世子曰：可惜絕色佳人。未識將來性命若何耳。已降憐愛意公主問何故。世子備述其事。頃在帝前相見。屢次拜求。若父王不允。豈非滅門在即。公主曰：大王立法如山。未必肯寬恕也。此時世子心中輾轉尋思。不赦靜儀。則美色可愛。赦之。則懼父見責。到覺進退兩難。一日。接得晉陽密札。果爲崔悛一案。內云：崔悛身投僞國。理合全家正法。但崔氏世代名門。民望所屬。汝宜細細斟量。方可行誅。世子覽之大喜。吃了安心曰：父王既有此言。欲寬崔

氏之罪不難矣。遂奏帝。凡崔氏連坐者皆赦之。以書覆高王曰。

崔俊被擄入關。從逆非其本心。崔恬盡職鄴中。爲國尙無異志。誅及無辜。易招物議。免其連坐。可慰輿情。况恬妻東光縣主。高陽之妹。今上之姑。帝本有

意。曲全兒已特行寬宥矣。

雖狗私情却合公道

高王見書。遂置不問。此時不唯崔恬夫婦感激。帝亦大悅。一日。宴世子于內宮。后亦在座。靜儀適來謝恩。帝召入。賜坐后側。命靜儀敬酒三爵。以酬世子之勞。

多帝亦事世子亦回敬之。謂靜儀曰。縣主與吾婦是至親。少時常聚。至今每懷想念。

異日當令來見也。靜儀曰。妾于次日。本擬登堂拜謝。敢勞公主下降。世子佯稱不敢。而心實暗喜。宴罷各退。世子歸。知東光縣主次日必來。暗囑門吏。縣主若到。勿報公主。引其步輿。打從平樂堂。直入絳陽軒中。絳陽軒乃世子密室也。排安他定了待次日。靜儀到府。門吏挽其步輿。直至密室深處。從人悉屏在外。靜儀坐在車中。但見曲曲花街。兩旁都是翠柏屏風。不像後宮模樣。及至停車。回顧侍

兒不見一人。有一宮女走來開幔道。公主在內軒相等。請縣主入見。宮女引路。靜儀只得移步相隨。及至內軒。不見公主。宮女又曰。在暖閣中。逐層闖入及入。却見世子走來施禮。心上大疑。因問公主何在。世子曰。少停相見。因有密事相告。先屈縣主到此一敘。宮娥擺宴上來。靜儀辭退。世子曰。昨在帝前。承賜三爵。今日少盡下情。縣主莫辭。靜儀無奈。兢兢坐下。世子殷勤奉勸。宮女連送金樽。天色漸暮。侍女皆退。靜儀欲回。世子笑謂之曰。昨夜夢與卿遇。今日相逢。乃天緣也。卿其憐之。打不怕的淫棍靜儀曰。全家之德。沒齒不忘。若欲污我。斷難受辱。說罷便走。門已緊閉。世子卽上前擁逼。衣服皆裂。靜儀力不能拒。遂成私合。是夜同宿閣中。侍女皆厚賞之。囑令勿洩。在外從人。疑爲公主留住。初不料有他故。三日後。靜儀堅意辭去。世子不得已送之回府。靜儀歸。對其夫流涕微言。世子無禮。崔恬不敢細問。仍善遇其妻。蓋懼見怒于世子。禍生不測也。然世子日夜想念。欲圖再會。苦于計無所出。乃召其奴張保財謀之。保財曰。易耳。世子

超授崔恬爵命。出使在外。則可以潛遊其家矣。小人遂主之惡無所不至世子乃奏恬為散騎常侍。出使遠去。夜間。屏去侍從。潛至崔家。與靜儀相會。連宿數夜。形迹大彰。高陽王聞之大怒。奏于帝。請賜靜儀死。以免狂童之侮。帝曰。此事實傷國體。但非靜儀之罪。乃高世子之過也。高王功在社稷。大權在握。世子為所寵愛。朝事悉以相委。國家安危。係彼喜怒。若賜死靜儀。澄必懷怨。何可以一女子而起大釁。不能正其罪只好隱忍過去帝意亦是高陽見帝不允。默然而退。其後世子亦恐人覺。晏去早歸。微服來往。時高岳、孫騰、子如、隆之、四人聞知。皆擔憂恐。相與議曰。王令吾等在此者。為輔世子也。今世子以萬金之軀。夜出潛行。倘有小人從而圖之。禍生不測。吾等死不足贖。今若諫之。彼必不聽。反遭其怨。不若密啓大王。使行禁止。四人議定。遂將世子私通靜儀之事。稟知高王。欲即已禍只得密啓其事雖知世子怪亦願不得王大怒。私語婁妃曰。子惠不克負荷。行將廢之。妃驚問。王悉告之。妃亦怒其荒淫。曰。此兒終不善死。王於是立召之歸。正是朝中不究貪淫罪。堂上猶施撻責威。未

識高王召歸世子若何處治。且聽下文分解。

宇文泰當大勝之時。聲勢壯盛。侯景一呼。衆軍敗北。幾至不能復振。可知兵真危事。勝敗無常。不可不慎也。高澄論銓選一節。可謂明見。後果勝任。殊非碌碌無才者可比。至始救靜儀。又設計亂之。夜出微行。不顧身命。雖其天性荒淫。亦歡立身不正。貽謀之未善也。聖人云。身修而後家齊。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真至論哉。

明季稗史初編

六册 六角

明季稗史續編

三册 四角

初編原名明季稗史彙編。都凡十六種。共二十七卷。專載明季時事。詳悉靡遺。且是書久已膾炙人口。本館特取原書精校加圈付印。與坊間本大不相同。購閱諸君。諒必極意歡迎也。

續編凡六種。(一)明季遺聞。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季實錄。專採弘光雜事。及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三)蜀難敘略。敘張獻忠陷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福王之立。敘述南都擁立。孱主儉安。及文武水火事。(五)東林事略。(六)東林紀事本末。皆痛論黨禍始末。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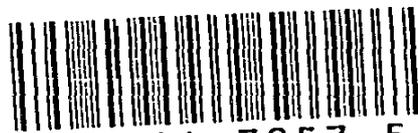


7.47
9
4

北史演義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4 7057 5

857.47
249
1 2:5

北史演義卷四十四

北史演義第五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閒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四十四卷

私靜儀高澄囚北

逼瓊仙仲密投西

話說高王怒世子放縱。召其夫婦同歸。欲行廢黜。猶惜其才美。諸子莫及。爲之轉輾不樂。一日偶至儀光樓下。高洋兄弟四人。在花陰踢球爲戲。見王至。皆進前跪拜。王欲觀諸子志量。尙未發言。一內侍捧亂絲數縷而過。問何所用。對曰。此織作坊棄下者。王命諸子各取一縷治之。高浚高淹等。皆以手分理。洋獨拔劍將亂絲斬斷。王問何爲。對曰。亂者必斬。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王大奇之。先是高洋內雖明決。外若昏愚。澄甚輕之。且因其貌醜。每嗤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何由可解。弟兄常侍王側。問及時事。世子應答如流。洋默無一語。故王亦不甚

A 212930
07850



愛之。今見其出語不凡。遂加寵愛。私語婁妃曰。此兒志量剛強。聰明內蘊。非澄所及。可易而代也。妃曰。澄輔政已久。朝野盡服。責其改過可耳。若竟廢之。妾以爲不可。於非徒溺愛亦大勢有礙未幾。世子夫婦至晉陽。欲見王。王不見。見婁妃。妃獨召公主入。以靜儀事詰之。公主不敢隱。妃曰。歸語爾夫。父怒不可回也。公主涕泣求解。妃曰。汝且歸府。俟其見父後圖之。公主歸語世子。世子知靜儀事發。大懼。次日王坐德陽堂。先召趙道德、張保財、責問世子所爲。若一言不實。立死杖下。二奴懼。遂以實訴。王怒其導主爲非。各杖一百。下在獄中。此等惡奴殺之亦可繼召世子。歷數其罪。杖而幽之。不放入朝。澄知身且見廢。憂懼成疾。婁妃爲言於王。王曰。俟能改過。而後復其職。妃遣使密報。疾漸愈。其後王命楊休之撰定律令。命世子主其事。每日詣崇義堂。檢校一次。卽入德陽堂。侍於王側。高王天性嚴急。終日衣冠端坐。威容儼然。人不可犯。以世子多過。不少假顏色。世子朝夕兢兢。唯恐獲罪。一日王晝寢。世子欲進見。求放還朝。值諸夫人在柏林堂遊玩。懼涉

嫌疑。不敢前進。背立湖山書院簾幕之下。亦是世子打星照命蓋諸夫人每朝謁嬖妃。過了七星橋。便下車步行。所經湖山書院。芙蓉樓。柏林堂。約百餘步。方至妃宮。芙蓉樓共七間。梁棟幃幔。皆畫芙蓉。故以爲名。湖山書院亦有十數間。內有洞庭湖。金芝亭。臥龍山。奇花異草。蒼松翠柏。彷彿江南風景。又有沉香閣。高十餘丈。藏皮圖書之所。柏林堂九間。內有古柏一株。小亭一座。景極幽雅。是細細氣象諸夫人謁退。常在此徘徊。有盧夫人者。年尙幼。舉止頗輕佻。在院觀玩已久。回步走出。不知世子背立簾下。把簾一推。觸落世子頭上羅巾。見是世子大驚。忙出簾外謝罪。世子未及回答。高王適至。見與盧夫人對立簾前。疑其相戲。以致失帽。大怒曰。爾在此何幹。諸夫人皆驚散。王將世子揮倒在地。拳打脚踢。無所不至。無私而疑有私名頭不好的人吃苦在此時陳元康最得王寵。適有事欲啓。問王何在。內侍言王在柏林堂。毒打世子。恐世子性命不保。元康聞之。冒禁遶入。事急矣不果見世子血流遍體。在地亂滾。王猶踢打不已。於是向前跪捧王足。涕泣哀告曰。父

子至情。大王何忍行此。倘失誤致死。悔之何及。王鑒其忠誠。遂止。元康忙扶世子出。隨王回至德陽堂。王告以世子之罪。元康曰。大王誤矣。世子近甚畏敬。其入宮者。不過入見內主耳。况諸夫人皆在。何敢相戲。失帽定出無心。大王細察。定知臣言不謬。且朝中權貴橫行。非世子高才。無以制之。王何逞小忿而亂大謀。以大計曉之。故言易入。王曰。卿言良是。吾性嚴急。不能止也。元康曰。王自知嚴急。今後願勿復然。王不語。及入宮。訪諸衆夫人。皆言並無相戲之事。怒乃解。然猶未肯遣其入朝也。婁妃以世子屢觸父怒。通信高后。勸帝召之。及帝命下。王遂遣之。仍令輔政。臨行。夫婦拜辭。王戒公主曰。汝夫倘有不謹。必先告我。又以道德可赦保財姦巧。必欲殺之。婁妃以保財之妻。乃舊婢蘭春。從幼貼身服侍。卽前此嫁王。蘭亦有功。不忍殺其夫。因言之於王。亦赦其死。婁妃勸救保財。猶見婦人之仁。令每月錄府中事以報。隱而不報。必斬。主僕皆凜凜而去。於是世子歸朝。絕迹崔氏之門。勵精爲治。政令一新。朝綱肅然。王聞之大悅。時四方少定。東魏改元武定。大赦

天下。高王出巡督肆二州。直至邊界。遣使蠕蠕國。誑稱宇文泰謀殺蠕蠕公主。其下嫁者。皆疎屬遠親。並非貴主。若肯與吾邦通好。則天子當以親公主下嫁。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借高王用正好處。敘四事牽連無迹。先是乙弗后廢爲尼。降居別院。郁閏后猶懷妬忌。文帝不得已。乃以次子武都王爲秦州刺史。后隨之而去。帝思念常切。密令蓄髮。隱有追還之意。大統六年。忽報蠕蠕舉兵來侵。衆號百萬。前鋒已至夏州。聲言故后尙在。新后不安。故以兵來。羣臣震恐。帝亦大懼。乃遣中常侍曹寵、賈勅秦州。賜乙弗后自盡。后見勅。泣下沾衣。謂寵曰。但願天下常寧。至尊萬歲。妾雖死何憾。遺語皇太子。言極淒楚。左右皆感泣。遂飲鳩酒。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二歲。可憐寵復命。帝默默傷感。鑿隴葬之。號曰寂陵。其後蠕蠕公主懷孕。遷居瑤光殿。宮女侍衛者百餘人。忽見一美婦人。后妃裝束。盛服來前。問宮女曰。此婦何人。左右皆言不見。后遂驚迷。如此者數次。人皆知乙弗后爲禍也。將產之夕。又見此婦在前。產訖而崩。所生子亦不育。故高王借此離間。

蠕蠕果怨西魏。遣使東魏。願求和親。王奏之朝。帝乃於諸王宗室中。選得常山王元隙之妹。姿容端麗。封爲蘭陵公主。下嫁蠕蠕。武定元年。蠕蠕遣使來迎。帝厚加贈送。公主過晉陽。歡又贈奩二百餘萬。以國家大事。親送之樓煩郡北。乃歸。泰聞之大懼。因思賀拔勝之兄賀拔允在晉陽。可結以圖歡。不能明箭相刺思用暗箭射之。諳智人往。乃私語勝曰。高歡國之賊。亦公之讐也。吾聞可泥在彼。雖爲太尉。亦鬱鬱不得志。公何不招之西歸。倘能乘間誅歡。爲國除害。此功不小。公以爲然否。勝曰。兄之從歡。非本心也。以公意結之。斷無不從。泰大喜。勝卽寫書寄允。囑其暗害高王。乘亂奔西。允得書。大以勝言爲是。遂起圖歡之意。一日。王赴平陽遊獵。召允同往。允執弓矢以從。王至平陽城外。見青山滿目。麋鹿成羣。令軍士列圍而進。親自射獸。諸將皆四散馳逐。允獨乘騎在王後。暗想乘此左右無人。若不下手害之。更待何時。於是拽滿雕弓。照定王背射來。那知用得力猛。弓折箭落。左右見者大呼曰。賀太尉反。王驚顧。亦大聲呼之。允方棄弓。以刃相向。諸

將齊上擒之下馬。變生不測一時忙王問允曰。賀卿何為反。允曰。今日弓折。乃

天意也。夫復何言。王囚之。遂歸晉陽。議允罪。諸將請戮其全家。王念故情。殺之

而赦其二子。時高洋年十五。王為娶婦。右長史李希宗有女祖娥。德容兼備。遂

納為太原公夫人。百僚皆賀。成婚之後。夫人見洋體暗中有光。怪而問之。洋曰。

由來如此。故常獨寢。汝勿亂傳。自後侍女皆令外宿。獨與夫人寢處。蓋洋以次

長。父常譽之。恐兄有忌心。故每事謹退。示若無能。人盡笑其愚。唯高王深知之。

命為并州刺史。楊遵彥為之副。要曉得高氏諸子。皆聰俊。詳明洋之異微兼效

全不高浚幼時。出遊外府。見祭神。而歸問其師盧裕曰。人之祭神。有乎無乎。裕

曰。有浚曰。既有神。其神安在。裕不能答。高浚八歲。王使博士韓毅教其學書。毅

見浚書不工。因戒之曰。五郎書法如此。日後尙宜用心。浚答曰。我聞甘羅十二

即為秦相。未聞能書。何必勤勤筆墨。博士當今能書者。何為不作三公。毅甚慚。

高氏諸子皆以聰明自矜。澄亦不免。洋獨治絲一事。略自表異。其他皆若憤憤也。然後日大謀卒成於洋。可見聰明不貴於略。而貴於藏也。世子於

諸弟中尤愛浚。請於父。授職於朝。官爲儀同三司。朝夕相隨。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御史中丞高仲密以建義功。身居顯職。寵任用事。其妻爲侍郎崔暹之妹。夫婦不睦。鄴城李榮有一女。年十八。號瓊仙。生得容貌無比。仲密聞其美。欲娶之。其家不肯作妾。必爲正室方允。仲密乃出其妻。而娶瓊仙。崔氏氣憤而死。暹由是怨之。又仲密爲御史。多私其親黨。世子以任非其人。奏請改選。仲密疑暹讒搆。亦怨之。先是世子於鄴城東山。建花庄一座。極宮室之美。內有五六處歌臺舞榭。十餘處珠館畫橋。四季賞玩。各有去處。燕遊堂宜於春。臨溪館宜於夏。疊翠樓宜於秋。藏香閣宜於冬。又有步雲橋。玩月臺。木樨亭。茶蘼架。鶴庄。鹿垞。等名。奇花瑤草。異獸珍禽。充滿其中。見者皆嘆爲人間仙島。世上蓬瀛。有如此佳景。纔動得

婦女遊興

內侍王承恩。專司啓閉。只有府中姬妾。方容進內遊玩。外人皆不得入。瓊

仙未嫁時。素慕園中佳景。苦於無路可入。今爲高氏婦。藉了丈夫聲勢。正好到彼遊玩。况成恩與仲密。又素來相熟。不怕他攔阻。於是帶了女從。竟往花庄而

來承恩接進。任其遊行。那知是日午後。世子朝罷無聊。亦到園來。來得承恩大驚。諸女件只得躲避一邊。世子登疊翠樓。憑欄觀望。忽見玩月亭中。有一羣婦女。隱身在內。召承恩責之曰。汝掌園門。職司啓閉。何縱留閒人在內。承恩跪告曰。此非閒人。乃中丞高仲密夫人欲觀園景。奴婢以仲密是王府至親。不敢峻拒。故容之入園。到尙未久。殿下忽來。故躲避亭中。世子曰。既是仲密夫人。請上樓相見。蓋世子亦聞仲密新娶婦甚美。故欲見之。此句補得好否 亦不勞見矣俄而瓊仙上樓。花容月貌。果是國色。世子一見。淫心頓起。向前施禮。殷勤請坐道。夫人到此不易。欲觀園中景致。穩便遊行。吾與中丞本是一家。夫人便爲至親。不必嫌疑。說得親熱之至忙令內侍引路。請夫人遍遊各處。其餘婦女皆伺候在外。瓊仙至此。倒不好相却。只得輕移蓮步。隨內侍而行。過了幾處亭臺。不覺走入深境。旋至一室。錦帳銀屏。羅幃繡幔。似人燕寢之所。忙欲退出。世子已到門口。攔阻道。夫人閑步已久。敢怕足力勞倦。留此小飲三杯。少表敬意。話未畢。內侍排上宴來。世

子執杯相勸。瓊仙堅不肯飲。遠爾關住連爾排宴已露世子曰。夫人畏仲密耶。

或有所嫌耶。瓊仙曰。妾民家之女。仲密天朝貴臣。焉得不畏。欲奪門走。世子遽

執其手。瓊仙灑脫。泣曰。世子淫人婦多矣。我義不受辱。今日有死而已。見壁有

掛劍。拔欲自刎。世子懼其竟死。只得搖手止之。縱使去。高澄見色即淫行同徇

娶女出遊者可為鑒戒瓊仙幸性烈瓊仙得脫歸家。哭訴仲密曰。妾幾不得生

還。備陳世子見逼之狀。仲密由此深恨世子。遂萌異志。其後崔暹又劾仲密非

才受任。出為北豫州刺史。不授以兵。使之但理民務。仲密益切齒。遂通使宇文

泰。以虎牢歸西魏。請以兵應。泰大喜。許之。仲密乃殺鎮北將軍奚壽興。奪其兵

而外叛。反報至京。舉朝大駭。高王以仲密之叛。皆由崔暹。命世子械至晉陽。殺

之。世子匿暹府中。為之固請。乞免其罪。自己惹起禍端使崔王見其哀懇。乃遣

元康至鄴。謂世子曰。我勾其命。須與苦手。世子乃出暹。謂元康曰。卿使崔暹得

杖。勿復相見。元康執暹至晉陽。王坐德陽堂見之。責其召戮。喝令加杖。暹方解

衣就責。元康歷階而上。告於王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况於他人。主總從大處立說與英蓋澄爲四道行臺。故稱

大將軍也。王乃免之。且曰。若非元康。當杖暹一百。仲密弟季式。鎮守永安。仲密反。遣使報之。季式單馬奔告高王。王慰之曰。汝兄弟皆建議勳。盡忠於吾。救曹死。吾至今不忘。今仲密無故外叛。深爲惋惜。與汝何涉。仍令復職。待之如舊。寬季式之罪高王待故舊尙爲不薄且表宇文泰知仲密爲高氏心腹之臣。一旦來降。機有可乘。

豫洛一路地方。皆可併取。遂起大軍十五萬。以大將李遠爲前鋒。直取洛陽。儀同于謹。攻破柏壁關。直趣龍門。親自引兵進圍河橋南城。兵勢甚盛。王得報。整集精兵十萬。親臨河北拒之。正是干戈全爲蛾眉起。毒患偏從蜂蠆生。未識此番交戰。兩下勝負若何。且俟下卷細說。

高洋內藏姦詐。外似愚騃。亦是乃父機械。一脈相傳。高澄幾經懲創之後。淫性不改。落帽被責。雖無實情。亦素來無行。易啓人疑耳。乃猶不知畏懼。

逼淫仲密之妻。致起兵端。所謂干戈起於衽席者也。管子云。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有味哉。

第四十五卷

縱黑獺大將懷私

克虎牢智臣行計

話說高王以仲密外叛。西師入寇。命斛律金爲前鋒。親自出禦。將至河橋。西魏先備火船百隻。從上流放下。欲燒斷河橋。使不得渡。斛律金纔至北岸。見有火船衝下。急令副將張亮。以小艇百餘隻。都載長鎖。攔住中流。以釘釘之。帶鎖引向南岸。橋遂獲全。斛律金能大軍安然渡河。據邙山爲營。欲暫休軍士。不進者數日。泰疑之。乃留軍裝輜重於灑曲。半夜。親引人馬將佐。登邙山以襲其營。候騎報王曰。西師距此四十里。熟食乾飯而來。王曰。如此。軍士皆當渴死。何待吾殺也。乃集諸將列陣以待。以下寫戰步作開合之勢。令閱者又吃蘇又快意。俄而天色大明。泰知敵人有備。按兵數里之外。高王以五千鐵騎。付彭樂先進。必斬將搴旗而返。彭樂一馬當先。便引人騎。直衝過來。西軍莫當其鋒。讓他殺入深處。反從後裏來。密密圍住。

東軍遙望。全不見彭樂旗號。有人飛報高王曰。樂已叛去。王失色。俄而西北塵起。呼聲動地。樂兵在西陣中。如蛟龍翻海。所向奔潰。西魏將士紛紛落馬。時

皆從東軍眼中看出故妙

擄得西軍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

王亮。及督將僚佐四十餘人。遣使報捷。王大喜。並令斛律金、段韶諸將乘勝進擊。大破西師。斬首三萬。當是時。西師一敗。泰左右皆散。自出陣前。收合餘軍。彭樂一騎。驀地趕來。泰知其勇猛難敵。拍馬而逃。彭樂緊追數里。已近馬尾。大呼曰。黑獺休走。快獻頭來。泰還顧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其計者故妙彭樂遂舍之。獲泰金帶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王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伏諸地。連頓其頭。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齧良久。樂曰。乞假五千騎。復爲王取之。王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取絹三千疋。壓其背上。因以賜之。不誅其罪即賞其功英雄作用泰得脫歸營。鳴角收軍。兵將已集。軍勢復振。謂諸將曰。今日偶失隄防。軍威少挫。明日當決一

死戰。以破其軍。諸君勉之。乃秣馬勵兵。分軍爲三隊。自主中軍。以李弼、獨孤信、楊忠、竇熾、達奚武、賀拔勝、六員勇將自隨。趙貴爲左軍。若干惠爲右軍。命二軍曰。東軍來攻中堅。左右合擊。五更造飯。以備迎敵。黎明高王以昨日失泰。自率諸將親爲前鋒。冲入西陣。西軍以死抵戰。左右兵皆起。奮力合攻。東魏兵敗。步卒皆爲所擄。王失馬。赫連陽順以已馬授王。王上馬走。西軍四面圍定。欲出不得。忽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天昏地黑。軍士不能開眼。始脫重圍。於此可從者惟都督尉興慶。及步騎七人。諸將皆不知王所在。追兵至。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王可脫矣。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尙少。願用臣兄。王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先是王有小卒。盜宰民驢。欲治其罪。以戰故未治。小卒私奔西軍。告於泰曰。王祇一人一騎。走於邙山之後。追之可獲也。泰乃選勇敢士三千人。皆執短兵。令賀拔勝率以追之。勝識王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槊刃垂及。因呼曰。賀六渾。我賀拔破胡。今日必殺汝也。

與彭樂追秦之言遙遙相對

歡驚魂殆絕。適劉洪徽突至。見勝追王急。從傍放箭。斃其二騎。

段韶亦從山後冲出。大呼曰。勿傷吾主。射勝馬洞腹。勝逃下換馬。王已逸去。不

死於彭樂。歎不死於破胡。二人雖各有天命。其實皆行險以徵倖也。兵凶戰危。信然。勝嘆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王回營。

諸將齊集。以段韶、劉洪徽有救援之功。並賜錦袍玉帶。封韶爲長樂侯。洪徽卽劉貴子。時貴已卒。洪徽已襲父爵。進封平成侯。王將復戰。術士許遭告王曰。賊旗號尙黑。水色也。王旗號尙紅。火色也。水能克火。故不得利。當用黃色旗號制之。王乃連夜造黃旗五十面。進與秦戰。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秦合右軍與戰。亦不利。東魏兵大振。會日暮。秦知不可勝。收兵夜遁。東兵來追。勢甚危迫。會獨孤信、于謹、尙在後面。收散卒自後擊之。東師擾亂。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兵追之急。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死於長安。與死於此間。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駐馬以待。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收敗卒徐還。秦入關。屯於渭上。東兵至陝。秦使達奚武拒之。封子繪言於高王曰。混壹東西。正

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王猶豫。集衆將議進止。皆曰。野無青草。人馬疲乏。不可遠追。當回晉陽。徐圖進取。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王曰。深入之後。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王久戰意怠。無心入關。不從其言。

高王歷因危殆深識事機知
滅秦尙難寧爲退守計耳

獨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之。班師而歸。先是前一

年。高王擊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秦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王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授并州刺史。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王圍玉壁九日。會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補敘前事及仲密以虎牢降。秦召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歸。乃使守宏農。城中兵微糧寡。守禦之具全無。思政大開城門。解衣而臥。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心疑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慰勉其下。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宏農守禦始固。是役

也。兵雖敗諸將之功不可沒故特表之從秦諸將皆無功。惟耿令貴力戰功多。常陷敵中。鋒刃交下。皆謂已死。俄大呼奮刃而起。如是者數次。當其鋒者死傷相繼。歸語人曰。我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又都督王胡仁、王仲達、亦力戰功多。殺敵無數。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此三人。又以州有優劣。使三人探籌得之。仍賜令貴名豪。胡仁名勇。文達名傑。以旌其勳。初仲密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高隆之馳驛安撫。由是得安。世子密以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悉收其家屬。隆之以寬貸旣行。理無改悔。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高王罷之。隆之能持大體侯景進兵虎牢。欲復其城。仲密與西將魏光守之。聞景兵至。以書求援於秦。秦復書令固守。言兵且至。使諜潛至虎牢報之。爲景軍士所獲。搜出其書。景改之云。兵未得發。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得書。與仲密連夜棄城而遁。侯景引兵追之。擄仲密妻李氏以歸。卽送之鄴。高澄聞之喜可知矣由是北豫洛二州復入東魏。帝以克復

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仲密一家。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
 自告。皆爲之請免。唯其妻李氏坐罪當誅。帝從之。澄聞李氏擒歸。方欲寵之。專
 房。何忍加以刑誅。乃使楊愔言於帝曰。仲密妻李氏。年少不預反謀。乞全其命。
 帝亦赦之。命歸父母家。世子迎之入府。居於迎春院。賜服飾器用。侍女皆備。至
 夕。世子盛服見之。謂瓊仙曰。卿前推阻。今日順我否。瓊仙曰。前爲仲密婦。今歸
 世子家。爲婢爲妾。曷敢有違。何前烈而世子大悅。當夜擁之而寢。號河南夫人。
 再說宇文泰以喪師辱國。請貶爵位。文帝不許。再鎮同州。募關隴豪俊以增軍
 旅。泰有妾叱奴氏。生子名邕。術士蔣昇密告於泰曰。丞相新生之子。貴不可言。
 他日必登九五之尊。但府中不利長成。宜於吉地養之。泰問何地爲吉。可知秦
久之矣。昇曰。秦州有紫氣。宜令居之。泰乃用李穆爲秦州刺史。托之撫育。邕卽周
 武帝也。清提泰又有女雲祥。李夫人所生。年十四。容貌端嚴。性質不凡。好觀古烈
 女傳。繪圖於房幃左右。朝夕瀏覽。敘雲祥之賢爲泰甚愛之。常曰。每見此女。良

慰人意。文帝欲納爲太子妃。降詔求之。泰承帝命。送女於長安。與太子成婚。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高王居於晉陽。希入朝內。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其心腹親黨。任政朝廷。鄴中謂之四貴。勢焰燻灼。傾動朝野。然皆無經濟之才。貪財納貨。不遵法紀。高王深知其弊。私語婁妃曰。內外患難既寧今天下漸平。諸貴尙橫。吾欲損奪其權。未識澄能勝任否。妃曰。四貴之橫。真可少損。但澄兒究屬年少。大權獨歸。恐其志氣驕滿。還當以正人輔之。王以爲然。武定三年二月。王巡行冀定二州。核算河北戶口損益。出入儀衛。必建黃旗於馬前。號曰河陽幡。以邙山之役。用黃旗得勝也。四月。入朝於帝。初西師退。帝加王以殊禮。辭不受。至是帝謂曰。黑獺潛逃。虎牢克復。皆王大功。何以不受朕命。王再拜曰。此臣分內之事。何敢言勳。因奏以高澄爲大將軍。門下省中機務。悉歸中書。刑賞一稟於澄。所司擅行者立斬。由是澄之權。廷臣莫敢與抗。抑羣臣重子梅皆曹孟德司馬仲達故智越數日。王始歸。世子自得大權。務欲挫折朝貴之勢。孫騰入謁。不肯盡敬。叱下。以刀環

之。立於門外。高隆之入府。高洋呼之為叔。澄罵洋曰。小子辱祖。此何人。而呼之為叔也。庫狄于。世子之姑夫。由定州來謁。候門下三日。始得一見。時司馬子如官尚書令。其子又娶桐花夫人之女。華容縣主為室。聲勢赫奕。嘗出巡外屬。擅殺縣令二人。有犯之者。動以白刃相加。官吏百姓。惶駭竄匿。世子使崔暹劾其罪。係之獄。子如素恃王寵。不意忽然得罪。大懼不能自全。入獄一夕。其鬚盡白。乃自書款詞曰。昔在岐州。杖策投王。有驢在道而死。其皮尚存。此外之物。皆取諸人者也。直認不諱言王憐而赦之。出為外州刺史。太保尉景。恃恩專恣。所為多犯法。有司不敢問。暹亦劾之。嚴旨切責。收禁都堂。其妻常山郡主。高王姊也。致書於王求解。王曰。此景自招之禍也。雖然。我不可以坐視。上表乞赦其罪。三請不許。借親貴以立法其餘自不敢皆世子意也。王乃親自入朝。求救於帝。帝允其請。始釋還家。王率世子往見之。景堅臥不起。王至榻前。景怒目大叫曰。你父子富貴如此。竟欲殺我耶。王遜言謝之。常山郡君曰。老人去死已近。何忍煎

道若此。謂世子曰。你年幼。未識當時貧賤苦况。然亦當知吾夫婦待爾父不薄。因歷數昔年撫養情節。貧賤相依言之亦難為情矣執王手大慟。王亦泣曰。非吾忘情。此乃國法。不可以私廢公。不然。懼無以服天下。吾之星夜入朝者。亦為姊故耳。後日保使士貞不失其位。富貴如故也。因置酒而別。自後景亦自斂。貴戚無不畏懼。世子造新宮一所。堂宇規模儼如太極殿。王責之曰。汝年不小。何不知君臣之分。著即速改。戒勿復爾。貴澄改過歎心一日侍宴於華林園。百官皆集。酒半。帝命擇朝臣忠貞者。勸之酒。王奏御史崔暹可勸。又請賜絹百疋。以旌其直。帝從之。賜酒三爵。崔暹跪而受飲。舉朝以為榮。宴散。世子笑謂暹曰。今日我尚羨卿。何況他人。尚書郎宋遊道為人剛直。不畏權勢。王見之。曰。昔聞卿名。今識卿面。獎諭久之。及還并州。百官送於紫陌宮。設宴飲酒。遊道亦在座。王自舉杯賜遊道。曰。飲六渾。手中酒者大丈夫也。於一華榮卿今飲之。遊道接飲。再拜謝。百官側目。臨行上馬。又執其手曰。我甚知朝貴大臣有忌卿忠直者。然卿莫慮。

也。縱世子有過。亦當直言。於是請於帝。進遊道爲御史中丞。正是法加私戚朝綱肅。旌及孤忠士氣伸。但未識高王歸北。又有何事生出。且聽下卷再講。

勝敗不常。雖兵家所恆有。然宇文泰勢已窮蹙。而彭樂縱之遠遁。高歡匹馬逃避。而小卒反告敵人。皆因平日機變太深。待下太刻。所以人心易變。觀其待舊時有功之臣。皆嚴切繩之。親如尉景。尙忍置之死地。歡真少恩哉。

第四十六卷

玉儀陌路成婚媾

勝明誓願嫁英雄

話說高王姬妾甚多。最愛者飛仙院鄭夫人。東府爾朱后。皆已生子。寵榮無比。鄭夫人有弟仲禮。年十八。以其姊故。亦加親信。封爲帳前都督。專掌王之弓箭。朝夕在旁。爾朱后弟文暢。亦因姊寵。官爲儀同。常在王側。又任祥子任胄。亦年少俊秀。王以功臣子。收爲丞相司馬。三人深相結納。皆恃王寵。驕縱不法。王入朝。三人留在晉陽。擅奪民財。所爲益無狀。王歸。切責之。由是三人皆怨望。約黨

十八人密謀弒王。小人難養如此立文暢爲主。暗使人通書西魏。乞其救援。使方出境。被邊將盤獲。搜出私書。密以報王。王大駭。尙以娥與后故。不忍遽誅。含怒未發。三人亦知使者被獲。事將敗露。大爲憂懼。時值歲暮。任胄謂文暢曰。事急矣。出行大事。將坐而待誅乎。文暢曰。須速殺之。狂童做事看得甚易相訂明年正月望夜。王出東教場。觀打簇戲。三人皆隨侍左右。乘間圖之。正月朔日。王受賀畢。宴會文武三日。任胄有家客知之。密首其事。王匿其人。隱而不發。及元宵夜。王往東教場。場中燈火萬炬。堆設錦帛三架。武士勇卒。皆盛加裝束。輪刀舞劍。馳騁上下。藝高者賜錦。其次賜帛。蓋魏初京中卽有此制。晉陽制同列國。故有此會。形容熱鬧宛如觀者人山人海。舉國若狂。時世子亦在晉陽賀節。王以其事囑之。及升場時。三人尙侍王側。世子趨前。叱使下。搜其身邊。皆有利刃。藏於袴中。三人叩頭請死。王命囚之。其黨十八人。一並拿下。皆監候取決。王罷會還宮。時妃與諸姬慶賞元宵。宴尙未罷。王遽反。皆大疑。俄而諸夫人退。王向婁妃語以故。妃大驚。

謂王曰。仲禮、文暢、罪實該死。但看其姊面。宜賜一生路。其大妃大王曰。不坐其罪足矣。何得寬宥本犯。鄭娥一聞此信。驚得魂不附體。次日求見王。王避不見。懇之。婁妃曰。大王法在必行。恐不能回也。娥含淚而退。少頃王至。妃問何以不見鄭夫人。王曰。見其貌。恐移吾情也。見恐移情其不爾朱后聞知此事。欲自見王。知王不見鄭夫人。亦必避己。憂惶無措。乃命高澈曰。爾去見父。若不能救爾舅之死。休來見吾。澈不敢見王。求解於世子。世子領之入見。再拜乞哀。王曰。爾來何為。歸語爾母。吾不能以私廢法也。澈曰。父王不赦舅罪。兒難見母面。王曰。汝且居此可也。世子亦為求寬。王不許。即日斬之。其黨十八人亦伏誅。鄭娥痛其弟死。驚悸成疾。王視之。執王手大慟。王慰之曰。汝莫憂。我終不令汝父無後也。乃別求鄭氏族子。嗣嚴祖後。強為周旋尚在爾朱后召澈歸。澈不敢往。王與之同見后。后悲憤之色。露於顏面。見澈怒曰。汝不能救舅氏之命。何面見我。澈伏地不敢起。王不悅曰。澈。吾子也。何鼠伏若此。汝且去。我明日命汝為滄州刺

史。后下座抱湫大哭曰。王前氣死吾母。今殺吾弟。又使兒遠我去耶。王因赦爾。朱文略以慰之。爾朱一線亦任胄有妹名桃華。年十四。坐其兄罪。沒入歌姬院。王以其父任祥有功於國。命高洋納之爲側室。越數日。世子將歸朝。王命之曰。汝見帝。有一事須要奏知。近吐谷渾強盛。宜結婚姻以懷之。澄入鄴。卽以奏帝。帝於是納吐谷渾之妹爲容華夫人。邊境得安。且說魏自喪亂以來。諸王貴戚。流離顛沛。遺失子女者甚多。高陽王元斌。其父祖皆死河陰之難。及遷都遭亂。有幼妹玉儀。他姬所生。年七歲。隨母流落在途。其母爲人擄去。與婢輕綃悲哭於路。可憐王孫泣路聘孫騰帶之回府。充爲侍女。居其家者十年。追憶舊事。依稀記得。近知其兄元斌襲封王爵。富貴如故。向騰求歸。騰不許。玉儀時時流涕。騰有妾賈氏。見而憐之。乃於五更時縱之。令同輕綃自歸認親。時天色未明。二女逡巡道旁。莫知所投。恰值世子入朝。燈火引道而來。玉儀紅鸞高照矣行至西御街。忽見二女攜手相避。令人問之。言要往高陽王府。未識路徑。世子曰。此必逃奴。吩咐從人帶

入府中究問。俄而朝退歸家。坐平樂堂。召二女來見。舉目一看。幼者恍似靜儀模樣。心甚驚異。問其來歷。對曰。我主婢二人從孫太傅家來。要往高陽王府去。因問高陽是爾何人。對曰。是妾兄也。世子曰。爾既是高陽王妹。曾識靜儀否。曰。是妾姊也。因泣訴落難本末。言詞淒婉。嬌弱可憐。又是靜儀之妹。世子不勝欣喜。問何名。曰。玉儀。婢名輕綃。世子曰。爾且住我府中。待我與爾兄說明。教他來認便了。便引其主婢。安歇於月堂。堂在平樂堂東。其庭遍植桂樹。養白兔於下。彷彿蟾宮景象。故堂以月名。一堂耳必攝其景爲王居點綴亦爲玉儀增彩內有寢室三間。羅幃繡幙。象枕牙床。無不畢具。命侍女先送香湯。令其沐浴。世子潛往窺之。見體白如雪。喜出望外。浴罷。易以錦衣繡裳。粧束一新。容顏無異靜儀。而嬌柔更甚。是夕遂同衾枕。以爲天賜良緣。如獲至寶。輕綃亦有厚賜。次日元公主聞之。謂世子曰。此孫家逃婢也。路柳牆花。何認爲金枝玉葉。語世子大愠。思欲貴之。以塞其口。乃邀高陽王至府。令玉儀出見。細訴情由。拜認兄妹。遂請於帝。封爲瑯琊公。

主。與正室不分尊卑。各居一院。崔季舒常爲世子求麗人未得。世子謂之曰。卿一向爲吾選色。不若吾自得佳麗也。喜極之言季舒請見。譽不絕口。其姪崔暹謂宮臣曰。叔父諂佞。大將軍若此。可斬也。蓋暹素以剛正自居。世子借其威福。彈劾大臣。頗降氣待之。及納玉儀。禮同正嫡。恐其入諫。數日內。不復以歡顏相接。一日暹入見。墜一刺於前。問是何物。對曰。欲通刺於新娶公主。世子大喜。把暹臂。入見玉儀。再拜而出。季舒聞之曰。暹常爲我佞。今其爲佞乃甚於我。人以爲笑。小人假裝正直。未有不敗器者。前此以叔爲佞。乃妒之耳。今且按下不表。話說賀拔勝以歡有逐君之罪。不肯爲之下。及歸長安。視秦行事。不讓於歡。心鬱鬱不樂。又邛山之役。迫歡幾死。諸子在晉陽者。皆被歡殺。悲憤成疾。於西魏大統十年五月卒。年四十三歲。帝甚傷悼。諡曰真獻公。賀拔勝是書中出色人。故其卒也。特表出之。秦語人曰。諸將臨陣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今遽天卒。失吾一良將矣。爲之惋惜者數日。時蠕蠕與東魏通好。數侵邊境。秦甚憂之。宇文深曰。蠕蠕貪。可以利動。聞其

王有三女。長入我朝爲后。次已有配。第三女曰勝明公主。年十八。才貌無雙。最爲國王所愛。尙未適人。今厚賂金帛。以明公長子求之。如得其允。則一心附我。賢於百萬師遠矣。計雖妙然結援爲強究不若自強爲貴秦乃令侍中楊薦使蠕蠕國。送金帛無算。蠕蠕貪其幣重。厚加款待。薦因盛稱宇文長子之賢。求婚公主。國王大喜。欲允其請。適東魏亦有使至。國王拒不見。使者訪得其故。乃是西魏請婚。國王已有允意。故欲拒絕東使。使者歸報高王。王謂諸將曰。蠕蠕反覆若此。何以永結其心。陳元康曰。秦以求婚悅之。不若亦以世子請婚其女。足奪其計。王從之。乃遣行臺郎中杜弼使蠕蠕。請以世子結秦晉之好。亦厚賂其左右。左右勸王許之。王意未決。入宮。私問公主曰。今兩國遣使求婚。女欲何適。公主曰。兒非天下英雄。不嫁宇文長子。固不足道。卽高王世子。名不及其父。亦非兒匹。當世英雄。唯高王一人而已。不計老少但求英雄作配渠亦以英雄自命矣故落落數語亦極豪邁國王會其意。乃謂弼曰。吾女當嫁天下英雄。高世子不足以當之。若王自娶則可。弼請復命。然後來聘。

國王遂令弼進見公主。宮中玉階寶殿。錦幔銀屏。一女子據床而坐。頭戴飛鳳金冠。身披紫霞繡服。面若滿月。眼若流星。兩旁宮女百餘。皆佩劍侍立。描其居處服飾

之麗威儀容貌之美皆文章設色處

弼再拜而出。乃辭歸。致蠕蠕之命於王。王不欲就。集羣臣商

議。羣臣皆勸王結婚。謂可以得其兵力。圖黑獺不難。倘使與西連結。二寇交侵。恐力不暇拒。王曰。婁內主乃吾貧賤結髮。今若另娶。置內主於何地。婁昭曰。內主素懷大計。若為國事而屈。當不以為嫌也。王如不安。何不召內主決之。王乃請婁妃赴德陽堂。共議其事。妃曰。妾雖深處宮中。亦知蠕蠕地大兵強。為中國患。與東則東勝。與西則西勝。其情之向背。實係國之安危。說得關係大則自然該娶今欲以女嫁王。永結鄰好。誠國之幸也。奈何以妾故而欲拒之。且妾求一國之安。敢惜一己之屈耶。甘于自屈亦有身分願王勿疑。妾請退處別室。讓正宮與居可也。此段議論出自婁妃

口中若却無數曲折羣臣皆頓首稱賀。王大悅。乃命杜弼為正使。慕容儼為副使。奉禮往聘。蠕蠕受聘後。即擇日起程。遣其弟三王秃突佳。以兵三千。護送公主至晉陽。

囑曰。不見外甥。汝勿歸也。以珍珠十斛。良馬百匹。駱駝二千頭。車八百乘。舞女五十名。爲贈嫁之禮。公主臨行。請於父曰。兒此去。回國無期。欲留一物爲信。兒有神箭二枝。寶藏在宮。期以婚嫁之日。留一以奉父母。乞借殿前老柏以留此箭。國王許之。侍婢呈上二箭。公主左手把弓。右手執箭。弓弦響處。正中柏樹上。左右無不喝彩。公主跪告曰。父王見箭。如見兒面。蠕蠕主曰。兒去勿憂。吾自後一心助高郎也。公主再拜而別。東魏武定三年八月。高王親迎蠕蠕公主於下館城。番軍一到。遣使報之。三王謂公主曰。前卽下館城。乃南朝交界之地。高王自來親迎。儀仗將到。公主宜換南朝服飾。與之相見。公主曰。我別父母未久。服不忍改。俟至晉陽。改換未遲也。高王盛服以往。秃突佳接見。同入內帳。與公主相見。公主拜。高王答拜。禮畢同坐。公主斟酒爲敬。高王亦送筵宴來。擺下同飲。公主自飲其國中酒。宴罷。王出。與尋常夫婦相見者不同先是王臨行。謂爾朱后曰。我爲國家大計。往娶蠕蠕女。聞此女頗勇略。婁妃不便相見。欲煩卿去一接。使知我宮

中非無人才也。后受命。行至木井城。知王已見過。離番營不遠。便即身坐飛騎。腰懸弓箭。帶領女兵百人。戎裝來迎。直至番營。與公主相見。致禮而還。於是兩營相繼進發。一日勝明公主坐在馬上。見一羣飛雁。彎弓射之。雁隨箭落。軍士歡呼振地。爾朱后聞之。知公主射雁。笑曰。番女亦有此技乎。正行之間。亦見一雁飛來。隨手取箭射之。一發而中。軍士亦齊聲喝彩。高王聞之喜曰。吾有此二婦。已足克敵矣。婁妃知蠕蠕女將至。退居鳳儀堂。乃宮中深避處。語諸夫人曰。數月之中。不與卿等相見。卿等善事新主可也。桐花心不服。曰。吾侍娘娘。不侍他人。桐花一生願一同退處。妃許之。高王至晉陽。便迎公主入宮。同拜花燭。深感婁妃之賢。潛往長跪謝之。妃曰。妾爲社稷。屈非爲番女。屈王勿復爾也。措詞得體

妃有詩曰

結好強鄰壯帝基。

此身退位亦權宜。

英雄莫道無情甚。

賜死秦州更阿誰。

高王既娶蠕蠕女後。常宿其宮。諸夫人處。概不一過。一日高洋回北省親。見蠕蠕女儼居正宮。其母反居別院。心甚怏怏。請於父曰。母已退處。兒願奉母入京。稍盡膝下之歡。王曰。爾母退避。事出權宜。我自有計。當不使終屈人下。此時未可行也。但未識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仲禮文暢諸人。因妹而貴。本是無恥小人。小人得志。肆行無忌。乃以高歡切責。遂思行刺。小人之難養。聖人已言之矣。任胄歡之嬖人。通同謀弑。誅之固宜。既以其父任祥爲有功之人。伶仃弱女。不加軫恤。使爲高洋侍妾。其意何居。高澄見玉儀美色。不告之父。不告之高陽王。竟納後宮。雖封瑯琊公主。總屬掩耳盜鈴。崔暹號爲剛正。獻諛固寵。真是小人之尤。較季舒更不如矣。蠕蠕公主。欲嫁高歡。逼休婁妃。殊非正禮。厥後雖曲爲周旋。仍還正位。然與西魏文帝相較。不過彼善於此而已。濁亂之世。紊亂綱常。不可以常理論也。可勝歎哉。

第四十七卷

攻玉壁高王疾作

據河南侯景叛生

話說蠕蠕公主。貌雖美麗。性甚嚴急。在宮總行蠕蠕禮數。王欲得其歡心。於諸夫人盡皆疎遠。待之獨厚。然以舊寵相違。頗懷不樂。又三王秃突佳。朝夕入宮請見。意甚厭之。一日與公主同遊南宮。設宴錦香亭上。小飲盤桓。謂公主曰。此間宮院若何。對曰。山色如畫。亭臺幽雅。風景絕佳。真小洞天也。王曰。果如卿言。我宮中不及此地。吾與卿移居于此可乎。公主曰。大王愛此。妾亦愛也。遂召秃突佳謂曰。北府宮廷深遠。人數衆多。公主居內。不能與王叔常親。今欲居此。王叔出入亦便。且王叔獨居無耦。就于左院中。娶一美婦作伴何如。說得委婉入情聽者自然

從悅三王喜曰。公主居此最好。但恐大王車馬往來不便耳。王見二人皆允。是夜遂留宿南宮。次日將宮中所有。盡行遷來。過了幾日。自至鳳儀堂迎婁妃還宮。不動聲色處置停妥諸夫人處。亦時時過去。心中遂絕牽掛。時交初夏。王在飛仙院。與鄭夫人宴飲。夜深方寢。偶犯風露。次日疾作。忙召太醫調治。婁妃親奉湯藥。如是

者半月。公主怪王不至。疑其見棄。或以病告。仍疑不信。大懷怨望。王聞其怒。不得已以步輿遮幔。扶病而來。公主迎入。見王眞病。疑怨始解。病亦漸愈。今且接下不表。且說宇文泰。見東魏與蠕蠕通好。日夜慮其來寇。以玉壁地連東界。爲關西障蔽。因厚集兵力。命王思政守之。繼欲遷思政爲荊州刺史。苦于無人替代。乃召思政問曰。公往荊州。誰可代玉壁者。思政曰。諸臣中唯晉州刺史韋孝寬。提明孝寬伏後智勇兼備。忠義自矢。使守其地。必爲國家湯城之固。當今人善守却敵之根才無踰此者。泰曰。吾亦久知其賢。今公保舉。定屬不謬。乃使思政往荊州。孝寬鎮玉壁。孝寬之任。簡練材勇。廣積芻糧。悉遵思政之舊。高王聞之。謂諸將曰。前日不得志于玉壁者。以思政善守耳。今易他人鎮之。吾取之如拉朽矣。但知思王曰。烏知孝段韶曰。王欲西征。不如直擣關中。攻其不備。無徒頓兵堅城之下。王曰。寬更強不然。泰以玉壁爲重鎮。吾往攻之。西朗必出。從而擊之。蔑不勝矣。諸將皆曰。善。乃召高洋歸鎮并州。大發各郡人馬。親率諸將。往關西進發。武定四年九月。兵

至玉壁城。旌旗蔽野。金鼓震天。城中皆懼。孝寬安閑自若。或請濟師于朝。孝寬曰。朝廷委我守此。以我能禦敵也。今有城可守。有兵可戰。敵至當用計破之。奚事紛紛求援。以貽朝廷之憂。諸君但遵吾令。以靜制之。不久賊自退矣。何畏之有。具即此數語見此乃下令堅守。不出一兵。高王停軍城外。屢來挑戰。城中寂然不應。乃四面攻擊。晝夜不絕。孝寬親到城上。隨機拒敵。城中無水。汲于汾。高王令絕其水道。城中掘井以汲。又於城南築土山。高出城上。令軍士乘之而入。孝寬連夜築樓。高出土山以禦之。王使人謂之曰。爾雖築樓至天。我當掘地取汝。乃鑿穿地道。用孤虛法以攻之。孤虛者取日辰相剋。黃帝戰法。避孤擊虛。故王用之。引兵攻西北。而掘地道于東南。孝寬曰。西北地形天險。非人力所能攻。彼不過虛張聲勢耳。當謹備東南。乃掘長塹。邀絕地道。選能戰之士。屯于塹上。外軍穿地至塹。卽擒殺之。又于塹下塞柴貯火。用皮排吹之。在地內者。皆焦頭爛額。東軍死者千餘人。高王大怒。造衝車攻城。車之所及。聲如霹靂。城牆磚石。碎落如

雨。無不摧毀。守陣皆恐。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東軍又作長竿。縛松麻于上。灌油加火。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盡落。東軍又于城之四面穿地二十道。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扞之。敵不得入。一攻一拒如善奕者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土山。東軍不能制。王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西方無救。恐不能全。殺身無益。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自逸。並非誇口豈有旬日之間。已須救援。特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回得斬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可復爾。以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又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開國公。賞帛萬匹。人拾之以獻孝寬。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餘日。士卒死者七萬餘人。共爲人塚。高王智力俱困。且慙且憤。因而疾發。又夜有大星墜於營中。櫪馬

皆鳴。士卒驚恐。王知勢難復留。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宇文泰初聞玉壁被圍。諸將咸請出師。泰曰。有孝寬在。必能禦之。信得無煩往救也。且歡嚴兵而來。以攻玉壁。謂吾師必出。欲逞其豕突。僥倖一勝耳。此意孝寬能料之。故被兵以來。絕不遣一介行人求救於朝。正欲守孤城以挫其鋒也。於是不發一兵。任爾智勇無敵我只

堅守自固此司馬仲達之所
以待孔明也歎其如秦何哉

及東魏兵退。孝寬報捷。泰喜曰。王思政可謂知人

矣。乃加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守城將士。晉級有差。方高王輿病班師。軍中訛言孝寬以勁弩射殺高王。孝寬令衆唱曰。高歡豎子。親犯玉壁。勁弩一發。兇身自殞。於是遍傳人口。高王臥病。不與諸將相見。軍士又聞訛言。皆懷驚懼。王知之。便命停軍一日。扶病起坐外帳。召大小將士進見。將士皆喜。又集諸貴臣於內帳。開樂設飲。酒酣。使斛律金唱勅勒歌。其歌曰。

勅勒川。

陰山下。

天似穹廬罩四野。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王自和之。歔歔流涕。英雄末路左右皆爲揮淚。又謂金等曰。今吾病甚。欲召子
 惠來此。代總軍事。而鄴中又乏人主持。吾嘗與孝先論兵。此子殊有才略。朝中
 事吾委孝先之。何如。金曰。知臣莫若君。詔之才足當此任。願王勿疑。王乃令
 韶飛往晉陽。同高洋入鄴。而換取高澄至軍。澄聞召。以朝事悉托孝先。辭帝起
 行。方出府門。一異鳥飛來。小鳥從之者無數。向澄哀鳴。澄射之。鳥墜馬前。視其
 狀特異。衆莫能識。皆曰。此妖鳥也。惡而棄之。不祥之兆已見不一日遇見大軍。世子進
 營。拜王於帳下。王曰。汝來乎。澄應曰。唯。又曰。汝來。天子知乎。曰。天子但知兒歸
 晉陽。不知父王有病也。王令權主軍事。星夜回去。至晉陽。輿疾入府。婁妃及諸
 夫人見王病重。無不憂心。妃勸王息心靜養。諸事皆委世子處分。王從之。且說
 司徒侯景。提侯景伏下右足偏短。弓馬非所長。而胸多謀算。智略過人。東魏諸
 將若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亦何能爲。又常
 言於王曰。願假精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

王壯之。以其才略出衆。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倚任若己之半體。景又常輕高澄。謬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一日無高王。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也。子如掩其口曰。毋妄言。澄微聞之。殊以爲恨。及高王疾篤。乃詐爲王書召之。先是景與王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以別情僞。王許之。澄不知也。景得書。翻視背無點。疑有變。遂不肯行。又聞王有疾。乃擁兵自固。以觀天下之勢。澄亦無如之何。一日侍疾王側。王熟視之。謂曰。我病汝固當憂。但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王曰。豈非憂侯景反耶。王觀其色而非常之識澄曰。然。王曰。侯景爲我布衣交。屢立大功。引處臺令。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拔扈之志。願我能蓄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我死之後。勿遽發哀。徐俟人心稍安。成喪未晚。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秉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學道人。性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假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

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以遺汝。他日景有變。可委紹宗討之。必能平賊。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全。親戚之中。惟有此子。軍旅大事。可共籌之。我恐臨危之時。不能細囑。故先以語汝。之落落數十百無非大計以親老瞞世子涕泣受命。繼又嘆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悔何及哉。次日蠕蠕公主來北府探病。婁妃恐王心不安。出外接見。平敘姊妹之禮。攜手而入。時爾朱后鄭夫人皆在王所。一一相見。公主見王病重。不覺泣下沾襟。王謝之曰。緣盡於此。我死。汝歸本國可也。公主曰。身既歸王。王雖死。我終守此。不忍言歸也。言亦決烈王對之流涕而已。武定五年正月朔。百官入賀。王力疾御前殿。大會文武。忽日色慘淡無光。問何故。左右報曰。日蝕。王臨軒仰望。日蝕如鉤。欲下階拜。不能矣。嘆息回宮。的是病重情狀病勢日重。至初五日丙午。集婁妃諸夫人世子兄弟等於床前。以後事相囑。修遺表。自陳不能滅賊。上負國恩爲罪。又囑婁妃曰。諸夫人有子女者。異日各歸子女就養。無子女者。隨汝在宮終身。汝皆善視之。

無負我托。言畢遂卒。時年五十有二。合宮眷屬。無不傷心慟哭。唯岳夫人不哭。

悄步回宮。世子遵遺命。祕不發喪。戒宮人勿洩。至夜。忽報岳夫人縊死宮中。

中心

立定主意不隨人涕泣
烈婦行遜自是如是

妃及諸夫人共往視之。已珠沉玉碎。莫不傷感。遂以禮

殮之。後人有詩弔之云。

大星忽殞晉陽塵。

粉黛三千滴淚新。

碧海青天誰作伴。

相從只有岳夫人。

且說侯景料得歡病不起。又與高澄有隙。內不自安。遣人通款於秦。以河南地叛歸西魏。潁川刺史司馬世雲。與景素相結。聞景叛。遂以城附。又豫州刺史高元成。廣州刺史暴顯。冀州刺史李密。景皆誘而執之。盡併其地。繼又遣軍士二百。潛入西兗州。欲襲其城。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殺殆盡。遂散檄於東方諸州。使各爲備。以景反狀聞於朝。澄得報大懼。集羣臣問計。諸將皆言侯景之叛。禍由崔暹。請殺之以謝景。則景不反矣。澄欲從之。陳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紀綱粗

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地。何以下安黎庶。臣以為暹即有罪。不可因是殺之。晁錯前事。可以為鑒也。侯景久蓄異志。雖殺百還。豈能使無

外叛元康之言乃合大體

澄以為然。乃遣司徒韓軌督率大兵以討景。諸將皆受其節制。澄

自景反。頗懷憂懼。留洋守鄴。而召段韶歸北。謂之曰。侯景外叛。我恐諸路有變。當出巡撫之。然後入朝。留守事一以相委。韶再拜。又令陳元康代作高王教。令數十餘條。遍布內外。臨行。執韶手泣曰。我親戚中。唯子可受腹心之寄。今以母弟相托。幸鑒此心。慎勿誤我。言訖。哽咽良久。外患內變。獨力持方。知無父之苦。韶亦灑淚曰。托殿下洪福。保無他也。正是大廈內傾。憂未已。強藩外叛。禍方興。未識世子入朝之後。能使內寧外安否。且俟下文細說。

玉壁關之戰。東魏竭盡攻城之策。韋孝寬應之有餘。卒走高歡。可謂有勇有謀矣。歡當病亟。彌留之際。處置大事。議論人材。瞭如指掌。不愧英雄。不似曹瞞。但以分香賣履。蓋其姦狡也。高歡已死。諸夫人皆哭。岳夫人若無

情者然。乃回宮自縊。長隨地下。可知至情發露。不假形貌耳。

第四十八卷

用紹宗韓山大捷

克侯景渦水不流

話說侯景通款西魏。未見西魏發兵。聞東魏兵至。慮衆寡不敵。又遣行臺郎中丁和來納款於梁。請舉幽谷以東瑕邱以西豫廣等處十三州以附。梁主納之。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等。將兵三萬。前往懸瓠。運糧應接。及韓軌引大軍來討。軍鋒甚銳。景避之。退守城中。梁之援師不能卽來。軌遂圍之。景懼。復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西魏以求救。泰將援之。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待姦徒只好如是左丞王悅亦言於泰曰。景之於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初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也。且彼旣背德於高氏。寧肯盡節於我朝。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四魏已料及此借唯王思政上

言。吾朝圖河南久矣。若不因機進取。後悔何及。願以荊州步騎一萬。從魯陽向陽翟。名爲救之。可以得志。秦從之。乃加景大將軍兼尙書令。命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一萬。前往潁川。景恐納地西魏。梁主責之。又使人奉啓於梁。其略云。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旣不安於高氏。豈能見容於宇文。但螯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爲弭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勅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誤。昧死以聞。

梁主見奏。下詔慰納之。且說韓軌圍潁川。晝夜攻擊。不能下。聞西魏援兵將至。謂衆將曰。西師之來。必皆堅利。我人馬疲勞。未可與戰。不如班師回朝。再圖後舉。遂解圍去。軌至鄴。正值晉陽發高王之喪。布告內外。靜帝集文武於東堂。舉哀三日。錫以殊禮。諡曰獻武王。詔加高澄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

襲封渤海王。守喪晉陽。封婁妃爲渤海王太妃。命高洋暫攝軍國之政。以新喪元輔。停兵不發。一略其時侯景見東軍已退。趙貴李弼兵至。扎營城外。又起反魏之心。設宴城中。欲邀弼與貴赴飲而執之。以奪其軍。小人反覆二將心疑不往。貴亦欲誘景入營而殺之。弼曰。河南尙未易取。殺景反爲東魏去一禍也。况梁兵已在汝州。留此則必與戰。徒傷士卒。於大計無益。不如去之。遂還長安。景復乞兵於泰。泰使都督韋法保賀蘭願德將兵助之。且召景入朝。景是時雖欲叛西而計未成。因厚撫法保等。冀爲己用。往來諸軍間。侍從絕少。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示無猜間。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應召入關。欲托款於公。恐未可深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可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但不敢圖景。自爲備而已。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法保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於是決意歸梁。以書遺泰曰。吾恥與高澄雁行。安肯與大弟比肩。泰大怒。乃以所授景之官爵。回授王

思政。東兵暫停正好接敘梁兵之授一時許多曲折一筆法絕秋七月庚申。梁將羊

鴉仁入懸瓠。景復請兵。梁以貞陽侯蕭淵明為都督。進兵圍東魏彭城。俟得彭

城。進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於韓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泗流。立堰以灌之。彭

城守將王則。嬰城固守。澄聞梁圍彭城。欲遣高岳潘樂救之。陳元康曰。樂緩於

機變。不如慕容紹宗善用兵。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彼必盡忠効

命。賊何足憂。時紹宗在外。澄欲召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臣特蒙顧愛。新

使人來餉金。臣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澄乃以紹宗為東南道

大行臺。先解彭城之圍。然後討景。高岳潘樂副之。先是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

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豈我敵哉。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於諸將中亦無甚大異數知其足

之足以敵已惟數能知之於人亦天然耶冬十一月乙酉。紹宗率眾十萬。據橐駝峴。

梁侍中羊侃勸淵明曰。魏兵遠來。須乘其未定擊之。淵明不從。旦日。又勸出戰。

又不從。蓋淵明本非將才。性又懦怯。特以梁主介弟。任爲上將。進戰非其志也。侃見言不用。自領所部。出屯堰上。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進攻梁將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方醉臥不能起。身爲上將。只圖醉臥焉得不敗。衆皆袖手。偏將胡貴孫謂趙伯超曰。吾曹此來。本欲何爲。今乃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怒。獨率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自固。遂不發一矢。先是景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南兵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讓吳兒使前。爾擊其背。其時東魏兵實已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以紹宗佯退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擄。失亡士卒數萬。一敗塗地。

大失江東體面。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攻之。鳳棄城走。捷聞。舉朝相賀。澄乃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

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策。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難成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鸞暴惡盈。側首無托。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進圖容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徒。斷絕鄰好。徵兵拓境。縱盜侵邦。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來勾踐之師。趙納韓城。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袍秉磨之將。拔拒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蝮蜥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相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綆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窞。誠智者所不爲。仁人所不向也。矧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知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以利器。誨以嫚藏。使之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強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人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衆。不比危脆之師。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纍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爲帝。但恐楚國亡。援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

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鷓。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卽。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傲文
佳甚

當時梁朝士大夫見此檄者。莫不竦然以納景爲非。而梁主不悟。其後侯景擾亂江南。梁室禍敗。皆如弼言。先是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乃遣其黨王偉詣建康。說梁主曰。高澄幽廢其主於金墉。殺諸元宗室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鄴中文武。無不離心。約臣進討。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邾莒。國之士女。爲大梁之臣妾。梁主好大故景只以大言騙之梁主許之。時有太子舍人元貞。本魏宗室。仕於南朝。

遂封之為威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為帝。許以渡江後即位。一應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會韓山失律。淵明被擄。乃止。蕭淵明至鄴。東魏帝升閭閣門受俘。讓而釋之。送至晉陽。澄見之。謂曰。納一人之叛。而失兩國之歡。爾主何取焉。倘能復修舊好。當令汝還江南也。淵明拜謝。澄厚待之。高澄此時只圖殺景。猶冀梁為我助。故待淵明加厚。且說紹宗既敗梁師。移兵擊景。當是時。景退保渦陽。輜重數千輛。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兵力尙強。紹宗乘勝勢。鳴鼓長驅而前。士卒十萬。旗甲鮮明。干戈森立。直逼賊營。景使人謂之曰。公來送客耶。欲與我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爾一決勝負。遂順風布陣。景以風逆。閉壘不戰。紹宗戒軍士曰。侯景詭計多端。好乘人背。當謹備之。俄而風止。景命軍士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軍不能支。遂大敗。紹宗墜馬。劉豐生被傷。俱奔譙城。紹宗尙敗。可見景之用兵。實非請將

所能 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共尤紹宗怯敵。紹宗曰。吾戰多矣。未有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二人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卽與爭鋒。勿渡渦水。二人往。停

軍對岸。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不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耶。侯景實紹宗知己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於樹間。遷又中樹。退入於軍。恃顯違紹宗之言。恃勇深入。被景擒去。旣而以無名下將。縱之使歸。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段韶聞紹宗敗。引兵來助戰。夾渦水而軍。見敵營四旁。荒草甚深。潛於上風。縱火燒之。景率騎入水。出而却走。草盡濕。火不復然。人皆服景之急智。景與紹宗相持數月。其將司馬世雲來降。言景軍食盡。將欲南走。紹宗乃以鐵騎五千。分左右翼。夾擊景軍。景臨陣。誑其衆曰。汝輩家屬。皆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無不憤怒。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披髮向北爲誓。紹宗

知景必以此誑其衆故矢誓言以破之

景士卒皆北人。本不樂南渡。聞紹宗言。麾下暴顯等。各率

所部。降於紹宗。其衆一時大潰。爭赴渦水。渦水爲之不流。景與數騎腹心走峽石。欲濟淮。紹宗追之。正是勝來。威力依山虎。敗去倉皇漏網魚。但未識紹宗能

擒景否。且俟後卷再述。

侯景陰險狡詐。人所盡知。故在東魏而東魏生疑。投西魏而西魏不信。杜弼傲文。雖屬鋪張。却多確論。卽梁朝內外諸臣。亦皆以受降爲非便。何至梁武入其元中而不覺。非不覺也。好大喜功。明爲利掩耳。高王能識之於先。以術駕馭。又能預畜紹宗。以制其暴橫。其膽其識。不止高人一等。不謂之英雄不可也。

第四十九卷

烹荀濟羣臣惕息

杖蘭京逆黨行兇

話說侯景大敗之後。與心腹數騎。自峽石濟淮。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一人登陴。詬之曰。跋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其城。殺詬者而去。先是景叛後。澄曾以書諭之。語以家門無恙。若還。當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

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應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

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糞自若。矧伊妻子。何足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

澄得書大怒。誓必殺之。及景敗逃。紹宗追之急。景前無援兵。後有追師。大懼。暗使人謂紹宗曰。高氏之重用公者。以我在故也。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公耶。何不留我在。爲公保有功名之地。紹宗聽了此言。暗思我與高氏。本非心腹重臣。其用我者。不過爲堪敵侯景之故。景若就擒。我復何用。遂止而不追。高氏素來不能

紹宗所以聞景言而不追。然梁室將受其禍。天必不使紹宗去其毒也。景歸梁。梁主以景爲南豫州牧。是景日後

亂梁張本。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東魏平景之後。河南舊土皆復。唯王思政尙據潁川。澄乃命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三將引步騎十萬攻之。兵至城下。思政命偃旗息鼓。示若無人者。岳等恃其強盛。四面攻擊。思政挑選驍勇。驟然開門出戰。東魏兵出於不意。遂敗走。岳等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乘間出師。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岳等不能克。澄知潁川不下。益兵助之。道路相

繼。費貲糧無數。而思政堅守如故。劉豐生建策曰。潁川城低。可以洧水灌之。既
 可阻援兵之路。城必崩頽。先豐生建策以水灌城而與紹宗死於水此其中亦有數耶岳與紹宗皆以爲然。
 於是築堰下流。洧水暴漲。水皆入城。東魏兵分休迭進。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
 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下無叛志。泰知潁川危急。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
 救之。奈長社以北。皆爲陂澤。一望無際。兵至。水阻不得前。東魏又使善射者乘
 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等以爲必克。忽然東北塵起。風沙迷目。同入
 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艦纜盡斷。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住其船。弓弩亂
 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逃上土山。城上人亦射殺之。初術者言紹宗有水厄。故
 紹宗一生不樂水戰。至是其言果驗。高岳既失二將。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
 以故相持不下。此處略作頓住再將別事插敘先是孝武西遷。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帝曲
 盡臣禮。事無大小。必以啓聞。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執香爐步
 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三代以下惟恐不好

名歎之事帝尚要遮人耳目是其心猶愛名節也澄之不及其父遠矣

使崔季舒朝夕伺帝。察其動靜。纖悉以告。

常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癡人謂帝也。帝美容

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溫雅。人以為有孝文

風烈。以故澄深忌之。帝嘗與澄獵於鄴東。彎弓乘馬。馳逐如飛。澄見之不樂。都

督烏那羅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帝為之攬轡而還。身為天子一又

澄嘗侍帝宴飲。絕無君臣之分。酒酣。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憤

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氣尚有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殿帝。

季舒見其醉。以身蔽之。假揮三拳。澄遂奮衣而出。其無禮極矣宜次日酒醒。亦自

悔。乃使季舒入宮謝帝曰。臣澄醉後。情志昏迷。誤犯陛下。乞恕不恭之罪。帝曰。

朕亦大醉。幾忘之矣。只好如此措辭亦可憐極矣賜季舒絹百疋。然帝不堪憂辱。每咏謝靈

運詩曰。

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

本自江海人

忠義動君子

時有常侍侍講荀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武有布衣之舊。知梁武素有大志。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梁武聞而不平。及梁武卽位。又屢犯其怒。欲集朝衆斬之。濟遂逃歸東魏。澄重其才。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至是知帝惡澄。密奏於帝曰。昔獻武王歡。有大功於國。未嘗失禮於陛下。今嗣王悖亂已極。陛下異日必有非常之禍。宜早除之。以杜後患。帝曰。深知成禍。其如彼何。濟曰。廷臣懷忠義者不少。特未知帝意耳。臣請爲陛下圖之。乃密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插血定盟。共扶帝室。帝從之。然欲納兵。恐招耳目。乃定計於宮中。假作土山。開地道通北城外。納武士於宮。誘澄入而誅之。卽令計成何以善後濟謀亦疎及掘至於秋門。守門者聞地下有響聲。以告澄。澄曰。此無他。必天子與小人作孽。掘地道以納其黨耳。遂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此必左右妃嬪等所爲。欲殺胡夫。

人及李貴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大義

曉然足跡

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况於妃嬪。必欲

弑逆。緩速在王。

况有氣色

澄自知理屈。乃下床叩頭。大啼謝罪。帝乃召后出見。

為之勸解。留宴於九和宮。命胡李二夫人進酒。宮女奏樂。相與酣飲。夜久乃出。

居三日。訪知濟等所為。乃幽帝於含章堂。執濟等諸臣。將烹之。侍中楊遵彥謂

濟曰。衰暮之年。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書曰。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

欲挾天子。誅權臣。事既不克。粉骨奚辭。澄愛其才。尚欲全之。親問濟曰。苟公何

為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耶。

碑源有生氣

澄大怒。揮使執去。與諸人同烹於市。

澄疑温子昇知其謀。欲殺之。乃使之作獻武王碑。碑成。然後收之於獄。絕其食。

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長史宋遊道收葬之。人皆為遊道危。澄不之

罪。謂之曰。向疑卿僻於朋黨。今乃知卿真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吾不汝責也。事

平。復請帝臨朝。

忽幽之忽君之如呼小兒無異

澄隱有受禪之志。將佐議加殊禮。陳元康曰。王

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反失二將。以致城久不下。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武定七年五月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築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堰成。水勢益大。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十八九。六月。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遂壞。澄下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萬戶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亦籠絡人才之計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止之曰。公常語訓等。齋吾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性命。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左右遂共持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見澄。澄不令拜。釋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此乃檮報字澄悉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爲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足言二人皆重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爲行

臺治所。浙州刺史崔猷以書止之曰。

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

思政得書。不以爲然。乃將已與猷兩說。具以啓秦。秦令依猷策。思政固請從己說。且約賊兵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秦乃從之。及長社不守。秦深悔失策。又以前所據東魏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西歸。澄乃奏凱而還。靜帝以澄克復潁川。進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食邑十五萬戶。澄欲不讓。陳元康以爲未可。澄乃辭爵位殊禮。有濟陰王暉業好讀書。澄問之曰。比讀何書。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語中帶澄默然。又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每事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洋爲其夫人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

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時或袒跣跳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洋知澄劣已見洋吳人有瞽者。能審人音。以別貴賤。澄召而試之。歷試諸人皆驗。聞劉桃枝聲。曰。此應屬人爲奴。後乃富貴。聞趙道德聲。亦曰。此人奴也。其後富貴却不小。聞太原公聲。驚曰。此當作人中之主。及聞文襄王聲。默不語。映後澄與洋一死一帝崔暹私捏其手。乃曰。亦人主也。澄笑曰。吾家奴尙極富貴。而况我乎。旣退。暹私問之。瞽者曰。大王禍不遠矣。焉有大福。其時太史令亦密啓帝云。臣夜觀天象。西垣殺氣甚重。宰輔星微暗失位。主應大將軍身上。禍變不出一月也。帝曰。爾不知李業興之死乎。何乃蹈其轍。蓋業興曾向澄言。秋間主有大凶。澄惡其不利而殺之。業興見殺於此補出故帝引以爲戒。却說澄有膳奴蘭京。係梁朝徐州刺史蘭欽之子。韓山之役。梁兵大敗。東魏俘梁士卒萬人。京從其父在軍。亦被擒獲。澄配爲膳奴。使之供進食之役。後魏與梁通好。蘭欽求贖其子。

澄不許。京亦屢向澄訴。求賜放還。澄大怒。杖之四十。曰。再訴則殺汝。京怨恨切齒。密結其黨為亂。先是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瑯琊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防禦甚疎。該死一日。澄召常侍陳元康。侍中楊遵彥。侍郎崔季舒。共集東柏堂。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但知己能殺人而已。不知人亦能殺己。元康曰。此奴耳。何敢為患。京立階下聞之。遂與其黨六人。置刀盤下。昌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賊黨盡入。是時室中唯元康遵彥季舒三人侍側。皆手無寸刃。左右侍衛防其洩漏機密。悉屏在外。非有命召不得入。澄見賊至。卒惶迫。以手格之。傷臂入於床下。賊去。床澄無所匿。元康以身蔽之。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倒於地。賊遂弑澄。遵彥乘間逸出。仆於戶外。失一靴。不及拾而走。季舒狼狽走出。不知所為。奔往廁中匿。變起須臾。諸人惶急。情狀如見。最得龍門筆法。庫直王紘紇奚舍樂聞室中有變。冒刃而進。舍樂鬪死。王紘僅以身免。衆見賊勢洶洶。皆莫敢前。飛報內宮。言王被害。衆皆失

色。元宮主一聞此信。驚得魂膽俱喪。時太原公洋居城東。方退朝。聞之。顏色不
 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擒蘭京等。斬而鬻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
 苦也。自有大才者入見元公主。公主方撫膺大哭。洋慰之曰。大將軍被害。事出非
 常。宜暫安人心。勿遽發喪也。於是諸夫人皆暗暗悲哀。元康自知傷重必死。手
 書辭母。又口占數百言。使參軍祖珽代書。以陳便宜。言畢而卒。洋殯之第中。詐
 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領左右都督。又假爲澄奏。請立皇太子。大赦
 天下。除心腹數臣外。皆不知澄之死也。越數日。澄死信漸露。帝聞之。竊謂左右
 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孰知尚有左右相慶。咸呼萬歲。但
 未識人心如此。天意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侯景語紹宗之言。雖爲脫身之計。却是實話。紹宗遽然聽信。縱之而去。其
 後溺死水中。亦自貽伊戚。高澄不修臣節。悖禮已甚。至呼帝爲狗脚朕。又
 揮以三拳。尙有人心者乎。雖蘭京之變。蓄怒而發。其得禍亦宜矣。高洋素

有大志。乃觀其處變。井井有條。其才可見。至瞽者一聞聲音。能決貴賤。毫髮不爽。其術亦神矣哉。

第五十卷

陳符命羣臣勸進

移魏祚新主登基

話說帝聞澄被害。私心竊喜。因念權門無主。其黨必離。雖有高洋。素稱懦弱。不足爲慮。羣臣必來請命發喪。即可權歸一己。那知洋懼人心惶惑。祕不發喪。托言養病在宮。命已代攝軍政。又思重兵盡在并州。須早如晉陽。以固根本。乃夜召都護唐邕。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領命支配各軍。斯須而畢。洋深重之。乃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悳。四人守鄴。時子如已復任。在朝職爲儀同三司也。補筆其餘勳貴。皆以自隨。臨行。謁帝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洋立數十步外。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將詣晉陽。再拜而出。帝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者。朕不知死在何日。爲君至此洋至并州。入見太妃。泣訴兄變。婁妃大驚。凄然下淚曰。此兒聰明曉事。而不受訓。

宜其有禍。然年未三十。遽棄我而逝。目前事業。更靠何人。言訖。悲不自勝。洋與左右皆爲掩淚。時宋夫人與其子孝瑜。依太妃住晉陽。聞澄遇害。母子大哭。孝瑜年十三。有至性。請奔父喪。洋許之。遂單騎至京。洋謂太妃曰。兄暴亡。兒威名未立。恐人心有變。喪未敢發。尙祈祕之。妃曰。今後大事。任憑兒主。但期無負父兄之業。洋再拜而出。遍召晉陽舊臣宿將。大會於德陽堂。舊臣素輕洋。見之不甚畏敬。洋是日英彩煥發。言詞敏決。皆大驚。寶劍在匣。莫知其利。及鋒而試。澄政令有不便者。洋悉改之。由是內外悅服。人盡畏而敬之矣。武定八年正月。距文襄之死。已有數月。洋見威令已行。大權在握。乃遣使告哀於帝。請發澄喪。帝舉哀於太極東堂。遣百官致祭。詔贈綾羅八百段。治喪一如獻武王禮。謚曰文襄王。洋亦發喪於晉陽。令宮中府中無不成服。朝廷議加洋爵。以攝大政。乃進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臺齊郡王。詔使至。洋拜受。百官皆賀。二月甲申。葬文襄於獻武王之墓。三月庚申。又進洋爵爲齊王。食邑五郡。蓋洋

欲重其權。故令朝廷屢增爵位也。一夜睡去。夢有人將朱筆點其額上。意忽忽不樂。謂管記王曇首曰。我夢額上被點。得毋我身將黜退乎。曇首拜賀曰。此王大吉之兆也。王字頭上加了一點。便是主字。王不日當居九五之尊。爲人中主矣。洋曰。勿妄談。口雖拒之。而心竊自喜。又聞外間訛言。上黨出聖人。欲遷上黨郡以應之。長史張思進曰。王無庸也。大王生於西宮。宮本上黨坊基也。豈非上黨出聖人之應乎。且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燃。河邊毘飛上天。藁字燃去兩頭。則爲高字。毘。羊也。河邊水也。水與羊。正大王之名。飛上天。是升爲天子也。大王爲帝奚疑。敘夢兆敘張本洋喜益自負。光祿大夫徐之才。北平太守宋景業。皆善圖讖。共占天象。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欲勸受禪而不敢言。時洋有寵臣高德政。言無不從。二人因德政以白洋。洋召二人問之。皆曰。天命已定。願王勿違。洋然之。進告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此皆諸官陷汝於不義。切勿信之。婁太妃之言無不從

之理中也櫛。洋唯唯而出。以太妃之言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耳。語極利極。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王何失此機會。且讖文云。羊飲盟津。角掛天津。盟津天津。皆水也。羊飲水。王之名也。角掛天。升大位也。近聞陽平郡皇驛旁。有土一方。四面環水。常見羣羊數百臥立其上。近而視之。却又不見。事與讖合。人事如此。天意可知。王豈可違天而受不祥。小人說話有枝葉。媿媿動聽。洋未決。因念先王舊臣若尉景、婁昭、段榮等。皆已物故。唯斛律金在肆州。司馬子如在鄴。此大事。必須與之商酌。因召詣晉陽。共議於太妃前。二人固言不可。且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太妃曰。我兒懦弱。必無此心。高德政輩貪富貴。樂禍亂。教之耳。指金與子如曰。二卿之言。實老成之見。兒宜從之。洋不敢違。其事乃止。頓略然自是忽不樂。常撫膺浩嘆。又之才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勸其宜早受命。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此漢文之卦也。吉孰利焉。又使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

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謂之才曰。吾志決矣。但諸勳
 貴議論不一。必先有以折服其說。方可行事。吾今者集諸臣於德陽堂。卿爲我
 明辨而曉諭之。使之無阻吾事。之才領命。俄而百官皆集。共議可否。洋從屏後
 竊聽。力折羣說之才固是辨才然其語即屈此奉豈能終已而兩下議論却不可少之才進言曰。今受魏禪。正上合天
 心。下從民望。舜禹之事。復見於今矣。諸公卿不思助成大業。而反有異議。何哉。
 司馬子如曰。子言誠是。但王受禪。有三不可。王去文襄之亡未久。遽行大事。似
 以兄死爲幸。有損王德。其不可一也。天子依王爲腹心。開誠相待。不若孝莊猜
 嫌疑貳。致生變更。其不可二也。王秉政日淺。未有奇功大勳。威服四方。其不可
 三也。吾以爲守政居藩。自享無窮之福。倘貪天位。萬一蹉跌。後悔何及。之才曰。
 不然。昔文襄本欲爲帝。而中道暴亡。以致大業終虧。王若爲帝。是償文襄未竟
 之志。破一不可光大前業。垂裕後昆。正先王有子。文襄有弟也。何嫌而不爲。至帝雖
 安靜無爲。然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究非本懷。苟濟之事。已可鑒矣。破二不可王不正

位。人易生心。諺云。騎虎之勢難下。正王今日之謂也。他若秉政以來。雖大功未
 建。而獻武文襄之功。皆王功也。不可三破天下孰不懷德而畏威。昔孟德未帝而不
 帝。師昭未帝而炎帝。古今一轍。王何不可爲帝。得引證子如無以應。長史杜弼曰。
 關西國之勁敵。常有并吞山東之志。特以無釁。故閉關不出。若受魏禪。彼之師
 出有名。一旦挾天子。稱義兵。長驅東向。將何以待之。不若存魏社稷。整率文武。
 立功廊廟。翦除外寇。俟四海一統。然後受禪未遲。不然。縱令內難不作。其如外
 患何。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祇有宇文黑獺。但彼亦欲爲王所爲。縱令偏儻。
 不過隨我稱帝耳。何畏之有。弼語塞而退。洋出。厲聲曰。吾聞築室道謀。三年不
 成。凡舉大事。得一二人心足矣。之才之言。不可易也。衆人見王心已決。無敢
 異言。洋遂入告太妃曰。內外皆欲尊兒爲帝。今將詣鄴。暫違膝下。太妃曰。兒爲
 帝固好。但天位難保。須好爲之。止之不能只得望其好帝係故君。后係汝妹。宜
 安置善地。勿失尊崇之典。洋曰。母勿憂。兒當待以杞宋之禮。再拜而出。乃發晉

陽。擁兵東向。令高德政預錄所需事條以進。又令陳山提齎所錄事條。手書一道。馳驛以往。密付楊愔。愔得書。知事不可緩。卽召太常卿邢邵等。議撰禪位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凡魏室諸王。皆引入北宮。閉之於東齋。五月甲寅。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肯復進。欲還晉陽。倉丞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欲還耶。非所以副臣民仰望之心也。德政之才亦苦諫曰。山提先去。機關已洩。王今日豈可中止。乃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在朝文武。知事勢已成。禪位在卽。莫不俯首順從。諸臣到此樂得爲子如密以報洋。洋乃至鄴。入居舊邸。百官皆來晉謁。洋輒下令。召人夫齎築具。集於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焉。豈欲族滅耶。隆之懼而退。於是作圓邱。備法物。一日一夜。無不畢具。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宮啓事。帝於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

法堯舜。以讓有德。帝歛容曰。此事推搡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便向袖中取出。使侍中楊愔進之。帝提筆便署。因問愔曰。居朕何所。愔曰。北城別有館宇。帝可居之。帝乃走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

獻生不辰。

身播國屯。

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

有司請帝起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一別可乎。可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妃誦陳思王詩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帝揮淚謝之。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閣。帝出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甘讓大位。何物家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此珠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獨高隆之灑泣不已。有高隆之向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初帝出宮時。以后爲高王之女。不見而出。后聞之大哭曰。帝旣退居

北城。我何忍獨處大內。屏去儀衛。祇帶宮女數人。來至帝所。帝見之下淚曰。卿來何爲者。爾家正當隆盛。富貴自在。何戀此敗亡之身爲。后曰。妾侍陛下久矣。生死願在一處。敢以盛衰易節。於是相抱而哭。守帝不去。高女能如此五月戊午。羣臣勸進。洋卽帝位於南郊。是爲顯祖文宣皇帝。國號大齊。改元天保。大赦。是日鄴下獲一赤雀。獻於壇上。文宣大喜。以爲受命之瑞。中外百官。進秩有差。自魏敬宗以來。羣臣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帝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立九廟。皆冠以帝號。追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凡魏朝所封爵號。皆降一等。本宣力於齊。爲齊佐命者。不在降限。辛酉。册尊太妃婁氏爲皇太后。命太保元修伯持節往晉陽。進璽綬册書於太后。太后受册。乃服韋衣。升殿受賀。諸夫人皆行九叩禮。爾朱后平素與太后爲敵體。至是亦跪拜如儀。婁妃醫嫁英雄不甘埋沒平生之志氣今日始竟。六月。迎太后至鄴。一應嬪妃眷屬。皆從行。齊王朝太后於崇訓宮。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然當念先帝

當日苦爭力戰經營創造之難。勿以得天下爲易也。賢母明訓齊主再拜受命。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洸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共十三人。又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爲王。尉景子尉燦。官爲儀同三司。性粗暴。見庫狄干等封王。其父不加王爵。大怒。十餘日不朝。遣使召之。閉門不納。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燦父爲王。燦何以生爲。尉景是兒使者回奏。帝鑒其直。乃亦封景爲王。將立后。集羣臣議之。蓋帝爲太原公時。娶長史李希宗女。伉儷相得。後又納段韶之妹。更加寵愛。隆之德政。欲結勳貴之歡。以李妃漢人。不可爲天下母。請立段妃。小人打算動無不私帝不從。立李氏爲后。其子殷爲皇太子。赦畿內及并州死犯。餘州死罪減等。是時政令一新。臣民悅服。惟慮關西有警。嚴設重兵以待。但未識秦聞東魏之亡。能興師討罪否。且聽下文分解。

高洋處心積慮。要行篡逆。婁妃司馬子如斛律金之言。自是正理。徐之才。宋景業等進說圖讖。不過欲圖富貴耳。小人之陷主於不義。每每如是。魏帝下堂而走。真是可憐。高后一意相從。此時尙足爲高家爭氣。恐以後之未必然耳。

第五十一卷

宇文后立節捐軀

安定公臨危託後

話說宇文泰自潁川失守。師勞無功。只得退守關中。待時而動。一日聞報高澄身喪。以爲天敗高氏。不勝大喜。及聞高洋篡位。謂左右曰。高洋一豎子耳。料其才能不及父兄遠甚。而敢行僭逆。是自取滅亡也。吾以大軍臨之。聲罪致討。何憂不克哉。乃從同州至京。入見帝曰。高洋廢君篡國。大逆無道。臣請與兵討之。以誅逆臣之罪。以復一統之模。帝從其請。乃召秦州刺史宇文導爲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鎮守長安。泰自引軍十萬。上將千員。往關東進發。邊臣飛報至鄴。聲言西兵百萬。飛渡黃河。不日將到晉陽。舉朝大驚。齊主集羣臣問計。

或曰。黑獺蓄銳有年。今傾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唯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之前無所獲。力倦自退。昔先帝圍玉壁。西師不出。亦此意也。齊主曰。此懦夫之計也。或曰。昔黑獺侵犯洛陽。先帝遣將拒之。皆獲大捷。今宜調集諸路之兵。命一上將迎敵。賊兵自退。陛下可以高枕無憂也。出先敘諸臣議論方觀齊主曰。此未足以制黑獺也。諸卿之言。但守成法。未識機宜。黑獺之敢於深入者。以朕年少新立。未經戰陣。有輕我心。若斂兵避之。示之以怯。益張其焰。吾兵將不戰自亂。須乘其初至。朕猝然臨之。彼不虞。朕出見朕。必驚彼勢。自沮。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轉弱爲強。實在此舉。見得明料得透高德政請待各路兵齊集。然後出師。齊主不許。連夜馳往晉陽。貫甲乘馬。號令三軍。親爲前部。令段韶、斛律豐樂統大軍爲後繼。行至建州。遇西魏前鋒趙貴。有衆萬人。直攻其營。身自搏戰。諸將奮擊。貴兵大敗。泰聞前鋒軍敗。大驚。問來將何人。探者報說齊主自來。去大軍不遠。旗風浩大。人馬精強。軍威嚴整。行陣肅穆。泰不信。曰。洋聞吾至。方奔逃之不

暇。何敢來與吾敵。是夜月明。泰與楊忠、達奚武等領數騎。易服潛往。登高阜以望齊軍。果見軍容威武。調度有方。與歡治軍無異。嘆曰。有子如此。高歡為不死矣。與生子當如孫仲謀同一慨歎歸營後。因念洋未可輕。若與之戰。未必能勝。徒損自己威名。又遽退而歸。恐為所笑。轉輾不決。恰好秋盡冬初。久雨不止。軍中畜產多死。人心不安。乃托以天時雨濕。弓絃解膠。不如暫回西京。俟春暖再來。遂班師。從蒲州而去。果不出高洋所料齊主聞西師退。追至河口。不及而還。一日接得肆州文書。報稱蠕蠕國太子羅辰。興兵十萬。來犯吾疆。齊主召集諸將商議拒之。司徒潘樂曰。昔先帝以蠕蠕反覆無常。難以力服。故娶其女為妃。歲賜金帛。以結其心。邊境得安。今先帝崩。蠕蠕公主亦卒。借潘樂口中補出蠕蠕公主結局文筆無一漏處聘問之禮遂絕。故興兵而來。不若仍以重賂結之。復申舊好。庶干戈永息。而邊土無虞。齊主曰。昔先帝欲散西魏之謀。故賂以玉帛。結以婚姻。以致太后避位。此權宜之術。亦先帝所恥也。今日藐視吾邦。復行猖獗。不擒滅之。無以伸吾之恨。何用通好。段韶

曰。陛下親征。臣請爲先鋒。齊主大喜。乃引大兵直抵恆州。與蠕蠕兵遇。羅辰手下有勇將二員。前來討戰。斛律豐樂挺鎗迎敵。戰未下。齊主親自出馬斬之。諸將見帝親自臨陣。殺敵孰敢居後。奮勇齊進。敵兵大潰。散走出境。左右請班師。齊主命衆先發。自以三千騎押後。夜宿黃瓜堆。羅辰探得後隊兵少。復領精騎數萬。連夜趕來。把三千兵四面圍住。火把燭天。鎗刀密布。將士皆失色。齊主安臥不動。于曉身天明方起。神色自若。立馬陣前。指畫形勢。縱兵奮擊。蠕蠕之衆披靡。乃潰圍而出。前軍聞後有寇。亦來救援。遂大破之。伏屍二十里。擒得羅辰之妻叱奴氏。及番人三萬餘口。斬叱奴氏於境上。羅辰超越岩谷。僅以身免。由是諸夷畏服。終帝之世。蠕蠕不敢來犯。丁嬭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西魏文帝。痛東魏之亡。進討無功。高氏旣篡。黑獺亦必效尤。魏氏宗社。不久將盡屬他姓。鬱鬱成疾。漸至不起。泰聞帝不豫。入朝問安。帝謂之曰。卿來甚好。朕生死有命。不足惜也。但太子年幼。未諳國政。托孤寄命。唯卿是任。卿善輔之。遺詔太子元欽卽

位。與乙弗后合葬。是夜遂崩。年四十五歲。時西魏大統十六年三月庚戌也。帝爲京兆王元愉之子。以父死非命。終身不樂。在位十六年。安靜自守。國家大事。悉決於秦。未嘗自主。故處亂世。得保天年以終。辛亥。秦奉太子登基。立宇文氏爲后。后卽秦長女也。百官朝賀畢。然後發喪。頒示天下。謚帝曰文皇帝。秦復歸鎮同州。蓋其地當關河之險。北控諸蠻。東扼齊境。故秦常居之。猶齊之晉陽也。時有尙書元烈。帝室親屬。見秦專權。屢懷不平。欲殺之以興帝室。然性粗少密。大廷廣衆之會。言及國事。輒撫膺長歎。怒形於色。以故謀未成。而機已洩。秦殺之。徒而無謀。徒自取禍。沒其家口。不復稟於帝也。少帝聞烈死。大怒。私謂左右曰。丞相擅殺大臣。絕不啓知。目中豈復有我哉。我不殺秦。秦必害我。誰肯爲我謀之。一日召臨淮廣平二王。告以圖秦之意。二人垂淚泣諫曰。不可爲也。丞相秉政已久。大權皆在其手。朝廷孤立久矣。奈何以赤手而捋虎鬚。事若無成。大禍立至。願帝勿作此意。尙若。尙可。少廷。歲之。月。帝不聽曰。吾實不能束手待死也。二人危之。時秦

諸子年幼。以諸壻爲腹心。長女雲英。已爲帝后。次女雲容。嫁清河郡公李遠之
子李基。三女雲慶。嫁義成郡公李弼之子李暉。四女雲瑞。嫁常山郡公于謹之
子于翼。皆封武衛將軍。分掌禁兵。以防朝廷有變。李基等探知帝欲害泰。臨淮
廣平二王止之不聽。令人密以報泰。泰大怒曰。孺子不堪爲君。旋卽入朝。以帝
居位無道。乏君人之度。不可作社稷主。告示百官。另立賢明。羣臣莫敢違。遂廢
帝及后皆爲庶人。置之雍州。六黑綱手段較
渾更辣奉齊王元廓爲天子。是爲魏恭帝。文
帝第四子也。立妃若干氏爲后。大赦天下。以安人心。由是泰權愈重。雖魏之舊
臣宿將。莫不屏息聽命。少帝放廢雍州。朝夕怨望。至此地位而尙懷怨望
不自輜降是速之死也泰以
其有英氣。恐生他變。乃令人齎酖酒至雍州。使者至。少帝問何爲。對曰。太師獻
壽酒一瓶。爲陛下飲。帝見之不覺淚下。與后訣曰。因憐元命傾覆。故勉意爲之。
不圖今日遭禍。乃至於此。吾命已矣。汝歸母家。不須念我。后抱住大哭。謂使者
曰。太師旣廢帝爲庶人。亦當使我夫婦相守以老。太師縱不念帝。何不憐我。煩

卿一復我命。使者道太師之旨。誰敢有違。但令天子飲酒之後。便迎后歸耳。帝遂服毒而亡。時年二十四歲。后哀哭不食。親與左右手殮之。使者欲迎以歸。不從。淚盡繼之以血。且出怨言。使者復命。秦大怒。復令使者贖酒至雍州。命之曰。后偷執迷不改。即賜此酒。女欲守喪亦不辱其父而必使者至。后身衣重服。方哭泣於少帝靈前。使者致秦命曰。后歸無恙。否則飲此。后曰。吾未亡。人視死如歸久矣。意欲終百日之喪。然後就死。今見逼如此。何以生為。唯負吾母生育之恩。不一見面。為恨耳。語語痛心刺骨吾不知言訖大哭。哭已。飲酒而死。年二十二歲。后志操堅貞。儀容明秀。少帝深敬重之。伉儷無間。不置嬪御。及帝崩。后以身殉。後人有詩美之曰。

皎皎冰霜性。

亭亭松柏姿。

綱常誰倒置。

節義獨撐持。

一死隨君去。

重泉痛國危。

芳名垂信史。

巾幗勝鬚眉。

是時魏靜帝亦死於鄴。隨手帶紋高洋統年二十八歲。你道靜帝若何而死。先

是齊主每出入。常以靜帝自隨。高后恆爲之嘗飲食。護視之。又婁太后嘗勸齊主勿殺。使之得保天年。故齊主欲害之未果。及天保三年。太后欲歸故宮。遂還晉陽。齊主召后宮中赴宴。遣使以藥酒鳩帝。及后歸。帝已崩。痛哭數日。欲自盡。左右勸止之。齊主乃令人護喪事。諡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水之北。送靜后至晉陽。太后所居之。其後封爲太原公主。下嫁楊遵彥。故人以爲歡之女。不及泰之女也。果德爾朱后之言且說泰自弒少帝後。見人心不變。天位易取。大業將成。而嗣位尙虛。不可不先立定。正妃元氏。生子覺。年尙十五。次妃姚氏。生子毓。年最長。其婦大司馬獨孤信女。信居重任。爲泰腹心。泰欲立覺爲世子。恐信不悅。乃召諸公卿議之。衆曰。公所欲立。則竟立之。誰敢有違。泰曰。孤欲舍長立嫡。恐非大司馬所樂。左僕射李遠曰。臣聞立子以嫡不以長。古之道也。略陽公覺合爲世子無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語雖決烈亦太過泰笑曰。何至於是。信亦自陳曰。立覺。信之願也。豈可以毓爲信壻而有嫌疑。及退。遠謝信曰。公莫怪。臨大事不

得不爾。信亦謝曰。今日賴公。決此大事。遂立覺爲世子。是年泰巡行北邊。至平涼郡。有建武將軍史寧。率其子姪來迎。泰見之大喜。曰。吾欲於平涼城東校獵。卿可率子弟以從。次日。獵於牽屯山。泰見衆中有一小將。年尙幼。而容貌出羣。弓馬嫻熟。往來如飛。箭無虛發。召而問之。乃史寧之子史雄也。顧謂寧曰。曾婚娶否。對曰。未也。泰曰。爲汝佳兒。豈不可爲吾快婿。時泰有幼女雲安未嫁。因配之爲室。於文爲發餘波軍留平涼逾月。一夜忽有大星墜於營前。光燭四野。人馬皆驚。又中軍帥旗無故自折。泰甚惡之。俄而得疾。日加沉重。自知必死。因念大權不可付於他姓。兄子宇文護。常掌家政。可托以後事。乃於半途馳驛召之。護至涇州見泰。泰謂之曰。吾諸子幼弱。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懸於其手矣護再拜受命。遂統大軍進發。十月癸亥。泰卒於雲陽。時年五十。泰性好質。素不尙虛飾。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明達政事。人莫能欺。崇儒好古。凡所設施。皆依倣舊章。先是恭帝之立。泰請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

其九十九姓改爲單姓者。皆復其舊。又請如古制。天子稱王。宗室諸王。皆降爲公。故己雖勳業隆重。祇以安定公號終身也。及泰沒。護扶柩還。至長安而後發喪。奉世子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襲封安定郡公。鎮同州。自天子以迄大小臣僚。府中將士。皆素服舉哀。當是時。元輔新喪。舉朝惶惶。中山公護。雖受泰命。而名位素卑。未嘗預政。不厭人望。在朝羣公。有共圖執政之意。莫肯服從。護憂之。乃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僕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謙讓。打定次日羣公會議。太傅趙貴對衆曰。丞相亡。誰主天下事。蓋陰以自命也。衆莫發言。謹獨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其親兄子。兼受顧托軍國之事。理須歸之。有何議焉。辭色抗厲。聽者皆爲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下拜。羣公迫於謹。亦下拜。一下拜而羣情已屈。定大計當如此耳。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

撫循文武。人心遂安。旋封世子覺爲周公。爲謀禪也。但未識後事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高洋當新立之時。能獨定至計。親冒矢石。屢次克敵。其剛果自不可及。至不容靜帝。必欲置之於死。雖有婁后之命而不聽。心何忍哉。秦不臣之心。無異高洋。特未發耳。乃逼遷少帝。以酖弑之。其罪尙可道耶。惟其女爭氣。勝於靜帝之后。大星一墜。五十而亡。畢世姦雄。真成一夢。可慨也已。

第五十二卷

晉公護掌朝革命

齊主洋亂性敗常

話說宇文護當國。以周公覺幼弱。欲使早正大位。以定人心。十二月甲申。葬安定公於長安之原。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西魏亦亡魏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濟北公元迪奉皇帝璽綬。送至周公之府。恭帝出居別第。正月辛丑。周公卽天子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恭帝爲宋公。旋卽弑之。以木德承魏水德。行夏之時。服色尙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

爲太傅。獨孤信爲太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都督內外諸軍事。加封晉公。凡文武百官。皆進爵有差。旋有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齊主登極之後。神明轉茂。留心政術。務存簡靖。明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雖勳戚不赦。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四夷欽服。西人亦畏其強。人呼之謂英雄天子。使其守此不變。豈非一代令主。數年後。漸以功業自矜。嗜酒淫泆。肆行狂暴。太保高隆之。高祖義弟。帝少時常被輕侮。及受禪時。隆之又言不可。心常恨之。崔季舒怨隆之前劾其罪配徙遠方。乃讒於帝曰。隆之每理一事。輒云非己莫能爲。是令人上薄朝廷也。以私怨害隆之。季舒真小人哉。帝積前怨。令武士箠之百餘。箠而卒。清河王岳。帝從父弟。屢立戰功。有威名。而性好豪侈。耽於聲色。平秦王歸彥。自幼撫養於岳。岳待之甚薄。歸彥怨之。及帝卽位。歸

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密構其短。歸彥日後不獲善終亦由乎此奏言岳造城南大宅。制
 為永巷。僭擬宮禁。帝聞不平。又帝納娼婦薛氏於後宮。岳先通其姊。亦嘗迎薛
 氏至第。一夜帝遊薛氏家。淫其姊。其姊恃愛。為父乞司徒之職。帝大怒。懸其體。
 鋸而殺之。岳以帝殺無罪。有後言。帝益不平。遂讓岳以姦。使歸彥鳩岳。岳自訴
 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害止一身。不飲則禍及全家。岳遂飲之而卒。薛嬪始大寵
 幸。久之忽思其曾與岳通。無故斬其首。藏之于懷。集羣臣於東山宴飲。勸酬始
 合。忽探出其首。投於席上。支解其屍。弄其髀骨為琵琶。惡俗茲材令人不可耐一座大驚。
 旋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屍以出。披髮步哭而隨之。自是杯不離手。淫暴
 益甚。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披肩。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
 乘牛驢橐駝。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家。
 朝夕臨幸。遊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如此行徑真乃天奪
之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於鄴中構三臺。即魏武所建舊址。更名銅爵曰金鳳。

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方構時。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
 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又復雅舞。折旋中節。旁人見者。莫不寒
 心。嘗於道上問一婦人曰。天子何如。婦人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八字可爲高洋定案帝
 殺之。太后以帝飲酒無節。舉杖擊之曰。如此父。乃生如此兒。帝曰。卽當嫁此老
 母。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伏於太后所坐床下。太后坐。舉床
 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旣醒。愧悔欲死。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
 持挽。彊爲之笑曰。向汝醉耳。毋自殘。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脫背就
 責。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
 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得罪于母尙知謝過則其天良猶在也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淫酗轉劇。
 徵國中淫媼娼婦。悉去衣裳。赤其下體。吩咐從官共視。又聚棘爲馬。紐草爲索。
 逼令赤身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如此穢惡有何可樂想其心肝另是一樣一日幸李
 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尙不識太后。何況老婢。馬鞭亂擊一百

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置之棺中。載以輜車。欲下釘者數四。久而釋之。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神色不動。乃賜帛千段。一日謂文襄后曰。吾兄昔姦吾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使亂交於前。不從者斬。此種淫惡可謂

空前絕後彭城王太妃者。卽爾朱后也。本有絕世容。年長矣。美麗如故。帝至其宮。欲犯之。太妃辭以異日。蓋懼害其子也。帝去。泣謂左右曰。昔吾失節。已爲終身之辱。今何可以再辱。但不死。無以絕其心。前夢孝莊帝向我言。吾曾枉殺趙妃。不獲善終。今果然矣。遂縊而死。有遺言啓太后。以其子彭城爲托。故太后常保護之。爾朱后結局又樂安王元昂妻李氏。卽李后姊。入宮朝后。帝見其色美。逼而幸之。大肆淫樂。不令出宮。謂后曰。吾欲納爾姊爲昭儀。可乎。后以其有夫對。帝乃召昂至前。令伏於地。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將及一石。竟至於死。后懼。乞讓位於姊。太后以爲言乃止。作大鑊。長鋸。剉確之屬。踈之於庭。每醉。輒手自殺人以

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此種非刑亦可楊愔乃揀
 應死之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參
 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
 於後世耳。帝曰。小人哉。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
 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苦。對曰。長夜之飲不止。一旦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
 怒其不遜。使燕子獻反縛其手。長廣王捉頭。欲手刃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
 逃難來歸。位至僕射尙書。臣於世宗。冒危效命。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
 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乃舍之。尙有一嘗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孟震怒。
 召魏收於前。立作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西人震恐。常爲拒守之計。實皆酒
 後空言。逾時輒忘。一日泣謂羣臣曰。關西不受我命奈何。劉桃枝曰。臣得三千
 騎。請就長安。擒其君臣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強弱力
 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

言是以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漳水。道德攬轡回馬。帝怒欲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言此兒無道。酣酒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

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道德近之

他日又謂道德曰。我飲酒過多。汝須痛杖我。道德以杖扶之。

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天子作如此行爲。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沈沒久之。復令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帝又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爲俊物。遂釋之。俄而被引入見。又若有言。揮出腰斬。其或殺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惛惛。各懷怨毒。然能默識強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委政楊愔。以爲心膂。愔總攝機衡。百度修飭。綱紀肅然。故時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橫插一段議論

前後文勢不換

一日。帝將出巡。百官辭於紫陌。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卽殺之。旋復飲

酒。醉而倦臥。至於日宴方起。黃門郎連子暢乘間言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耶。若然勿殺。遂如晉陽。築長城三千餘里。秋七月。河南北大蝗。帝

問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帝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頂。曳足以出。先是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其實應在周尙黑。後滅齊也。帝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中行第七。誤七爲漆。竟以此死使都督韓伯昇至鄴徵之。渙疑其害己。至紫柏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渡。行至濟州。爲人所執。送於鄴都。又帝爲太原公時。與永安王浚同見世宗。帝有時涕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帝心銜之。一言記恨異日也及卽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否。或密以其言白帝。帝益銜之。其後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召楊愔於背處。責其不諫。帝是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帝疑。因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

州。又上書切諫。帝益怒。詔徵之。浚托疾不至。帝遣人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二王何卒

受此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帝之同母弟也。幼而英特。有大成之量。篤志好學。所覽文籍。探其指歸。而不尚詞彩。讀漢書至李陵傳。獨壯其所爲。聰明過人。所與遊處者。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性至孝。太后常病心痛。如不堪忍。演立侍床前。以指甲搯其手心。爲太后分痛。血流出袖。常山故太后愛之特甚。於諸王中最賢。帝亦深重之。以帝沈湎無度。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嫌我唯此。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盤。盡皆壞棄。人皆謂帝之戒飲。演實有以格之。不數日。沈湎如故。或於諸貴戚家相戲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將進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演不從。苦口極言。遂逢大怒。先是演性頗嚴。尙書郎中等辦事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卽考竟不貸。帝欲實演之罪。疑其僚

屬必怨。乃立演於前。以刀鋸擬脅。凡令史曾受演罰者。皆臨以白刃。使供演短。諸人俱甘一死。不忍誣王。乃釋之。又疑演假辭於晞。欲殺晞。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欲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欲誅之。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其首。配甲坊。其後演又諫爭。大被毆撻。傷甚。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尙知有母。良心未泯。於是數往問疾。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罪。令侍演。演抱晞頸曰。吾氣息惓然。恐不能久活。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婉而入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爲王友。帝欲悅太后。進演爵位。命錄尙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演從之。一切謝絕。久之。演又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遽爾結舌。煩卿撰一諫章。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列十餘事以呈。因爲演曰。今朝廷

所恃。臣民所望者。唯殿下一人。乃欲學匹夫耿介。以輕一朝之命。諺云。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議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欬歎不自勝。曰。禍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卿言良是。今息意矣。即將晞稿付火焚之。與其死而無益毋寧留身有爲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不逾時即去。太子殷自幼溫裕。心地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其得漢家性質。不似己。欲廢之。帝登金鳳臺。使太子手刃重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加刃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益嫌之。酣宴時。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齊主委政揚倍又知常山之賢其胸中尙有分曉。醉則改性耳。趙藥之害人甚矣哉。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懷二。若其實也。當決行之。不然。此言非所以爲戲。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但未識後日天下。究屬太子否。且聽下卷分解。

高洋始篡魏祚。尙似英敏。厥後耽於酒色。瀆於刑戮。雖古桀紂。尙不至是。常山王極力諫諍而卒不聽。無道甚矣。亦國祚將終。禍來神昧者歟。

第五十三卷

燒鐵籠焚死二弟

棄漳水殺盡諸元

話說文宣末年。耽酒漁色。淫虐之事。無所不爲。用刑更極殘忍。有司逢迎上意。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犯人立於其上。或燒車釘。使犯人以臂貫之。每有冤陷。不勝痛苦。皆自誣服。唯郎中蘇瓊。以寬平爲治。有告謀反者。付瓊推驗。事多申雪。仁不愧吏尙書崔昂謂之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其餘。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非縱反逆也。昂大慚。帝怒臨漳。令稽暉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侍郎鄭頤問尙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以稽李二臣爲奴。同於箕子。是比陛下於桀紂也。小人之言可畏帝銜之。俄而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召之。見昕方搖膝長吟。騎以白帝。帝益怒。及昕至。遂斬於殿前。投屍漳水。帝如北城。就視永安上黨二王於地。

牢臨穴謳歌。令二王和之。二王懼怖且悲。不覺聲顛。帝愴然爲之下泣。將赦之。
 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仁心略現而滿又沮之伸已帝默
 然。浚聞其言。呼湛小字曰。步落稽。與汝何讎。而必殺我。但汝之忍心。皇天見之。
 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之。又使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
 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其屍。皮
 髮皆盡。屍色如炭。慘酷至此遠近爲之痛憤。僕射崔暹卒。帝親臨其喪。哭之。謂暹妻
 李氏曰。頗憶暹乎。其妻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旣憶之。自往省。手斬其頭。
 擲於牆外。如此行爲尙有人君之道乎高德政與楊愔同相。愔常忌之。帝狂於飲。德政數強
 諫。帝不悅。謂左右曰。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不朝。帝謂愔曰。我大
 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暹亦暗裏傷人帝從之。德
 政見除書卽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
 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桃枝執刃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卽落頭。桃枝乃斬

其足之。三指。帝猶怒。囚之門下。夜以氈輿載還家。明日德政妻出珍寶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爾乃有此。詰所從得。皆諸元所賂。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殺其子伯堅。兇惡如是。幾無人理。先是齊受魏禪。魏之宗室諸王。雖皆降爵爲公。仍食齊祿。未嘗擯棄。是年五月。太史令奏稱。天文有變。理當除舊布新。帝因問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帝曰。爾言誠是。乃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其後將如晉陽。乃盡殺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七百二十一人。咸棄屍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指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極矣。又登金鳳臺。使元黃頭與諸囚各乘紙鷗以飛。能飛者免死。獨黃頭飛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餓殺之。初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常於宮門外罵之。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帝殺暉業。荆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我

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女也。詔欲昵帝。故一言起禍。致諸元盡死。身亦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惡人殺人。婦人舉。竟自罹于禍。哀哉。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何用瓦全。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帝收景皓誅之。而賜景安姓高氏。景安雖生不。及景皓之死。帝嗜酒。體日瘠。李后憂之。帝謂之曰。我常問太山道士。爲天子幾年。答我三十年。吾思之。得非十年十月十日乎。又帝初登阼。改年爲天保。識者曰。天保二字。剖之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太子取名殷。字正道。帝視之不悅。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爲帝也。左右請改之。帝曰。天也。奚改爲。及疾甚。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幼弱。人將奪之耳。亦有一。隙之明。又謂常山王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亦知殺之不可。何以。自己殺。人如草芥乎。遺詔傳位太子。尙書令楊愔。平秦玉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命輔政。遂崩。帝居位十年。其崩時。果十月十日甲午也。癸未發喪。羣臣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橫流。嗚咽不已。太子卽位。大赦。諡帝曰文宣。

皇帝。廟號顯祖。尊婁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后爲皇太后。先是高陽王湜。滑稽便辟。有寵于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恨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后杖之百餘。扶歸而卒。見惡人報方顯祖殺上黨王煥。以其妃李氏。配家奴馮文洛。至是。太后赦妃還第。而文洛尙懷戀戀。故意修飾。盛服往見。李妃出坐堂上。旁列左右。引文洛跪于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致身受大辱。志操寡薄。不能捐軀自盡。有愧先王。蒙恩詔得反藩閫。汝是誰家下奴。猶欲見侮。喝令左右去其衣冠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李妃雖失節却出于無奈此太后聞之。髡鞭文洛。配甲坊。先是顯祖崩。常山王居禁中護喪事。太子卽位。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軍國之事。皆先咨決。楊愔以二王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王。心忌之。未幾演出歸第。詔策施行。愔獨主之。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不可出居私第。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晞以告王。王曰。昔顯祖之世。羣

臣皆不自保。今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何用汲汲。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常山初志原無甚意晞曰。新帝春秋尙富。驟攬萬幾。易爲人蔽。殿下以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乎。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否。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唯殿下處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乎。演不應。二月己亥。帝奉顯祖之喪至鄴。太皇太后、皇太后皆行。衆議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時執政已生疑忌。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觀察者。命卽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領軍可朱渾。尙帝姑東平公主。謂執政曰。主少國疑。若不去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禮。楊愔燕子獻等。皆以爲然。乃謀處太皇太后于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出二王于外。先是愔惡天保以來。爵賞多濫。欲加澄汰。先自表解開府。諸凡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又高歸

彥總知禁旅。發晉陽時。楊愔敕留從駕五千兵。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方知。

大愠。故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遊彥才智過人。獨處二王一節。毫無定

見又動與榮忤以致歸彥心變身與其禍。豈天欲絕顯宗之後。故愔亦謀之不臧耶。

侍中宋欽道嘗侍東宮教太子吏事。

以舊臣侍側。奏于帝曰。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曰。可與執政共商其事。愔

等乃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仁恐不聽。乃通啓皇太后。乞主其事。有宮嬪李

昌儀者。卽高仲密妻。舊名瓊仙。文襄常納之爲夫人。文襄歿。有寵于婁太后。常

居宮中。李太后以其同姓。亦相昵愛。遂以楊愔所啓示之。

李太后不密則害成。

昌儀

陽以爲可。而密啓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大怒。卽報知二王。令自爲計。演乃謀之。

賀拔仁斛律金二人。皆曰。主上幼弱。今欲出大王于外。愔等之心。未可問也。異

日權歸他姓。國事正不可料。爲大王計。不如收而殺之。以除後患。演曰。政自彼

操。黨惡者衆。事若不成。反自速禍。奈何。金曰。此時彼方得志。不以大王爲意。乘

間猝發。除之匪難。演然之。會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並出。奏以泄鎮晉陽。演錄

尙書事。留鄴二王乃密結諸勳貴。伏壯士數十人于尙書省後室。拜職日。大會百僚。約曰。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爵。彼必致辭。我一日執酒。再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等卽執之。及期。情等將往。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赴。情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遂會于尙書省。設宴堂上。坐定。二王殷勤勸酒。連呼執者三。伏遂起。情被執。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耶。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情及可朱渾。宋欽道。皆頭面破血。既已執矣。何用亂毆。寫出一時忙亂。各以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握其首。脫去。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嘆曰。大丈夫爲計遲。乃至于此。又使薛孤延執鄭頤于尙藥局。頤嘆曰。不用智者言。以至于此。豈非命也。演乃與湛、歸彥、賀拔仁、斛律金、執縛情等。掖入雲龍門。都督叱利騷、儀同成休寧。皆拔刃呵演。歸彥諭之。不從。歸彥久爲領軍。軍士素服。諭之皆弛仗。休寧嘆息而退。叱利騷挺立如故。遂殺之。演同羣臣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監情等在朱

華門外。內廷聞變。帝與太皇太后李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太后及帝側立。演伏階前叩頭。如敘次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獨擅朝權。威福由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社稷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大業。不忍喪于權臣之手。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請俟聖裁。專擅之罪。誠當萬死。當是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宗所厚。叩刀仰視。帝不一睨。可憐憐太皇太后喝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永樂內刃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弑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因有楊楷密啓太后拜謝。演叩頭不已。誓言臣無異志。但欲去逼免死而已。太皇太后謂帝曰。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况此漢輩。

但勾兒命。此屬任叔父處分。至如是何太皇太后命演復位。演遂傳帝旨。皆斬之。湛恨鄭頤。嘗讒己。先拔其舌。後斬其首。又斬娥。永樂于華林園。婁太后本不忍殺。情臨其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惜哉。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吾意。演亦悔殺之。乃下詔。罪止一身。家屬不問。以趙彥深代情。總機務。楊休之私語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良可悲也。戊申。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湛爲太傅。京機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爲太尉。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湊爲尙書令。政無大小。一稟大丞相主持。三月甲寅。演以晉陽重地。自往鎮守。旣至。以王晞爲司馬。謂之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自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不過勸其爲帝耳演默然。又以晞爲文士。恐不允武將之意。晝則不接。夜則載入與語。嘗在密室。謂晞曰。比王侯諸貴。每相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可乎。眞人前說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骨肉。殿下倉卒

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糝糠神器。實違上天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亦將致卿于法。晞見其言厲而色和。乃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冒犯鈇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子其慎之。幸勿亂言。談至更深。晞乃退。但未識言者紛紛。常山能終守臣節否。且俟下文再說。

文宣不但淫亂。且又酷刑。其死已晚。幼子嗣位。舍常山不用。乃聽信讒言。過於相逼。尙書省之變。是必然之勢。常山既殺楊愔。諸人威權獨重。有震主之嫌。雖欲終守臣節。其何可得。識時務者。號爲俊傑。王晞之謂乎。

第五十四卷

齊肅宗叔承姪統

周武帝弟繼兄尊

話說常山執政。諸臣紛紛勸進。演亦心動。謂王晞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無一言。晞曰。彥深非不欲言。特不敢言耳。彥深聞之。因亦勸進。時太皇太后太后及帝。皆回晉陽。演遂言于太皇太后。請主齊社。趙道德謂太皇

太后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耶。不意道遠。有如此正

論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事乃止。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

變生。須早定名位。以副四海之望。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

廢帝殷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繼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

也。孝昭若遵母訓。即易位何慚。演遂即皇帝位于晉陽。是爲孝昭皇帝。大赦。改元皇建。太皇

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下詔。紹封功臣。禮賜者

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蓋帝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

革顯祖之弊。中外大悅。嘗謂王晞曰。卿何自同外客。屢自遠我。自今凡有所懷。

隨宜作牒送進。因敕與楊休之。崔劼二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錄歷代禮

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有合于古。不合于今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求治如此。不

曾問舍人裴澤。外邊議朕得失若何。澤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三代。而

有識之士。咸言傷細。於帝王之度。頗爲未宏。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幾。慮

不周悉。故若是耳。但此事安可久行。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子。與朕爲至親。可言朕之不逮。虛心求益 尙是美德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勢非得已。俟政清敝革。將易之以寬大耳。故帝臨治一年。國日富而兵日強。一日邊臣奏報。西魏宇文護連弒二主。人情大擾。帝欲征之。謂羣臣曰。昔我獻武皇帝。欲滅宇文。有志未遂。今宇文篡魏以來。國家多故。弒逆時聞。朕將整率六師。平定關西。以討亂臣之罪。以伸先帝之志。諸臣其共襄厥功。于是頒諭四方。各練兵以待。西人聞之大恐。借孝昭欲討宇文護正好 接敘西事此文章脫卸法你道宇文護如何連弒二君。先是周閔帝卽位。年十六。朝政皆決于護。有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二人功勞勳望。羣臣莫及。太祖嘗倚爲腹心。及護專政。威福自由。二人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曰。不可。此乃先王之意。又其至親。吾等殺之不祥。貴乃止。其時二人密語室中。有帝幼弟宇文盛。自窗外聞之。遂以告護。護曰。事不先發。必貽後悔。乃伏壯士于殿內。貴入朝。擒而殺之。免獨孤信官。以其名重。不欲顯

誅之。逼令自殺。仍令其子獨孤善襲封衛國公。祭葬加禮。蓋以上蒙天子。下安人心也。閔帝性剛果。本惡護之專權。及聞貴與信死。大怒曰。晉公不遵朝命。擅殺大臣。直目中無我也。我何帝爲。剛果人。大抵失於燥急。有一朝臣。姓李名植。乃陽平郡公李遠之子。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又有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日在帝側。二人見護殺戮大臣。亦恐不容于護。思欲除之。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共譖于帝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陛下天位難保。願早圖之。但知報怨。又取敗耳。帝以爲然。乙弗鳳又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與恆以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返政。無論護心叵測。未必能如周公。就令如約。陛下安能七年悒悒如此乎。帝愈信之。遂欲殺護。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何等密事。而先講習。粗疎極矣。植等又約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大權在護。帝孤立于上。事必無成。乃陽許植。而陰以告護。護曰。上何能爲。廢之恐駭物聽。不如先離其黨。

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植等旣出。帝思之不置。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尙相疑貳。他人誰可信者。說話未嘗不是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攬萬幾。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于九泉。且臣旣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尙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疎棄骨肉。帝乃止。乙弗鳳大懼。謂帝曰。事不速斷。反受其亂。陛下不殺護。不唯臣等不免。弑逆之禍。卽在目前。帝又信之。於是密謀滋甚。定計于次日召羣臣入齋。因執護誅之。護寄腹心于光洛。朝夕伺帝。纖悉必報。聞帝有密謀。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訴以朝廷見害之意。二人勸護廢之。小只趨極勢焉知廢君爲大逆曰。公欲自全。不若另立賢明。護曰。主少國疑。遽行廢立。人心不服。奈何。賀蘭祥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廢之。昔先王廢魏少主亦然。機在速爲。前事可師也。以公今日位望。廢昏立明。誰敢不服。護從其言。時尉遲綱

總領禁兵。護使以兵入宮。先收其黨。綱至外殿。召乙弗鳳賀拔提議事。二人不知事露。同來見綱。綱卽執之。送入護第。因罷散殿前宿衛兵。時帝在宮中。尙以機事甚密。功成在卽。謂左右曰。誅護之後。某也賢。爲宰相。某也才。爲行臺。凡屬護黨。盡行誅之。衆皆稱善。及聞宿衛皆散。大驚曰。此必有變。須防兵入。忙集宮人數十。環衛左右。執兵自守。以此自守真小兒作事俄而賀蘭祥奉護命入宮見帝。甲士從者二百人。皆露刃上階。祥厲聲奏曰。陛下昵近小人。不行正道。無人君之度。賀拔提等欲殺晉公。以危社稷。今已收訖。公卿大臣恐陛下不能守太祖之業。有負臣民之望。請陛下歸略陽舊府。另立新主。管理萬民。因斥左右宮人曰。爾等死在目前。尙何爲者。宮人皆驚走。帝自投于地曰。爲事不密。害至于此。祥乃逼帝出宮。以車一乘。送入舊第。使兵士圍守之。護旣幽帝。悉召公卿會議。廢帝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以承大業。衆曰。此公家事。廢立由公。羣臣何敢有違。迎合唯恐不違命何敢遂斬乙弗鳳賀拔提於宮門之外。殺孫恒於漳州。時李

植父李遠，爲柱國大將軍，鎮宏農。護欲誅植，徵之梁州，並召遠入朝。李遠見召，疑必有變，欲不就徵。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臣而死，豈可作叛臣而生乎？遂就徵。至長安，植已被囚。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社稷。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令自殺之。遠素愛植，不忍加誅。植有口辨，自陳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欲爲申雪。護謂植已死，左右報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迎略陽公至，令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于床曰：若爾，誠合萬死。護遂殺植，并逼遠自殺。初，李遠弟穆，官開府儀同三司，知植非保家之子，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臨刑，泣謂穆曰：不用汝言，以至于此。爲既欲以二子代基命，護並釋之。九月癸亥，寧都公至長安，百官迎之入宮。甲子，卽皇

臣不應有此言

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爲民。植弟基，尙義歸公主，亦當從坐。穆請

帝位。是爲世宗皇帝。太祖長子也。時年二十五歲。大赦。改元武城。朝羣臣于太極殿。進護爲太師。立夫人獨孤氏爲后。卽獨孤信女也。略陽旣廢。護猶怨之。使人賫酒弑之于舊第。忍極年十六。黜王后元氏爲尼。武城二年正月。護上表歸政。陽爲退讓。其實軍務大權。仍自總理。周有處士韋叟。孝寬之兄也。志尙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明帝立。敬禮尤厚。號曰逍遙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時護盛修第舍。極土木之巧。叟仰視堂屋。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非可與深言者故。僅以此等事責之耳。護不悅。聽之使去。其立明帝也。以帝必德己。故無疑忌。及帝卽位。明敏有識量。每日親攬萬幾。生殺黜陟。輒自決斷。漸欲奪護之權。護復謀廢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有寵于護。擢爲膳部下大夫。因謂安曰。近上作事。令人不可耐。子能暗行毒害。終身當共富貴。暗行弑逆。情更可惡。安曰。此大事。若以相付。易猶反掌。保爲公圖之。小人之於人。爲惡如此。護大喜。一日安上食。實毒于糖餠而進之。帝食時不覺。俄而疾作。次日大漸。嘆曰。我墮

姦計不能活矣。乃召左右侍臣。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宏我周家者。必此子也。可使入繼朕後。言畢。遂殂。死得可惜後人有詩哀之曰。

黑獺當年連弑主。君臣大義等閑看。

兩兒命絕他人手。千古收場總一般。

明帝暴崩。廷臣皆知中毒爲宇文護所使。然畏其勢。皆求自保。莫敢推問。庸臣可羞遂遵遺命。奉魯公卽皇帝位。是爲周武帝。帝名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生于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聰明。有器質。儀度不凡。特爲明帝所親愛。朝廷大事。每與參議。性深沉。非因顧問。終不輒言。明帝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故彌留之際。舍其子而立之。當是時。護于魏周之際。秉政不越五年。于魏則弑恭帝。于周則弑閔帝。又弑明帝。將護之逆迹總提一過略作安頓以下便接齊事威權震于一國。大逆彰于四方。故齊主聞之。欲伐周以討其罪。出兵有日矣。而望氣者言。鄴中有天

子氣。帝慮有內變。遂不暇外討。將四征一奪初帝之謀誅楊燕也。許長廣王湛曰。事成當立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時留守鄴中。濟南王亦在鄴。命湛掌之。及訛言起。帝命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湛權。湛愈不安。而平秦王歸彥。則以天子氣應在濟南。恐其復立。於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并州。湛益疑懼。問計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疑慮。湛曰。此豈我推誠相問之意耶。元海因乞還省。靜夜思之。湛卽留元海于後堂。元海達旦不寐。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希圖非分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一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次則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爲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最下一策。發言卽恐族誅。不敢聞于殿下。湛曰。卿之下策。焉知非我之上策乎。汝但說之。斷不汝罪。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

假太后令而奪之。合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多疑。心雖善之。而未敢發。使術士鄭道謙卜之。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者。湛之舊人。曉占候之術。潛謂湛曰。主上當卽宴駕。殿下不日登大位矣。湛欲驗其言。拘之內第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唐人之偏有庸福也。天之欲短齊祚也。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但未識濟南此去。生死若何。長廣王果得大慶否。且俟下文再講。

常山登極以後。厲精圖治。可謂賢矣。其不忘宇文氏。亦是繼父之志。乃聞謠言而止。其中蓋有天焉。宇文護震主之威。難怪舉朝疑忌。閔帝以謀洩見弒。明帝以精明被醜。末世君臣。至於如是。然亦是宇文泰篡弒之報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為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 47

北史演義

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4 7065 8

857.47

249

2:6

1

北史演義卷五十五

北史演義第六册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五十五卷

棄天親居喪作樂

歸人母懼敵求成

話說濟南初廢。帝于太后前涕泣誓言。許以終始相保。決無害意。雖徵至晉陽。初意幽之別第。終其天年。歸彥等數陳利害。日夜勸帝除之。帝乃遣人密行燒毒。濟南不從。扼而殺之。小人不善全人骨肉必陷主於不義可恨可歎時年十七歲。其後孝昭頗自愧悔。忽忽若失。有晉陽令史至鄴。早行路遇儀仗甚都。有一王者坐馬上。酷似文宣。心甚疑之。有一騎落後。問之。騎曰。文宣帝也。今往晉陽復讐耳。倏忽不見。令史歸。不敢言。後聞帝疾。謂人曰。帝必不起。其時宮中諸厲並作。或歌呼梁上。或叱咤殿中。帝惡之。備行禳覓之事。而厲不止。文宣尙能爲厲耶想亦取精多而用物宏耳時有巫者。



A212931
#07850

言天狗下降大內。不利帝躬。乃於其所講武以禳之。帝自強作精神。乘馬射箭。馬忽絕塵而奔。有兔從草中竄出。馬驚逸。帝墜地絕肋。左右救之。昏迷良久。乃蘇。扶至宮。發暈數次。太后聞之。來視疾。問曰。汝徵濟南至此。今何在。帝不答。連問皆不答。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不顧而去。不違賢母之訓。畢竟何如。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弟長廣王湛。統茲大寶。遣趙郡王叡至鄴徵之。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亦知之耶。何殺濟南之速也。是日殂于晉陽宮。臨終。但言恨不見太后山陵。叡至鄴。宣帝遺命。使繼大統。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乃大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然後入。癸丑。湛卽皇帝位于南宮。是爲武成皇帝。大赦。改元太寧。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封太子百年爲樂陵王。初。孝昭事太后惟謹。朝夕定省。常得親歡。武成每多不順。太后常惡之。孝昭崩。太后思之致疾。又舊時老伴。若恆山。楚國。遊夫人。穆夫人。王夫人等。或隨子就封。或已去世。滿目非舊。

鬱鬱不樂。故疾勢日重。而武成行樂自若。太寧元年四月遂崩。時年六十二歲。五月庚午。合葬于高祖獻武之陵。諡曰武明太后。后有大識。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高祖姬侍。咸加恩待。前補敘高祖嘗西討。方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不許。曰。王出統大兵。何可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高祖聞之。嗟嘆稱善。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官人。以才。奈何以私亂公。名晉正論不意巾幗能爲此語。先是。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登高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歸彥時在座。請徹樂。帝大怒曰。何與汝事。敢阻吾興。叱之使去。蓋帝爲高祖第九子。童謠其先驗也。初。歸彥爲孝昭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廷臣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常切齒之。因與帝前數言其短。且云。歸彥久掌禁兵。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尋其反覆之迹。漸忌之。下密詔除歸彥冀州刺史。令速發。不聽入宮。時歸彥在家。縱酒爲樂。經宿尙未之知。至明

入朝欲參門者不納。曰：「領軍已除冀州，無容擅入。」歸彥大驚，遂卽拜退。羣臣莫敢與語。七月，歸彥至冀州，大懷怨望，欲待帝如鄴。乘虛入晉陽。死期本近復自速之其郎中令呂思禮密告于朝。帝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聞有軍至，將討已罪，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鸞不從，殺之。乃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朝廷聞其拒守不下，以尙書封子繪冀州人。其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于城下，諭吏民以禍福。於是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自料必敗，登城大呼曰：「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耶？」止恨元海、義雲、乾和等，誑惑聖聰，嫉忌忠良，逼臣至此。陛下若殺此三人，臣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奔走，至交津被執，鎖之送晉陽。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高歡之後途絕之又以歸彥在文宣時，譖殺清和王岳，以其家良賤百口悉賜岳家。天報不爽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宰，斛律光爲

司空趙郡王叡爲尙書令。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命封子繪行冀州事。人民始安。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北有突厥一部。其君木杆可汗。自蠕蠕衰弱。突厥日強。周人欲結之以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薦往結之。周結突厥之意即前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全知國之盛衰薦送齊。薦知之。責木杆曰。我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畏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薦歸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于晉陽城下。忠進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擊破之。楊忠立功于周突厥木杆以十萬騎來會。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時齊主在鄴聞之。恐并州有失。倍道赴晉陽。令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以爲聲援。己未。周

師逼晉陽。突厥從之。聲勢甚盛。齊主懼。戎服率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曰。陛下勿畏。有臣等在。足以禦賊。孝琬請委叡處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受叡節度。而使段韶總之。叡本高祖姪。趙郡公永寶之子。補敘觀事。後盡忠之根伏。幼孤。聰慧夙成。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夫人母之。恩逾諸子。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與楚國夫人鄭氏。爲姑舅姊妹。一日宮人領了。來至飛仙院遊玩。鄭夫人抱諸膝。戲謂之曰。你是我姨之兒。何倒認游娘爲母。叡愕然問故。夫人悉告所以。且曰。此事大王不許與你說。待你長成。然後去認親母。叡默然下淚。回宮思念不已。遂失精神。高祖疑其感疾。叡曰。兒無疾。欲識我生耳。乃迎華山公主至宮。與之相見。叡趨膝下跪拜。抱住大哭。公主亦泣。自後高祖常令往來無間。母有疾。晝夜侍床前不去。及母沒。哀戚毀形。不茹葷者三載。人稱其孝。高祖嘗謂平秦王曰。此兒至性過人。吾子皆無及者。文宣時。嘗爲定州刺史。領兵監築長城。時遇炎天。屏蓋障。親與軍人同勞苦。或

以冰進。却不用。曰。三軍皆熱。吾何獨進寒冰。人皆感悅。以故軍士受劄節制。莫不踴躍爭奮。劄部分既定。乃請齊主登北城觀戰。軍容整肅。敵人望之失色。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突厥已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鼓勇而前。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進擊之。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堅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老將識見自別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兵上山不肯戰。周師遂大敗。棄營而遁。突厥引兵出塞。縱騎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地凍滑不可走。乃鋪氈以度。馬皆寒瘦。膝以下毛盡落。北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可見突厥亦不足恃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已敗走。猶進兵不已。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于寥廓。羅者猶視于沮澤。爾何不知進退耶。武得書。知北道兵已敗。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以歸。光見帝于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無用之徒宜爲任城所笑任城王浩進曰。何至于此。陛

下苟無忘今日。平西賊不難。乃收淚而止。初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北渡。每至冬月。守河椎水以守。及武成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反椎兵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嘆曰。國家常有并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聲色乎。舊臣

痛心且說齊主志圖苟安。不以軍國爲事。性又懦弱。周師雖退。猶虞復來。妨其爲樂之事。因問計于羣臣曰。吾欲與周通好。永息干戈。未識周其許我乎。侍中和士開曰。臣有一策。可使宇文護感恩聽命。壁人胸中武成急問何策。對曰。昔日護奔關中。其母閻氏及姑宇文氏。並留晉陽。皆被幽繫。至今尙羈中山宮內。臣聞邊人云。護爲宰相後。每遣間使入齊。訪求其母消息。若示以通好之意。許歸其母。有不樂從者哉。且其母與姑。在彼則重。在此不過一老嫗耳。不久將歸地下。何關輕重。帝以爲然。乃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微露護母尙在。通好則歸。護聞之大喜。密托勳州刺史韋孝寬。致書齊朝。欲申盟好。齊乃先遣其姑歸國。爲閻氏作書寄護。其書曰。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一男一女。今日眼下不見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幸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一領。宜自檢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爾分隔。今復何福。還獲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不得一朝暫聚。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語帶血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于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護得書。捧之涕泣。悲不自勝。亦以書報母云。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遠離膝下。忽忽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發乎至情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寃

酷。終此一生。冀奉見于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已蒙禮送。初聞此旨。魂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敢不銘戴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年歲雖久。宛然猶識。對此益抱悲泣耳。

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數次。護徒以卑詞致乞。時段韶拒突厥于塞下。齊主使人以護書示之。問其可否。韶作書報曰。

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托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到此來求。而徒作哀憐之語。形諸楮墨。其情可知。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得母之後。彼必益無忌憚。爲今之計。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

齊王得書。猶豫未決。時又傳言木杆可汗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周兵再舉伐齊。齊主大懼。急欲與周通好。以免干戈之擾。因不待周使來迎。卽送其母歸。不思自強。急求通好。徒爲敵輕於大計。何益。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處。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宗室親戚至其家。行家人禮。稱觴上壽。尊榮之典。振古未聞。俄而突厥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所約。護因新得其母。未欲東伐。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夷內附者。凡二十萬人。率以伐齊。但未識周師之出。勝負若何。且聽下卷分割。

武成與孝昭同經憂患。及孝昭卽位。武成以訛言之故。遽懷不臣之心。太后薨。不盡喪禮。淫樂自如。可謂全無心肝。及周人來伐。又茫無主宰。以視乃父。真不肖之子。至歸宇文護之母。而稱兵如故。敵國無信。勢所必然。輕信和士開之言。其愚亦甚矣。

第五十六卷

爭宜陽大兵屢却

施玉珽天誅亟行

話說宇文護懼違突厥之意。出師伐齊。周主授護斧鉞。親勞軍于沙苑。護軍至潼關。遣大將尉遲迥、帥精騎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檟、出軹關。親率大軍屯宏農。命齊公憲、達奚武、都督王雄、軍于邙山。齊主震恐。悔不聽段韶之言。無悔及已乃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太尉婁叡、拒楊檟。檟出軹關。恃勇深入。軍不設備。婁叡將兵奄至。大破其軍。檟被執。遂降。降楊權景宣圍懸瓠。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豫永二尉遲迥等圍洛陽。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城中守禦甚固。三旬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之路。以遏救兵。引師共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坼堠而已。蘭陵王斛律光畏周兵之強。未敢遽進。齊主召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公救之。但突厥在北。復須鎮守。奈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不足爲國深害。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識得大勢。斷不疑。齊主曰。朕意亦

爾。韶乃率精騎一千發晉陽。星夜趕行。五日濟河。行近洛陽。與諸軍會。值連日陰霧。乃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坂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各營。追集騎士。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光爲右軍。周人不同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將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將曰。吾不與汝鬪。口。特與汝鬪戰耳。乃以步兵在前。上山迎戰。韶命軍士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共擊。衝堅陷銳。萬衆齊奮。周師大敗。一時瓦解。主將禁之不能止。投溪墜谷。死者無數。善用兵者步總操勝勢蘭陵王以五百騎突入周軍。所向披靡。遂至洛陽城下。呼門求入。城上人弗識。乃免胄示之面。始開門納之。城上歡呼震地。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木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陣。光退走。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刺之。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

殺。當生擒爾去見天子。光迴身反射。中雄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雄之死由於
敵太甚

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少安。至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震駭。若不乘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年少。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還。齊主親至洛陽勞軍。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爲尙書令。蘭陵王文襄第四子。姬荀氏翠容所出。補敘前事荀氏本爾朱后婢。性慧巧。年十四。常侍獻武。后疑其與獻武有私。欲置之死。獻武送之妻后處養之。妻以其眼秀神清。日後必生貴子。乃賜文襄爲妾。而生蘭陵。美丰姿。狀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恐無以威敵。帶面具出戰。匹馬直前。萬人辟易。是役也。功最著。奏凱後。齊人作蘭陵王樂以榮之。再說周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乃招誘稽夷。宴其酋長于軍中。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夷之不服者。酋長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曰。速以糧助大軍。保無

他害。於是諸夷相率饋輸。軍賴以給。須知危亡交迫。非智無以濟。後聞周師罷歸。忠亦還。越

一年。周又遣齊公憲將兵圍齊宜陽。築崇德等五城。以絕糧道。斛律光將步騎

三萬救之。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運糧之路。當是時。周齊爭宜陽。大小數

十戰。互有勝負。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

年。彼若有智謀之將。棄崱東。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華谷長秋二處。築城

以杜其意。脫其先我爲之。後悔無及。乃畫地形以陳于護。護謂使者曰。韋公子

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諺本庸才。烏足知此。光果以爭宜陽不

若圖汾北。遂於陣前遙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

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爾邦之要衝。汾北我國之所棄。我棄爾取。其償安在。

君輔翼人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

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孝寬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

光與戰。大破之。遂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

伐功。大將齊公憲督諸將拒齊師。段韶蘭陵王引兵襲破其軍。唯定陽一城。猶爲周守。進而圍之。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屠其外城。內城將拔。而韶忽臥病。因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蘭陵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來救。憚韶不敢進。敷突圍夜走。伏兵起而擒之。盡俘其衆。遂取周汾州及姚襄城。斛律光又與周師戰于宜陽。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主雖擄舊臣宿將

在故能却敵成功護兵屢敗。歸朝後。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仍慰勞之。下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大悅。周主深知二兄之死。皆爲護弑。常懼及禍。故卽位以後。深自晦匿。事無巨細。皆令先斷後聞。生殺黜陟。一無關預。於左右近習。前屢稱其忠不置。護聞之大安。異志少息。先是文帝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歿。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命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

之。護常問下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且爽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季才護之忠臣護沉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旣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深昵于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代其位。帝謀之宇文孝伯。孝伯與帝同日生。幼相同學。及卽位。欲引置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孝經。故護弗之疑也。孝伯亦勸誅護。又中大夫宇文神舉。下大夫王軌。皆與帝同心。欲共誅之。計乃定。帝每見護于禁中。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于旁。絕無忤意。一日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引護入謁。太后蹙額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進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諫太后。太后必聽。護諾而入。見太后如帝所戒。向前起居畢。曰。願有聞于太后。執卷讀之。讀未竟。帝猝起不意。以玉珽自後擊之。護不及防。遂踏于

地此亦天意使然。護惡已滿，一擊適破其腦，血湧如泉，頓時悶絕。太后愕然，左右大駭。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戶內，躍出斬之。情面到神神舉等候門外，聞內有變，急趨入，見護已死，皆額首稱賀。謂帝曰：急收其黨。帝乃召宮伯張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其子弟家屬，又其黨侯龍恩等數人於殿中殺之。武手誅大姦如拉朽周初，龍恩為護所親，護殺趙貴等，皆與其謀。其從弟儀同侯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于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于護曰：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吾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耶。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誅，周主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忠直人齊公憲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恐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謝罪，帝慰勉之，使往護第收

兵及諸文籍。殺膳部下大夫李安。李安伏誅憲曰。安出自阜隸。所典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帝閱護書記。有假托符命。安造異謀者。皆坐誅。小人之枉害受唯得庾季才書兩紙。極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嘆以爲忠。賜粟三百石。帛二千段。遷大中大夫。丁巳。大赦。改元。以尉遲迥爲太師。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憲爲大冢宰。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辛威爲大司寇。神舉爲大司空。孝伯王軌。並加儀同三司。車騎大將軍。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調憲侍臣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我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咸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爲天子也。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勸戒臣子定應如是文舉退。以帝言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爲。衛公直心貪狠。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

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庚寅。追尊
 略陽公爲孝閔皇帝。帝自是親攬萬幾。大權獨擅。賞功罰罪。悉秉至公。雖骨肉
 無所寬借。羣臣畏法奉。上。而朝政一新。或有勸之伐齊者。帝曰。我豈忘之。但齊
 主雖懦。舊臣宿將猶在。况我初政未遑。兵力尙弱。且待內治有餘。外敵自滅。與
 其取菓于未熟。不若取菓于旣落之爲易也。遂敕邊將。謹守疆界。勿遽生事。不
能成大事所以由是兩河之民。少得休息。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武成爲帝。好呢。小人。
 倦理政事。始因周師再來。猶寄腹心于舊臣。稍知畏勉。旣而外患不至。四境少
 安。遂恃爲無恐。嬖倖日進。大肆淫樂。以下歷敘武成無道諸有嬖臣和士開者。
 自帝爲長廣王時。以善握槳。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
 門侍郎。或外視朝。或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嘗在宮。累日不歸。
 一入數日。纔放一還。俄頃卽遣騎督赴。寵愛之私。日隆一日。前後賞賜。不可勝
 記。士開每侍左右。姦諂百端。言辭容止。極其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

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與趙高勸二世

之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馮子琮胡長

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對羣臣略無所言。書數字而已。須臾罷入。先是樂陵

王百年。孝昭時立爲太子。帝素忌之。今雖退居藩位。疑其心懷怨望。留之必爲

異日之患。百年亦覺帝意。每事退抑。常托病不朝。故得苟延旦夕。時有白虹圍

日再重。赤星晝見。太史令奏言不利于國。帝欲禳免其殃。思殺百年以厭之。他

不效前人事則必效前人事乃囑其近侍之臣。密伺其短。纖悉必報。一日。百年習書。偶作數

敕字。宮奴賈德胄封其奏上。帝大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泣謂妃斛律氏

曰。帝欲殺我久矣。此行恐不復相見。因割帶玦與之。曰。留此以爲遺念。妃涕泣

受命。遂入。但未識百年此去吉凶若何。且聽後卷細說。

宇文護連弒二君。縱恣無狀。逞其所欲。黷武窮兵。早有可死之道。武帝含

忍於始。終能手殲巨猾。可謂英武之主。歸政之後。親攬萬幾。與民休息。何其賢也。齊主淫亂已極。聽嬖人利士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之邪說。疎於視朝。委政羣下。又疑忌百年。必欲置之死地。殘忍荒亂。於此已極。如此而不及於亡。蓋亦鮮矣。

第五十七卷

和士開穢亂春宮

祖孝徵請傳大位

話說樂陵王入宮。見帝于涼風堂。使書敕字。與德胄所奏。字迹相似。帝大怒曰。爾書敕字。欲爲帝耶。喝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曳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中。池水盡赤。卽欲殺之何必如此其妃聞之。把玦哀號。晝夜不絕聲。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父光擊之。其手乃開。中外哀之。樂陵有女婦却說士開常居禁中。出入臥內。妃嬪雜處。雖帝房幃之私。亦不相避。胡后遂與之通。帝宿別宮。卽召與同臥。甚至白日宣淫。宮女旁列不顧。或帝召士開。后與之同來。帝不之疑也。晉主往如此往一日帝使后與士開握槊于殿前。互

相笑樂。河南王孝瑜，進而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后及士開皆不樂而罷。因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后又言孝瑜與爾朱御女私語，恐有他故。帝益怒。未幾，賜宴宮中，頓飲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醉不能起。帝使左右載以出，酖之車中。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一又姪諸王侯在宮中者，莫敢發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文宣后自濟南被廢，退居昭信宮。一日，帝往見之，悅其美，逼與之私。后不從。帝曰：「昔二兄以汝爲大兄所污，故姦大嫂以報之。」高氏閨門說汝何獨拒我耶？后曰：「此當日事，今年已長。兒子紹德漸大，奈何再與帝亂？」帝曰：「若不許我，當殺汝兒。」后懼，從之。遂有娠。紹德至，閣不與相見。紹德慍曰：「兒豈不知家家腹大，故不與我相見耶？呼母爲家家，蓋鮮卑語也。」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汝殺我女，我何爲不殺汝兒？」召紹德至，對后斬之。一又姪后大哭。帝愈怒，裸后赤體，亂搗撻之。后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

蘇命以犢車一乘。載送妙勝寺爲尼人。謂此文宣淫亂之報云。再說齊臣中有祖斑者。字孝徵。請茲助亂孝徵爲首故敘之特詳性情機警。才華瞻美。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高祖嘗口授斑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加獎賞。但疎率無行。不惜廉恥。好彈琵琶。自製新曲。招城市少年。遊集諸娼家。相歌唱爲樂。會于司馬世雲家飲。偷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于斑懷中得之。見者皆以爲恥。而斑自若。顏厚不所乘老馬一匹。常稱驢駒。私通鄰婦王氏。婦年已老。人前呼爲娘子。裴讓之。嘲之曰。策疲老不堪之馬。猶號驢駒。姦年已耳順之婦。尙呼娘子。卿那得如此怪異。于是喧傳人口。盡以爲笑。高祖宴羣僚于坐上。失金叵羅。竇泰疑斑所竊。令飲客皆脫帽。果于斑髻上得之。高祖未之罪也。後爲祕書丞。文襄命錄華林遍略。斑以書質錢樛蒲。文襄杖之四十。後又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會并州定國寺成。高祖謂陳元康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也。元康因薦斑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使就配所具草。一

日文成詞采甚麗。高祖喜其工而且速。特赦其罪。文宣卽位。以爲功曹參軍。每見之。常呼爲賊。然愛其才。雖數犯刑憲。終不忍棄。令直中書省。武成未卽位時。珽爲胡桃油獻之。且言殿下有非常骨法。臣夢殿下乘龍升天。不久當登大寶。武成曰。若然。當使卿大富貴。旣卽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爲姦諂。有才無行人所不可令其得志帝寵幼子瑯琊王儼。拜爲御史中丞。先是中丞舊制體統最重。其出也。千步外卽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皆遙住車馬以待其過。倘或遲違。則赤棒棒之。雖敕使不避。自遷鄴後。此儀遂廢。帝欲榮寵瑯琊。乃使一依舊制。嘗同胡后于華林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瑯琊儀仗過。遣中貴馳馬。故犯其道。赤棒棒之。中貴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樂。觀者傾京邑。后嘗私謂士開曰。太子愚懦。吾欲勸帝立瑯琊代之。卿以爲可否。士開曰。臣承娘娘不棄。得效枕席之歡。然帝與太子。須要瞞過他。太子愚懦易欺。瑯琊王年雖幼。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他日得志。

必不容臣與娘娘永好也。后乃止。絕舉竟私事要緊若欲阻祖珽雖爲散騎常侍。位久不進。思建奇策。以邀殊寵。因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但宮車一日宴駕。君何以常如今日。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君今日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者。皆未早爲之圖也。今宜使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帝爲太上皇。以握大權。如此。根本旣固。萬世不搖。帝必以君言爲是。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主上。令其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表其作姦計無不成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令奏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今垂象于天。當有易主之事。珽于是上表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太子。以上應天道。則福祿無窮。并上魏顯祖禪位于子故事。授舊事作證尤易惑君帝遂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于太子緯。緯遂卽帝位于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立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臣上帝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尙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

琮。胡后之妹夫也。故有寵。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幸。見重二宮。如

其河間王孝琬。痛孝瑜之死。禍由士開。常怨切骨。爲草人而射之。士開聞其怒。譖于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日突厥至并州。令以兵拒。孝琬脫兜鍪。抵地曰。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亦言大家懦弱如老嫗也。又外有謠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非爲帝而何。陛下不可以不防。以此進讒地方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一具。置之第內。黑夜有光。喧傳爲神。上皇責其妖妄。使搜第中。得鎮庫稍幡數百。指爲反具。收其宮屬訊之。有姬陳氏者。素無寵。誣孝琬云。常掛至尊像而哭之。其實文襄像也。上皇大怒。使武衛倒鞭撻之。供養佛牙何益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叔。孝琬曰。臣獻武皇帝之嫡孫。文襄皇帝之嫡子。魏孝靜皇帝之嫡甥。何爲不敢呼叔。上皇愈怒。命左右亂撻。折其兩脛而死。又姪殺安德王延宗哭之。淚盡出血。又爲草人而鞭之。曰。何故殺我兄。其奴告之。上皇召延宗。覆之于地。以馬鞭鞭之二

百。幾死。命延宗不該結亦初上皇許祖珽有宰相才。欲遷其官。既而中止。珽疑彥深

文遙士開等阻之。欲去此三人。以求宰相。乃疏三人罪狀。令黃門侍郎劉逖奏

之。小人貪欲無厭故逖懼三人之權。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

怒。執珽詰之。珽陳三人朋黨害政。賣官鬻獄事。且言宮中取人女子。皆士開所

誘。致陛下獨受惡名。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陛下實取人

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入後宮乎。雖出口

却當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

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

以朕為項羽耶。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帝業。陛下藉父兄之資。

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令左右。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

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惡其為人。謂牢者。地牢也。乃置

地牢中。牢相不得反入地極桎不使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

明齊天統二年。上皇有疾。左僕射徐之才善醫。治之漸愈。士開欲得其位。乃出
 之才爲冀州刺史。而自遷中書監。俄而上皇疾作。驛遣之才。路遠不獲卽至。欲
 宣諸大臣入。胡后厭諸大臣居中。礙與士開相親。遂不召。帝死事小私情事大獨留士開
 侍疾。上皇疾亟。以後事囑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于士開之手。明日之
 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獻武文襄之喪。皆
 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二心者。意欲盡追集涼風堂。然後議之。時士開
 素忌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于外。奪定遠禁兵。慮得是
 乃說之曰。大行皇帝先已傳位于今上。羣臣百工。受至尊父子之恩久矣。但令
 在內貴臣。無一改易。王公豈有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嚴閉宮
 門。已數日矣。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子琮之言尙合正理士開懼。乃發
 喪。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少帝以士開受顧托之命。深委任之。威權
 益重。人皆側目。獨趙郡王以宗室重臣。常與之抗。深惡其所爲。乃與馮翊王潤

安德王延宗、大臣婁定遠、元文遙等皆言于後主。請出土開于外。後主以告太后。太后不許。一日太后宴朝貴于前殿。叡面陳士開罪惡。且言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難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耶。先帝在時士開尚不可少。今日既一時士開如之何去之。且飲酒。毋多言。叡詞色俱厲。安吐根曰。趙王之言實忠于國。不出士開。朝野不安。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率諸王大臣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各拜退。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士開自被劾後。不便留禁中。太后乃召之入。使以危言恐帝曰。先帝于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使主勢日孤于上。彼得弄權于下也。今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並爲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宜並用爲州。今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行。彼亦再無他

說矣。計亦開之帝從之。以告叡等。叡等皆喜。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過百日。叡不可。數日之內。太后屢爲叡言。且緩士開之行。叡執如故。有中貴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苦違之。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若不以死爭之。何面戴天。但計是非不願禍乃戒門者勿納士開。更見太后。極口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知叡意難回。而定遠貪利易惑。因載美女珠簾。送于定遠。登堂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大力。得全微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美女二名。珠簾一具。少酬大德。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遷外。本志已遂。不願更入。但乞大王保護。長爲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行。願得一辭二宮。定遠遂與入朝。一受其利遂忘其姦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因奏曰。先帝一日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諸貴意。欲使陛下不得保其天位。臣出之後。必

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伏地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士開自謂得計。豈知若選外任何至。爲那那所殺。其得計處正是失計。帝從之。乃下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嚴責趙王叡以不臣之罪。舉朝震懼。正是姦佞一施翻手計。忠良難免殺身危。未識趙王被責之後。能委曲圖存否。且俟後文再說。

武成性本兇淫。小人又慫恿之。淫及嫡嫂。刑加骨肉。慘毒不可言。此報文宣淫虐之惡而甚之者也。和士開一便辟小人。何能爲惡。乃至穢亂宮闈。讒間宗室。肆行無忌。口不忍言。皆武成一意任之。以至於此也。婁定遠不思士開之姦惡。貪其珠簾美女。引之入見太后。被欺如同小兒。出之外州。自貽伊戚。要知貪利之人。必無遠見也。至胡太后之淫亂。全無廉恥。更何足道哉。

第五十八卷

瑯琊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門

話說趙王。以太后不用其言。將復進諫。妻子咸止之曰。事關太后。徒拂其怒。諫復何益。叡曰。吾寧死事先王。不忍見朝廷顛倒。拂衣而入。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憾。忠心入見太后。太后復以士開爲言。勿使出外。叡執之彌固。太后命且退。出至永巷。武士執之。遂入上林園。劉桃枝拉而殺之。叡久典朝政。清介自矢。朝野聞其死。無不呼冤。士開遂爲侍中。尙書左僕射。定遠大懼。不唯歸其所遺。且以餘珍賂之。食人且說後主年少。多嬖寵。有宮婢陸令萱者。攀侍落朝復生一令萱作姦于內齊之亡天寶速之其夫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其子提婆。亦沒爲奴。後主在襁褓。令萱保養之。性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以爲女侍中。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倖臣和士開。高阿那肱等。皆爲之養子。引提婆入侍。與後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又有宮人穆舍利者。其母名輕宵。本穆子倫婢。後轉賣于侍中宋欽道家。私與人通。而生舍利。莫知其父姓。出身不堪小字黃花。欽道以罪誅。籍其家口。黃花因

此入宮。後主愛而嬖之。令萱知其有寵。乃爲之養母。封爲宏德夫人。賜姓穆氏。先是童謠云。黃花勢欲落。請觴滿盃酌。蓋言黃花不久。後主得之。昏飲無度也。黃花以陸爲母。故提婆亦冒姓穆氏。一日後主忽憶祖珽。不憶賢才而憶問其人何在。左右言配光州。乃就流囚中除爲海州刺史。珽得釋。因遣令萱弟陸悉達書云。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君姊弟雖貴。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乞憐令萱全以籠絡之詞動之真姦人之尤悉達爲姊言之。令萱頗以爲然。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怨。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大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目已盲。必無反心。請復其官。後主從之。召爲祕書監。士開與胡長仁不睦。譖之後主。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欲治其罪。士開以帝舅疑之。謀于珽。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要用他者不端遂遣使就本州賜死。瑯琊王儼。素惡士開。提婆專橫。形于詞色。二人忌之。奏除儼爲太保。餘官悉解。

出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時見太后。儼益不平。時御史王子宜、儀同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共怨士開。因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搆間。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因思不殺士開。無以洩忿。乃謂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姨夫能助我乎？」子琮素附士開。然自以太后親屬。士開每事不讓。心常忿之。思欲廢帝而立儼。因對曰：「殿下欲殺士開。足洗宮闈之恥。敢不竭力。」儼乃令王子宜上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上之。帝不加審省。概可其奏。惡貫滿矣儼見奏可。謂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瑯琊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于神武門外。次早士開依常早參。門者不聽入。伏連前執其手曰：「今有一大好事。御史王子宜舉公爲之。」士開問何事。伏連曰：「有敕令公向臺。因令軍士擁之而行。至臺。儼喝左右斬之。」士開方欲有言。頭已落地。不意亦儼本意唯殺士開。入朝謝罪。其黨懼誅。共逼之曰：「事已如是。不可中止。宜引兵入宮。先清君側之惡。然後圖之。」儼遂帥京畿軍士三

千人屯千秋門。後主聞變，怒且懼，使桃枝將禁兵八十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刺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舍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斬之。不惜計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慄。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宗謂儼曰：「昔孝昭殺楊遵彥，不過八十人，今有衆數千，何謂少？」儼不能決。孝珩謂延宗曰：「此未可與同死，遂去之。」後主召儼不入，泣謂太后曰：「有緣復侍家家，無緣永別。」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凡。」入見帝于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隨及門，使人走出連呼曰：「大家來，大家來。」儼衆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不

進。光步近。謂儼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之前。大亂立定若光者可謂重臣請于帝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鑲其頭。欲下者數次。良久乃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疆。支解之。暴其屍于都街。帝欲盡殺王府文武官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四字音却無數字牽連遂並釋之。太后責問儼。爾何妄行若此。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子琮。就內省殺之。載屍還其家。自是太后置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令萱說帝曰。人稱瑯琊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除之。帝尙猶豫。因問之祖珽。珽舉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以對。引古證今不過陷君子不仁不義帝乃決。密使趙元侃殺儼。元侃辭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何忍行此。帝乃託言明旦出獵。欲與瑯琊同去。夜四鼓。卽召之。儼疑不往。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乃往。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至大明宮。鼻血滿面。

拉而殺之。卒遭毒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宮女卽擁之入內。遺腹四男。皆幽死。却說太后性耽淫逸。出入不節。自士開死後。益覺無聊。數遊寺觀。以尋娛樂。有定國寺沙門曇顯。體態軒昂。儀度雄偉。爲一寺主僧。外奉佛教。內實貪淫。寺中密構深房曲院。爲藏嬌之所。以廣有蓄積。交結權貴。故人莫敢禁。太后至寺行香。見而悅之。假稱倦怠。欲擇一深密處。少息片時。命曇顯引路。至一祕室中。太后坐定。謂曇顯曰。聞僧家有神咒。卿能爲我誦乎。曇顯曰有。但此咒不傳六耳。乞太后屏退左右。臣敢誦之。太后令宮女皆退戶外。顯見旁無一人。乃伏地叩頭曰。臣無他術。願得稍效心力。以供太后之歡。太后微笑。以手挽之起。遂相苟合。婦女引入遊寺院者當引以爲戒太后大悅。回宮後。卽于御園中。建設護國道場。召曇顯入內講經。晝夜無間。大肆淫樂。賞賜財帛。不可勝記。衆僧至有戲呼曇顯爲太上皇者。醜聲狼籍。而帝不覺。活死人一日謁太后。見有二尼侍側。顏色嬌好。心欲幸之。乃假皇后命召之。二尼欣然欲往。太后不

好却。但囑二尼小心謹慎。及至前宮。帝挽之入室。逼以淫亂。有是母定二尼驚

懼。抵死不從。使宮人執而裸之。則皆男子也。笑話大宮女各掩面走。你道兩個假

尼從何而來。一曇顯之徒。名烏納。年二十。狀貌如婦人好女。因曇顯不得長留

禁中。使充女尼。得以長侍太后。一市中少年名馮寶。美豐姿。而有嫪毒之具。曇

顯嘗與之狎。戲其具曰。吾為正。爾為副。天下娘子軍。不足平也。寶欲求幸太后。

以圖富貴。曇顯亦令削髮充女尼。薦之太后。除一二心腹宮女外。人莫之知也。

不意今日帝前。當面敗露。嚴訊入宮之由。遂各吐實。於是曇顯事亦發。帝大怒。

立搗殺之。并誅曇顯。活死人至此亦籍其寺。中有大內珍寶無數。皆太后所賜

者。帝益怒。遂幽太后于北宮。禁其出入。太后亦無顏見帝。兩宮遂睽。祖珽見太

后被幽。欲尊令萱為太后。無恥小人為帝言魏代保太后故事。又引故事小人

者往往且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

如是國寶。珽由是得為僕射。時斛律光為宰相。深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

意欲何爲。又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向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也。又舊制。宰相坐堂上。百官過之。皆下馬行。光在朝堂。常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光誤矣。唯小人乃敢。後珽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過而聞之。愈怒。珽覺光不悅已。私賂其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珽由是怨之。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則闕軍務矣。不可。穆亦怨之。光有弟豐樂。爲幽州行臺。善治兵。士馬精強。陣伍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爲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亂世中。能容此正人。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理合。行兵倣其父金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爲士卒先。愛恤軍士。不妄戮一人。衆皆爭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屢欲伐齊。而憚光不敢發。密爲謠言以間之。曰。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榘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于鄴。鄴中小兒相歌于路。斑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每有風樛火小人帝以問斑。斑曰。實聞有之。又問其語云何。斑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令萱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振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公主。謠言甚可畏也。盍早圖之。帝以問韓長鸞。長鸞力言光忠于國。未可以疑似害之。長鸞尙事遂寢。斑又見帝言之。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卿所言。卽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事。勸朕勿疑。斑未及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行。萬一洩露如何。於光何替不過長君之惡耳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斑因賄囑光之府吏封士讓密首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不從。引兵逼都城。將行不軌。見城中有備乃止。家藏弩甲。僮僕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陰謀往來。約期舉事。若不早圖。恐變生目前。事不可測。斑以士讓首狀呈帝。帝遂信之。恐卽有變。便欲召光誅之。又慮

光不受命。復謀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之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若果反可至卽執之。一夫力耳。帝如其計。明日。光入涼風堂。纔及階。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動。顧曰。桃枝常爲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齊上。以弓弦冒其頸。拉而殺之。血流于地。後刻之。迹終不滅。不散於是下詔。稱其謀反。盡殺其家口。珽使郎中邢祖信簿錄光家。問所得物。對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慚。謂曰。朝廷旣加重刑。郎中何宜爲雪。祖信旣出。人尤其言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不謂末世旋殺武都于充州。又遣賀拔伏恩捕誅豐樂。伏恩至幽州。門者啓羨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不愧弟明遂出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爲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嘆曰。女爲帝后。公主滿家。家中常使三百兵。富貴如此。焉得不敗。及其五子皆死。斛律后亦坐廢。周主聞光死。喜曰。此人死。齊其爲我有。

乎。爲之赦于國中。珽既害光。專主機衡。每入朝。帝令中貴扶持。出入同坐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先是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帝意。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其美。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太后欲立昭儀爲后。力不能得之。帝知權在令萱。乃卑辭厚禮以結之。約爲姊妹。令萱因亦勸帝立之。然其時黃花已生子。令萱欲立之爲后。每謂帝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者乎。因胡后寵幸方隆。未可以言語離間。因于宮中暗行魘魅之術以惑之。真正說計不測正是當面明槍猶易躲。從旁暗箭最難防。未識胡后能保帝寵。常得正位中宮否。且聽下文細述。

後主是一木偶人。任人牽弄。始任士開。繼惑祖珽。殺戮兄弟。并及大臣。母后淫亂。全然不覺。其不克終宜矣。趙王明知言出禍隨。不顧其死。痛切言之。可謂忠臣。斛律光累朝勳戚。且有大功。置之死地。一門受戮。冤哉。亦自壞其千里長城。宜周主聞之而喜也。祖珽本一庸濫小人。以士開牽引。廢

而復用。凡作不好事。必強引往事以證之。可知有才無行之人。其漸斷不可長也。後世當以為戒。

第五十九卷

齊後主自號無愁

馮淑妃賜稱續命

話說陸令萱欲立黃花為后。暗行魘魅之術。以問胡后之寵。旬日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帝漸惡之。一日令萱造一寶帳。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黃花于帳中。光采奪目。謂後主曰。有一聖女出。大家可往觀之。弄愚人樂得如此及見。乃黃花也。令萱指之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而未忍廢胡后也。又一日。令萱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后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有忝大家面目。令萱知太后最惡人發其隱私。故以此言激之。太后果大怒。立呼后出。剃其髮。載送還家。廢為庶人。譏言出於惡婦。又令惡婦聽之。自更易入特後主全不知者。真木偶也。於是立穆氏為后。而令萱之權。太后亦受其制。且說齊自士開用事以來。政體大壞。及珽執政。頗收舉才

望。內外稱美。左丞封孝琰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于餘人。珽益自負。乃欲增捐庶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令萱提婆長鸞等不以爲然。議頗同異。乃囑御史麗伯律刻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而并坐令萱。令萱覺之大怒。傳帝敕。釋王子冲不問。而斥伯律于外。由是事事與珽相左。諸宦者更共譖珽。帝不得不疑。因問令萱曰。孝徵果何如人。令萱默然不對。三問。乃下床叩頭曰。老婢應死。惡婦歸會許多做頭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觀其行事。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命韓長鸞檢省中案牘。盡得其姦狀。帝大怒。然嘗與之重誓。故不殺。忍于殺君子寬于殺小人昏庸之主大抵如是解去內職。出爲北兗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珽坐地不肯行。曳其足以出。以毒攻毒其毒方除長鸞處置得却好穆提婆遂代其任。未幾。珽以惡疾死。先是後主言語澀納。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狎昵。未嘗交語。唯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後主。爲侍讀。呼爲博士。大見委重。雕亦自

以出于微賤。致位人臣。欲立效以報德。議論抑揚。無所迴避。帝嘗動容改聽。朝政得失。因之稍加留意。其後觸怒羣小。共搆殺之。自是正言讜論。遂絕于帝耳。又帝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寶衣玉食。一裙之費。值至萬匹。盛修宮苑。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化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白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真乞兒相何樂之有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甚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賞賜左右。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闍豎輩賣官取值。尙成局面否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矣。今且按下不表。

且說宏農華陰縣生一異人。姓楊。名堅。漢太尉楊震十五代孫。周未滅齊先將代周之人插序

在前是為後文埋根法其父名忠。美鬚髯。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帥之略。周文帝召居帳下。嘗從獵龍門。有猛獸突至。忠赤手搏之。人服其勇。以功歷雲洛

二州刺史。除大都督。賜姓普六茹氏。進封隋國公。夫人呂氏。於周大統七年六月。生堅于馮翊波若寺。紫氣充庭。異香滿室。人皆以爲貴徵。時有一尼。來自河東。謂呂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宜與俗間撫育。呂以兒托養之。尼乃舍于別館。躬自撫育。一日尼不在舍。呂往視。抱兒于懷。忽見頭上生角。遍體起鱗。懼墜之地。尼自外來。忙抱而起之曰。何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兒奇尼亦奇天生奇人自必先著奇徵亦一定也。之理貌龍額。額上有五柱。透入頂門。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成王字。性沉深嚴重。少入太學讀書。雖至親昵。不敢相狎。周文帝見之。嘆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及武帝時。忠已卒。堅襲爵爲隋國公。見天下分裂。陰有削平四海之志。嘗啓武帝曰。臣世受國恩。愧無以報。願陛下成一統之業。百世之治。臣得垂名竹帛。私願足矣。因言齊政亂。一舉可滅。勸帝伐之。帝從其請。正好接入伐齊乃命邊鎮益儲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糧。無益大計。不如解嚴修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韋孝

寬上疏陳滅齊三策

其一曰。臣在邊有年。頗知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敗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還。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廣州義旅。出自三鷓山南。驍銳沿河而下。更募關河勁勇。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

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勇。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我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糧。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冥。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無道。闔境嗷然。以此而觀。

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三曰。昔勾踐下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待。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書奏。武帝以問伊婁謙。對曰。齊氏沈溺娼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明月。已斃于讒口。他若段韶、蘭陵等。亦皆死亡。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伐齊之舉。詢謀僉同。

不為得帝大笑。乃下詔伐齊。以陳王純、司馬消難、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隋公楊堅、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帝自將大軍出河陽。民部大夫趙煦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至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下大夫鮑宏亦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洛。直

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止策。帝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都督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許之。周建平元年八月。師入齊境。禁軍士伐樹踐稼。犯者皆斬。者王

師之丁未。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齊永橋。大都督傅伏聞西寇近。自永橋夜入中潭城。爲拒守計。周師既克南城。進圍中潭。伏閉城堅守。二旬不下。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亦攻之不克。永業欲張聲勢。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傳伏永業昔齊其將猶能却敵惜所輔非人卒歸于亡耳九月。齊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至河陽。會周主有疾。引兵還。所拔城皆不守。阿那肱以捷聞。齊主大喜。以阿那肱有却敵功。厚賜之。明年。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疹疾。不得克平逋寇。然已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豈能敵吾大兵。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遂復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太。廣

化公邱崇爲左三軍。齊王憲爲前軍。陳王純爲後軍。一度一番出師有一番調周主
 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守雀鼠谷。陳王純守千里徑。達奚震守統軍川。韓
 明守齊子嶺。辛韶守蒲津關。宇文盛守汾水關。各領步騎一萬。分據要害。大軍
 直攻平陽。齊行臺尉相貴嬰城拒守。周主親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齊將侯子
 欽出降于周。刺史崔景嵩守北城。亦乘夜遣使請降。約爲內應。周主大喜。命王
 軌帥衆赴之。天未明。軌偏將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景嵩迎入。引至相貴
 帳。拔刃劫之。城上鼓譟。守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是時齊主
 方以外內無患。朝野皆安。日夕淫樂。置邊事于不問。有馮淑妃者。名小憐。穆后
 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而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妖艷
 動人。後主惑之。寵冠一宮。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願生死一處。生死未必一處
敗亡即在目前
 周師之取平陽。方與淑妃獵于天池。放鷹縱犬。馳騁平林。搏取禽獸以爲快。告
 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

急奏為。上至至暮使更至。言平陽已陷。乃奏之。陳主將還。淑妃止之曰。大家勿去。請更殺一圍。妖正後主從之。周師既得平陽。齊王憲復拔洪洞永安二城。乘勝而進。齊邊將焚橋守險。軍不得前。乃屯永安。癸酉。齊師來援。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後主自帥大軍。上雞栖原。使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乙卯。諸軍齊會平陽城下。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方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兵。未易平也。今主闇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王韶亦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翼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喻。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周主之還猶有懼心然非士彥也一以大將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齊乘周師退。欲復平陽。進兵圍之。晝夜攻擊。城中樓堞俱盡。崩墜之處。或短刀相接。或交馬出入。衆皆危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我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齊兵少却。

厥後齊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亡。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妃方對鏡妝點。與妖不卽至。城中以木拒塞之。兵不得入。城遂不下。又淑妃聞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欲往觀之。中道有橋。去城牆不遠。齊主恐有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別造一橋以度。及度。橋壞。至夜乃還。如此行爲安周主還長安。以晉州告急。復率大軍來援。壬寅。濟河。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諸軍畢至。凡八萬人。進逼齊軍。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皆以塹爲之隔。齊兵至。因結陣于塹北。齊王憲馳馬觀之。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大悅。乘馬巡陣。輒呼主帥至前。勞勉之。將士喜于見知。咸思自奮。將戰。左右請換良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語名進薄齊師。有塹礙于前。自旦至申。相持不決。後主謂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昔攻玉璧。援兵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高祖時耶。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之汾水中耳。語所

痴人說
夢話

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是則是矣。其如速之亡何。於是引兵填塹而出。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觀之令人失笑。正是將士陣前方致死。君王馬上已逃生。未識後事若何。且留下文再講。

齊主性既昏暗。上下貪婪。又復任用寵嬖。令萱黃花蠱惑不已。又寵馮小憐。敵方攻急。尙要再殺一圍。軍方對陣。乃已心怯逃竄。如此舉動。焉得不亡。周主勵精圖治。又得諸臣輔佐。謀定後戰。自然所向克捷。古人所謂戰勝在於朝廷。信然。

第六十卷 拒敵軍延宗力戰 棄宗社後主被擒

話說齊主戰尙未敗。卽以淑妃奔往高梁橋。武衛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荒亂。不可復振。願速

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亦自後趕上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乞將內參往視。齊主欲從之。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一提婆

已送却大軍百萬矣齊主遂以淑妃北走。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

山積。奔至洪洞。以去敵軍既遠。暫少休息。淑妃重施新妝。方以粉鏡自玩。真堪發笑

後喧聲大震。共言賊至。於是復走。先是後主以淑妃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

參往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件。至是遇于中途。爲之緩轡。命淑妃著之。著得

了幾時然後去。再說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接見。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

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倦疲。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

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陛下奚疑。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

基。卿善守之。遂率諸將追齊師。或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

往。諸將乃不敢言。於是星夜疾馳。所謂機不可失後主人晉陽。憂懼不知所爲。向朝臣

問計。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全社稷。後主以爲難。是

役也。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後主壯之。因曰。吾欲留安德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以避之。再圖後舉。羣臣皆以爲不可。時阿那肱有兵一萬。尙守高壁。周師至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後主遂決意遁去。視社稷如土芥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以安德王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主。幸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勿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皆散。不得已仍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令萱見其子降周。懼誅。遂自殺。惡婦亦有死日耶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一如提婆爵賞。周武此舉大光明或我之將士。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延宗知周師將至。同諸將固守。諸將請曰。王不爲天子。諸臣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

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大臣。猥見推逼。忝爲宗藩。祇

承寶位。嗚呼。痛大廈之將傾。唯恃背城借一。迴狂瀾于既倒。庶幾轉弱爲強。勗哉卿士。無負朕懷。

於是大赦。改元永昌。以唐邕爲宰相。莫多婁敬顯、和阿于子、段暢、韓骨胡爲將帥。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後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可謂全無心肝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於是衆爭爲死。周主至晉陽。引兵圍之。四合如黑雲。延宗命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率兵拒齊王憲于城北。延宗體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不愧六孫俄而和阿于子、段暢奔降周軍。周主遂自東門入。焚燒民室佛寺。合城慌亂。喊聲震天。延宗知周兵入。率數十騎自北來。以死奮擊。婁敬顯見東路火起。亦從南路來援。率兵抄殺城中兒童婦女。皆乘屋攘袂投。輒石禦敵。周師大亂。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之。死者二千。

餘人周主雜亂軍中自投無路左右皆惶急宇文忻牽馬首賀拔伏恩拂馬後
崎嶇得出亦危而得全齊人奮刃幾及之時已四更延宗疑周主爲亂兵所殺遣
人於積屍中求長鬣者遍索不得然以敵旣敗去冀其不復攻來軍心漸懈將
士燒肉飲酒多倦臥延宗苦戰一日亦退而少息再說周主回營腹已饑甚欲
遁去諸將亦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已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
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此之盛昨日破賊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
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亦以
去爲不可功在垂成斷無去理降將段暢極言城內空虛再往必克周主乃駐馬鳴角收
兵俄頃復振及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挺身搏戰左右散亡略盡力屈被執周
主見之下馬握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
惡直爲百姓來耳題目先寫得正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幘而禮之唐邕等皆降于
周婁敬顯奔鄴齊主聞并州破懼周師來逼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不過

財爲周守 廣寧王孝珩進曰。爲今之計。莫若使任城王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
 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陛下出宮人珍寶以賞將士。庶克有濟。齊主
 不從。此忠言逆耳至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
 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眞寶具左右亦笑。將士怒曰。
 身尙如此。我輩何苦爲之效死。由是皆無戰志。朔州行臺高勣將兵衛太后太
 子還鄴。宦官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勣斬以徇。太后救之不及。或謂勣曰。子
 獨不畏太后怒耶。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
 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忠憤之言延宗在周軍。周主問以取鄴之
 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自上
 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齊王憲爲先驅。是時齊人恐懼。望風欲走。朝
 士出降者。晝夜相屬。齊主計無所出。復召羣臣議之。言人人異。莫知所從。高勣

曰。今之叛者。多在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
脇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誓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背
城一決。理必勝之。却是急計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乃依天統故事。禪
位于太子恆。自稱太上皇帝。恆生八年矣。孝珩乞兵拒周師。不許。出爲滄州刺
史。孝珩謂阿那肱曰。朝廷不遣賜擊賊。豈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
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灑涕而去。齊主使尉世辨。
帥千餘騎拒周師。有用者偏世辨本非將才。性又懦怯。出盜
使出拒不知其心是何算計口。登高阜四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兵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
左右謂曰。敵兵未至。頃所見者。羣鳥耳。走尙可緩。世辨曰。鳥亦欺我耶。我已爲
之膽落矣。歸報後主曰。周兵勢大。不可抗也。壬辰。周師至鄴。後主及太后幼主
穆后淑妃等。率千餘騎東走。使慕容三藏守鄴宮。周主破城入。齊王公以下皆
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子也。不愧所生執莫多婁

敬顯。周主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歸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何益人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鄴有處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家人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使至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于爾。德林來見。引入帳中。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語三宿不倦。忙中敘開事急處用再說齊主渡河。入濟州。使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帥百餘騎奔青州。卽欲入陳。而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河橋。想齊主聞之猶齊主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迎降。尉遲勤奄至青州。獲太后幼主后妃等。齊主繫囊金于鞍後。疑臣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諡。家口田宅沒官者。給還其子孫。指其名曰。此人在。朕

身且不保
何有于金

從十餘騎南走。周兵追至南鄧村。及之。執以送鄴。庚子。周主詔齊故

必深嘆其忠

齊主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

疑

安得至此。在公道又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皆竭民脂膏爲之。令皆毀拆。瓦木材料。並以給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東民大悅。二月丙午。齊主緯至鄴。復其衣冠。帝以賓禮見之。會報廣寧任城二王起兵信都。集衆四萬。共謀匡復。帝曰。此可諭之使來也。令後主作書招之。許以若降富貴如故。潛不從。乃命齊王憲。隋公楊堅。引兵平之。軍至趙州。潛遣諜覘之。爲周候騎所執。解至營中。憲命釋其縛。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卽充吾使。乃與潛書曰。

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勿貽後悔。

憲及楊堅至信都。潛同孝珩軍于城南以拒之。其將尉相願。詐出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潛之心腹將也。衆皆駭懼。潛怒。收其妻子。卽陣前斬之。明日進戰。潛與

孝珩親自出馬。衝堅陷銳。齊王憲敵于前。楊堅率勁騎橫擊之。分其軍爲二。遂
 大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若此。潛曰。下官獻武
 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慷慨激烈
無一弱語
 憲壯之。歸其妻子。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
 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天下
 今果然矣。自獻武皇帝以來。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
 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是聲初任城母朱
 金婉。以失節被幽。幼時憲武不甚愛之。及齊亡。而潛建義信都。獨以忠孝著。廣
 寧王。文襄第九子。好文學。工丹青。嘗於廳事堂畫蒼鷹。見者皆疑爲眞。又作朝
 士圖。妙絕一時。今以兵弱被執。蓋不愧高氏子孫云。補寫處周
匪筆有餘閑以故憲皆重
 之。先是周主破平陽。遣使招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旣克并州。獲其子。使以
 上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盞。賜伏爲信。并遣韋孝寬致書招之。伏復

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傳伏不

及周主自鄴還至晉陽。遣降將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招伏。伏隔水見之。問至尊何在。答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于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以視望風乞周主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也。引使宿衛。授爲儀同大將軍。他日又問伏曰。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時齊主在座。周主顧而謂曰。朕三年習戰。決取河陰。政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故斂軍而退。公當日賞功。何其薄也。是時周主方欲班師。忽北朔州飛章告急。有范陽王紹義。進據馬邑。號召義旅。自肆州以北。從而叛者二百八十餘城。兵勢大振。又有高賓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亦起兵數萬。與紹義遙爲聲援。勢甚猖獗。遂遣大將軍宇文神舉。率兵十萬討之。大駕暫駐晉州。正是全齊已屬他人手。一旅猶爲宗國謀。你道范陽王何以得據北朔州。且聽下文。

分解。

齊後主以紈袴爲帝。不惜財力。賞費無度。性復貪鄙。敵兵已至目前。尙不肯以財物賞軍。坐擁何益。斛律孝卿囑其親屬將士。作痛哭流涕之狀。乃忘其所囑。反復大笑。真是全無心肝。宜衆兵之忿忿也。聖人云。下愚不移。其後主之謂乎。

第六十一卷

捋帝鬚老臣愛國

捋杖痕嗣主忘親

話說北朔州原是齊之重鎮。風俗強悍。士卒驍勇。旣降于周。周主遣齊降將封輔相。爲其地總管。有長史趙穆。智勇蓋世。心不忘齊。會任城王起兵瀛州。謀執輔相。以城迎之。輔相逃去。及任城被執。乃迎定州刺史高紹義。紹義據馬邑。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又聞宇文神舉大兵將到。還保北朔州。神舉進兵逼之。紹義謂趙穆曰。我兵新集。敵皆勁旅。將何以戰。穆曰。戰也。勝之。可以席卷并肆。不勝。則北走突厥。再爲後圖。遂進戰。連戰數陣。紹義皆敗。

穆戰死。紹義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下令曰。欲還者聽。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神武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高寶寧自和龍勸進。紹義遂稱皇帝。以寶寧爲丞相。欲延齊一線之脈。而竄身異域。不敢與周相抗。於是除和龍外。齊地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滅齊事始畢帝命班師。駕至長安。置高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法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夾路。皆稱萬歲。爵賞有功。大赦天下。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咸受封爵。一日宴于內廷。齊君臣皆侍飲。帝令溫公起舞。折旋中節。延宗在坐。悲不自持。又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上瀆主聽。固命之。纔執笛。淚下嗚咽。延宗孝珩尙有亡國之戚。若高緯之舞。廉恥蕩然矣。帝不復強。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往常唯聞李德林名。欲見其面不可得。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意

今日得其驅使。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騏麟鳳凰。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然騏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他今日又爲周瑞可惜帝大笑曰。誠如卿言。未幾。有誣告溫公與定州刺史穆提婆謀反者。遂同日誅之。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冤。欲求免誅。獨延宗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其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于邊裔。此皆平日先是溫公至長安。向帝求馮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敝屣。一女子。豈爲公惜。仍以賜之。及溫公遇害。妃歸代王達。王甚嬖之。偶彈琵琶絃斷。妃有詩曰。

雖蒙今日寵

猶憶昔時憐

欲知心斷絕

應看膝上絃

任城王有妃盧氏。任城死。賜大將斛斯徵。盧妃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憐而放之。乃爲尼。盧妃大有骨氣其後齊之宮妃嬪御。流落在外者。貧不能存。至以賣燭爲業。繁華一夢此皆後話不表。且說帝自滅齊後。節已愛民。親賢遠佞。殷殷求治。人皆喜太平可致。時帝生七子。太子贊最長。故以儲位歸之。但性頑劣。好呢近小人。

大臣皆憂其不才。大業方成而失業者已在膝前可畏也於是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帝曰。太子者國之根本。天下之命懸于太子。今皇太子爲國儲貳。德義罕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太子春秋尙少。志業未成。伏乞陛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恐後悔無及。帝歛容曰。卿世代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吾將使尉遲運助吾子。於是以運爲右宮正。又嘗問內史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吾謂非中人直下恐耳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仁恕。惟運所言。不失忠直耳。因問輔翼中人之狀。運曰。如齊桓是也。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其使之親君子遠小人乎。遂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太子妃楊氏。隋公堅女。堅姿相奇偉。時輩莫及。見者皆驚爲異人。畿伯大夫來和。善相人。私謂堅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公之相者。眼如曙星。無所不照。後日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堅曰。公勿言此。以速予。

禍。得不失職足矣。齊王憲與堅友善。然謂帝曰。普六茹堅。形貌異常。非人臣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爲宗廟憂。請早除之。帝亦頗以爲疑。因使來和相之。和詭對曰。堅相不過位極人臣。正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收江南如拉朽。不唯免其禍且使重其任來和其堅之功臣歟蓋帝本有平陳之意。聞之大喜。待堅愈厚。時吐谷渾入犯。帝命大將軍王軌輔太子討之。吐谷渾退。大兵至伏俟城而還。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苦役士卒。耗損軍糧。嬖臣鄭譯等。相助爲非。軌諫不聽。軍還。軌言之。帝大怒。杖太子一百。并杖譯。除其名。宮臣親幸者。咸被遣。越數日。太子潛召譯等。戲狎如初。周武訓子亦云嚴矣卒不能改其子之惡此中亦有天焉譯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臣得一心事主。太子曰。且有待。益昵之。帝遇太子甚嚴。每朝見。與羣臣無二。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命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飾說。由是過不上聞。王軌嘗與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

荷。彌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侍坐帝旁。共談國政。色若不豫者。帝怪之。問曰。卿何爲爾。軌對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奈何。忠臣憂國苦心亦唯明主能受此直

音愚臣庸昧。不足深信。陛下嘗以賀若弼有文武才。亦每以此爲憂。帝召弼問

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深宮。未聞有過也。旣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

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貳。豈易發言。事有蹉跌。

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

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持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王軌之曾太直然君先是帝問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孝伯曰。太子

比懼天威。更無過失。及聞軌言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

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必不能割慈忍愛。

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後王軌又言于帝曰。太子

非社稷主。若爲帝必敗。普六茹堅有反相。若不除之。必爲後患。帝不悅曰。必天

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亦深以軌言爲然。但漢王次長素有過。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又屢欲除堅。不果而止。俄而帝不豫。越數日。疾益劇。六月丁酉朔。遂殂。時年三十六。惜不永年。太子卽位。是爲周宣帝。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堅爲上柱國大司馬。宣帝始立。卽逞奢欲。以下歷敘天元無道事爲附文得國之由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武帝宮人有美色者。卽逼爲淫亂。超拜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大夫。委以朝政。出王軌爲徐州總管。葬武帝于孝陵。廟號高祖。旣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或以爲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以齊王憲屬望尊重忌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孝伯侃侃正論可云不負高祖者矣帝不懌。由是疎之。有嬖臣于智。爲帝設計曰。此事臣能任之。臣請往候憲歸。卽誣其謀反。陛下召而詰

之。臣與面質。教他有口難辨。則殺之不患無名矣。帝從其計。乃使于智語憲。欲以爲太師。且召之曰。晚與諸王俱入。憲至殿門。有旨諸王皆退。獨被引進。方升階。有壯士數人從內出。見而執之。憲曰。我何罪而執我。帝在上厲聲曰。躬圖反逆。焉得無罪。憲問何據。于智從旁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爭辨不屈。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留茲遺憾耳。可憐擲笏于地。衆遂縊之。帝復召憲僚屬。使證成其罪。參軍李綱誓之以死。處以極刑。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綱可謂袋中錚錚者矣又殺大將軍王興儀。同獨孤熊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殺憲既屬無名。興等無辜受誅。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有功。加柱國。封齊郡公。正人遭刑小人得志世事可知正月癸巳。帝受朝于露門。始與臣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總管蜀公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隋公楊堅爲大後丞。先是帝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

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既而民輕犯法。姦宄不止。又自以奢淫多過。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率羣臣拜于殿下。告天而行之。暴主所爲。總是不由常道。密令左右伺察百官。小有過失。輒加誅譴。以爲彼方救死不暇。安敢規我。於是人莫敢言。日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衣服宮室。俱窮極華美。高祖節儉之風。於斯蕩盡。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官奏之。以至百弊叢生。朝政多闕。於是京兆丞樂運。輿檟詣朝堂。陳帝八失。忠臣不怕死。樂運有之。

其略云。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非詢謀僉同之道。政事焉得無缺。一失也。廣搜美女。以爲嬪御。儀同以上。女不許出嫁。貴賤同怨。非所以慰人心而光君德。二失也。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君門等于萬里。上下情意不孚。三失也。卽位之初。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非法之加。害及無辜。四失也。高祖斲雕爲樸。率民以儉。崩未逾年。而

遽窮奢麗。財用不恤。五失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失也。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塞忠言之入。七失也。天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八失也。唯茲八失。臣知而不言。則死有餘責。陛下知而不改。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書上。帝覽之大怒。立命綁赴市曹斬之。朝臣恐懼。莫有敢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臧洪同死。昔人猶且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受誅。吾將與之同死。又是一個不怕死的乃謂監刑者曰。且緩須臾。予將見帝言之。巖卽詣閣請見。帝怒容以待。巖從容謂帝曰。樂運不願其死。欲以求名。陛下遽以爲戮。適遂其志。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是運不得名。而陛下得名矣。與暴王語只好如此帝頗感悟。遂令勿殺。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運再拜曰。大尊能不忘臣言。社稷之福也。天下幸甚。賜以御食而後出。舉朝聞之。羣相慶賀。謂帝有悔悟之機。但未識自是以後。帝能頓改前過否。且聽下文分解。

武帝爲周令主。設天元不過中材。猶能爲治。無如惡劣兇淫。不減無愁天子。雖王軌、宇文孝伯言之于前。樂運極諫于後。有如水投石。格不相入。真是無可奈何。意者天欲亡周以啓楊氏耶。

第六十二卷

修舊怨股肱盡喪

矯遺詔社稷忽傾

話說王軌爲徐州總管。聞鄭譯用事。自知必及于禍。私謂所親曰。吾在先朝。實申社稷之計。見惡于嗣主。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有虧。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于後君。竟相背棄。只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我此心耳。軌自是無日不切死憂。却說帝雖免樂運之誅。淫暴如故。一日問鄭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以致帝與臣。皆受先帝杖責。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孝伯此言豈亦欲爲因龍之計耶帝大怒曰。彼豈樂吾爲君哉。不殺此奴。無以洩吾恨。卽遣敕使往徐州殺之。元巖不肯署詔。御史大夫顏之儀力諫不聽。巖復進諫。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恐陛下濫誅大臣。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關
豎搏其面。曳之出。使至徐州。軌見敕。神色不動。曰。早知此事矣。引頸受刃。遠近
聞之。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巖亦廢死于家。國家將亡。忠良先喪。初。帝之爲太子也。上柱國
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忤帝意。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
厚。帝嘗疑其黨同毀己。見之。色屢不平。及軌死。運懼。謂孝伯曰。帝舊恨不忘。吾
徒終必不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
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不如遠之。於是
運求出外。遷爲秦州總管。他日。帝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
不言。貴備對曰。臣不知其反也。但知齊王忠于社稷。爲羣小所搆。臣欲言之。陛
下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囑咐微臣。唯令輔導陛下。爲堯舜之主。今諫而不
從。實負先帝顧托。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答。令且退。俄而下詔。賜
死。時宇文仲舉爲并州刺史。亦遣使就州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

帝以位爲天子。猶非極貴。遂傳位于太子闡。是爲靜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
 元皇帝。欲貴同于天也。疑人發疑想作楊后稱天元皇后。妃朱氏爲天皇后。元
 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楊名麗華。朱名滿月。元名樂尙。陳名月儀。至
 是並稱皇太后。所居稱天臺。制曰天制。敕曰天敕。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倍
 前王之數。置納言御正等官。皆列天臺。國之儀典。率情改更。務自尊大。無所顧
 忌。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爨圭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
 一日。然後進見。既自比于上帝。不欲臣下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
 顧見侍臣冠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許人有天高上大之稱。疑
見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每召羣臣論議。唯欲興造
 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
 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
 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以故內外恐怖。人

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又忌諸弟。乃以襄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並之國。制本支弱宗室總爲他姓出力汝南公慶私謂楊堅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籙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謀。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堅深然之。有杞公宇文亮。於天元爲從祖兄。其子西楊公溫。妻尉遲氏。天元之姪婦也。有美色。一日以宗婦入朝。天元悅其美。欲私幸之。色見而輒垂淫謂其妃司馬氏曰。朕愛尉遲夫人嬌好。欲使從我。卿盍爲我言之。司馬妃曰。尉遲夫人面重。直言之。恐其羞怯。不能如陛下意。不如醉以酒而就之。一任帝所欲爲矣。天元稱善。乃賜宴宮中。命司馬妃陪飲。尉遲氏不敢辭。只得坐而飲。司馬妃命宮女輪流勸盞。又請以大觥敬之。尉遲氏酒量本淺。又連飲數杯。不覺沉醉。坐不能起。倚桌而臥。司馬妃命宮女卸其妝束。扶上御榻安寢。報帝曰。事諧矣。天元大喜。褰幃視之。益覺可愛。遂裸而淫之。及尉遲氏醒。身已

被污。只索無奈。跪而乞歸。天元曰。爾不忘家耶。我將殺爾一家。納爾爲妃。淫與虐未

有不相連者

尉遲氏懼且泣曰。妾體鄙陋。本不足以辱至尊。若以妾故而戮及一門。

妾亦不能獨生矣。乞至尊哀之。天元見其有怖色。慰之曰。汝勿懼。吾言戲耳。今

後召汝。慎毋違也。尉遲氏再拜而出。歸語其夫。夫大驚。密以其事報于父。時值

淮南用兵。亮爲行軍總管。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兩軍前後行。相遠數里。亮聞報

大懼曰。天元無道若此。不唯辱我家風。且將滅我門戶。我豈可坐而待死。君待臣不

以禮焉得臣無異志

乃與左右心腹謀之。或曰。朝廷暴政橫行。臣民解體。危亡可待。不如

暫投江南。以觀其變。亮曰。我家在長安。棄之不忍。且一出此境。安能復返。或曰。

乘其無備。殺人長安。廢此無道。另立有德。此不世之功也。亮曰。此固吾志。但吾

與孝寬並行。勢若連雞。必與之俱西。方可成事。而彼方得君。安肯與我同反。吾

朝叛。彼夕討矣。爲今之計。必先襲而執之。并其衆。然後可以鼓行而西。左右皆

稱善。乃定計。于是夜之半。先襲破孝寬營。有偏將茹寬。素與孝寬善。知其謀。遣

人密報孝寬。孝寬知之。設伏以待。亮至半夜。率精騎二千。銜枚疾走。直奔孝寬營。遙聽營內更鼓無聲。巡邏不作。以爲軍皆睡熟。正好乘其不備。而纔至寨口。忽聞寨中震礮一聲。營門大開。火把齊明。照耀如同白日。孝寬全身披掛。挺槍出馬。左右排列將士。皆雄糾糾橫刀待戰。寫出一時聲勢孝寬馬上高聲曰。杞公。汝來偷營耶。我待汝久矣。亮大驚。手下將士。不戰自退。孝寬把槍一指。將士皆奮勇而進。亮拍馬急走。及回至大營。已被孝寬潛從側路遣兵襲破。據守寨門。欲算人反

被人先算去亮此時進退無路。因遂拔刀自刎。孝寬梟其首。號令三軍。衆皆懾服。遂飛章告變。天元大喜。殺亮一門。孩稚無遺。單留尉遲氏。納之宮中。拜爲長貴妃。寵幸無比。越一日。天元將如同州。增侯正前驅。式道等官。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于赤岸澤。數十里。旛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鋌馬上。稱警蹕。儀衛之盛。從古未有。及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臣。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名曰品色服。有大事。與公服相間服之。是制何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後宮增置位號。不可勝錄。復欲立尉遲氏爲后。共成五后。是作用以
 問小宗伯辛彥之曰。古有之乎。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又問太學博
 士何妥。對曰。昔帝譽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疑人前欲媚者只合以疑語對天元
 大悅。免彥之官。下詔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
 一人。以長貴妃尉遲氏爲之。造錦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于前。自
 讀祝版而祭之。極疑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鷄鴨及碎瓦于
 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何樂之有性之所好。往往有不可解者。楊后性柔婉。不妬忌。
 雖事暴主。人有犯。曲爲勸解。以故四后及嬪御等。皆愛而仰之。天元昏虐滋甚。
 嘗無故怒后。欲加之罪。后進止安閑。辭色不撓。天元見無懼容。大怒。遂賜后死。
 逼令引決。有何可怒而至于此嬪御皆爲之叩頭求免。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首
 閣外。流血滿面。然後得免。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忿謂后曰。必族滅爾
 家。后長跪求饒。候其怒解乃起。一日召堅入宮。戒左右曰。爾等視堅色動。卽殺

之堅至。留與久語。堅應對無失。神色不動。乃免之。內史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以其後必有非常之福。傾心相結。堅亦知其爲帝所寵。每與友善。及聞帝深忌。屢欲殺害。情不自安。因私謂譯曰。吾與子相善。一國莫不知。子于帝前。豈不能庇我以生。但帝意難測。倘遇卒然之誅。子欲救無及。可實不如出外圖全。又恐面陳取禍。願子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有便當卽言之。保無害耳。會天元欲伐江南。使譯引兵前往。譯自言無將才。請得一人爲元帥。天元曰。卿意誰可者。對曰。陛下欲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臣意大臣中唯普六茹堅。以椒房之戚。具將帥之才。爲國盡忠。事君不貳。若命爲將。必能平定江南。混一四海。且壽陽地控鄰邦。使堅爲總管。以督軍事。徐圖進取。則陳氏之土地。可坐而有也。天元從之。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命下。堅大喜。謂其夫人獨孤氏曰。吾今庶可免矣。遂詣闕辭帝。帝命速發。將行。忽起足疾。不能舉步。大命將降也欲停留數日。懼帝見責。正懷疑慮。忽報

鄭譯來謁。忙卽留進密室。訴以足疾之故。譯曰。公疾卽愈。且緩南行。有一大事報公。焉知非公福耶。堅問何事。譯屏退左右。撫耳語曰。昨夜帝備法駕。將幸天興宮。去未逾時。不豫而還。今者進內請安。病勢沉重。殆將不起。帝若宴駕。主少國疑。秉衡之任。非公誰能當之。我故先以語公。君尙未死已向別人討倘有片紙來召。公卽速來。慎勿徘徊。坐失機會。言訖輒去。堅自是足疾若失。又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于天元。而心亦向堅。以堅負重望。又皇后父。欲引之當國。遂與譯同心戴之。却說天元身抱重疾。自知不起。召鄭譯劉昉入侍。又召御正大。夫顏之儀並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口已瘖。不復能語。無道之報不爽譯遂令昉召堅。昉至堅第。語以故。堅尙猶豫。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曰。公等有意。堅敢不從。乃入宮。帝已不省人事。自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于天臺。祕不發喪。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國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且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乎皆當理情不在已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於是諸衛受敕。並受堅節度。堅雖得政。猶以外戚專權。須防宗室之變。乃謂譯等曰。今者諸王在外。各有土地兵力。吾以異姓當國。彼必不服。定生他變。不若徵之來京。尊其爵位。使無兵權。苟不順命。執之一夫力耳。譯等皆以爲然。乃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矯帝詔。悉徵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欲傾大本先伐旁支無英雄竊國不如是草詔訖。將用玉璽。璽在之儀處。堅向之儀索之。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邊郡太守。丁未。發宣帝喪。迎靜帝入居天臺。受羣臣朝賀。尊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詔並爲尼。詔敕皆堅爲之。正是三世經營方建國。一朝事業屬他人。未識堅得政之後。若何措理庶務。且俟下文再述。

天元殺戮忠良。淫刑漁色。千古無兩。又欲與天爭大。自宜天奪之魄。信用

鄭譯。而譯久已私於隋文。此親近小人之驗。隋文生有異徵。天欲興之。其誰能害。天元欲害之。特自速其死耳。凡人一飲一啄。皆天所命。况天下乎。姦雄之妄生異心者。可知所鑒戒矣。

第六十三卷

隋公堅攬權竊國

尉遲迥建義起兵

話說天元宴駕。楊堅當國。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堅自假黃鉞。爲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大小政事。皆稟堅而行。無得專決。一手握定周家天下已入囊中先是堅以李德林負天下重望。欲引爲同心。乃使邗國公楊惠謂之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重任。自慚德薄。不能獨理。今欲與公共事。以安邦國。公其無辭。德林曰。公如不棄。誓願以死奉公。不意麟鳳亦肯改節堅大喜。初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何以見處。羣工始服。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以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往往相聚偶語。欲有去就。堅

乃引司馬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以兵威懾之。賁驍勇。號萬人敵。衆皆畏之。因謂公卿曰。欲富貴者宜相隨。公卿皆唯唯。有徘徊觀望者。賁嚴兵而至。皆悚息聽命。莫敢有異。堅嘗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從。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始得人。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丞相府內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再說下大夫高頴。頴爲隋朝佐命第一特詳其始渤海人。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工于詞令。孩稚時。家有柳樹。高百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齊王憲引爲記室。益習兵事。多計略。堅素重之。及得政。欲引入府爲腹心之佐。乃遣人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效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族滅。遂謁堅。堅聞其來。大喜。下階迎之。握手相慰曰。願與子同立功名。富貴共之。乃以爲相府司錄。欲圖大事先求其佐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之。以供娛樂。贊大悅。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性識庸下。以昉言爲信。遂歸舊邸。朝政不復預聞。唐叔死期至矣初宣帝時。刑政繁虐。冤死者衆。人情恐懼。又工作不休。役民無度。畿內騷然。堅爲政。停洛陽工作。以舒民力。盡革酷虐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以率百官。由是公私不擾。中外大悅。郎中庾季才。通易數。好占元象。決人成敗不爽。堅常夜召問之。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得爲箕穎之事乎。又一勸進者堅默然久之。曰。如公言。吾今日地位。譬升百尺樓上。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公宜勉之。又一勸進者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隆重。恐有異圖。其子尉遲惇爲朝官。乃使奉詔召迴入京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代之。又使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時陳王純鎮齊州。聞召不赴。堅復使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召純接旨。純亦輕騎來。彭請屏左右。密有所

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皆愕然而散。因挾之入京。六月五王皆至長安。迴聞之大怒曰。堅將不利于帝室。故欲削弱諸王。先使不得有其國也。宗社將傾。吾奚忍不救。乃謀舉兵討之。尉遲不

成而兵以義舉 孝寬至朝歌。迴遣大將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智 審之。覺其有變。乃稱疾徐行。且使人求醫藥于相州密以伺之。孝寬 孝寬有兄子藝。為魏郡守。在迴屬下。迴使之迎孝寬。且問疾。孝寬詢迴所為。藝黨于迴。不以實告。孝寬怒。將斬之。藝懼。遂洩迴謀。於是孝寬攜藝西走。每至驛旅。盡驅傳馬而去。戒驛吏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處 迴尋遣大將奚子康將數百騎追之。每至驛亭。輒逢盛饌。從者皆醉飽。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由是得脫。堅又使韓裒詣迴諭旨。勸其入朝。密與其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迴探得堅有私書與昶。召昶問之。昶諱言未有。乃搜其私室。得堅書。遂殺昶及裒。于是會集文武士民。擇日起師。登城北樓。諭于眾曰。

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陽託阿衡。陰圖篡逆。變更遺詔。削弱諸藩。上負宗廟之靈。下違臣民之望。竊國之心。暴于行路。廢君之禍。卽在目前。帥府與國家親屬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當此國祚將傾。奚忍坐視不救。帥府糾合義勇。大張撻伐。凡吾將士。共伸報國之懷。誓滅強臣。各效捐軀之志。俾大權一歸帝室。宗廟賴以永存。庶幾名著旗常。功在社稷。倘有心懷疑貳及畏懦不前者。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令出。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百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守國。迴乃奉以號令。堅聞變。大懼。高頴曰。迴前朝宿將。麾下多精銳。鼓行而西。兵勢浩大。非小寇可比。若釀成之。必爲宗廟憂。須乘其初叛。衆心未一之時。急發關中兵擊之耳。堅從之。乃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宏度、楊素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迴。初。天元使計部中大夫楊尙希撫尉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與尉遲迴同發喪。旣罷。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叛志。吾不去。懼及于難。遂夜從徑路而遁。亦希遲明迴始覺。追之不及。尙希遂歸長安。堅使將宗兵三千人鎮潼關。尙希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猶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于朝。明無叛意。堅大獎賞。後迴使人說之。曉以大義。毋爲賊用。勤復從迴。當是時。總提當時形勢。瞭若指掌。迴統相、衛、洛、貝、趙、冀、瀛、滄九郡。勤統青、齊、膠、光、莒五州。皆從之。勝兵數十萬。並號義旅。天下嚮應。於是榮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應迴。前徐州總管席毗羅。據兗州起兵。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起兵。皆從迴命。永橋鎮將訖豆惠陵、建州刺史宇文弁。亦各以城降。俄而其將韓長業拔潞州。執刺史趙威。訖豆惠陵襲陷鉅鹿。進圍恆州。宇文威攻汴州。烏丸尼率青齊之衆圍沂州。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于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拔永州。各路攻城掠地。無不得利。先後告捷。將諸路之反一併提出如山鳴谷應。

風起水湧一時禁遏不定以見迴竄敵 迴大喜。以爲天下指日可定。遣使齎

書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書上之。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
 勸穆從。迥。穆深拒之。時穆次子渾仕于朝。堅使詣穆。深布腹心。穆使渾還朝。奉
 熨斗于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
 子之服也。進又一勸堅大悅。遣李渾詣孝寬營。述其父意。穆有兄子崇。爲懷州刺
 史。初欲起兵應迥。後知穆已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
 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李穆一子一姪皆
 懷忠義而卒附堅
已勝于穆矣然迥又招東郡守于仲文。欲使附己。仲文不從。乃遣大將宇文胄
 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分二道以攻仲文。仲文不能拒。棄郡走還長安。迥
 殺其妻子。又使檀讓狗地河南。堅乃以仲文爲河南總管。詣洛陽。發兵拒之。司
 馬消難。子如子也。齊亡。降于周。爲郟州總管。聞迥舉事。亦起兵應之。舉朝震駭。
 堅命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再說諸王中唯趙王招見堅當國。深懷憂懼。
 雖欲有爲。苦于孤掌難鳴。因陽與之匿。邀堅過其第飲酒。欲乘間殺之。或勸堅

勿往。言趙王必無好意。堅曰：彼不過于酒中置毒耳。我防之可也。乃自齎酒殺就之。招迎堅引入寢室。促坐與語。其子員貫及妃弟魯封侍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間。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儀同楊宏、大將軍元胄、坐于戶側。二人皆有勇力。爲堅爪牙。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從戶外遙望。覺招意不善。進謂堅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大有樊噲鴻門之象招賜之酒曰：我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俄而招僞吐。將入內閣。胄恐其爲變。扶之上坐。如此再三。招又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機關已破。爲肯任爾指揮。會滕王道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惡。胄曰：兵馬皆彼家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床趨走。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蓋招以趨入爲號。得一脫身。伏兵便起。而爲胄所制。伏不敢發。見提明招之本計。堅之得免。

力加堅出。環衛已衆。冑亦趨出。堅遂登車而去。招恨失堅。彈指出血曰。天也。周氏其滅矣。堅歸。卽誣招與越王盛謀反。以兵圍二王第。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紀。由是宗室諸王皆束手矣。內愚已除再敘外愚當是時。孝寬軍至永橋。有兵守城。不得入。諸將請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攻之旦夕不能下。倘頓兵堅城之下。攻而不拔。徒損兵威。吾疾趨而進。破其大軍。此何能爲。兵以利用此之謂也於是引兵趨武涉。迴聞兵來。遣其子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于沁東。會沁水暴漲。軍不得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長史李詢與諸將不睦。密啓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迴金。軍中慄慄。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欲召三人歸。使他將代之。求其人不得。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重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克用命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心腹之將。明于智勇。素爲諸將所信。

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御將之道全在處置得宜。德林

可與堅大悟曰。微公言。幾敗乃事。乃命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以父在山東。懼爲迴害。辭不敢往。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高穎進而請曰。軍事紛紜。人心危懼。不敢東行。穎雖不武。願效馳驅。堅大喜曰。得公去。吾無憂矣。乃加以監軍之號。遣之。穎受命卽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時羽書疊至。烽檄交馳。德林口授數人。文不加點。無不曲當。於堅誠有功矣。獨不念周武之禮待耶。司馬消難之反也。慮勢孤少援。以所統九州八鎮南降于陳。遣子爲質。以求助。陳以消難爲司空。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賜爵隋國公。許出兵相援。又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堅。起巴蜀之兵以應迴。堅謂德林曰。山東未平。蜀亂又起。將若之何。德林曰。無害。外難雖作。人心不搖。一處得勝。餘皆瓦解。指日可定也。乃命梁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今且按下慢表。再說周朝有一附庸之國。在江陵地方。乃前梁昭明太子的後裔。號爲後梁。稱

藩于周。借尉遲招引後梁補敘梁亡始末以了侯景一案於本傳為旁文於作法為願母你道梁室既亡。何以尙延此

一線說也話長。先是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封他為河南王。後因貞陽侯淵明。被東魏擄去。又欲與魏通好。致書高澄。許以貞陽。且至。侯景夕返。景聞之懼。遂反于壽陽。探得臨賀王正德。與朝廷不睦。陰蓄異志。遣使約與同反。事成。扶他為天子。正德大喜。許為內應。景兵臨江。無船可濟。正德陰具大船。詐稱載荻。密以濟之。叛臣逆子景衆既渡。長驅直前。是時江東承平日久。人不習戰。一見景軍。皆著鐵面。守兵望風奔潰。景于是直掩建康。正德帥衆迎景于張侯橋。馬上交揖。遂與景合。進圍臺城。百道並攻。賴有尙書羊侃。率衆守城。隨機拒之。連挫賊鋒。危城得以不破。景見屢攻不克。乃決元武湖水以灌之。闕前皆為洪流。城中益危。援兵不至。城破。景遂入朝幽帝于淨居殿。自為大丞相。縱兵掠取服御宮人皆盡。溧陽公主年十四。有美色。景納而嬖之。未幾。梁武飲膳皆缺。憂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呼荷荷而殂。景復立太子為帝。後又弑之。立豫章王棟。未一

月。遂禪位于景。景登太極殿。卽帝位。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改國號曰漢。殺梁子孫。正德本欲圖位爲景內應。景亦薄其爲人。臺城破。遂奪其軍。至是并數其叛父之罪而寸斬之。正德之罪非寸斬不足蔽辜是時洲東王繹在江州。士馬強盛。全無人援意。及景弑帝自立。乃命大將王僧辨、陳霸先、東擊侯景。虧得二將智勇兼備。連敗賊將。進攻石頭。景親自迎戰。又大敗之。景懼。回至闕下。不敢入臺。責其黨王偉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破葛榮。敗賀拔勝。敗宇文黑獺。揚名河朔。渡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嘆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鞍後。帥騎東走。僧辨入臺城。令侯瑱帥五千精騎追景。景衆叛降相繼。遂大潰。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墜二子于水。下海欲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鴟。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鴟爲庫直都督。鴟隨景東走。約其黨圖之。值景醉寢。鴟語舟師曰。海中何處有蒙山。汝爲

我移船向京口。舟師從之。至湖豆洲。景覺大驚。鵬拔刀向景曰。吾等爲王效力多矣。今終無成。欲乞王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不及。走入艙中。以佩刀抉船底。求出。鵬以稍刺殺之。遂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屍于建康。僧辨傳首江陵。暴其屍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惡人果報如是溧陽公主亦預食焉。侯景既滅。王僧辨等上表湘東勸進。湘東卽位于江陵。是爲元帝。羣臣皆勸還建康。帝以建康彫殘。江東全盛。遂不許。詔王僧辨鎮建康。陳霸先鎮京口。那知外患雖平。家禍未息。先是元帝性殘刻。與河東王譽。岳陽王督。交怨。搆兵。譽旣爲所殺。督恐不能自存。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爲質于魏。乞兵以伐湘東。時西魏本有圖取江陵之志。遂遣常山公于謹。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助督伐繹。楊忠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斷其東路。謹率大兵揚帆濟江。梁君臣望之失色。時強兵猛將皆東出。城中留兵單弱。西魏乘間攻之。城遂破。執元帝付督。囚于烏幔之下。以土囊隕之。魏遂立督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使之自帝一方。爲魏

藩臣。是爲梁宣帝。其後周繼魏禪。復稱藩于周。宣帝卒。子歸立。是爲梁明帝。明帝時。周朝楊堅當國。尉遲迴以討堅爲名。起兵鄴城。山東之衆。相率降附。鄆州司馬消難。益州王謙。皆同心舉義。迴喜天下嚮應。因念江陵梁氏。亦我朝外臣。得他起兵助我。取堅益易。乃遣使江陵。勸其以兵相應。千里來龍。遙遙相接。但未識梁主從與不從。且聽下文分解。

隋公一握大權。卽思篡奪。若天元暴亂。爲之驅除者然。天意所屬。趙王招彈指出血。亦復何益。况韋孝寬、李德林、高穎。一意輔之。羽翼已成。雖有百尉遲迴。亦何能爲耶。末段敘後梁之不從迴反。帶入侯景結局。是文章收應不漏處。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撫臨華夏

平陳國統一山河

話說尉遲迴欲求多助。遣使致書梁主。約其起兵。具言楊堅當國。周室將傾。梁主世受周恩。當同心舉義。以誅賊臣。甚却梁主得書。語左右曰。昔我朝傾覆。寡

人得延茲宗社者。實藉周家之力。今迴建義匡扶。理合助之。但堅居中制外。勢
 大難搖。圖之不成。反受其害。奈何。諸將競勸梁主與迴連謀。謂進可以盡節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此皆貪利者梁主狐疑未決。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覘
 之。莊至周。堅極意撫納。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
 幼時艱。猥蒙顧托。梁主奕葉委誠。朝廷倚爲屏藩。當相與共保歲寒。幸勿惑於
 異說。致違素志也。莊歸復命。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等皆一
 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
 大順以爲名故也。前車可鑒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盲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等皆常
 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諸將多爲身計。競效節于楊氏。以臣料之。迴等
 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柳莊明于料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遂絕
 尉遲迴。一心附堅。且說高頴至軍。勉勵將士。衆心益奮。因爲橋于沁水。尉遲惇
 于上流縱火棧焚之。頴于軍中豫作土狗以禦之。火不得施。惇布陳二十餘里。

磨兵小却。取不進而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

頽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於是西兵死戰。無不一以當百。惇兵不能支。遂

大敗。惇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直抵鄴下。迴聞兵敗。大怒曰。孺子敗吾事。乃命

其二子惇與祐。悉將步騎十三萬。陳于城南。親統萬騎。別爲一陣。皆綠巾錦襖。

號曰黃龍兵。戰急時。用以摧堅陷銳。當之者無不披靡。又尉遲勤聞敵軍至鄴。

亦帥衆五萬。自青州來會。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陣。親自搏

戰。疋馬所向。萬人辟易。麾下軍士。皆百戰之餘。無不驍勇。形容迴兵之強交戰良

久。孝寬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乘高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

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籍。聲若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機

生變所謂衆復振。敵軍聞之。遂相擾亂。孝寬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

城。孝寬縱兵圍之。下令曰。先登者有重賞。驍將李詢思。安伯賀。婁子幹。率先登

城。城遂破。迴窘迫。升樓自守。先是崔宏度有妹。適迴子爲妻。極忙中偏要道

開事筆有餘暇

迴升樓時。宏度直上迫之。迴彎弓將射。宏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
 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禁約亂兵。不至侵辱家室。所以報公也。事勢如
 此。公復何待。迴因擲弓于地。極口罵堅而自殺。迴雖死。凍有生氣。宏度顧其弟宏升曰。
 汝可取迴頭。宏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復之亦害勤及惇祐東走
 青州。未至。大將郭衍擒之以獻。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獨殺惇與祐。李惠
 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蓋迴末年衰老。及兵起。以崔達擊爲長史。文士無籌略。
 舉措失宜。凡六十八日而敗。表出兵于仲文進討檀讓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
 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弱卒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
 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守將劉子寬棄城走。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
 襲破之。遂拔成武。席毗羅擁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詐
 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將軍明日午時至金鄉。奉蜀公令賞賜
 將士。速備供具。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

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欲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全其室家。其衆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須知善用兵者不以多殺爲能衆皆稱善。於是進擊毗羅。其軍大潰。爭投洙水。積屍蔽江。江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于陣。山東悉平。結一路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帶細補先是堅封劉昉爲黃公。鄭譯爲沛公。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側目。稱爲黃沛。二人恃功驕恣。溺于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穎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山東雖服。而王謙未平。司馬消難外叛。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解其職。乃以高穎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坐廳事。無所關預。冷淡得好惶懼。頓首求免。堅念舊情。猶以恩禮慰勉之。王誼兵至鄖州。司馬消難奔陳。遂復鄖州。一處不平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兵據險拒守。睿奮擊破之。蜀人大震。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刺史盧

勤。晝夜拒守。勢甚危急。會睿兵至。熈等遁去。睿乃自劍關入。進逼成都。謙令達
 奚。熈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以戰。睿佯敗而退。謙追之。遇伏。遂大敗。及
 至城。城上已遍插敵軍旗幟。謙衆見之。皆潰。蓋方戰時。達奚熈潛以城降。而睿
 軍已入據之也。謙惶急。單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斬其首以獻睿。復錄其
 餘黨。劍南亦平。一又結於是羣臣論功。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大冢
 宰之號。進爵爲王。段安陵等二十郡爲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建臺置官。
 進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靜帝二年二月。庾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
 旦。青氣如樓閣。見圍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上
 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又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
 漢高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羣臣亦爭勸進。於
 是假周主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太傅祀公椿奉册。大宗伯趙照奉皇帝璽紱。禪
 位于隋。隋文得國非有厚澤。深仁又無豐功。丕烈不過以姿。隋王冠遠遊冠。受

相奇偉爲人心所歸自古得國之易未有如隋者

册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以相國司馬高穎爲尙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尙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其餘內外功臣。皆進爵有差。追尊皇考忠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立獨孤氏爲后。世子勇爲太子。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沖。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爲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以死誓。乃止。又息州刺史榮建緒與隋主有舊。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虞慶則勸帝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

只恐極矣。己之國祚。能久長。只怕書生議論到底不差。

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無遺。德林品位不進。旋弒

既釋其國。又殺其子孫。

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且說隋主旣受周禪。而江南尙屬陳氏。時懷
 并吞之志。因問將帥于高頴。頴薦賀若弼。韓擒虎可任。遂以弼鎮廣陵。擒虎鎮
 廬江。使處分南邊。潛爲經略。唯是時難初平。民力未復。故與陳氏猶敦鄰好之
 誼。及後主荒淫日甚。內寵張孔二妃。外昵嬖臣狎客。酣歌達旦。百務皆廢。民不
 聊生。闔境嗟怨。隋主聞之。謂高頴曰。東南之民。困于亂政久矣。我爲民父母。豈
 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拯其人亦食其土地 卿有何策足以平之。頴乃進策曰。江
 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
 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
 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
 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然才力俱盡。
 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開皇八年三月戊寅。帝數陳主二十罪。散寫詔書二十
 萬紙。遍逾江外。

其略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休。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違言背德。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一朝蕩平。永清吳越。

於是置淮南行臺于壽春。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又命高顛為晉王元帥長史。一應軍事。皆取決焉。強兵猛將。數道並進。雖非庸懦之主。猶難保守。况叔寶乎。十二月隋軍臨江。顛問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必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後。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

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任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頽忻然曰。得君一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九年正月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起。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率大軍屯于六合。鎮姚葉山。楊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二路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頓兵白土岡之東。總管杜彥。率步騎二萬。與擒虎合軍。屯于新林。時建康甲士。尙有十萬。後主素懦怯。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任施文慶。文慶懼貽帝憂。凡外有啓請。率皆不行。於是諸將解體。出降者相繼。擒虎自新林進兵。陳將任忠。迎降于石子岡。導擒虎入朱雀。

門。城中文武皆逃。無一拒者。寫得隋師之來風馳電掣陳國之勢瓦解冰銷不戰而勝負已決後主聞城破。與
 張孔二妃避匿于井。軍士搜得之。遂與二妃同被執。陳遂亡。三月己巳。大軍班
 師。發陳君臣及後宮嬪御。皆詣長安。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奏凱歌入都。獻
 俘于太廟。帝坐大殿。引叔寶于前。及太子諸王二十餘人。司空消難以下。至尙
 書郎二百餘員。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
 息不敢對。既而宥之。先是消難降周。與帝有舊。情好甚篤。天元時。帝引而用之。
 得爲鄖州總管。及平陳。消難被執。特赦其死。斥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
 見。尋卒于家。庚戌。大封功臣。御廣陽門賜宴。自門外夾道。布帛之積。達於南郭。
 頒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給復江南十年。蠲免餘州一年租賦。又詔宇文
 洛已承周後。而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
 有司給之。隋文施德亡國之裔大有興王氣象而在文法蓋自晉代以來。南北
 分裂。東西割據。垂三百餘年。至隋氏聿興。而禪周滅陳。天下遂成一統。云。應起

完段
整全局

歌曰。晉武龍興。併吳蜀。上規秦漢。統五服。武號森列。兵未戢。南風烈烈。翻地
軸。爲誰驅除膺大命。諸王先自殘骨肉。淵曜猖狂勒虎繼。涼秦燕夏爭遂鹿。
殺氣飛揚天地昏。青衣執蓋愍懷辱。一馬渡江守半壁。君臣無志中原復。天
開元。魏平諸戎。佛狸威震江之東。獻文孝文皆英主。精勤庶務勞宸衷。平城
奮志蒞中土。衣冠禮樂何雍容。天未厭亂女禍起。春宮穢亂招狼烽。秀容酋
長清。君側百萬大兵。手自勒黃河。萬里陣雲高。滿朝文武皆失色。可憐玉石
焚。崑岡河陰荒草埋骨殖。天禍人亂於斯極。未卜江山屬誰得。草澤英雄大
有人。六渾才略超等倫。少年落拓困懷朔。蛟龍失水旁人輕。閩中巨眼有婁
氏。邂逅一見心相傾。吁嗟六鎮總羣盜。爾朱勢敗功難成。高王得志羅英俊。
朝權遙執。朝臣驚熒惑。搖搖入南斗。君臣疑忌生讒口。晉陽兵至百官逃。天
子下堂向西走。關中黑獺人中傑。輕騎迎鑾氣飄撇。勢均力敵各爭雄。分據

東西魏土裂。歡終洋及魏鼎移。秦亡覺立國亦竊。無愁天子樂未央。天池獵罷平陽失。周師長驅入鄴都。百年強敵一朝滅。老公雖好後嗣弱。亂政紛紛心太劣。齊人已滅躬蹈之。前後荒淫同一轍。大權旁落歸椒房。趙王彈指空流血。天心已改可奈何。鍾陵王氣亦銷磨。東西南北大一統。隋文功業何巍峨。嗚呼君不見三代之君以德昌。卜年卜世時久長。

天元昏亂。爲隋氏驅除誠然。畢竟末世得國之始。皆不由正道。繼世之永不。亦天道也。尉遲迥不忘周室。勒兵勤王。自是周之忠臣。乃以如此兵威。彈指滅之。如秋風之掃殘籬。兵之不足恃如是。隋主旣受周禪。終不能保全宇文子孫。李德林力爭之不聽。未免過刻。雖一統天下。宜傳祚之長也。天元后能堅守志節。不從父命。亦女中卓卓者哉。

北史頭緒繁多。閱者每不易記憶。乃百餘年事蹟。一詩穩括無遺。大有魄力。

清 稗 類 鈔

三 百 餘 萬 言
 萬 三 千 餘 條
 計 八 千 餘 面
 訂 四 十 八 冊

時 命 第 宅 氣 候 地 理 園 林 幸 廟 勝 名 祠 宮 闈 外 交 教 育 武 略 幕 僚 諫 諍 種 族 姓 名 農 商 敬 信 貞 烈 豪 侈 異 稟 喪 祭 性 理 鑒 賞 賭 博 娼 妓 棍 騙 礦 物 飲 食

分 九 十 二 類

每 部 定 價 洋 十 四 元

得 此 一 書 勝 讀 筆 記 數 百 部

另 製 木 箱 一 只 九 角

不 要 忘 記

國 恥

！ ！ ！

我國自從庚子聯軍之役以後，
外交上着着失敗。幾十年來，也
不知蒙了多少恥辱了。我們把
這些事實聚集起來，編成兩本

國 恥 小 史

前 編
後 編

直到二十一條要求為止。親愛的同胞！
你們看了這兩本書，你們更可明白國
恥之不可不雪了！

前後編每冊定價三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合浦珠傳奇

一册 一角二分

叙述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暱匪人。流為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即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為曲折。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談諧處能令人解頤。

蜀鵑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為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305)

Popular Ver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Stat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北史演義六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次者 杜 綱

校訂者 譚 載 華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7.47
3
5